

今天

NO.2/2022 总第134期



《今天》编辑部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北 岛 西 川 芒 克 刘 禾 汪 晖
李 陀 宋 琳 林道群 格 非 徐 晓
黄子平 黄 锐 韩 东 韩少功 鲍 昆
鄂复明 翟永明

主 编 北 岛

执行主编 肖海生

编辑部主任 天 水

海外通讯编辑 陈力川 田 原

主编助理 董 帅

小说编辑 韩 东 刘盟赉

诗歌编辑 宋 琳 廖伟棠

评论编辑 敬文东 杨晓帆

散文编辑 郭玉洁

艺术编辑 鲍 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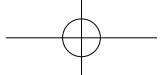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新媒体编辑 王丽金

封面设计 李晓军



目录

今日写作	1
韩东 编者言	3
曹寇 赵老师之死	4
李橹 女邻居	10
李黎 武松变形记	26
李柳杨 沙漠与羊群	42
姐妹	49
何小竹 短制五篇	60
蔡心格 室友	70
抵消	82
陈希我 你的左手	90
林舟 身体、空间与自我的三重奏	147
艾略特·温伯格作品小辑	157
大瀑布	161
犀牛	198
漩涡	211
匿名来源——谈译者与翻译	227



发明中国 _____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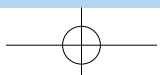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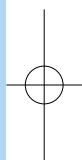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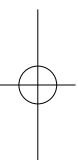
星星 _____ 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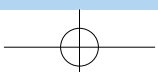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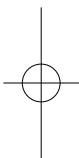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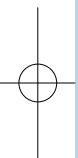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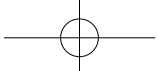
评论 _____ 267

田原 日本现代诗的起源、变迁与翻译 _____ 269



今日写作







编者言

这是“今日写作”第三辑，我们提倡的仍然是小说写作和发表上的某种同人性，编辑中以作品本身的质量为取舍，侧重其现实指向以及小说文体的完成度。由于大幅增加了篇幅，以大专号的方式呈现，更集中地体现了以上的有关意图。风格各异的写作者加之林舟面面俱到的评论，使这一栏目也可以“实物”的方式展示出某种刊中之刊的可能。

曹寇的《赵老师之死》和李橦的《女邻居》分别借助空间距离的拉大和趋近，讲述了两个带有私密性质而情感归属截然相反的故事。

李黎的《武松变形记》，既是对传统经典的另类改编，亦是对现代身体与身份之间关系的一次哲学性探讨。

何小竹的短制小说则对叙事技巧和语言艺术进行了先锋性质的尝试，言简而多义。

蔡心格和李柳杨均为新生代女性写作者，前者试图践行文字对自我的认知，后者在成长主题与寓言载体中表达了个人对世界的观感。

最后，陈希我在《你的左手》中近乎极端的身体叙事，把爱欲、死亡、历史、政治等大量信息熔于一炉，给我们提供了一次令人惊异的阅读体验之旅。

以上的具体提示参照林舟的当期评论《身体、空间与自我的三重奏》所写，在此感谢。

韩东

2022.3.9



赵老师之死

曹寇

有一个叫王奎的男子，三十来岁，据说自幼就很不听话。到了青春期也便成了当地一位逞凶斗狠的角色。坐过牢，刑满出狱后在家晃了几年，就跟人出去打工了。王奎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技能，且好吃懒做，所以不可能往家寄钱。手上有了两个子，也无非吃喝嫖赌花了个光。逢年过节从不回家。其父母自称已经十几年没见过这个儿子了。父母虽然还有个女儿，女婿人也不错，但女儿女婿也长年在外打工，照顾不到这对老人。也就是说，老两口还是需要互相搀扶着到自家田里刨食。变化始自三年前，他们突然收到儿子寄自深圳的汇款单，而且数额不小，源源不断。老两口也不敢花，唯等儿子几时回乡再问个究竟。没想到，等来的是儿子王奎案发。

王奎犯了什么案？这事讲起来得费点口舌，且案情血腥至极。敬请胆小读者到此为止，胆大者继续。

说是王奎认识了一个叫李红的女人，二人住在一起。这个女人每天晚上打扮得花枝招展，佯装为卖淫女（其最初身份确为卖淫女）出没于各个夜总会、酒吧等场合。不过李红跟嫖客应酬只是逢场作戏，她已懒得重操旧业，她真正关心的是其他卖淫女。比如卖淫女A，通过交谈和各种套近乎探听A的经济状况和家庭情况。有了底，李红再告知王奎。这时候，王奎也打扮一番，油头粉面夹着个皮包出场，俨然一个暴发户嫖客的形象。A见王奎出手阔绰，浑身名牌，也便谈好出台价格与之返回



租住地。A想不到的是，一进屋，眼前不仅有李红，还有另外两个灰头土脸如狼似虎的男子甲和乙。

A自此进入了真正的地狱，各种酷刑和虐待之下，A需要配合完成如下事务：

一、交出银行卡和密码。

二、交出自己住处的钥匙，王奎委托甲或乙前往，将财物搜罗一空。

三、叫A打电话给自己的亲友借钱，能借多少借多少。

四、向王奎和甲乙提供性服务。当然，这并非第四步，可以视情况穿插于一二三任何步骤中。

五、A被彻底榨干之后，杀掉。

杀人可能是一件易事，但处理尸体确为一件技术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甲为屠户出身，乙在机床上干过。甲负责分尸。尸块由李红和王奎使用硕大的钢筋锅煮烂(为了不产生让邻里怀疑的异味，锅里放置了大量的八角、桂皮等香料)，再使用电动绞肉机绞为肉末，由抽水马桶冲走(马桶内倒入大量的润滑剂)。乙则将骨骼钳碎，钳碎的骨骼不具人形，故乙用塑料袋子装好，丢在羊蝎子之类的饭馆门前的垃圾桶边即可。

这个分工有序的犯罪团伙究竟干了多少起，他们自己也记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作案对象非常精准，只针对卖淫女。何以如此？王奎交代，卖淫女鉴于其营生的非法性质，大多离乡千里，家人并不知其身在何处靠什么生存。关键还在于，卖淫女普遍不使用身份证，也很少会在当地办理暂住证，流动性极大，并不会与任何人或单位构成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卖淫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没人知道。虽屡屡有家人亲友因借款事后寻找女儿并报案，但公安机关无从侦查。

王奎一伙之所以最终落网，只与他们的懈怠有关。可能是润滑剂用完了没买新的，也可能是肉块未能绞碎，总之，他们在流程上出了错，



导致整栋楼下水道堵塞。市政工人在清理下水管道中发现了一枚人类眼脸。不过，此次他们巧妙地逃走了，并未被抓获。抓获是由此事所引发的警惕性造成的。我们必须赞美我们的警察同志，他们发现了案情，就会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将案子侦破。至于最后如何抓获四人的，在此不赘。回到案发当天，警察们将整栋楼围得水泄不通，逐层排查，最后踹开王奎他们租住的房门时，映入警察眼帘的是煤气灶上的蓝色火焰仍在平静地燃烧，沸腾的钢精锅里翻滚着一颗头颅及其长发。而在楼下的封锁线外，王奎等人与其他市民正被维持秩序的警察挡在看热闹的人群之中。

上述这个案子显然来自于新闻报道，赵老师彻底被这一期的《法制在线》节目震住了，以至于久久陷在沙发上不敢起身。后来他发现家里没开灯，才赶紧爬起来把灯全部打开。多年以来，出于节省用电的习惯，赵老师看电视从来不开灯。要说这一习惯的养成还有赖于其亡妻的生前习性。现在他才明白过来，并愤怒至极，死去的老婆子真是死有余辜，看电视不开灯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赵老师关掉电视后，血压仍然没有降下来。他又开始怀念去年死掉的老婆子。最后，他实在忍无可忍，才决定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赵老师很少给儿子打电话，深更半夜打电话也仅有一次，即去年老婆子死掉那次。儿子在深更半夜接到乡下老父的电话，也确实吓了一跳，总不至于父亲也死了吧。但电话确实是父亲的号码，儿子命令自己镇静点。不错，话筒里传来的声音也是父亲的，儿子放下了心。

又咋了爸？

没事。

你也不看几点了……

几点？

一点半了！

对不起对不起……年纪大了后，赵老师在儿子面前确实谦逊了不少。



没事就挂了啊？

好，好，不过……

嗯？

你明天还是想想办法跟霞子联系一下吧。

你叫我到哪儿去找？

赵老师一儿一女。儿子马马虎虎，进城打工，也就一直在城里混着，老婆孩子都接了去，大概是能养家糊口吧。女儿赵霞则不然，谈了几次对象都没谈成，给饭店端过两天盘子，不爱干，去年借奔丧的机会跑回了家，天天睡到中午才起来。赵老师看她也不顺眼，父女吵了几次，赵老师话讲得有点重，赵霞一赌气离家出走，过年也没回，一点消息也没有，都整整一年了。

你也真是，你都跟你女儿说什么了把她气跑了？第二天赵老师跟张德贵在村道上闲聊时，后者问。

张德贵是村里同龄人中唯一能让赵老师吐露心声的人。张德贵以前在村里当过会计，赵老师在村办小学当过代课老师，也就是说，他和张德贵都算端过公家饭碗。赵老师没能民办教师转正，张德贵也不算什么公务人员，总之二人都没有退休金。而早年在供销社当过干部的老魏，一个月有好几千的退休金，赵老师就不爱跟他说话。

赵老师坚称自己没说什么过分的话。

我是她老子，她是我女儿，我能说什么？赵老师反问张德贵。

也是，张德贵同意赵老师的观点，你家霞子也真是。

不过，赵老师没问张德贵有没有看昨晚的《法制在线》。张德贵客气了一番，叫赵老师到他家吃午饭，后者照例摇手拒绝，然后背着手忧心忡忡地走了，背影看，跟当年当民办教师时确实一样。没人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在乡村舆论中，赵老师显然是一个失败的人，或者命不好。别的



民办教师都转正了，就他没有。有人说他考试没考合格才没转正，但赵老师的说法是自己没给文教办的人送一条烟。失败还在于赵老师的一对儿女没成才。自己身为教师，就算是代课教师，也应该把儿女培养出来。这话是死掉的老婆子经常拿来指责赵老师的。尤其是赵老师的女儿赵霞，她自幼就比她哥聪明，成绩一直很好，人也长得标致。村民至今都记得村办小学每年六一儿童节赵霞扎着两条小辫子在台子上唱歌的样子。谁能想到这么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一个小姑娘连初中都没读完呢？在中学，赵霞尽跟那些地痞流氓鬼混。这显然与赵老师不会管教子女有关。赵霞的情况不也恰恰证明了赵老师并非一个合格的乡村教师吗？他被清除出人民教师的队伍并不冤枉。

初二下半学期，赵霞记得很清楚，也就是赵老师被清除出教师队伍的那一段时间，她爸爸看了她的成绩单，沉着脸，然后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暴打。其时她已经是大姑娘了，有众多男同学热衷于偷偷看她、有几个小流氓争先恐后讨好她为证。回到家却遭到了亲生父亲的家暴。赵霞那时就对父亲和这个家绝望了。

打累了后，赵老师气喘吁吁地坐在椅子上说：脸都给你丢光了，还是别念书了。

奇异在于，少女赵霞虽然恨父亲，但在念不念书的问题上，父女完全是一条心。

张德贵记得赵老师曾在他面前流露过没让赵霞继续读书的悔意。赵霞倒没后悔过，但她有过相关的自我辩护。她记得自己的初中语文老师老是叫她到后者的宿舍去背课文，她很不喜欢那个老师，尤其讨厌他关上宿舍门后屋里的光线和气味。她也从来没有跟地痞流氓们鬼混，这都是老师和同学们对她的污蔑。相比于广大师生，校门口那几个小混混对她倒是真的很好。

赵霞是再次回来奔丧时才在跟村人的闲聊中展开回忆的，毕竟她的父亲也死了，在死亡面前搞搞回忆也正是时候。当然，村人相信赵霞以



后大概是不太会搞什么回忆了，她肚子大了，跟她一起赶来奔丧的正是当年那个在校门口名叫张亮的小混混。张亮现在做物流生意发财了，他一点也不否认赵霞肚子里的娃是他的，他也不否认他准备在孩子出生前跟赵霞把婚事办了。谁能想到呢，赵霞的爸爸赵老师喝农药死了。

赵老师下定决心喝农药，也费了好几天时间。赵霞的哥哥记得那几天父亲起码给他打了十几次电话，每次都询问赵霞找到没有。哥哥确实不知道赵霞的下落，也没有联系方式，他在工地上干建筑工人，很累，对父亲的电话确实烦不胜烦。事实上他在此期间遇到过张亮，张亮请他喝过一顿酒，他隐约记得张亮对他的热情超乎寻常，他也记得妹妹读初中的时候就跟张亮混在一起过。但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出于某种兄长的尊严，没有向张亮打听妹妹赵霞。虽然很烦老父的询问，作为儿子，他还是跑了一趟妹妹赵霞之前端过盘子的那个饭馆，一个染了黄头发的瘦瘦的小丫头告诉他，赵霞一年前就去深圳了。他于是把此话转述给了父亲赵老师。

也就是这通电话后，赵老师喝了农药，被上门聊天的张德贵发现，但为时已晚，人已经死了。

没错，赵霞在展开回忆的时候说，我爸真不是人，如果他不是死了，我还是不愿意回来。

他讲了什么话你那么气啊？大家问。

他说，赵霞摸了摸自己的大肚子，也看了眼张亮，满不在乎地说，他说我二三十岁的人了，不挣钱，吃他的，问我好不好意思，然后说，实在不行，你就去当婊子，还说，干这个的多了。

哦，原来如此，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不过，赵老师为什么喝农药自杀的问题就这么被转移开了。如果张德贵及其他人还想深究的话，也只能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们没看过那一期的《法治在线》，就算看了，也只是看了一期《法治在线》。



女邻居

李樯

我不知道她们的名字，为便于叙述，一个叫红粉，一个叫小白吧。

红粉长一张瓜子脸，有点像河北或山东烟台一带的女孩，而不像是东北的。脸蛋儿浅粉红色，不知是内分泌好，还是喝太多红酒的缘故。然而她脸上长着一些粉刺，虽然不多，但都有半颗米粒那么大，可见内分泌不是甚好。小白则是一张苹果脸，又白又甜的那种小白果——味道很不错，所以我叫她小白。

那天下午，我没上班就溜回家，爬到六楼，见楼梯拐弯处放着一地东西，旅行箱、大纸箱、凉席、手提袋、棉被包，满满当当的。几只大纸箱子码在我家门口，弄得我没法开门。两个女孩正吭哧吭哧地往隔壁房子里搬运那些东西，两只小蚂蚁。

我站在一阶楼梯上，看她们忙里忙外，觉得挺新鲜。我也搬过好几次家，深知这活累人，就想张口问要不要帮忙，但又担心她们怀疑我图谋不轨，便干脆站在那儿不吱声。

红粉看我一眼，脸蛋更显红润。小白偷偷一笑，我听见她在屋子里对红粉说，这个人的头发那么长，是不是个贼啊。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显然没有罗伟和老楚的头发长。红粉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家的房门，悄声对小小说，快搬吧，人家还等着开门呢。小白就慌手慌脚地搬，力道一猛，一只塑料袋的带子就断了，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有唇膏、描眉笔、眉毛夹子、窝成一团的丝袜，还有两包卫生护



垫，就是朱茵在电视里笑盈盈推荐的那种，透气、动感、丝薄什么的。两包中的一包已经拆开来，还有几包卫生巾，并未散落到地上——使我想起儿子用的尿不湿。小白急忙蹲下来捡那些东西，刘海儿打着她的眉梢，鼻尖上有汗。小姑娘，别紧张，这些玩意儿我见多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奇怪的现象就出现了。

晴天的时候，我常常趴到阳台边晒暖，看着外边晾鞋架上的那盆米兰，默默为它祈福。这盆米兰可是我花四百块钱买来的，主干已有蜡烛样粗细，连续两年的夏秋季节都芳香弥漫，深得我的喜爱。没想到去年的冬天特别冷，眼看着它的枝梢已被冻蔫，我便为它祈福，心存侥幸地以为它能熬过这个冬天。

我的目光被对门阳台晾衣架上的两件衣服吸引。一件是超短裙，黑色弹力棉面料，俗称包臀裙，曲线毕露。另一件是吊带小背心，鹅黄色，穿上它除了露肩露背，还会露出肚脐眼。如果仅仅看到一次这样的情景，我也不会大惊小怪，说不定是红粉或小白才想起来拾掇夏装。问题就出在我已不止一次看到她们晾晒这样的衣服了，寒冬腊月的，难道她或她整天穿这样的衣服吗？否则又怎么会勤洗勤晒？吊带小背心尚可理解，比如作为一件内衣，或者去健身房的时候穿，可是包臀裙如何才能穿在毛裤里呢，除非套在毛裤外头。

我睡觉迟，一般要过凌晨，而大多在这个时候，总是听到对过的开锁开门声，我便知道是红粉或小白回来了，或者两人同时回来了。我记得最早的一次是晚间十一点多，最迟的一次是凌晨两点半的样子，有时干脆整夜没听见开门声，也许她们回来时我已睡下，或者就是她们一整夜没回来。很快我也发现，白天对过房子里基本上没什么动静，一到下午五六点钟，门就开了，接着响起下楼的脚步声。高跟鞋敲击楼梯，哒哒哒，哒哒哒。

有时我出去和朋友打牌，打到凌晨后回来，反倒很容易在楼道里碰到归来的红粉或者小白。她走在前面，我贴在后面，上到五楼，她在黑



暗中犹豫着不敢开门，大概以为我是尾随而至的强奸犯。及至听到我掏钥匙开门的声音，才快速开门进入自己的屋子。也有的时候，我凌晨归来，她们的房子里灯火通明，防盗门关着，里面的木门却开着，屋子里传来吱吱啦啦的炒菜声，并飘出一阵阵香味。这大概是她们住的房子里没有抽油烟机的原因，我就想到我家的抽油烟机，但没想过要卸下来去给她们装上。小艾一个人在家守夜，嫌害怕，会反锁防盗门，我用钥匙也打不开，只好敲门，直到把她敲醒。听见我敲自家房门的声音，红粉或小白还以为有人敲她们的房门，一个就笃笃地走到门口，掀起焊接式铁栅防盗门上的布帘子，随即又放下说，是对门的。我急忙回头看时，布帘子已经落下，连个人影也看不到。她们能看见我，我却看不见她们，这亏吃大了。好几次出门的时候，一看见那道布帘子，我就想一把扯下来，这样的话，我就能在她们看我的时候也看到她们了。

在此前后的半年间，我还看到不下十来个男人进出过她们的房子，有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有毛头小伙子，多半则是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少年，三十出头四十不到的样子。他们有的像公司职员，有的像老板，有的像公职人员。其中有个四十来岁的，那厮身材魁梧，戴着副宽边大墨镜，拎着个小公文包，像个干部，总是一副自以为官衔很高的德性。他的嗓门很大，走在楼道里大概就打起红粉或小白的手机，说我来了，快开门呀。接着门开了，大墨镜做贼似的看我一眼，轻脚闪进她们的门里。

后来又见他来过一回。那天是周末，一个在公安局工作的老乡来我家玩，我下楼去接他，正巧大墨镜走在我们前边。看见我老乡穿着的制服，又见我们和他进入同一单元，大墨镜的身体似乎有些僵硬，步伐也犹豫起来。我大声对老乡说，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昨天晚上抓到的那个嫖客还是个机关干部呢，不过狗日的似乎也没什么不对，拿着人民的税，再还给人民。大墨镜绊了一脚，一个踉跄，险些摔个狗啃屎，站稳后又停在楼道拐弯处，打开自己的公文包，装作找东西，其实是想让我



们先上楼。他一边翻找还一边自言自语，说怎么就忘带了。我又大声对老乡说，那狗日的居然自带避孕套，肯定是老手了，除了判他半个月，还得重罚才成。

大墨镜转身下楼了。

晚上和小艾共进晚餐时，听到对过开门的声音，我便对小艾说，两个陪酒女又去上班了，她们倒好，咱们下班，她们上班。小艾白了我一眼，你就观察这些仔细。我一时语塞，顿了一会子才说，陪酒怎么了，那也是正当职业，你不要有职业歧视。小艾恶狠狠地瞪我一眼。怎么地，你是不是很想去照顾照顾她们的生意，我可告诉你……我连连摆手。说什么呢你，那种地方咱去得起吗。小艾的反应很快，用筷子使劲敲着花生米盘子说，姓谢的你什么意思，你要有钱还真就会去怎么地。我赶忙说，不去不去，有钱也不去。小艾不再申斥，沉吟半晌，忽然又想起来什么似的盯着我问，你是不是很想到对过串串门呀。

也是那年春天，在政府正式宣布非典来临之前，我去广州出了趟差，前后一个星期，回来后又被单位安排去了趟山西，紧接着去北京，直到四月中旬才尘埃落定。回来后的第二天去上班，同室的女同事一见我走进办公室，受惊似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趑到窗台边朝我摆手说，哎呀你回来了，哎呀别进来别进来。我愣住了，拎着公文包站在办公室门口看了看女同事，又看了看自己熟悉的座位，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正尴尬着，整个楼层都起了反应，不知谁还喊了一声，谢东民回来了。我们部门领导从隔壁办公室冲出来，刚冲到我跟前，又下意识地后退两米，不无警觉地看着我说，小谢你辛苦了，怎么样？我站在办公室门口，笑着说一切顺利，采访稿最迟三天后就能交到您手上。领导说，我问的是你身体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我耸了耸肩膀。我好好的呀，一切正常。女同事似乎放松了些，不过仍然不愿离开窗台，这是一段离我最远的距离。她说，哎呀你快回家吧，吓死个人啰！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懵懂地看了看领导，这时另一个部门的方主任也走了



过来，她还身兼我们单位的工会主席。整个楼层的同事都从各自的办公室里探出头来，每个门框上挂着一到三颗不等的脑袋，胆子大点的男同事则站到办公室门口，双手插在裤袋里，朝我们这边看着。我有些惊慌，又看了看我们主任。什么意思，我被开除了，还是出什么事儿了？我脑子里迅速盘旋，本人一没嫖过娼，二没贩过毒，三没贩卖过国家机密，还有什么事能让大伙儿如此兴奋？方主席微笑着对我说，是这样的，现在闹SARS病毒……

我乐了，出差人员一律居家隔离两周，不但不扣工资，单位还发放五百块钱生活补贴。我算了算，这时候是四月中旬，两周后就是五一劳动节，又是一周的长假，也就是说我接下来二十多天都不用上班，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我抑制住内心的喜悦，连连点头说，领导放心，我就回去，主动隔离观察。我们领导又严肃地交代说，如果发现自己有咳嗽、发烧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单位，主动去医院。我连连点头。这时办公室的蒋主任也从楼上下来了，他倒是大咧咧地上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咱们都是抽烟的，据专家说抽烟的人感染SARS的概率更低。方主席笑着对蒋主任说，你别听某些专家胡扯。我们主任也笑了。都是砖头的砖。大家都笑起来，我办公室里的女同事也颤抖着笑起来。

在众人 and 那些挂在门框上的脑袋的目送中——当然也有看我走过来赶紧缩了回去，或者“嘭”的一声关上房门的——我走向楼梯口，忽然有种唯我独尊和脊背发凉的混合刺激流遍全身。

回到家，透过电视新闻我才彻底了解，广州和北京的SRSA疫情已经紧张起来，死了一些人，成为非典重灾区，去过那里的人都得居家隔离两周。我这才明白同事们何以如此紧张，事关生死，这是人生头等大事，容不得不高度兴奋地戒备起来。我不禁想到，我是广州、北京都去了的，是不是应该隔离四周呢。这当然是做梦，况且我们这座城市的情况并没那么严重，属于疫区边缘地带。尽管如此，政府仍然十分重视，电视里滚动播出着相关新闻报道，医院已经开设起专门的发热门诊，画



面里的医务工作者全副武装，一律穿着防护服，有的在消毒，有的在病房巡诊，有的在抢救室忙碌。大街上的消毒车也在夜间没人的时候连续作业，向空旷的街道和虚无中喷放着消毒水雾。看到这阵势，虽然对自己的体质信心百倍，我仍然不免有些担心起来，总觉得衣服上沾有SARS病毒。

那以后的十几天，小艾照常上班，我则足不出户，正好可以写一篇酝酿已久却一直来不及动手的小说。除了给小艾做顿晚饭，洗洗衣服，打扫卫生什么的，其余时间都是自个的，爽得很。我从小就喜欢一个人独处，尤其是在漆黑的夜晚。在那样的黑暗中，时间炸出闪亮的光点，将夜晚装点成不再孤独的游乐场。我有一些好朋友，但再好的朋友也不可能分享你独处时的那种欢欣。

闲极无聊时，我就趴到阳台上观赏空中飞过的鸟儿，白云，其实更多的是为欣赏红粉和小白晾晒的衣物。最近她们很勤快，经常换洗床单被套，内衣换得更勤，天天有不同花色的内衣挂到对过阳台的晾衣架上。大概因为换洗勤，内衣不够用了，一次我看见她们的晾衣架上挂着四套崭新的内衣，显然是刚买来，洗晒后准备穿的。四套内衣四种颜色，水墨蓝、石苔绿、水墨黑、玫瑰红，其中两套还带有蕾丝花边，不是红粉就是小白的偏爱。我希望这两套是红粉的。四套内衣的尺码看上去都不大，像是B罩杯的，挂在那儿，艳光流溢，在风中和阳光下轻轻摇曳，悠然自在得像四尾摆动的金鱼。

这期间，整个城市似乎并没那么紧张，超市、商场、饭店和菜场照常营业，公交、列车、飞机正常运营，人们的生活几乎没受到多大影响。郑万、老楚有时会通知我晚上去我们共同的朋友粒子家打牌，他们才不会像我的同事们那样紧张，郑万甚至就居家隔离的事情嘲笑了我一通。我虽然的确稍感不安了几天，但几天下来，发现自己安然无恙，也就把自己当成个正常人看待了。



作为邻居，我当然期待能与红粉搭上话，有所交集，虽然小艾的眼神如此凌厉。小白就算了，小白有点儿丰满，如果再丰满一点就是个小胖墩了。个头也偏矮，不像红粉身材修正，身高刚刚好，至少对我来说刚刚好。所以在我眼里，小白没有红粉性感。也许小白在别的男人眼中比红粉性感，这是另一码事，谁让我们不是同一个人呢。

我们住的居民楼，一单元两户，卫生间都设在靠楼梯口的位置，用来通风和透光的卫生间窗户便只能面向过道。有时我去楼下买烟，经常听见她们卫生间里传出哗哗的水声。看来红粉、小白和我一样怕死，最近不但足不出户，而且几乎天天洗澡，有时我在卫生间里撒尿，也能听到隔壁卫生间里传来隐约的水声。

那天中午下着大雨，我从窗口往下看了看，小区里空荡无人，入春后已经开始活跃起来的树木在雨水里吐纳着鲜氧。小艾打电话回家，问我起床了吗，吃了吗，在干什么。我告诉她正准备到楼下买烟。挂上电话，我开门来到门口，楼道里也空无一人，只有楼外的雨声。红粉或小白，不知哪个又在洗澡，而且洗澡的时候也不关上那扇小窗户。这样的情形已不止一次，我这才想到，她们工作的地方肯定被勒令停业了，她们也不得不整天呆在家里。听着那哗哗的水声，我不禁有些生气，这不是故意的吗，好像我不敢看似的。

我抬头看了看小窗，窗沿挺高，即便翘起脚尖也只能看见小窗内的天花板和偶尔飘起的一缕水雾，其他什么也看不见。

我发现自己没带雨伞，又返回屋里，被椅子绊了一脚，磕得脚面子一阵剧痛。我瞪着那把椅子，突然灵光一闪，便搬起它，蹑手蹑脚地来到门外，把椅子放到她们卫生间外的过道上，然后踩了上去。

红粉个高，高出小白半头，所以我能断定是小白在洗澡，而不是红粉。小白的头上全是泡沫，莲蓬头正喷洒着热水，蒸汽使那个小小的空间有些模糊。可惜除了一颗满是泡沫的脑袋和两只快速撑握的小手，其余什么也看不见。



这时卫生间的门开了，红粉抱着一叠衣服走了进去。我吓得一哆嗦，急忙下蹲，脑门却撞到窗户沿上，嘭的一声。红粉尖叫着说，我看见了，是对过的。小白骂了句臭流氓，接着两人便嘿嘿笑起来。我摸着疼痛的脑门，不敢站直身子，便又听见红粉对着窗户说，喂，想看就看呀，怎么不敢了。小白就怪她，说人家还没洗好呢，你瞎咋呼什么。红粉发出一阵放肆的笑声。

听她们这么一笑，我便又直起身子，伸长脖子往里看。小白啊地一声尖叫，躲到靠窗的墙内侧，骂咧咧地说，臭不要脸，怎么那么不要脸。红粉笑得弯下腰，笑完就抬起头，对我说，要不要我也脱光了给你看。我咽了口唾沫说，好呀，接着便拍着窗沿说，喂，你出来呀，我连你的脑袋都看不到了。看你个大头鬼呀，长毛贼，小白说着突然从墙下蹦起来，朝窗外甩出一大团洗发水的泡泡，正好甩到我脸上。

买烟回来的时候，对过很安静，我故意停在门口，用力地甩雨伞和跺脚，并没什么反应，我只好开门进屋。

五一假到了，小艾要回娘家看看，也想让我去。我不想去，正好SARS病毒替我当了一回挡箭牌。我说我可是从广州、北京出差回来的人，要不要跟你一起回娘家，你可想清楚了。小艾反应过来，说那你还是别去了，我一个人去。临出门时，小艾看了看对过紧闭的房门，想对我说什么，又欲言又止。

小艾一走，我便欢快地紧跟着下楼，一路哼着小曲儿，去超市买了方便面，火腿肠，青菜和一堆零食。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孩子，我自个儿随便对付点什么都可以，重要的是能够享受一个人的空间，比如写小说，看电影，阅读活动。

当晚，我正在电脑上噼里啪啦干得带劲，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居然是红粉。她穿着一件长及小腿的灰白色呢料风衣，扣子没扣，拉链也没拉，所以是敞着怀的，里面的穿着一览无余，正是那件黑丝棉



的包臀裙，鹅黄色吊带小背心，腿上套着肉色连裤袜，脚蹬一双银亮排扣的黑皮长筒靴。我问她什么事，红粉眨巴了一下睫毛膏描得老长的烟熏妆大眼睛说，帅哥，家里有醋吧，借点醋。我听到对过门内传来噼里啪啦的炒菜声，肯定是小白正在忙活。我说等一下，转身去厨房，找到醋瓶，拎出来递给红粉。红粉接过醋瓶，手指有意无意地碰了我一下，手很凉，沁人心脾的凉。红粉微笑着说了声谢谢，用完就还你，说完钻进对门。

我愣了下，关上门才发现自己居然也没吃晚饭呢，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我的肚子咕咕叫起来，便钻进厨房，用小号钢精锅烧开半锅水，先打一个鸡蛋，然后拆开一包方便面，把面饼、佐料一块儿放进去，等烧开了，再小火闷一两分钟，这样煮出来的方便面又香又劲道，而且入味。等要起锅的时候，我发现坏了，醋瓶子刚刚借给红粉了，而起锅时倒小半勺香醋进去，是我煮方便面一贯的传统，其他打不打鸡蛋，放不火腿肠，或者加不加青菜，都可以忽略，唯独这一步不能少，否则这顿面就跟没吃似的。我有点儿着急，这面不能等，时间一长就糊了，糟蹋美味。尤其在这一个人的深夜，刚下灶的热腾腾的煮面，及时点缀些许香醋不可或缺。

我端着钢精锅，拉开自家房门，楼道里的感应灯自动亮起来。我有些急促地敲响对过的防盗门，门内传来小白有些警觉的声音，问是谁。接着又传来红粉的声音，哎呀忘了忘了，醋还没还给人家呢！门开了，只开了半扇，是红粉，还是刚才那身装束。红粉手里抓着醋瓶，我一把抢过来，发现腾不出手开瓶盖，只好转身欲回到屋里再说。红粉已经瞅见我钢精锅里的情形，不禁笑了，帅哥你也没吃饭呀，你老婆呢？我只好转过身，一手端着冒着热气的钢精锅，一手举着醋瓶说，回娘家了。

我说完就回到屋里，赶紧往面条里倒了点醋，香味更加浓郁起来。刚扒拉两口，门又响了，仍然是红粉。她是过来邀请我过去跟他们一起吃晚饭或者说宵夜的。就这样，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走进她们的



房子。

我端着已经吃了几口的面条，穿着一身绒料睡衣，趿拉着拖鞋来到他们屋里。一股不怎么高级的香水味混合着炒菜的香味钻进鼻孔，我不禁皱了一下眉头。客厅里有些乱，一套沙发和一张茶几，茶几上摆满了吃食，卤水鸭舌、武汉香辣鸭脖，酱鸭翅，还有两个炒菜，一盘香菇青菜，一盘鱼香肉丝。我放下自己的钢精锅，一屁股拍到单人沙发上，指着炒菜问小白，这肯定是你的手艺。小白笑着回答，是的呀，快尝尝怎么样。我也没客气，捡起一筷子鱼香肉丝放进嘴里，一下子被辣到了。小白有些期待地看着我，我这才反应过来，赶忙竖起大拇指说，好吃，就是太辣了。红粉说，呆X喜欢吃辣，炒个青菜都要放辣椒，害得我粉刺总是消不下去。小白反唇相讥，你才呆X，有本事自己做去啊！他们这么一说，我不禁端详起两人的脸盘，然后指着小白说，你应该是湖南人，接着又看着红粉说，你是安徽的。红粉拍了下我的肩膀说，行啊帅哥，阅人无数啊！我连忙摆手，表示自己并没有阅人无数，只不过全国各地出差，有所见识。接着我又猜了一通她们分别来自哪座城市，结果红粉一下子就让我猜中，这从两人的反应里不难看出，所以她无可狡辩。小白的出品地猜了三个，都没猜中，最后她自曝来自湘潭，我又盯着她看了一会子，摇摇头说，不对，湘潭的女孩子要比你细一些，我看你更像山东临沂、滕州一带的。小白申辩说自己的确来自湘潭，我摆了摆手中的筷子，欲言又止。她们这种出外工作的女孩子，一般都会给自己编造一个出品地，别人信不信无所谓，无非是因为经常会被问到，总得接过话茬罢了。

这样还算自然的会面，使我很快放松下来，并且放弃了想就偷看小白洗澡的事情向他们道歉的打算。可是我很快发现，放弃道歉是一个错误选项。这样的深夜，孤男俩女，总不能尽扯些没用的吧。于是我推开吃光了的钢精锅，捏起一根香辣鸭脖，一边啃噬着上面的肉丝儿一边说，郑重道歉哈，我觉得偷看你们洗澡挺猥琐的，咱们是邻居……我



还没说完，红粉就把话头抢过去。嗨，这有什么呀，她又不是没被人看过，哥你也真够实诚的。你看，我这一道歉，红粉就改口称我哥而不再是帅哥了，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效果可以说立竿见影。小白倒也坦然，只是白了一眼红粉说，你没让人看过呀，你还被很多人X过呢。

两人笑闹着在沙发上厮打起来，要不是我手疾眼快，茶几上的盘子差点儿被蹬到地上。我过去拦腰抱起红粉，由于失重，我一下子倒进沙发里，红粉则顺势搂住我的脖子，双腿翘到沙发沿上坐在了我的怀里。

我把自己给她们起的名字说了出来，红粉说她挺喜欢红粉这个名字，小白说，那你以后就改叫红粉好了，接着又看我，说你看上去不像个在职场上混的人，即便是，也混得不咋样。红粉撩了一下我的长头发说，像个艺术家。我说你们是没见过我俩朋友，比我的长多了。

红粉起身离开了我的怀抱，让人顿感虚空。她回自己屋里换了身便装，出来的时候面色有些红润，一头染烫过的栗色长发半遮半掩着她的脸庞。一时无语，气氛有些尴尬，小白喝完一听罐装啤酒，把易拉罐往茶几上一扔说，真他妈无聊，我去睡了，你们玩吧。我一怔，看了看红粉，红粉也没吱声。小白从长沙发上站起来，绕过我的时候，一个趔趄，倒到我身上。我趁扶起她的间隙掐了一把她的腰肢，肉多，也挺紧实，跟我的判断没有两样。红粉突然说，你都睡一天了，不准睡，咱们摇骰子拼酒，谁输了谁喝。我只好赞成说这个主意不错，但是啤酒只剩一罐了，便主动要求下楼买酒，问她们想喝什么牌子的，红粉指着小白扔到茶几上的易拉罐说，这个就行。小白让我再带两包烟上来，我瞥一眼茶几上的香烟盒，记住牌子便下楼了。

很快回到红粉小白的屋里，郑万的电话正好打进来，问我要不要约上老楚，仍然去粒子家打牌，我一口回绝了。今晚不行，有事。我忽然有些可怜起郑万，同时一股子哥们义气油然而生，便让他到我这儿来。我瞅着红粉对郑万说，你过来，我这还有两位，正好可以打牌。郑万问



是谁，我说你少废话，想打就快点儿过来，两个美女正等着呢。一听有美女，郑万就问我是什么人，我说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快点，她们已经等不及了。

红粉掐了一把我的大腿根，说你才等不及了呢。

等郑万的时间，我们仨一边摇骰子一边讨论起男女情爱关系，论题主要集中在到底是要长相厮守还是只在乎曾经拥有这个人生命题上。小白说，那还用说吗，哪个女人都向往一段长相厮守的爱情，红粉则说，你是害病想屎吃，哪他妈有真正的爱情，我觉得快活就行，能快活一阵是一阵，哥你说是不是？我跷起二郎腿，靠到沙发背上，装出一副比她们有学问有见地的样子摆了摆手说，你们说得都不对，长相厮守，要看跟什么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性格，甚至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都对能否遇到一个跟你长相厮守的人发生着作用。小白插嘴说，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女人更在乎长相拥有，男人都一个熊样，一边要红旗不倒，一边还要曾经拥有。我不禁抬眼高看小白一眼，红粉显然不服气，一边又搂住我脖子坐到我腿上，一边挖苦小白说，也不照照镜子，就你那个X样，谁稀罕跟你长相厮守。小白抓起那只空的易拉罐砸到红粉身上，哈哈大笑说，你才X样，你问问他，愿意跟你个呆X长相厮守吗。红粉转向我，闪动着迷离的眼神，双手捧起我的脑袋，忽然在我腮帮子上亲一口，然后翘开身子，盯着我看了一会子问，哥你说呢？我笑着推开红粉说，小白说得对，关于曾经拥有，的确要看什么人，比如你们俩，对于我来说……

我嗯嗯啊啊地表明了态度，想必她们也都明白我的意思，小白显然有点受到了侮辱的感觉，就连坚持只在乎曾经拥有的红粉也不再说话，有些扫兴地离开了我的大腿。

郑万到了，小白麻利地清理干净茶几，红粉则从自己屋里搬出来一把软座的椅子，我跟她对家，郑万跟小白对家，四个人边抽烟喝酒摸牌，边东南西北地扯了起来。刚上来，郑万还一脸正经，我便对他说，



两位美女都很开放，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跟个正人君子似的。郑万拧着头，我本来就是正人君子，正得很呢。小白也帮腔说，我们怎么就开放了，是你流氓，还偷看我洗澡。

为了调节气氛，善于讲段子的郑万先讲了个笑话，说有个屠夫，嫖娼被抓，罚款五千，不想塞在裤兜里的罚款单被老婆洗衣服时发现，就问屠夫是怎么回事。屠夫支吾半天，忽然灵光一闪，说是往肉里注水被逮住了。我哈哈大笑起来，红粉和小白却没笑，脸色甚至变得有些阴沉，我赶紧止住笑声。郑万却一本正经地看着她们俩。这个不好笑吗，你们真是太没有幽默细胞了。

接着郑万又问红粉和小白是做什么工作的，她们异口同声地说是酒水推销员，郑万明知故问，怎么个推销法？小白把牌一撂说，你还打不打了，怎么你们男人都爱问这个问题，无聊死了。红粉就接过话茬说，男人吗，没一个好东西，都是色鬼。郑万看了一眼红粉说，怎么看你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就不色哦，给你们讲清楚。郑万又指着我，他才是色鬼。小白说，他当然是色鬼，而且一看就知道是个大色鬼。

说到男人，两个女孩好像对上了暗号，你一言我一语唠叨个没完，而且越说越气，充溢着对男人的控诉和自己作为一个弱小女子承受的那些本不该承受的委屈、伤痛。小白甚至提到自己曾经为一个男人打胎，胎盘已经死了，下来的时候，就一团黑糙糙的死肉，有鸡庶子那么大。红粉皱起眉头骂道，呆X都讲了八百遍了，逢人就讲，恶心死了。

夜色越来越深，虽然有酒助兴，四个人的热情却因为空间场合的原因，始终无法更加热烈开来，而是在一点点消弭，直至变成毫无兴味的冷场。

出乎意料的是散场时发生的事情，时间已近深夜，第三圈牌局还没结束，小白把牌一撂说，不打了，该睡觉了，说完却不起身，只默不作声地看着红粉。红粉似乎明白了什么，也撂下扑克，说那就散场吧，两位哥尽兴了吗。我和郑万都有些不舍或者说不甘地站起身，客气地打过



招呼，准备离去。小白一把薙住郑万，红粉也抱住我的胳膊说，陪了你们一晚上，给点小费呗。我和郑万都愣住了，我甚至一时没回过神来，倒是郑万反应比我快，一把甩开小白，冲到门口，迅速打开房门。我有点急了，喊了一嗓子，狗日的还算讲点义气，回头对着屋里嚷道，这又不是夜总会，怎么跟小费扯上了，郑万说着又对我招手说，走走走。小白似乎有些理屈，回头看了眼红粉，红粉仍然抱着我的胳膊。我有些犹豫地走向郑万，红粉双手卡住我的手脖子，也被我拖到了门口，嘴里嚷嚷着，哥就给点呗，这一晚上不能白吃白喝呀。红粉这么一说，我倒反应过来了，理直气壮地说啤酒还是我买的呢，还有香烟。小白说，我们不也有三罐吗，还有菜。郑万大咧咧地笑着说，三罐啤酒才几个钱，再说你们不也喝了吗，算了算了。说着人已走出屋子，一脚踩着楼梯，一脚踏在过道上，继续鼓励我赶紧离开。红粉不依不饶，一边说着给点呗一边摇晃着我的手腕，眼神里甚至充满着那种弱者特有的祈求，不禁令我心软下来。我往睡裤里掏了一把，果然有钱，五百块，我有些不忍地抽出两张，被小白一把抢了过去，另外三张则被红粉抢了过去。我还没来得及说不能那么多，已被小白推出屋子，“砰”地一声关上了房门。

我懵了，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我本来不及反应。可那毕竟是五张百元大钞，我本来是心软，想一人给他们一张的，结果转眼之间五张票子都没了，这怎么得了。我一边敲门一边冲着门内喊起来，郑万扯了我一把，说算了算了，这种人你跟他们计较什么。我在感应灯的光线里朝郑万喊起来，靠，五百块，五百块呀，我出差半个中国又隔离半个月才挣了这五百块，这一晚上就赔进去了。

从那以后，我损失五百块并且什么也没捞着的窘迫际遇就被郑万在朋友圈里传开了，成了我无能傻逼的标志性事件，更成为朋友们乐此不疲开心取笑的佐料。老楚说，那五百块可是你拿命换来的，就这么打水漂了。粒子则说，你回头再找她们商量商量，看能不能用别的方式补偿



一把。朋友们又是一阵哄笑。

可是从那以后，我便只见过红粉一面，甚至在一次蹊跷的事情发生后，她们住在隔壁的动静也消失了。她们搬走了。

那件事发生在第二年的清明节前后，当时我正在家里，窗外下着雨，风有些紧。我坐在窗边，感觉有些凉意，便又披上一件外套，靠在窗户下的沙发上读卡夫卡。有风雨为伴，没多久我就歪在沙发里睡着了，但没多久又被一阵剧烈地敲门声惊醒。其实不是敲门声，而是有人拿脚踹门的声音，还有一个女人的怒吼声。我急忙冲到客厅，贴在门后一听，才确定并不是踹的我家房门，而是隔壁红粉和小白的房门。

那个女人叫骂着，不停喊叫一个男人的名字。她骂那个男人是条野狗，说你在家里吃不够，居然还在外边到处找屎吃，你快给我滚出来。她用的词都是这一代最流行的污言秽语，难听至极。我忍不住打开门，嚯！何止一个女人，后边还跟着两个男人，一个个怒容满面，义愤填膺。听到我开门，他们回头看了一眼，目光凶狠。我用力关上房门，以示对他们制造出来的噪声的抗议，可没有丝毫用处，那个女人依然扯着嗓子咒骂，说什么我知道你就在里面，快滚出来，今天非骗了你这条野狗不成。

我回到卧室，有些着急，虽然一直对红粉和小白抢钱的事耿耿于怀，这会子也不禁担心起她们来。如果被那帮人弄开门，那红粉或小白的境况可就惨了。我想起意大利电影《自行车》后半段女主人公遭受虐待的一段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我便走向阳台，想从那里观察一墙之隔的对过的情形。拉开通往阳台的推拉门，我吓得几乎叫出声来，只见一个男子正蹲在我家阳台的角落里，浑身赤条条的，只穿一条三角内裤，抱着膀子，缩在墙根下。一堆衣服堆在他脚下，还没来得及穿上。见我到来，他也吓了一大跳，随即便镇静下来，极不自然地对我笑了笑，小声说，兄弟帮帮忙，躲一会儿。我没好说什么，但很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由于天冷，加上紧张，



他浑身哆嗦着。皮肤倒是挺白，却因为寒冷而有些发青了，像一条剥了皮的狗。我十分奇怪，他是怎么跑到我家阳台上来的。我家和对过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阳台并不相连，而是隔着三四米的空隙。这空隙，一步是跨不过来的，更没有可资攀爬的横梯，那么他是怎么过来的呢。

对过的门大概终于开了，传来红粉吵嚷的声音，接着是她一阵尖叫和哭嚎，声音里充满了恐惧。过了一会子，门外再次传来那个女人骂骂咧咧的声音，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凶狠，而是显得疑惑不解，接着是她骂骂咧咧着和几个人一起下楼离去的声音。

红粉还在哭嚎，因为隔着两扇门，听上去有些遥远，却揪人心。这时那个男人已穿上衣服，还颇有几分人模狗样，只是光着的脚使他看上去依然狼狈。一只脚面渗出了血，还好没流血不止，否则我还得打扫一番。他的表情不再那么紧张，涎着脸皮朝我笑了笑，贴在门后听了听楼道里的声音，确信无人后便打开我家房门，连声道谢后离开了。

天黑前，我去车站接小艾回家。她们单位发了些福利，有大米、干菜什么的，一个人提不动，让我下楼帮忙。回来的路上，在小区外边，我看见红粉就走在我们前面。她穿着一件紧身的牛仔裤，栗色的长发有些干涩，披散在裸肩上。我们行至小区门口，她则走到门口马路的对过，猛一回头时，她拢了一下头发，并对我莞尔一笑。我急忙拧一下头，眼睛看向别处。

我将午后的怪事添油加醋地向小艾描述了一番，小艾听后，不但觉得好玩，反而显得很痛快，继而恐怖起来。我早就跟你说过，阳台窗户要全封闭上，你偏不弄，太可怕了。我点头说，明天我就去门窗店找人来量尺寸。接下来，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继续聊这件事，兴奋点已集中到那个男人身上，那就是从六层楼的高空，他到底是如何窜到我们家阳台上的呢，难道狗日的会飞？



武松变形记

李黎

说不清卯时还是辰时，武松被一阵酒肉的恶臭熏醒，他睁开眼看看，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老虎。武松狂吼几声，死死闭上眼睛，希望再次睁眼可以回到原来的样子。肚子和胸口传来皮毛摩擦的火热，像一碗烈酒下肚的滋味。武松承认，自己真的是变成了一只老虎。

叫声消失后四周更为安静，二龙山的每个上午都是这样。时间被朝后挪了几个时辰，中午成了早晨，在鲁智深的大笑和杨志的叹息声中天色似乎才算真正亮起来，大家开始吃喝。日落时算是正午，一天算是真的开始了，而子时算是刚刚入夜，大家猜拳喝酒嬉戏打闹，一直持续到天色微微发亮。此刻，眼前满是朝霞，山上的人大多刚睡不久，武松知道就算叫破嗓子也没有人听到。武松住在山寨最深处一个破院子里，图的是清净，还有院子里那片宽敞的练武场。搬家时孙二娘专程来看他，关心地问：二叔，你住得这么偏，距离聚义厅足足两千多步，万一遇到什么不测怎么办。武松看着前方冷冷地说，大嫂放心，不管有什么不测我都会知道。武松怎么也想不到，不测不是有谁来祸害他，是自己变成了老虎。

武松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浑身上下都没有力气。挣扎让身体更热，腥臊味越来越浓，武松只得继续趴着。前方侧面有一个铜镜，镜子里是一只死死趴在床上的吊睛白额老虎。这只老虎一点也不威风，眼神里充满疑惑和羞愧，又流露出谄媚的表情，不知道在向哪位大人物示好。武



松上下左右摇了摇脑袋，镜子里的老虎也上下左右摇了摇头。这个结果不出意外，武松叹口气，又开始不满意自己的举止神态，用鼻子使劲哼了一声，酝酿出一团怒气。这下，老虎看上去确实有几分老虎的样子，像景阳岗上的那种大虫了。只是怒气仅仅持续了一小会，像一杯酒满上又被喝干，老虎又泄气了，脑袋往下坠。武松看到了自己腰、屁股和尾巴，红黄相间的虎毛微微发颤。尾巴翘着，也异常谄媚地左右摇了摇。

被景阳冈的老虎附体了！武松恼火地自言自语，鼻子发酸。这又让武松愤怒起来，他咬咬牙，皱皱眉，对自己想哭这件事非常愤慨，几乎要超过变成老虎这件事。自从知道自己父母双亡，并只有一个长不高的哥哥之后，武松就再也没哭过，他发誓要长高，高到自己的个子加上哥哥的个子等于两个寻常人的个子那么高。每次想到哥哥武松都有些悲痛，武大有一次借着酒劲对着武松说：兄弟我对不起你啊，如果我跟你一样相貌堂堂，你我兄弟一起携手，不管是卖酒贩粮，还是看家护院，早就过上好日子了，你也犯不着四处逃亡，犯不着结识其他的大哥，给人家磕头。哪怕我是你，你是我，也好过现在我是我，你是你啊。武松满脸愧疚，觉得自己让大哥这么想本身就是错的，是自己没照顾好大哥。武大说：我真的想把我这身肉都给你啊，把我的力气都给你，让你比现在更有力气，一拳打死一只老虎。很多次我都想着怎么把我的肉割了给你吃，我还专门准备一把刀，后来那把刀被弄丢了，如果它还在多好，这样我就不用怕那些恶棍无赖了。兄弟，你现在发达了，要不就送哥哥一把上好的刀吧……好在大哥已经死了，自己也算解脱了。武松叹口气，哈哈笑了起来，开心地说：幸亏我没有被潘金莲附体啊！

这时武松发现自己的声音很低沉，和平时大不一样。他的嘴几乎贴在被褥上，声音也变成了老虎的声音，他的话听上去便成了幸哦亏哦我哦没哦有哦被哦潘哦金哦莲哦附哦体哦……这声音让武松非常难受，不仅身体没有了，声音也全变了，什么都不剩了。此前武松倒是没有在意过自己的声音，也没有人和自己说起过声音的事情。大家都夸他



武艺高、酒量大，义薄云天，力大无穷。人人都说武松不该是现在的样子，杨志有一次说，武松兄弟，你应该是每天骑着高头大马穿街过巷，在有着石狮子的那种大门前下马，面前是黑压压一片等着你的人，然后在一片恭敬的送别声中出来，继续骑上马穿街过巷，这才是你武松该有的样子。武松哈哈一笑说，杨制使，你这是说你自己吧，我哪有这种福气呢。

说归说，武松还是很期待成为杨志说的那样，只是自己一直都不顺，他忍不住又骂了句：哪里来的鸟虎！声音在耳边盘旋好久，几乎可以感觉到声音撞到铜镜又一点点钻回了嘴里。

时间一点点过去，老虎一点变化也没有，武松实在忍不住了，呜呜呜地哭了起来。哭了大约半个时辰，武松睡着了，脑袋歪在一边，肚皮紧紧贴在床上，整个身体都往下坠，呼吸声像一级级的台阶一样让武松一路往下，下沉到一个极其舒爽的地方，软绵绵湿漉漉。除了在柴大官人家的那些日子，武松从来没有这么舒心过。柴进见识了武松的武功之后，一直赞不绝口，每天把武松带在身边，像随着携带着一把宝刀。很多时候，柴大官人都觉得生活无趣，日子像一支离弦的箭一样往前飞，失去了射出时的力道，又远没有到下落时刻，真的太难挨，这个时候他就会以切磋讨教的名义，请武松给他展示武艺，武松分别练了连环鸳鸯腿、醉拳、太祖长拳和少林棒法，每一次都惊心动魄，柴进看得痴迷，有种时间向地面下沉而不再往前的感觉。只是，痴迷散尽，柴进又惆怅起来，武松的武艺再高强，也会有看尽的一天，到那个时候自己就算愿意重头再看一遍，还是有看尽的一天。武松似乎知道柴进的心思，异常卖力地喊打喊杀，把一条身子舞得像一根棍子、一把刀，或者一根绳子，但天冷了，柴进似乎对打猎更有兴趣，对把偌大的獐子狍子一刀一刀割开来更有兴趣，常常对武松瞥一眼就走开，这让武松很失落也很恼火。一阵怒火中烧，武松啊呀一声，身体一颤醒了过来。朝阳已经变



成了火辣辣的日光，武松焦虑起来，这么久了自己还是老虎，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要坐下来喝酒，难道自己再也不能和兄弟们一起喝酒了？

武松的两个亲随，马成和牛备，一边聊天一边走到院子里，说话声也传到武松耳朵里。马成是爱说话的那个，边走边说道：牛兄，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三位大头领有些异样，酒越喝越多，话越说越少。以前三个人还每天切磋武艺，煞是好看，最近不知道怎么了，他们都是喝到走不动路，然后各自走开。我听说鲁提辖和杨制使回去之后都会独自练武，武都头也每天都自己打一趟拳，那他们为什么不在一起切磋呢？鲁提辖练武的时候都是喊痛快痛快，杨制使练武的时候总是唉唉唉。武都头呢，倒看不出有什么心事，有人笑他就笑，有人叹气他就叹气，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

牛备话不多，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武松大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吧。武松觉得牛备这是看不起自己，冲着没有人的前方摆出怒气冲冲的架势。马成问牛备：你这话什么意思？怪里怪气的。两个人说着，推开门径直来到武松的卧室。在晌午充足而炽热的光线中，一只大老虎窝在武松的床上，正瞪大眼睛看着他们。马成被吓得瘫坐在地上，张嘴想喊，但浓烈的腥味让他发不出声音，牛备拖着马成往外跑，迈开几步后开始大喊，马成一边收拾着屎尿一边也跟着喊起来。两个人彼此呼应，一声高过一声地喊着，冲出了武松的院子。

武松扭头看看自己的虎躯，叹了一口气，冲着不远处的铜镜笑了笑。牛备和马成的喊声让武松想起住在紫石街的那些日子，每天中午交了差，在众人恭维的招呼声中，自己回到大哥家吃饭。拐进紫石街距离大哥家还有几十步时，临街摆摊算命的姚半仙就会远远地喊一声：都头回来啦！不等自己回答，他就又冲着武大家那边大喊：都头回来吃饭了！声音巨大，像是从嘴里喷出一根粗粗的绳索抛向对面的房子，姚半仙本人被这根绳索牵引着，身体也往前翘起一下，一点也没有半仙的风采。武松也只得对姚半仙和他的喊声报以谦和的微笑，然后走到楼下大



喊一声：大哥大嫂，武松回来了！似乎不这样喊，有种被半仙牵着鼻子走的别扭。没多久，姚半仙得了不治之症死在了家里，只留下空荡荡的算命的摊子在街边上。没有了姚半仙的那声叫喊，武松再也喊不出口，而摊子后面随风飘动的旗幡又让武松觉得人生无常，几天后，武松实在忍不住，走到屋檐下举起姚半仙生前的算命桌子，拔下旗杆，狠狠抛到了几百步之外的河里。扑通一声之后，武松觉得浑身轻松，一回头，却又发现姚半仙在不远处看着自己，嘿嘿笑着。那一刻，武松没有觉得害怕，而是觉得很亲切，冲着姚半仙笑了笑，想打个招呼，问声好，但姚半仙又转身走开了，丢给武松一个背影，宽大的衣服下面似乎只有少量的身体，整个人像一根竹竿在撑着那一身已经破旧的衣服，时而飘飘荡荡，时而笔直而沉重。

紫石街的日子还没有过透啊！武松不无遗憾地想着，原本可以买下大哥隔壁的房子，娶一房娘子，在县衙里一天天变得重要起来，有机会做到县尉，甚至去做一个兵马都监。姚半仙对他说过，这些都不是问题。

牛备马成跑开后四周更为空旷，武松凝神看了看镜子，看不出所以然，不理解为什么这里会有一只老虎、一间屋子和一个世界，就笑了笑。老虎笑起来和人一样，眯着眼睛，腮帮子往两边扯，鼻子微微张开。武松不喜欢这双眼睛，太小，就带着几分气恼收起了笑容，瞪大眼睛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既然是一只老虎，那就做一只威风凛凛的老虎吧。没有了威风什么都无从谈起，这是武松多年不变的想法。武松最喜欢想的，是自己最威风的那些日子，在孟州那些年，每天都威风八面，每个来见自己的人也必须精神抖擞，他们彼此之间互相传颂着一些规矩：想要见武大官人，一定要做到五点，一是干净利落，身上不能有尘土，脸上不能有污垢；二是腰板要笔直，不管是找他诉苦还是找他致谢，都要直直地站在那里；三是声音要洪亮，尤其是笑的时候，一定



要哈哈哈，不能嘿嘿嘿，更不能呵呵呵；四是礼物只能是好酒，而且要和武大官人一起喝三碗，剩下的留下来；五是时一定要守时，说好了几时几刻见面就要做到，武大官人从来不等人。那段日子自己名为大官人，管着快活林的生意，实则是孟州的团练，每日出入都监府，是知府的座上客。有人把孟州的厢军叫做“武家军”，自己虽然每次都表示反对，实则又鼓励他们这么做，自己会借着酒劲故意强调自己的武家军如何如何。他练兵也练得毫无保留，只期待能有更多的后生能被禁军选中，保家卫国，护卫京畿。如果说自己有什么不满意，就是因为孟州地处中原腹地，远离边关，少有大展身手的机会，只能源源不断地喝酒，源源不断地练出壮士，源源不断地接待各式各样的人，让自己大名远扬。当时很多读书人围拢在自己周围，总是说什么自己有旷世之才，一旦天下有变，必将出将入相，只是自己更爱喝酒和练武。后来，一封来自的东京的信让自己不得不离开孟州，如果不走，就只得杀了待自己恩重如山的知府，如果把这件事如实告诉知府本人，又会得罪从东京来的太师府都管。走投无路的时候，人会觉得前尘往事像是一场梦，刀光一闪，美梦不再了。

鲁智深穿着宽大的裤子，上身披一件薄薄的对襟背心，高举着禅杖冲了过来，身后是身穿一领白缎子征衫、手持朴刀又满脸愁苦的杨志，后面还有曹正施恩张青和孙二娘等花花绿绿的几个头领。几十个喽啰绕到窗户边守候着，又忍不住打开窗户，正午的阳光像利箭射到床上，武松不由得把头埋下来。

洒家劈死你这只恶虎！鲁智深大吼一声，月牙铲带着风声扑面而来。武松拼尽全力大喊：大哥住手，我是武松啊！我是武松！鲁智深吓了一跳，差点把禅杖扔到地上，重的那一头已经软软地掉在了床的边缘，距离虎头只有几寸远，月牙铲的闪光像口水一样喷在老虎脸上。鲁智深抽回禅杖，指着老虎问：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会说人话！



师兄，我是武松，我变成了老虎。

低沉无力的声音在乱糟糟的人群中走了好几个来回，一些人听清楚了，一些人没听清楚。鲁智深疑惑地看着武松，举起禅杖说：不管你是什麼妖孽，洒家先劈死你再跟你说道理！

杨志连忙阻拦说：大哥，他是武松，武松就是他，他刚才都说了。嘿嘿，打虎英雄武松现在变成老虎了！哈哈哈……

鲁智深直直地举着禅杖打断狂笑的杨志问说：这怎么可能？

杨志说：这有什么不可能，大哥你不是说如今天下妖孽无数吗，武都头变成了老虎算什么呢，他又不是变成了一百只老虎。

大家都陷入了疑惑之中，孙二娘挤到最前面，小心地看了看，笑起来喊着：他是武松，他就是武松，你们看，他头上还戴着戒箍呢，不是武松又是谁！鲁智深转脸问大伙：人怎么能变成老虎呢，你们说！张青绕着老虎转了一圈，小声说：大师说的对，就算老虎能说话，也不一定是武都头啊。这是一只会说话的老虎，但它不是武都头，它可能已经把武都头吃掉了呢！

鲁智深点点头，又摇摇头，手上的禅杖松了下来，他凑近了问：我武松兄弟呢？老虎你说！武松去了哪里？说不出来我剥了你的虎皮！说出来的话，我让人捉一些鸡鸭来给你吃个饱。

这个问题实在是说不清楚，武松自己也说不清楚武松去了哪里，饱餐鸡鸭的诱惑倒是让武松流下了口水，他早已经饿了。从记事开始，武松就一直吃不饱，一天突然有了一个吃饱饭的机会，代价是帮着宋员外杀了他的亲家公黄员外。十坛好酒放在桌子上，宋员外告诉武松，杀了黄员外就有喝不完的美酒。武松没有杀过人，看在好酒的份上咬牙答应下来。动手那天，武松坐在村口的树林中瑟瑟发抖，不知道该怎么办。自己没有钱打造一把称手的好兵器，好在，乱石岗里的石头和人命一样有的是，武松找了一块炊饼那么大的趁手的石头。炊饼大小的石头确实可以把人砸死，但声音是免不了的。当他摸到黄员外背后用石头砸向他



后脑壳时，石头破空的声音、撞击声和黄员外的惨叫声，还有人栽倒的声音，包括自己茫然无措发出的喘气声，全都在不大的后花园里回荡，每个人都看到了武松。武松只得开始逃亡。在逃亡中的每一天，武松常常在想一个问题，要是自己不被人发现那会怎么样呢？是不是每天都和宋员外把酒言欢？然后呢，是投军还是卖艺，是在清河县一带当一方霸主，还是四处闯荡，或者做了宋员外的女婿或者干儿子？都不清楚。而不清楚这些事，就是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啊。

武松的沉默令人紧张，鲁智深也没说话，一直在等着。其他人等不及了，纷纷议论起老虎的来历，是武松变的，还是吃了武松变得会说话，大体就是这两种意见。喽罗们快速分成两派，几乎吵起来。

随着吃饭时间的逼近，大家都觉得饿，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很多人很久都没有这种感觉了。争吵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很多声音涌到嗓子眼又跌回肚子里，但大家火气确实越来越大，更多的声音在肚子里里翻滚奔腾。曹正挥挥手，按住众人的嘈杂声，大声说：既然这只老虎能说话，我们就问他几个问题，答得上来他就是武松，答不上来，师兄你就劈死他。

施恩抢步上前说：鲁大哥杨大哥，小弟和武都头感情深厚，我来问吧。

孙二娘哼了声说：你们有什么感情，不就是打打杀杀吗。

鲁智深皱皱眉说：那你问吧。

老虎，你说你是武松，那我问你，你帮小弟打翻蒋门神那次，在快活林酒店看到了两面旗子，那上面写的是什麼？

武松晃晃脑袋，他能记得那两面旗子，但是自己不认识几个字，哪里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呢。想了一会，武松缓缓说：我记不得那上面的字了，我从来不看那些字，但是我知道你是施恩，那次打蒋门神，我从出门一直到快活林，喝了三十几碗酒，你说是不是，你说，这是不相关的



老虎能知道的事情吗？

武松说得很慢，想让大家听清楚。只是，在讲述中他自己突然也有些含糊，蒋门神是自己在孟州时最为得手的手下，自己收到了暗杀知府的密令后决定离开孟州，为了让太师府不起疑心，自己和蒋门神商议了很久，决定用一个死囚来冒充自己，让大家都觉得自己因为醉酒跌落马下，又被踩踏致死。蒋门神用最隆重的葬礼证明自己死了，搞得人人皆知，这样，活着的自己就再也不能现身，自己的财产就成了他的了，还有那么多的店铺。

施恩不知道武松的疑惑，兴奋地喊起来：他就是武大哥，他就是武大哥啊……说着施恩就要哭起来，孙二娘语带讽刺地说道：我刚才就说他是武松了，天下哪有一只大虫会带着戒箍，又有哪只大虫会知道和施恩兄弟去打蒋门神的事啊。

现在每个人不再疑惑老虎是不是武松，而是疑惑武松怎么会变成了老虎。在饥饿之中，这份疑惑越来越真切，和脸上的汗水混在一起，一样油腻发光。见大家情绪不高，孙二娘大声说：看样子你们还是不相信他就是武二哥，那我也来问问吧。我的问题天下没有任何一只大虫能回答上来，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回答上来。张青挤过来问：大嫂你要问什么？他不就是武松兄弟吗，大家都听到了啊。孙二娘没理会张青，凑近了老虎小声问：当年武松在十字坡，喝的酒是热的还是冷的？

武松呵呵呵笑了几声，声音从虎嘴里传出来，变成醉酒之人大声呕吐的那种声音。武松一边笑一边说：我是堂堂阳谷县县尉，上有大哥大嫂，下有三妻四妾，还有几十家药房当铺和粮店，半个阳谷县都是我武松的家产，我怎么会去喝你的浊酒，不管是冷的还是热的，我看都不会看一眼。你一个荒郊野岭开店的恶婆娘，怎么能问我你的酒怎么样，就算你能酿出不错的酒，你有上好的酒器盛酒吗，我在阳谷县喝酒，酒器不是金的就是银的，不是玉的就是瓷的，犀牛角的也有几副，什么鹿鹤同春、多子多福的成套的酒器，有十多副，全都交由大嫂掌管。每次喝



酒之前，喝什么酒我定，大嫂会照着酒来选酒器，从来不会马虎，我怎么会喝你的糟酒呢！

所有人有些恍惚，按照武松自己的说法，他成了财雄一方的都头，阳谷县的大家族，大哥大嫂健在，这跟大家知道的武都头都不一样。喽罗们自不必说，就连最为熟悉的孙二娘等人也都目瞪口呆。杨志和鲁智深互相看看，杨志小声问：这到底是哪个武松？没有回应，大家陷入了对陌生的武松和眼前的老虎两者相加的双重疑惑之中。杨志随即又自言自语道：也没什么……到底是哪个杨志呢？他的声音非常小，只是在嗓子里翻滚了一阵而已，不过鲁智深还是听到了。

马成恢复了气力，往前挤了挤说道：你说你是我家头领武松，但你明明是一只老虎。让你证明你就是武都头，可你说的全都不对，驴头不对马嘴。这些我们都不管了，我只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从哪里来的，到二龙山干什么？马成的声音尖锐而凄厉，让每个人听了都心里发慌。武松回答不上来，脸上露出死虎的表情。其他人也脸色凝重，他们发现自己一样回答不上来。杨志冷冷地看着马成，握刀的手一直在用力，鲁智深突然用手指在杨志的手背上点了点，用眼神示意说，先对付老虎，小喽罗的事好办。

在杨志愤愤不平时，武松咆哮了几下，不知道是因为马成胆敢质疑他，还是因为回答不上来。咆哮不是回答，马成又往前凑了一步，似乎为了证明刚才大小便失禁的那个人不是自己：你到底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到二龙山干什么？

武松带着怒气回答说：我是东昌府兵马都监，奉知府大人之命，带领一千人马，前来剿灭你们这些贼寇。你们占山为王，祸害一方，不仅抢劫过往客商，而且常常穿州过府，四处为害，官府忍你们很久了，以前是苦于没有能领兵打仗的人，现在本都监奉朝廷委任风光到任，第一件事就是要剿灭你们，把你们全部捉到东昌府，再押送到东京闹市



斩首。

鲁智深张大嘴巴看着武松，悄悄把支在桌子上的禅杖攥到手里。杨志冷笑一声，上前一步说道：武松，你只是一个落拓之辈，侥幸在阳谷县当一个都头，怎么成了东昌府的兵马都监？

老虎长啸一声，用低沉模糊的嗓音说：我在阳谷县都头任上，奔赴东京办事，遇到比武打擂，一口气连胜七场，无双上将潘凤、射目神箭曹性、醉仙拳淳于琼、小温侯钟绅、金毛犬裴元绍、二郎神晏明，还有打虎将马忠，全部被我打下擂台，非死即伤，李太尉对我赏识有加，非要留我在身边做一个亲随，连今上都知道我的大名，说这样的将才应当剿灭草寇，为朝廷分忧。有什么不配的，难道只有杨门之后才配吗？你说你是杨门之后，你敢跟我比武吗？我单打独斗就能剿灭二龙山，谁来试试？是大和尚第一个来，还是你来？你不是自称杨门之后吗？

话虽然咄咄逼人，但老虎一直趴在床上，身体也随着嘴里蹦出的每个字一点点瘪下去，像一只病虎。每个人都觉得这只老虎不是武松变的，不管武松是什么人，但只要他叫武松，就不会这样光说不动手。

牛备也不甘落后地大声问：别说这些没用的，快说，你到底是谁，从哪里来的，来二龙山干什么？

已经一点点瘪下去的老虎，用低沉的声音作答：我是武松，杀人无数，从孟州到二龙山落草。

然后呢？牛备追问。

武松低头不语，这个问题让他很难受。不管之前他做了什么，可能做什么，他还是上了二龙山，然后，就变成了眼下这只老虎。

鲁智深不耐烦地挥挥胳膊说：哪有什么然后，来二龙山就是为了喝酒，现今天下一团麻黑，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不如在山上喝酒痛快！

牛备又兴奋地问道：老虎，我觉得你不是武松，因为施恩头领问你的话，你没回答上来，孙二娘问你的话，你也没有回答上来。我来问你



一个问题，这可是武都头亲口告诉我的，连马成都不在场，你能说得上来，就是武松，说不上来就不是。张青示意牛备走到老虎面前说话，牛备害怕，隔着几个人问道：你杀你大嫂时，挖开了她的胸膛，那个时候她还没死，对你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你能说得上来，就是武松，说不上来，就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脊背发凉，几个人扭头看看窗外，白茫茫一片，毒辣的阳光砸在地面散开，热气一团一团到处乱窜。这是白天，元气充沛，不会有什么问题。

老虎趴在床上，大汗淋漓，床上的被子全都湿透了，黑色的水渍在一点点扩大，每个人都看得真切。马成小声咒骂一句，又往前凑了凑说：武都头，牛备这个问题，你不想说就不说吧，我问问你另外的事，你是什么时候到二龙山的，在这里待多久了？

天天喝酒，哪里能记得。武松喘着气说：鲁大哥你能记得哪天上山的，待了多久吗？杨制使你能记得吗？还有张大哥……杨志大声说：我能记得山上的时间，那是四年前的此刻，天一样的热，天下一样的大乱，我丢了生辰纲，走投无路，和大师一道，杀了邓龙，夺了山寨。转眼四年了，如果在边疆杀敌，足以纵横千里沙场，直捣黄龙。

杨志兄弟你这是怪我耽误你了？鲁智深气哼哼地说。

杨志连忙冲鲁智深抱拳致歉，鲁智深哼了一声说：什么纵横沙场，洒家也当过兵，如果这些年在边疆，要么当四年缩头乌龟，要么早就死在那些鸟官手下，我们死了，人家升官。

大丈夫岂能因为小人当道就不保家卫国！杨志带着几分怒气说。孙二娘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曹正连忙插话说：两位哥哥不要争，我们等着老虎说话呢。他又扭头对老虎说：刚才杨志哥哥说他四年前上山，武大哥你是后来的，说得比四年少就行。

要说出是几月！牛备强调说。

老虎呼呼喘着粗气，看样子是在使劲想自己是哪天到二龙山的，但没一会，它就睡着了，发出了像哭又像笑的鼾声，鼾声一会是啊啊啊，



一会是哦哦哦，一会又变成唉唉唉……

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大伙都看着鲁智深。凡事都要他拿主意，大家是不是饿了也要他说了才算。鲁智深一脸不高兴地说：你们看着我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洒家从来没遇到过老虎啊。我看这只老虎的样子很舒服，也想变成一只老虎了，省得成天操心这个那个。山寨这么多人吃饭，饿了要闹事，饱了也生事，实在是烦恼啊。孙二娘笑着说：大师，这些都是我们几个在张罗，你什么时候烦恼过了，你一喝酒就是半天，再睡半天，再习武半天，每天你不就三件事情么！

喝酒，对，喝酒，能喝酒就是武松，不能喝就不是武松，去拿酒来！我看看这只老虎能不能喝酒，只要能喝酒，是不是武松都不要紧，让它陪着我们喝酒就行，我们把它喝成武松。

喽啰搬来四坛酒，足足一百斤，不知道是他们觉得老虎能喝，还是武松能喝，或者武松变的老虎比武松和老虎都能喝。可怎么让老虎喝酒是个问题，没有人敢上前，刚才站在老虎近前的马成早趁乱站到远处去了。鲁智深先喝了一大口，招呼大家一起把老虎喊醒，几个人稀稀拉拉地大喊起来：武都头快醒来喝酒啊！

老虎老虎，快来喝酒！

有人真的在喊，就是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喊：喂……啊……像是在喊一个越走越远的人。

老虎醒了，眼皮张开又掉下去，反复几次才睁开。它抽抽鼻子，闻到了酒味，脖子也昂了起来。鲁智深又大喊：老虎，快喝酒，你能喝酒你就是武松！

我本来就是武松！老虎说。

那你喝酒啊，自己爬下来喝！

老虎龇牙一笑，缓缓抬起身子，昂着脑袋，冲着四坛烈酒用力吸了吸鼻子，发出一声温柔而美好的叫声，然后一跃而起。

每个人都期待老虎能画出一道美妙的弧线，身躯笔直，肌肉收紧，



稳稳地落在酒坛前。可老虎在跃起之后又重重摔了下来，只是往前挪了一步左右，虎头砸在地上，后腿挂在床上，身子斜斜地往地上插去。

有人大喊：你们看啊，它长了四条狗腿！

真的是狗腿耶！

每个人都看到庞大的虎躯下长出了四条小小的狗腿，带着紧张和猥琐，从金黄威武的虎毛里伸出来，像是要讨一口饭吃。武松也够着头看到了狗腿，放声大哭起来，酒香让他的哭声更为凄厉。武松从未这样当众哭过，也忘了收敛内力元气，哭声一声高过一声，声音钻进每个人的耳膜，钻进每个鼻孔眼睛和嘴巴。随着哭声越来越高，虎头也突然昂了起来，一会对着南面，似乎那里有熟人，一会又对着东面，似乎那里有一大片家业再也拿不回来了。再一会，它又冲着半空哭。大家跟着看向半空，那里什么都没有，但在哭声中，那里似乎什么都有。

孙二娘跟着哭了一会，突然停住了，大喊道，不要耗在这里了，大家都去前面喝酒吧。大伙也乐得离开，一是被老虎吵得快要聋了，二是真的饿了。杨志一边往外走一边大声说：我们吃完饭再来找老虎算账！几个人附和说，好！所有人都随着喊声向院子外面走去，脚步杂乱而愉悦。

眼看所有人都走了，杨志转身悄悄回到老虎身边，鲁智深也尾随跟着他走了过来。两个人默默地看着老虎，老虎又睡了过去，如果再也不醒了也合情合理。

师兄，我想好了！

你这么长时间总算想好了？鲁智深用嘲讽的语气说，杨志没有理睬，继续说，是想好了，我们杀了这只老虎吧！

为什么要杀死它？

说出去太丢人了，虽说它是武都头，但是人言可畏，很快就会说成二龙山的头领变成了老虎；虽说它是一只老虎，但四条腿是狗腿，很快



就会说成是变成了狗。这样一来，很快就会有有人说，二龙山的头领变成了狗。

鲁智深没说话，耐心等杨志说完。杨志觉得自己已经说完了，缓缓拔出戒刀。鲁智深低声说，住手！杀了武松对你有什么好处？

不让别人说我们二龙山的坏话。

二龙山不怕谁说，火拼才会让人说三道四。

杨志看着鲁智深说，这不是火拼，这是保全二龙山的名声。杀了这只老虎，肉吃了，皮做衣服，做垫子，骨头泡酒，二龙山还是二龙山。

二龙山不要一个杀了自己兄弟又成天说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人来保住名声，二龙山本来就没有名誉。杨兄弟，你不会觉得在这里落草脸上有光吧？那你要把我们几个都杀了才行。

杨志定了好一阵子，叹口气，转身拨开杂草枯枝一样的叹息声，走了。鲁智深看着杨志走远，又看着空无一人的庭院愣了一会，转身看着圆睁的虎目说：我知道，你就是武松兄弟，刚才你说了那么多，别人不相信，但是我信。刚才有几个人叽叽喳喳的，说是要把你打死，杨志刚才的话你也听到了，兄弟你行不行？

武松疲惫地说，本来没问题，现在，手脚都不行了。说着他举了举小爪子。没有虎爪的威风，连普通的拳头都比不上，但武松还是把爪子紧紧握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鲁智深自言自语，又凑近了说：放心，我马上出去告诉大伙，不许再走进这个院子一步，谁胆敢靠近我就拍死他。武松点点头，又哭了起来。

除了二娘给送些酒肉，谁都不能进这个院子，我一会就告诉她。兄弟，你要是想哭就尽情哭吧，哭出来会好受一点。不过你不要担心，很多人都变成过其他活物，都会变回来的，耐心等着，无聊就喝喝酒。

武松一边哭一边问：真的吗？大哥你变成过什么？

鲁智深想了想说：我变过好几次，有一次是蚯蚓，有一次是雀儿，



还有一次是蚊子，最近一次是小白兔。

小白兔？武松抬头看着鲁智深问道。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鲁智深发出一阵狂笑，武松也跟着笑起来，眼泪鼻涕顺着虎口和鼻子喷涌而出，在阳光下喷出一道手掌大的彩虹。武松趴在彩虹后面问：真的每次都能变回来？

每次都能。

那要多久呢？武松焦虑地问。

几个时辰吧，或者几天，只要不想这件事就会很快变回来。鲁智深严肃地说。

武松点点头，鲁智深接着说：你好好休息吧，不要多想，跟你讲了半天，口干舌燥的，我要到前面去喝酒。

喝酒二字说完，鲁智深已经走出屋子，武松的喊声追了上来：大哥，万一变不回来了怎么办？

鲁智深停止脚步，侧身扭头说：会变回来的，要是真的变不回来，买一顶面帽，把脸遮严实就可以了。



沙漠与羊群

李柳杨

星期三的早晨，我的丈夫参加了一个会议。

会议结束之后，镇上的每一个人都变得需要减肥。

那几乎仅仅是一瞬间的事情，他们的计划就这样制定了，“X”卖不完了。消耗它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我们自己。他坚定地说：“那是不容置喙的。”我不清楚，也不知道，是他们中的谁做了这个决定。但依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靠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将长胖十斤。

忘记介绍了，我们生活在美洲的A镇。这里是一个边陲之地，怎么说呢？就是你在一片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看到的一个小点儿。镇子和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靠着由一排水泥房建成的火车站。火车站里只有一间收发室、几间候车室、一个售票处。路过这儿的火车如果停下来，最多也只是在这儿处理一下旅途中产生的垃圾。如果你坐火车穿过广袤无垠的戈壁滩经过这儿，也许还能看到那一排排高大的高压电塔，荒废无人的居民区，以及连绵不断的工厂群里高大的烟囱、巨型的水泥柱、蒸馏塔。不过里面大概已经杂草丛生了！

你只要在镇子里逛上一圈儿，就会了解这儿的全部。你会看到那些房子，曾经它们一排一排地像牙齿一样整齐、洁白。但现在墙上装饰的那些花儿，画的那些涂鸦都已经剥落了。原本美丽的建筑，都被风化成了石堆。扭曲变形的车辆、砸损的招牌、各式各样的建材垃圾遗落在城镇的各个角落。如果那些房子里有哪一栋你特别喜欢，你可溜进去看一



看，但不要碰里面的装饰。因为在你用手去触碰它们的那一瞬间，它们就有可能全部化为灰烬。

距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化工厂。我们，镇上所有的人几乎都在为它工作。化工厂底下有三个分厂，1号、2号和3号。整个镇子也以此分为三个区域。2号和3号工厂负责生产原料，1号工厂负责加工。那里曾经辉煌过，我们镇的镇长曾在广播室里用喇叭向镇上的每一个人宣布，我们生产的“X”是全世界最优质的“X”。X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医疗、电力、科技方面的东西，在替代品没有被发明之前，它就是电力产业的基石。但现在，它几乎可以说是被遗忘了。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骄傲极了，我们打电话给在世界别处的亲人，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多么荣耀。虽然这是一片儿荒漠，但该有的东西我们什么都有，明亮的教室、漂亮的公园、整洁的公寓楼……但它的消逝似乎也就在短短的一瞬间。

数月前，这儿曾经发生过一次暴动。人们用棍子、砖头……几乎你能想象到的一切随手能抓起的东西，来破坏工厂。他们抗议、游行，在夜里把工厂的墙上喷上各种图绘和标语。只为求得一个说法，一份余生的保障。没有，什么都没有，急匆匆地这儿就变成了一座荒城。先是那些上面儿的人走了，然后是边防、部队、商人们，最后基层的工人们每人得到一份为数不多的遣散费。很快半个城镇都空了。他们把该搬走的东西都搬走了，搬不走的也砸得差不多了。也有的人走的时候，还以为等时局好了，有一天自己会回来。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出去旅行，把家里的家具用布罩子罩住，门上上一把锁就走了。

我们上个世纪已经来到这儿了，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有人是自发来的，听说这儿四处是金矿。有人是响应号召来的。现在这些人又都回到了五湖四海去。最初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这里待这么久。在我来的时候，它还没有车站，没有工厂，没有种子，什么



都没有，就像一个原始的细胞一样，枯萎、甘甜，充满自身。那个时候这里只有一口井。千年的杨胡林，又古又美。它们伸开的藤蔓，像风干枯了的手掌，每一根纤维都连接着你的大脑。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来了，他们带来了抽水机、挖掘机、建筑队……最后带来了一个化工厂。自从他们来了以后，羊群也不活跃了。这片神秘的戈壁滩上，曾经有过一种奇特的兔羊。它们能在陡峭的山坡上靠着吸盘一样的蹄子，飞檐走壁。距离这里几百公里的地方有一座雪山，它每年都会融化一次，为我们送来一年仅有的灌溉之水。每一群羊都有一个首领，它们会沿着漫长、古老的河床从遥远的雪山迁徙到这里。头羊像是会预测天气一样，它们总在冬天第一次下雪的时候，来到这儿。开春的时候，它就会带着我们的祝福又回到圣域雪山。

后来雪山也没有了，那里是最早被开发的，据说那个雪山底下全是金矿。再后来什么都没有了，猎人上了山就会给我们带回一堆堆羊骨。我还记得我最后一次看见羊群的夜晚。它们爬上这里最高的一座山上，一只一只排着队，从山脚到山顶，像是某种不可捉摸的、神秘的符号。太阳从它们的身上落下，月亮从它们的身上升起来。到最后它们只剩下了影子，后来连影子也不见了。它们变成了石头。

如果你现在去登那座山，就会看见那些石头。你可以摸摸它们，不费任何力气，只要你把手放在那些可怜的、羊群变的石头上。你就能感受到它们，在它们尸骨般凄冷的石头上，你甚至能感受到它们的记忆，那斑驳的、衰落的、不同寻常的历史。到那时，会有一片儿雪从你身上落下来，只要你去摸那些石头，你能从那些石头里找寻到也同样在你身上经历过的一切。

“爆炸！”哦，对了。我还没有跟你说过关于“爆炸”的事情。3号工厂有一个化学反应堆爆炸了，死了许多人，但这件事情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我和我的丈夫都是3号工厂的，那个时候化工厂还很兴盛，我们有的是钱。钱就像树上的一片儿叶子似的，摇一摇落得哪里都是的。



我们从遥远的地方，买来各式各样奇异的香料，在沙漠里为孩子们建足球场，人人的脖子上都挂满了黄金和钻石。但是好像是突然间，梦就碎了。

发生爆炸的那天上午，我正在家里做饭，中午丈夫的同事要留在我家里喝酒。我去Y市场买了上好的羊肉、胡萝卜和洋葱，打算做一锅美味的羊汤。Y市场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市场，在那儿你什么都能买到，哪怕是海底最深处的鱼。成串儿的珠贝和女人美丽的头纱、戈壁滩上清透的古玉……各式各样精妙、奇异的手制品，堆积在商贩的摊前。买回了羊肉，把它们切好放在锅里煮上。我就坐在屋里为冬天的到来织起了毛衣。丈夫和他的同事在客厅看电视，他们计划着明年春天开车带孩子去草原露营。他们讨论着野外探险的经验，比如遇到狼该怎么脱身。丈夫的同事说，狼的眼睛在夜里会发绿光。当时我还在想，如果孩子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得有多开心。那神奇的草原，也在爆炸中受到了污染。丈夫将它讲得是那样的传奇，那个草原一年只刮一场风，那场风会从年头刮到年尾。它也是距离我们这儿最近的一个草原。春天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躺在它那绿油油的草地上，日子在你身上，闪闪发光。

我记得第一次听到爆炸声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乳羊的味道。汤已经快煲好了，鲜美的卤汁味从厨房溢出来，我们把桌子、椅子搬到葡萄树底下，边闻着香味儿边等着孩子放学。我们在太阳底下晒得暖洋洋的，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自然张开了。突然之间，一声巨响，就好像有一百个轮胎在你耳边爆炸了。我感到我的头有点儿懵，但意识还是很清醒的，我能在耳鸣之中听到自己的心跳，扑通扑通。第一次爆炸的时候，我们都很冷静，以为只是出了点儿事故，丈夫的同事还开玩笑说：“该不会又是哪个加油站爆炸了吧？明天准有个大新闻。”丈夫摆了摆手，正当他张开嘴巴要说什么的时候。第二次爆炸来了，第二次爆炸要比第一次爆炸强上一百倍。砰地一声，地动山摇，玻璃窗全炸了，人的脸部在气浪的冲击之下扭曲变形，身体像河里漂着的衣服左右摇晃。我



们几个全都扑在了地上，丈夫的手被震碎的玻璃窗炸烂了，我的腿也受伤了。天上开始冒起滚滚黑烟，街上响起了令人恐怖的警报声。让我在一瞬间意识到有多危险的是——葡萄树，它们叶子在一瞬间全部都黄了。这时我们才想起来跑进屋里拿块湿布捂住嘴巴、鼻子。很快我哭出了声音，我说我想看看孩子在哪儿。

我们冲出门外，街道上四处是受伤的人。满脸玻璃渣的人、失去一只眼球的人、满头是血的人……每个人都慌慌张张，却又不敢到处乱走。孩子们因为吸了强烈、刺鼻的气味儿哇哇大哭，那种哭声在那一瞬间显得尤为动人，那是祭奠逝去的生活的声音。我也大哭着，想要去看看我的孩子。学校距离那里很近啊！可是士兵拉起来警报线，他们不让我们出去，说外面太危险了，他们安慰着我们让我们在家里等消息。丈夫拿起手机想要打个电话试试，线路断了。我们被隔绝在了自己家里，每个人发了一些药片儿。到了下午，又被告知，放下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坐上卡车先去安全的地方。

我们一个一个被送上卡车。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我们都以为只是简单地离开几天，火势一过就可以回来。我向士兵打听学校的情况，他们告诉我：“等通知。”再也没有人来通知我们，直到事情发生后的一个星期，我才听人说那所学校所有的孩子都死了。丈夫的同事在那场爆炸中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使用过火。我和丈夫因为住在工厂的最外围，仅受了些轻伤。

当时，我们被安排在了郊野的一片儿梭梭林里，搭上帐篷、铺上临时用的毯子。直升机在上空每天从头顶给我们投递矿泉水和泡面。接下来的好几天，我们跟外界都没有任何联系。士兵把守着我们，我们只知道爆炸了，至于炸成了什么样，没有人知道。每到了夜晚，人们就抱在一起相互祷告、忏悔。巫术和秘语像神秘的种子在灾区的人中流传。失去丈夫的女人和失去妻子的男人，聚集成堆儿像火苗一样攒在一起。淫乱、秘语、巫术，即便是邪术，只要能给心灵带来一丝慰藉，我们会



毫不犹豫地相信。我们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屋顶刻着雕花和各种中古世纪流传下来的镂空艺术的房子，以及精美无比、耗尽一个女人一生经历所绣的地毯。什么都没有了，包括我们养的可爱的小猫咪，在爆炸后变异成了野兽。

没有人知道，那些日子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围绕着那个工厂一圈几十公里的地方全被封了。我们3号工厂剩下的人被分配到了1号、2号工厂。一时间镇子上全部的人都慌了起来，每个人都不想上班了，包括那些1号和2号工厂里没有受伤的人。那个时候我和丈夫想过离开这儿，去别的地方生活。但只要一想到离开这儿，我就会梦见我的孩子。梦见他奔跑在我们计划要去的草原上，浑身是火。我也在梦中使劲地追赶他，可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近。我总是在梦中哭醒，发现自己的丈夫蜷缩在被窝里浑身冰冷。

正在我们犹豫不定的时候，戒严开始了，如果你想坐火车离开这儿就需要批准。我们每天都在开会，电视上、广播上，无数人的声音在告诉我们，外界的人们需要我们。我们像一个个战斗英雄似的被需要着。没有人知道爆炸真正的原因，电视上的说法很模糊，据说是因为操作员的失误。我们每周都在进行安全训练，后来也确实没有再出过那样的事故。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我们相信着一切都会变好的，会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中去。我们还会有孩子。广场上每天晚上都很热闹，上面的人为我们安排了舞会、还有体育竞赛项目。他们在厂里设计了许多兴趣班，鼓励我们参加运动，学习艺术。有时候我甚至在那些激烈的体育比赛中又重新看到了最开始的那种辉煌和希望。但不是那样的，仅仅又过了一年，所有的一切都不再被需要了。戒严很快就取消了，人们被告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有专门的火车可以把你送走。可是真到了这一步，却不知道去哪儿。我们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全部的青春，哪怕是灾难降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别处拥有我们的记忆。

后来，我们甚至开始尝试用火烧“X”，为了消耗掉它，让它重新



被这个世界所看重。为了那些赶路的商贩，能在我们的镇子上多停留一会儿，为了可口的山粘糕、奇异的香料和珠宝。但他们全都走了，在他们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城镇不再被需要了，X已经找到替代品了。可是尽管如此，X还是太多了。它已经被生产出来了，变不回去了，多余的X像血水一样流淌进土地里，污染着我们剩余不多的地下水。

“消化掉它们！”这是上面的人给我们唯一的指令。没有人告诉我们能用什么来消化X，但是又必须消化它。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消化它们，先把它们运出工厂埋在无人居住的地方，谁知道那儿去了一批动物。那些动物通过食草、季节性的迁徙又把它带回到了我们身边。而且也并非所有的X都能运出工厂，一部分的X会吸附在工厂的墙壁上、蒸发在空气里，但只要有风它们就能聚集在一起。我们开始衰老地越来越快，人们会在夜里突发疾病去世，花朵开出奇怪的形状，生出畸形婴儿。后来从遥远的地方，来了一批科学家，据说是来帮助我们的，他们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发现真正能一步一步降解它们的是我们的肉体。

现在，最后那一道政策来了，在星期三的时候。但是没有关系，即使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我们也会自己毁灭自己。历史上也许会有关于X的记载，但是关于我，什么都不会有。谁会知道我的存在呢？谁会知道这个被遗落在世界角落的城镇呢？不知道也没有关系，永远有X在诞生，也永远有X在毁灭。



姐妹

李柳杨

A

现在是六月，月季花全都开了。

田野里、马路边上到处开的都是它们，粉艳艳的漂亮极了。静子每天早晨上学之前都要掐一小朵，月季花、喇叭花或者是栀子花，别在头上又或是只拿在手上闻香，心里美滋滋的。她最喜欢的花就是月季花，因为月季花像裙子。静子无时无刻不想着要拥有一条像月季花一样有漂亮大摆的裙子。静子的很多衣服都是由母亲穿旧的衣服改造的，她有一件粉色格子裙、一件咖啡色毛衣裙还有一条天蓝色的纱裙。她最喜欢的那件天蓝色的纱裙，原本是母亲的。那条裙子不知什么时候被老鼠咬了个洞。母亲便把裙子的下摆、袖子、腰身改小了一圈，拿给静子穿了。这个星期五的晚上放学了，静子就要穿着这件漂亮的裙子去她的妹妹家玩了。除了这件裙子，静子还准备了一块冰淇淋形状的橡皮、一支中华牌的铅笔打算送给她的妹妹作为礼物。

静子比她的妹妹大一岁，但她的妹妹倒看起来比她成熟得多。静子对于她的妹妹小红，怎么说呢感情挺复杂的，因为很久之前她都不知道自已还有一个妹妹。静子的妹妹住在敬老院里，是和一群老头老太太一起长大的。静子喜欢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每到夏天都可以摘到好吃的葡萄。敬老院里破旧的自行车棚、无人打理的院子都是孩子们玩耍的圣地。敬老院的很多窗户都被孩子用石子砸烂了，但奇怪的是并没有人主



动站出来制止这种行为。那些老人即便是知道自己的余生都将在这里度过了，也不觉得这是自己的家。所以窗户若是被那些调皮的孩子打烂了，也就随便找塑料纸蒙住，毕竟说不定自己能活到什么时候，所以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着。

敬老院建立在桥口村通往苏集镇的马路边上，沿着马路走用不了多久就会看见一条铁轨，过了马路再过一条小河就是朱庄小学了。小红就在那里上学，她是敬老院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孩子之一。敬老院可不是一个无聊的地方。假如你耐点心思，好好去打探一番的话。相比较于周遭那些已经历经千年而不古的村落，敬老院可算是一个新潮的建筑。一层偌大的院子，高高的外墙上刷着红白相间的漆，三四排整洁、大方的斜顶瓦房，院子里还有葡萄园、菜地，以及国家补助的各种健身器材。虽然这些漂亮的房子里面并不怎么干净，有些老人年龄大了吃住都在床上。衣服没有人叠，乱七八糟都堆在门边上。但在当地的村民看来，这些漂亮的小洋房给这些一个个面容枯槁、身形憔悴、半截身子已在土里的老年人住已经是浪费了。

大概是孩子多养不起，或者是怕当时相关部门罚钱的缘故，小红在刚出生不久之后就被父母丢弃在铁路边上。一个生活在敬老院里的老人，路过那儿把她捡了回来，养到了现在。那个老人在战争、饥荒的岁月里丢失了所有的家人，到了晚年才捡回来了小红，对她很是疼爱。小红长到七八岁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别的孩子都是有母亲的而她没有。她就和她的养父——杨富闹气，杨富执拗不过，便带她去找她的亲生父母。没费多大的事儿，只沿着周围的村庄找了十几里地就找着了。小红见着生父生母，本来怒气冲冲想要质问他们：“为什么当初这么狠心，非要丢弃我？”但等她见着生父生母，发现自己原生的家庭家徒四壁时一下子又心软了，抱着他们痛哭了一场，又跟着杨富一起去敬老院生活了。杨富也是几十岁的人了，什么都活透了。逢年过节也给小红买点礼物，让她拎着去看看静子和她的家人，稍微住上个几日叙叙情。



住在敬老院里的老人，大多都已经六七十岁，要么是无儿无女，要么是儿女对他们不闻不问。他们大多做着一点点小生意或者手艺，有的人靠着编草席、草帽、捏泥人、编扫把过活，有的人靠套圈、卖当、摆摊算命过活。也有的人啥也不会，就靠着耍赖过活。比如小红的养父，杨富就不喜欢干活。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太懒，而没有攒到钱。老了住到敬老院里，自然也不喜欢干活。别的老人，哪怕是靠摆摊算命、耍点街头小当，也算是费了一点儿心思在挣钱的。他连这点心思也懒得费，那就只能讨饭了。但他就是讨饭也比别人省事。他一整天仰着脸、拿着个小破喇叭、戴着个花帽子到街上挨家挨户跟收水电费的大爷似的，见一个人敲一下喇叭、道一声：“恭喜发财”，有时候连恭喜发财也懒得说就伸手要钱。镇上的人大多不太富裕，但也没有人饿着肚子，大家伙不说心善谁也没有抠门抠着那一点钱的。哪怕只是个三角五角，他一年在敬老院的饭钱，只需要讨上几个星期的饭也就足够了。要是有富余的钱，还可以收拾收拾行当，出门溜达溜达。有了小红以后，他挣的钱就更多了，人们见这个小女孩可怜无辜，往往会多施舍点钱给他。他也知道收敛，攒到了钱就存起来给小红当学费。

敬老院的小孩少，除了小红就只有一个叫得力的聋哑儿童。小红时常觉得自己孤单，便叫杨富打电话叫静子来陪她玩，不然的话她就只能和院子里那些半截身子在土里的老人玩了。小红说不上漂亮，但女孩子的身形是随着年龄越长越开了。敬老院里又多是那些孤寡的老男人，甚至还有一些打了一辈子光棍条子的男人。他们眼看着自己年华不再，而小红又像春天的嫩草一样突突长大，心馋不已。胆小的就在自己的屋子里看看色情光碟，胆大的早已经偷偷的、有意无意地摸上了几回。但这又不至于构成强奸、猥亵之类的名号，顶多也就是这些一辈子没有胆子的老男人又一次的猥琐罢了。以至于小红虽然只有十几岁，也玩笑似的知道了一些男女之事。

静子不像小红，喜欢洋娃娃、扮家家、蝴蝶结之类的东西。静子



有点痞气，一点儿也不像她的名字。因为从小穿着爸爸妈妈的旧衣服长大，一贯也留着男孩式的平头，让人看起来像个假小子。她在学校里没少惹事儿，拿钢笔扎男同学的大腿、往女孩脸上糊泥巴。女孩子想要长大是非常费劲的，她们不仅从小就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老男人、男人和小男孩的打扰和眼光，还得面对自己有一天突然而至的潮水。她只要稍微长大一点儿就会有人惦记了。五六岁的时候就有些老男人总喜欢抱着她、不管她喜不喜欢都凑过去亲她。七八岁，开始有小男孩故意在她面前脱裤子。九十岁，会收到喜欢、爱之类的纸条。十二三岁，有人想把她堵在墙角亲她。从十五六岁到五六十岁，她们都将穿梭在各种男人中明着、暗着像打游击战一样相互过招。小红虽然比静子小，但她是生长在敬老院这个老男人国里的，对这儿的一切都很了解。如果遇见男孩在她面前故意脱裤子，她也不羞也不害臊，甚至就这样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就像没看见一样。她甚至还偷看过杨富在家里偷偷藏着的秘密光盘，对着上面半裸的和自己同性别的女人一阵吃惊，但也没有觉得怎么好看。

静子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女孩子时，是一个夏天的午后。那天天气很热，静子去敬老院陪小红消暑。他们打算去敬老院后面的一条野河里游泳。静子本来不打算去，她不会游泳而且几乎每条稍微大点儿的河都有关于水鬼的传说。但是想着小红去，便也跟着去了。去了之后才发现根本没有换衣服的地方。那些老男人们，脱了上衣穿着大裤衩子就跳下去了。小红早有准备，在T恤里穿了一件打底的棉背心，穿着平角短裤、把凉鞋扔到岸边，也跟着那一群老男人老女人下了河。她站在岸边有点尴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把上衣脱掉。等下弄湿了，总不能湿漉漉地回家去吧！她已经读小学了，对于自己究竟还能不能在别人面前裸露身体、丝毫搞不清楚。她的爸爸常年打工在外，家里只有一个兜拦着二手玩具四处摆摊卖的母亲。她不知道这世上还有这等事情，比如怎么样和男人相处。她所知的一切关于男人的事情，几乎都来自于小红和她家里那几张脱衣舞的碟片。



静子站在岸上叫小红：“小红，你下去了？我怎么办啊？”小红从水里探出来了半个身子说：“你怎么没带衣服？”静子说：“那我不下去了吧！我在岸边站一会儿好了。”小红说：“别呀，你下来呀！水里好玩儿，又凉快又清爽。”静子说：“那我怎么下去？总不能就这样直挺挺地下去吧。”说着小红上了岸，从留在岸边那一群老头老太太的衣服里翻出来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宽大衬衫，说：“你到树林子里换上这个就能盖住了。”静子说：“我不敢去，要不你陪我？”小红说：“那有啥可怕的？你赶紧去，换好了赶紧过来。”她想下河又不想去换别人的衣服，只能站在那里盯着自己的脚看。有那么一刻她甚至觉得上面涂的红色指甲油有点刺眼。见她还没有动静，小红便推搡着她：“好啦好啦，我陪你去。”

河边的树林是沙地，静子的脚被河水打湿了，没走几步凉鞋里便灌满了沙子。林子里的树很稀松，她找了一棵稍大一点儿的杨树站在树后面，让小红给她拿着衣服。脱衣服的时候，她总感觉有人在看她，那让她感觉很冷，心惊胆战不时地回望。虽然什么人也没有，但她还是感觉有人看到了她刚隆起了一点的小白杏般的胸部。

换好了衣服往回走的时候，她又有点迟疑了。真的要下河吗？她问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选择了。小红已经牵着她的手走在前面了。她突然想对她说：“对不起，我又不想去了。”静子拽了拽小红的手开了口却变成了：“我不会游泳怎么办？”小红说：“你可以抱着我，我们就在水浅的地方玩一会儿。”当她的脚触摸到水的时候腿抖了一下，接着一步一步往河里越迈越深，她感到越来越温柔。不一会儿河水就淹没了她的小臂，那件空大的白色的有一点儿烟味的T恤，在水里似乎变得透明了起来。她看到了自己胸前的两个小点儿，有一点害羞。她在水里站了一会儿，果然是清凉。她感到整个河都在晃动，此刻的她觉得自己是一缕水草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在飘呀飘呀飘。

静子和小红在浅水区嬉戏了一会儿，小红便想要去深水区玩一玩



了，可她又不会游泳，只好抱着某个稍大一些的男人的胳膊往里走。在那一刻静子突然觉得她不认识小红了，她觉得小红不再和她一样是个小学生，而已经是一个会涂脂抹粉的女人了。正在无聊地瞎想着的时候，后面游过来了一个老男人突然抱住了她，把她往深水里推。静子本能的拒绝，不断地拍打着水面，用脚踢后面那个老男人。也许是她的挣扎，让他抱得更紧了。她大声说：“放开我！我不要往里面去。”那个人笑了两声，然后用那种阴冷的玩笑式的口气说：“玩玩儿嘛！淹不死的。”她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她感觉他在水里摸了一下她的胸部，很轻、没有用力。那感觉好像是她正蹲在草垛后面尿尿，有一整个旅游队都从她露着半个白屁股的那一面经过了。她刚张口骂他：“去你的，我不要下深水。”那个男人又突然松开了手，她从他的怀里掉了下来，掉到了深水里。她费力地拍打着水面，刚才骂出去的话变成了河水填满了她的口腔。进入水下的一秒钟，她感到把她抛入水中的那个男人正在她头顶上方发笑。想象着那个戏弄她的男人，肥胖、丑陋又充满着蛮力的身体，她愤怒极了，也无奈极了。她正想骂出更多更无礼的话时，那个男人又突然把她从水里举起来哈哈笑道：“小姑娘，还是不要玩水了会淹死的。”她被举起的、蜷缩的、湿淋淋的身体看起来就像一只弯曲的小龙虾，她很生气对着他的脸踢了几脚，但都没有踢中就被他又扔回浅水区里去了。回到浅水区以后，静子愣了一会儿，想起来刚才那个男人的手。她半身站在水里半身在水上，握紧了拳头却又莫名想哭，愣了好一会儿才上了岸去。人这一生很长，但能记住的日子少之又少。这一天也算是静子将会怀念的日子之一吧。回忆从前，也不过就那几件事儿。一些关于家的温暖的回忆，一次当众出丑又或者第一次心动的感觉。但除了这些，还有女孩子们之间可爱又恐怖的故事。

B

周五的晚上静子放学了，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旁边用平时攒矿泉水



瓶卖的钱，买了一个三角钱的烧饼和一包卫龙辣条、几个菠萝味儿的糖果放在自己的书包里，等着小红骑自行车来学校接她。也许是因为天气炎热，放学已经一个小时了，小红还没有来。静子有些无聊，坐在学校操场边儿的杨树底下，揪狗尾巴草玩儿。学校的操场是由一片坟场改造的，面积很大，但由于没有人看管，除了篮球架子旁边的地经常有人去玩儿还留有一圈平地之外，剩下的全被草儿覆盖了。操场上有几个高年級的男孩在打篮球，其中一个穿着黄色短裤的，静子知道他的名字。那个男生几乎全校女孩子都知道，她也偷偷地喜欢着他，但从来没敢和他说过话。

也许是等的时间有点儿长，为了打发时间静子开始用小木棍在操场的地上画画。画的有独角兽、孔雀，还有恐龙，都是她没有见过的。这个时候夕阳已经慢慢落下来了，落在学校后面一个杂草丛生的小坡地上，染的那些草儿都变成了橘色。天空有点灰有点蓝又有点红，漂亮极了。晚风已经有一点凉意了，四周渐渐安静了下来，她感到自然界的忧郁正慢慢地向她靠近。这种忧郁使她感受到了许多，她小小的脑袋中原本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未来，比如说梦。所有的一切啊，都是离她那样的遥远。

正当静子歪着头坐在操场上等着的时候，小红因为在路上一个小摊，下了会儿象棋，忘记了时间。等她赶到静子的学校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操场上的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静子又累又饿都快泄气了才看到小红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慢慢悠悠地出现在学校门口。她很生气，但又不敢对着小红发火。一路撅着嘴巴，无论小红怎么跟她说话都不搭理。

从静子的学校到敬老院，要通过一条深长的小路，路的两边种着高大的玉米。玉米丛林里，掩盖着大大小小的坟墓，银灰色的月亮照在上面显得格外恐怖。玉米地的尽头有一条宽阔的大河，据说从那儿坐船能到河南。不时有风从河的那边吹来，吹得玉米摩擦着玉米，发出悉悉



索索的声音。遇到不好骑车的泥地，静子就从三轮车的后面跳下来，帮小红推车。小红问了她几句：“中午妈妈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下午老师教了什么课？”之类的话，静子还是不搭理，低下头来不看她。小红见静子仍不说话便开始逗她：“你说如果有一对孤男寡女走在这条没有人的小道上，会发生什么？”小红问完扭头看了看车子后面的静子，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尴尬了，大声咳嗽了几下，然后故意讲起了鬼故事。小红说：“我听人说以前这里就是乱坟岗，到处都是过六十年时扔的饿死的人。还有人实在太饿了就来这里捡小孩吃。”静子听了以后感到害怕，连忙捂住耳朵大喊：“别说了，别说了。”小红又接着说了几句：“听说吃了人的人，眼睛都是绿的……”这一句话吓得静子直哆嗦，一直叫她闭嘴。小红见她怕了，笑着说：“好了嘛，我不说了。”接着她说：“你坐车上，前面都是好路了，咱们走快一点。以后别这样跟我怄气了，我不就晚到了一会儿吗？”静子瞪了她一眼，撇着嘴说：“哪里是只晚到了一会儿。”小红说：“那还不许我玩一会儿啊！你每天在妈妈家里都可以玩，我还要帮我的养父干活！好处都让你占走了，你还生气。”静子见她气了这才收敛起脾气，过去劝她说：“好了嘛，我不气了，你也别气了。”两个人才又和好了，乘着明月清风回家去了。等二人回到家，吃了饭夜就深了。

这些漫长又孤独的夏天的夜晚，给了这些独居的老人一个相互取暖的机会。因为待在闷热的小瓦房里难以入眠，人们睡不着就卷着席子，铺到院子里的葡萄树底下乘凉、打牌。等到夜深倦怠回房歇息，也给了这些老头老太太们走错房间进错被窝的一个理由。大家心照不宣地这样做着，期待着，等夏天过去，冬风卷走一个一个老人。又复夏天，葡萄树下。这一年的葡萄成熟时小红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了一件事情。

这一天吃完了晚饭，杨富就出去打牌了。小红刚吃完饭，就嚷着要睡觉了。她和静子躺在床上聊起没见面的这些日子各自发生的事情。小红说她有一次在街上看见了她读一年级时喜欢的男孩，那个男孩现在转



去了别的学校。

静子说：“就是下午放学我在操场上等你的时候，还看见我们学校最帅的那个男生。”

小红说：“那下次你要带我看看。”

静子说：“那我也要看看你喜欢的男生是什么样子的。”

小红接着说：“你知道吗？男生和我们女生是天生长得不一样。”

静子说：“我知道什么地方不一样。”

小红说：“什么地方不一样？”

静子说：“我们长大了以后会流血，但是他们不会。”

小红补充道：“我们还可以喂奶，他们也不能。”

静子说：“我们可以留长头发，但是他们不能。”

小红说：“谁说的！古代的时候男的就可以留长头发。”

静子说：“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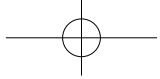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接着她们又聊到了其他的事情，聊着聊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小红说她现在知道了一件很舒服的事情。静子说：“什么舒服的事情？”小红说：“我教你。”接着她就把手伸进了静子的内裤里面，像按手电筒上的按钮一样反复让它开、关、开、关……按摩了一会儿以后，小红问静子：“怎么样？舒服吗？”静子说：“还可以，不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然后她们又躺下，继续聊了一会儿月亮星星、古装剧里漂亮的女孩的头饰，两人就都睡着了。到天快亮的时候，静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电视里一个男演员，在同一个漂亮的泳池里游泳。虽然她叫不出来他的名字，但她能感觉到他的温柔像水一样包围着她，他珍视着她的可爱和小心。她毫不费力就可以在泳池的上方像海鸥一样弄出好看的浪花，她像个公主一样被他的爱意和绅士风度给包围着。正当她沉浸在那种娱乐包装出来的，远离了肮脏的街道、丑陋的老人、面粉和为了一两元钱在人群中争执的母亲的梦幻世界时，她突然惊醒了。那种一瞬间



惊醒的感觉来自下身，她感到有人在摸她的下体。那只幼小肥嫩无知又可爱的手，像一个正在等人入睡而吸食人精气的魔鬼，正一点一点把她撬开。

她知道那只是小红的手，她和她一样期待知道她身体里的那个秘密通道里，到底通向什么地方。她很羞愧，她想让小红住手，但是又不想让她知道她已经醒了。这样的话，她们俩就得共同面对这个问题了。于是她转过身去又故意打了几声呼噜。但那只手又伸了过来，从她屁股后面。她感到她的一截小手指插进了她的那个地方，硌得慌，就像便秘时有什么东西拉不下来。要是能放个屁就好了，也许能把小红给熏走。因为难受，她又翻了一下身子，开始和小红脸对着脸。外面的天已经逐渐开始亮了，风吹动窗帘飘过来一阵栀子花的香味儿。静子没有心情欣赏，她只感到自己身体里有一个部位，现在正在另一个人的手心里握着。小红早早就醒了，眼圈底下泛着一点儿青色，脸颊有一些微红，她闭着眼睛抿着嘴巴，虽然面无表情。但她能感到她也有点紧张。静子有一点想哭，但又十分漠然。她被人摸过了，她还是不是个纯洁的姑娘了。她还算是处女吗？也许她这辈子都不会有人喜欢了，想到这里她突然有一点绝望。她喜欢的那个叫佳俊的小男生，如果知道了她被别人这样了，一定会嘲笑她吧！想着想着，那只手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她的身体里抽离了出来。她感觉自己邪恶极了，不再值得任何一个人喜欢。她也震惊极了，但又感觉到一种超然和冷漠的心情。这种心情也许来自那个半大的，堆满了各种垃圾、废品家里，也许来自街上那些看到她衣着破旧的人的敌视，也许就来自这个布满了各种琐碎的生活用品的房子里。女人天生来要做什么呢？生孩子吗？她突然感到了这个世界对她所有的敌意和侵袭，她害怕极了，忍不住地发抖。此刻在她身旁的妹妹却像一个完全没有发生任何事儿的人一样睡着了，还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而她又无法恨她的，那样一个从小就被父母给抛弃了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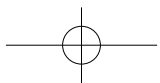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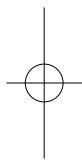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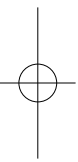
她睁开眼看了看她，并且知道自己往后的日子都将要被这一只抓



住了她的寒冷的手所困惑。小红的脸还是孩童般的，皮肤细致匀称，一点点光照在上面，映着她脸上细小的绒毛，可爱极了。要是时间能倒回到昨天晚上就好了，等不到人她可以回家的。静子顺着照在小红脸上的光，朝窗外看去，感到太阳从未有过的苍老和陌生。栀子花的香味儿溢满了整个院子，那肥硕的花朵洁白而美丽，但跟她好像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窗子外面还有几只鸟儿在叫，叽叽喳喳，悦耳动听，它们在说什么呢？

在太阳以外是什么呢？

静子开始想起了那些古老久远、折磨着一代又一代人，但她之前从未在意过的事情……





短制五篇

何小竹

青楼

水月问妈咪，张先生没有信来吗？

妈咪说，没有。

水月说，都是我的错。

妈咪问，你何错之有？

水月说，是我把他逼得太狠了。

妈咪笑了笑说，还真是你的不是，哪有你那样玩的？

水月看了妈咪一眼，自己也嗤笑着低下头去。

妈咪从椅子上起来，坐过床去，揽住水月的肩，问她，你们真是那样做的？

水月含羞地点了点头。

妈咪说，你们读过书的人就是板眼多。哪像我们，叉开腿，抱着吼几声作数。

水月说，看妈咪说的，像是在笑话水月呢。其实，非是故意要装那个什么，只是要个公平，凭什么我就要先给他弹琴，他就不能给我作诗助兴？

妈咪说，作就作吧，怎么又作出别扭来了呢？

水月说，都怪我，把他逼得狠了点，开始还行，后来就不行了。



妈咪说，怎么个行法，怎么个不行法？

水月嗔怪地推了妈咪一下，用手捂住脸说，妈咪还真的是很闷骚的呢。

妈咪笑着说，就算是吧，你说出来让妈咪也开开眼界。

水月说，说可说，但妈咪不能笑。

妈咪郑重地把右手按在自己的左乳上，发誓说，不能笑。

水月说，好吧，那我就说了。不过妈咪还要保证不会把这事再说给别人。

妈咪又把右手按在左乳上，说道，我保证。

水月点了点头，便开始说起他与张先生之间的那个玩法，即：他只要写出一首好诗，她就给他一次肉偿。写不好自然就不给。

开始还不错，张先生总是写好诗，总是如愿以偿。但是有一天，张先生突然就写不好了。按约定，是可以叫他走人的，但她容忍了。她说，诗虽不好，但还可努力，这不是肉偿，是鼓励。第二次，张先生又写了一首烂诗。她说，看在你曾经写过好诗的份上，再鼓励你一次（张先生，要加油哦）。然而下一次，即第二天，张先生拿来的诗更加惨不忍睹。她说，这样的烂诗，我没法再容忍了。但张先生自己把衣服都脱了，哭着求她无论如何也要再给他一次鼓励。她又答应了。但她说，这不是鼓励，是怜悯。

妈咪问，那之后呢，他写出好诗来了吗？

水月说，没有。那之后就再没见过他人影儿了。

妈咪叹息一声，可怜的张先生。说不定他现在正躲在哪个破庙里写诗呢。

这时，门外有人叫妈咪。妈咪便出去了一会，转回来时面带喜色，对水月说，外面有人抱了一大本诗来了，你要不要见一下？

水月问，是张先生吗？说着从床上站了起来。

妈咪说，不是张先生，是街对门的那个王秀才。

切，水月瘪了一下嘴，坐回床上，对妈咪说，叫他滚。



皇宫

他们告诉我，整个天下都是我的。我将信将疑，因为我并没见过天下是什么样子。他们不让我走出皇宫的大门，理由是皇上就应该待在皇宫里。为了证明天下确实是我的，他们便每天拿一些奏折来让我批阅。写这些奏折的人都是我用圣旨派往天下的巡抚和总督，但我却从没见过他们。如果不是这些奏折，我确实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我有时也想从他们奏折的字体上去猜测他们的容貌和个性，但这样的猜测总是很模糊的。奏折的内容千篇一律，读起来很乏味，无非是这里需要粮食赈灾，那里需要白银修筑河堤，我一般都用朱笔在上面批注两个字：照准。

除了批阅奏折，我在皇宫里别无他事。皇宫很大，但我能随便去的地方并不多。就算要从上书房去慈宁宫(母后住的地方)也得先经过文书交涉，然后兴师动众地起驾，前呼后拥地出行，短短几分钟的路程，却把人折腾得够呛。如果还想擅自去后宫走一走，见一下某个自己喜欢的妃子，更是不可能的事。后宫住着三千个据说都是为我而准备的女人，但我能见到的不足百分之十，其余的到死都见不上一面。每天黄昏，他们就端一个木盘进来，木盘里倒扣着他们推荐的女人的名牌，我随机翻开一张，他们就把被翻到的那个女人送来。有被两次翻到的吗？有，但这几率太小，小到是一种奇遇。我一生中就有过这么一次奇遇。那是在我四十岁的时候，仅隔一年，我就第二次翻到了她。我很激动，我知道这次之后再要见她一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除非她怀孕生子，成为贵妃，但这又是小到近乎奇迹的几率。为了与她长相厮守，我提议带她一起逃出皇宫。她被我的提议吓坏了，跪在地上请求我饶她一命——不，饶她全族几十口人的命。我说怕什么呢，到了外面就是我的天下了。但她还是哀求着，让我死了这个心，不然她就一头撞死。我打消了私奔的念头，与她两手相执，彻夜长谈，直到雄鸡破晓，才依依作别。

在明知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也要求过再见她一次，但不出所料，被



他们以不符合规制的理由拒绝。为了表示抗议，我也懒得朝和批阅奏折了。满以为这样他们就会妥协。但他们安之若素，好像没我这个皇上地球照样能转动。差不多十年过去了，连我自己都快忘记自己是谁了，有一天，他们捧来一个奏折，说是十万火急，这次我必须亲自批阅。我也不想再跟他们较劲了，就接过奏折看了一下，原来是边关告急，蒙古人的铁骑已越过了长城。我不仅没有惊慌，反而喜上眉梢，这可是逃离皇宫的绝佳机会。于是，我要求御驾亲征，并强调说，这符合规制，我的祖父就这样干过。但还是遭到了他们的反对，理由是，这样一来我跟皇后就成了两地分居了，有违人伦。我说，那把皇后带上一路，不就解决了人伦的问题？他们又把母后搬出来，说这样会造成母后身边无子女的状况，是大不孝。其实母后并非我亲妈。她是我叔叔（也就是先皇）的老婆，因为跟我叔叔没生儿子，就把我抱过去立为太子，叔叔驾崩，我就继承了皇位。看着这帮蠢货，我知道要彻底制服他们就不能按套路出牌。于是我下了一道圣旨，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替皇上领兵出征。他们一下傻了眼，没听说过皇上自己给自己下旨的。我说，听没听说那是你们的事，但圣旨不是假的，我不接旨就是抗旨，抗旨就是死罪，你们把我杀了吧。

我终于出了皇宫。坐在马车上，看着眼前壮阔的山河，我问皇后，你高不高兴？皇后向来端庄贤淑，尽管此时愁容满面，但回答问题却十分得体。她说，你高兴就好。

碉堡

张哥在碉堡里上班，张嫂感到很自豪，平常说话的声音就比陈嫂和刘嫂大。

樊先生从山西运回一座日本人留下的碉堡，钢筋水泥的。他先把碉



堡切割成若干块，装上卡车运回四川，再拼接、复原，耸立在建川博物馆门前。看过的人都说了不起，不是碉堡了不起，是樊先生了不起。

张哥带着张嫂做的窝头进了碉堡，吃午饭的时候，张哥拿出窝头分给兄弟们吃，兄弟们都夸奖张嫂长得漂亮。

朋友朱亚宁，小说家，三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小说，写一个工程师奉命去前线修一座碉堡，一个建碉者的故事。但我忘了故事的情节，只记得是一个卡夫卡式的荒诞故事。

朋友路不平当年读了朱亚宁的小说，便把自己的房间装修得像一座碉堡，唯一的一扇窗户被缩小成一个机枪眼，路不平就蹲在这枪眼的后面看外面过往的人群。

有一天，上司来巡视碉堡，对张哥说，听说你太太大大的漂亮？张哥很惶恐，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就对着上司傻笑。上司说，张君，你的笑是大东亚共荣的大大的体现，我要带一瓶好酒去你家庆贺。

樊先生说，日军投降后，仅山西境内就遗留下一千多座碉堡，这只是其中的一座，我连碉堡上长出来的那棵树都运回来了。

我又回想起朱亚宁小说的一点情节，建碉者在建碉的过程中陷入了迷茫，即：建碉的意义何在？其实就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终极思考。

上司借着酒兴，当着张哥的面，把张嫂按在床上米西米西了。张哥虽然在哭，但看上去却像是在笑。张嫂的叫声依然比陈嫂和刘嫂的要大。

樊先生说，在实际作战中，碉堡并发挥不了多大卵用，因为碉堡不是坦克，它不能动，不能主动出击，只有被动挨打。

张哥那天带着张嫂做的窝头去碉堡上班，结果上司对他说，已经接到天皇命令，我们无条件投降了，你可以回家了，沙扬娜拉。张哥原封不动地把窝头带回了家，对张嫂说，以后你不用给我准备午餐了。张嫂一听就哭了，俺们的碉堡没了。

樊先生说，存在决定意识。



茶馆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成都茶馆》。书中有一章专门介绍了“吃讲茶”的风俗。这是过去的风俗，现在没有了，或基本没有了。过去，也就是所谓“旧社会”，旧到民国，乃至清朝，四川存在着一个叫“哥老会”的帮派，简称“袍哥”。关于这个帮派的来龙去脉这里就不详述了，你只知道这是一个很厉害、很有势力的民间社团就行了。帮派里说得起话的人，被称为“大爷”，或“舵把子”。那时候，四川人起了纠纷，都不愿去衙门打官司，而是请一位袍哥大爷到茶馆里来一起喝茶，双方各自申诉，袍哥大爷给予评判和调解，最后输理的一方除了向对方赔礼道歉，还得把茶钱付了，这就是“吃讲茶”。民国时候有了法院，曾明文禁止在茶馆里吃讲茶，有事到法院解决。但人们还是习惯了去茶馆，请袍哥大爷“吃讲茶”。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某一天，回龙场的袍哥大爷何万龙早早就来到了茶馆里。但今天，他不是作为袍哥大爷被人请来吃讲茶的，而是作为纠纷的一方，请了伏龙场的袍哥大爷张新龙来为他和朱老七之间的纠纷吃讲茶。事情的起因是，朱老七过年时找何万龙借了一百斤谷子，拖了大半年没还，但何万龙又把朱老七的老婆王氏给睡了。纠纷点就在于，何万龙依然找朱老七还谷子，而朱老七认为，你睡了我老婆，两清了。何万龙说，我睡你老婆是你老婆自愿的。朱老七说，我借你谷子也是你自愿的。何万龙说，你借我的谷子有你打的借据，我睡你老婆你拿出凭据吗？各位父老乡亲，这当然没有凭据。朱老七便指责何万龙是仗势欺人。于是，便请了伏龙场的大爷张新龙来吃讲茶。

论袍哥辈分，张新龙与何万龙同辈。但这几年何万龙有点走下坡路。先是经营的榨油坊不景气，后来拼着老本做的一单鸦片生意又被人半道给黑了，乡长的官职也丢了，场面上自然就被依然还是乡长的张新龙压了一头。所以，张新龙出来说话，他不得不听。张新龙说，其实



这个讲茶没必要吃的，万龙你睡了人家老婆，虽说那婆娘也是自愿的，但毕竟是睡了，难道还抵不了一百斤谷子？而且，你可能也不止睡一次吧？何万龙赌咒发誓，只睡了一次。张新龙摆了摆手说，就算只睡一次，你万龙人大面大的，还好意思开口要那一百斤谷子？何万龙说，我的境况你也是知道的，家里也没多少余粮了，这兵荒马乱的，我有一大家子人要吃饭啊。张新龙点了点头，表示理解。又对朱老七说，你有借据握在人家手头，而你手头又没拿到他半张凭据，这官司就是打到法院，你也是输。朱老七说，那他睡我老婆就白睡了？张新龙说，你要不服气，也睡他一次老婆。何万龙听到这话，也惊呆了。他一拍桌子，没见过有你这样吃讲茶的。朱老七却偷笑了一下，说，我倒愿意睡，就是人家婆娘未必看得上。都知道何万龙现在的老婆是原配过世后新娶的，年轻，漂亮，还在洋学堂读过书，朱老七算是有自知之明。张新龙说，万龙你生啥子气，听不出我这是玩笑话吗？何万龙说，有你这样开玩笑的吗？话是这样说，但心里的气其实已消了一半。他明白，张新龙这个玩笑是在替自己圆场，你朱老七不是不服吗？不服你去睡回来呀，谅你没那个本事。最后，张新龙做了一个调解，朱老七借人谷子该还，但鉴于何万龙睡了人家老婆，虽无凭据，但也尽人皆知，所以得有点表示，借的谷子打对折，只还五十斤，其它的不多说了。

几天后，朱老七背着五十斤谷子去何万龙家，才知道何万龙已被新来的政府抓走了，很可能判死刑，罪名是反动帮会头子，横行乡里的恶霸。但朱老七没赖账，还是把五十斤谷子还给了何万龙的老婆。后来有人说，朱老七还谷子的时候趁机报了何万龙的一睡之仇。对此，朱老七没承认，也没否认。倒是他老婆王氏瘪了瘪嘴说，就他那个怂样，睡得了吗？打死我都不信。

这个故事我没写进《成都茶馆》，但它有可能就是茶馆里最后一次吃讲茶的故事。



#实验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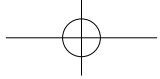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刘教授，但人们都叫他刘巴普，这源于他的研究领域，即生物(主要是人)的条件反射机制。大家都知道，“条件反射”的理论鼻祖就是俄国生物学家巴普洛夫。所以，也有人叫他刘条件或刘反射。但我们还是叫他刘教授吧。刘教授最近建了一个实验室，专门研究男性勃起的条件反射机制。实验设备是利用AI技术构建的一套数据处理系统，系统的前端是一个信息采集器，说白了，就是一个摄像头。终端是一根用仿生材料做成的管子，里面布满了细如毛发的数据线。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将各种图片拿给摄像头看，然后观察管子的反应。

根据巴普洛夫条件反射原理，图片不一定是色情图片，甚至不限于人的图片。它可以是一棵树，一朵花，一个湖泊，一扇窗户，一瓶香水，乃至一只手表。总之，一切与女人相关联的图像。实验是秘密进行的。但他的好友，大学同事，中文系的王教授(他平常喊老王)知道这个秘密。有一天，老王来到刘教授的实验室，问他实验做得如何？刘教授说，没反应，看来人类对图像的敏感度越来越低，近乎麻木。老王下意识地看了看那根管子，笑了笑说，你可以在摄像头那里再加一个麦克风。刘教授是个聪明人，他一下就懂了，是想读小说给它听？正是，老王为自己的指点十分得意。装上麦克风，但读什么呢？刘教授充满期待地看着老王。老王拿出手机，搜出一段文字，递给刘教授。《红楼梦》，那宝玉刚合上眼，便恍惚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荡荡随了秦氏，至一所在。你先拿这个片段试一下。刘教授对着麦克风读了一遍，那个管子没啥反应。刘教授说，是不是我的声音不对？普通话不标准，还有点沙哑。他让老王再读一遍，你普通话好，有朗诵功底。老王说，那我试一下。读完，看那管子，还是纹丝不动。再试试这个，老王又在手机上搜了一段《洛丽塔》。来个外国的，老王说。二人又分别读了一遍，老王还别出心裁用四川话读了一遍，管子还是那根管子，像一条猪儿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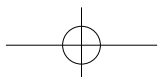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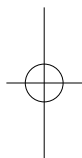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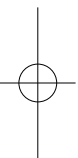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软绵绵地躺在那块蓝色的绸布上。难道文字之于勃起的想象功能也已经失灵了？刘教授手脚冰凉，内心沮丧。但老王不甘心，读首诗再试它一下？刘教授说好，你来。老王便手机上先搜了一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刘教授有点疑惑，这个合适吗？老王说，根据我多年的研究，这首诗带有浓厚的性暗示。好吧，刘教授说，还是你来读。老王迟疑了一下，是用陕西话还是河南话？想了想，还是普通话。诗比较短，老王故意拖长了音调，当读到“待到巴山夜雨时”，那根管子似乎轻微地动了一下。犹如一线曙光，刘教授要求老王再找一首诗来读。鉴于这套基于现代人心理而设计的AI系统其古典文学的感受力不是那么强，老王说，试试现代诗。老王长期待在校，对现代诗的了解到徐志摩为止，便选了一首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据说，徐志摩写这首诗的时候，自己是动了感情，起了反应的。老王提上一口气来，声情并茂地读完了这首诗。很遗憾，管子完全无动于衷。

自从刘教授建了那个实验室，便经常夜不归宿。刘夫人特别火气大，这他妈还是夫妻过的生活吗？有天晚上，她终于忍无可忍，穿着一件吊带睡裙就直奔实验室而来。刘教授刚刚用一段网上下载的视频做完实验（结果还是失败），正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哪个？还有哪个，我。刘教授迷迷糊糊同时又是惶恐不安地开了门。好在刘夫人进门后并没直接扇刘教授的耳光，而是在室内四处搜寻。我们可以理解为她在怀疑实验室里藏着一个与她性别相同的人，也可以理解为她对丈夫的工作环境感到好奇，包括洗手间的门她都推开看了一下，最后将目光锁定在那张工作台上。一只笔记本电脑，这个不奇怪。电脑的右边连着一只摄像头，这个也不奇怪。奇怪的是，电脑左边连着的那根管子。是个什么鬼？刘教授张开嘴，却半天说不出话。确实，要给不是从事科研工作的妻子解释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实在是太难了。妻子见他不说话，自己坐下来，好奇地摸了一下那根管子，软软的，凉凉的，有点似曾相识。偏过头来，突然看见电脑屏幕上自己披头散发的样子，



吓了一跳，原来自己正对着那个摄像头。刘教授一直战战兢兢地站在妻子背后，提防着她下一步可能出现的非理性行为。突然，他叫了一声，兴奋地后面抱住了妻子。妻子挣扎着，老刘你发什么疯？老刘语无伦次地指着那根管子说，你看你看。妻子看过去，看见刚才还躺着的那根管子，现在竟莫名其妙地竖了起来。





室友

蔡心格

收到他的消息，在凌晨两点，她感到有些意外。消息中大致传递出的信息是问她是否睡了，没睡的话是否愿意去他家坐一坐。她对着消息呆滞了一会儿，揣度其中的意图。他是她从前的室友，当时他们一起住在租界一幢老旧的洋房中。她住在一楼一间由客厅改造的卧室里，空间大概13平，隔音很差，基本早晨六七点就会被周围老居民的声音吵醒。对于睡眠状态极差的她来说，无疑是比较致命的影响，但她也只能无奈地宽慰自己这就是所谓的生活气息。他住在二楼，他的卧室相较她的而言要温馨许多，空间上大小差不多，但布局上整洁干净，另外他养了一只猫，也多了点活络。不像她，时常死气沉沉的，桌上地上凌乱堆着衣服首饰和书籍。

谈到衣服，那会儿她大学刚辍学，迫切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使自己能够存活下来的同时还能继续写作。关于辍学这件事，如今她已经很少提及了，无非是由于当时骄纵的心性和诸多冲动因子导致的结果。不可否认，她心中始终有对文学的绝对热忱，但这种东西总也不是嘴上说说，眼下的状况就是她几乎亲手断送了自己的前途。父母方面的态度是管不了也放弃对她进行近一步的理解了，其他人皮不痛肉不养的祝福也好鼓励也罢都被归为飘渺的“追梦”二字。有时候想想，连她自己也觉得怪可笑的。总之她卖起了衣服，卖衣服这件事也不是刚做起来的，要是追溯也可以追溯到她高中毕业第一次复读那年了。再说到复读，她甚



至复读了三年，为了那所权威的院校，她性格中的执着快达到极致了。再多也就不说了，如今提起，也不过就是成长历程中的一块偏大的石子儿。权威也早已在她心中消解了意义，或者说，她早已超越了“权威”。

往往她躺在床上，看书，或是对着天花板发呆，考虑着生存和活法。无限的空无遮盖掉她，使她几乎没有起床的力气，她不敢拉开窗帘。住在她前屋的还有一个老太婆，看样子应该有七十多岁了。老太婆总是坐在屋门口，紧盯着她和楼上室友的一举一动，似乎年轻人某种程度上侵犯了她仅剩不长的生命。即便在房间里，她也无法完全放松警惕，经常的，她会听到自己放在房间门口的外卖被故意踢翻，汤洒在地上发出的轻微响声也会被她敏感的神经所捕捉。准是那个老太婆，果然，老太婆的身影隔着并不完全遮光的窗帘来到了院子跟前。她一边用本地方言骂骂咧咧，一边笨拙地从晾衣杆上收下衣服。突然敲门声响起，她感到惊恐，但一下子又从床上弹起身子，把门打开一条缝，看到老太婆凶神恶煞地站在打翻的外卖旁，尖声喊着晾衣杆被调换了位置。“要不是没有摄像头，我肯定要告发你。”她恶狠狠地用手指指着她由于在床上躺得过久而肿胀的脸。她有些不知所措，显然晾衣杆调换了位置这种事不是她干的，她哪有那个心力和功夫去调换那玩意。她首先为自己的被冤枉辩解了几句，但老太婆不听，越发凶狠地咒骂起来，完全处在自己不可撼动的逻辑里。于是她只得道歉，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然而道歉也不起作用，老太婆显然只是为了挑毛病，找点事骂人。她急了，情绪竟突然有些崩溃，但是活着，她仍然想不明白，难道活到这种岁数就会是眼前的老太婆这种样子？她差点也破口大骂起来，但又努力抑制着，心里不断对自己说别计较，也许这是老太婆唯一彰显自身存在感的方式了，她的能量在减弱，不要计较了。

终于，老太婆骂累离开了。她关上门，坐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脸色灰黄暗沉，和朋友圈里那些鲜亮的少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她知道多数时候她展现出来的状态都是假的，实际上，她是这样的，快被



迷茫击溃了。然后她泡了一杯咖啡，想让脸消消肿，化个妆，捡起地上的衣服准备拍到网上去换点钱，毕竟房租也快到期了。

和楼上的室友不知道是怎么逐渐熟悉起来的，刚搬来的时候他帮助过她。将一些重物从门口搬进房间里去。然后交流了几句，得知了他跟她竟来自同一个家乡，甚至是同一个县城的同一个区域。但他不在家乡已有好多年了，总的来说这算是奇妙的缘分。他看到几个沉重的箱子里装着许多书籍，看着她一本本不无爱护地将它们往桌上垒，便猜测起她的工作。然而这不好交代，她迟疑了一会儿，掩饰说刚毕业还在找工作。然后他们又简单交谈了两句，他便上楼了。

偶尔她出门没带钥匙，会给他发消息让他下楼给她开门，她总是丢三落四的。时常麻烦他使她感到有些歉疚，她就决定在自己为数不多有心情做饭的时机多做上一点喊上他一起吃。由于她的房间太乱，她有些羞于展示，跟他商量后，他们就把饭菜端到他的房间去。这时候她才了解到他是一名音乐编辑，主要做的事儿是为一些商场或其他空间选音乐。他的桌上有两台电脑，还有一台放黑胶的唱片机，和一台似乎是调音器的玩意。他告诉她，自己的工作相对轻松，一周只用上三天班，其余时间基本呆在家里，有时有空夜里就去一些场所放点音乐。一开始的交流她还是会有点紧张，毕竟他谈及的许多这个城市的玩乐场所她都不了解，像都市生活的局外人，却不是该嚣张玩乐的年龄段该有的样子。但是后来，紧张得到了稀释。也许是因为她察觉到即便他言语的内容主要涉及玩乐，但言语背后却总传递出某种缺失。或者再细致一些，她发觉他房间的窗帘也总是拉拢着，等到天色暗下来就点一盏昏黄的并不亮的灯。他有一辆自行车停在一楼他们共用的卫生间门口，除了上班的那些时日，那辆车几乎也不怎么离开那个位置。

真正建立联系是在一次散步。那天他的心情像是不错，主动来敲了她房间的门邀请她去附近的火锅店吃火锅。然后她就收拾了一下同他出去了，经过大门的时候自然还是受到了老太婆的监视，等到他们走离



大门很远了，还发现老太婆跟着探出头来盯着。终于他们松了一口气，一并抱怨起老太婆平时的作为来。吃火锅为他们俩提供了更多相互了解的机会，关于家庭关于生活背景和现状。她终于确认了她的判断并没有错，他确实不那么开朗活跃，或者直接说是孤僻也不偏离准确。他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就离异了，母亲带着他的哥哥出国生活，父亲重组了家庭，而 he 就被寄养在姑姑家。一些细节在描述时隔着火锅的烟雾被模糊掉了，他喝了一点酒，在半遮半掩的羞赧中像抓住了什么似的倾吐了不少东西。也许是老乡的缘故，使他感到坐在对面的她能够迅速理解到家乡那套坚不可破的价值观和如今生活产生的冲突带来的巨大压力，又或者，他也接收到了来自她的并不安全的低沉的气息。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同盟。

然后那天晚上她终于敢于打开自己房间的门将乱七八糟的状态展示给他看。她把衣服收拢了一下腾出了一块位置，他们坐着一起分享买回来的几瓶酒。他的倾吐并未结束，从火锅店的家庭状况开始聊到了情感状态。她喝的也并不那么清醒了，只听到他提起他的前女友，长得很漂亮，总之是他十分喜爱的带出去都会被朋友夸奖的长相，让他特别有面子。从他们在一起初期热烈的性生活说起，到后来他逐渐开始规划未来，准备接手家里安排的生意，再然后，她醉醺醺地听着，有些记不清了，总之是分手了。“以前我对爱情的要求就是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做爱很爽，现在觉得有想法也很重要。”她被他这句似乎是恋情总结的话逗乐了，捂起嘴咪咪笑起来。根据他的描述，她有数自己肯定不是他所喜欢的女孩的类型，当然，不必说，他也并不是他所中意的能够产生同一维度交流的人选。从而即便感到当下的氛围有些微妙，也确定并不能产生什么效应。她边笑边继续听着，墙壁上有一块白色的投影布，是她平时看电影用的，此时投射出两人的影子，这个房间头一次显得有些生动起来。她拢在一边的衣服也受到了关注，他意识到了目前她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这些衣服，就提起了自己房间也有好多衣服，是从前的收藏，一



些潮牌中古T恤什么的，立马要拉她上楼拿出来给她瞧瞧，让她帮忙卖掉，收入多余的部分倒又能一起吃顿火锅。

她起先有些不情愿，考虑到自己的状态，她十分清楚自己对卖衣服本身不抱有任何热情，无非就是硬着头皮换点钱的活计，如今要帮他卖掉这些闲置的衣服等于无端给自己多加了一点负担。要是卖的不好显得自己像个废物没什么能力，卖的好的话倒还说的过去，只是怕以后他不会再来麻烦她帮他卖更多的闲置。但是没法想那么多了，她只能接受下来。为此，第二天她特地正式地收拾了一遍房间，把那些衣服摆放得整整齐齐，还出门去花店买了一束向日葵放在花瓶里当作装饰，努力将他的衣服拍摄出最好的效果。结果，卖得确实不错，这批衣服大致上都卖了出去，她把钱转给了他，那天她也感到十分高兴，似乎为自身的存在感到了一些价值，是自住在这儿以来的头一次。他们又一起出去吃了一次火锅。

除此之外，她对生活与存在的思考仍然在延续，只是每次当她的思索到达了几乎就要找到一个出口的地步时一切又会轰然倒塌折返，难道真的没有一个融洽的解释？偶尔像帮室友卖衣服那样所获得的价值感根本支撑不了她的活，她为那些解不开的困惑焦灼和痛苦。当他向她问起“你觉得怎样才是做艺术？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要做艺术或者你现在正在进行的写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就只得沉默，她确实还没想清楚，没法给出答案，更没法把潜藏在自己心里的她觉得不同于大部分她所见识到的人的那种意念呈现给他看。即便她尝试周旋着给出一点解释，最后都落得一个尴尬的结局。“算了算了，大家都是这样的，都挺困惑的。”然后这个话题就被终止了。

转折的阶段大抵要从她接触了禅宗开始，当时在她阅读了不少有关禅宗的书籍后，可能是天意，她去找了一个网上认识的人，想要同他交流探讨从而突破一直堵塞着自己的东西。如今想来，那个人也算是修道路上的其中一个上师了。回来之后由于身心都处在对自我和世界的解



构之中，她失魂落魄得像个幽灵。她赶紧给她的一位好朋友发了个求助的消息，希望她能来陪陪自己。这个好朋友是她的初中同学，从高中毕业之后显然在认知上已经同她分岔太远了，但她仍然把她认作是自己最亲密的好友。也许是因为她是个念旧的人，总之她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连接，再说，这位朋友刚巧也正在附近。在异乡，在这个城市，在那一刻，她甚至算得上是她的亲属了。对于她的到来，她不无感激。

朋友去买了一些酒，在此期间她六神无主地在房间转圈，不时又蹲在地上拿着手机划个不停，她觉得她马上就要死了，这段时间没有出口的那些思考全部汇聚在一起汹涌着到了顶峰，她着实要承受不住了，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听说她还有个室友，好朋友在买完酒回来后就拉着她一起去了楼上室友的房间。

“你实在过于单纯了，谁真的愿意跟你交流你那些什么艺术什么你那些我也不懂也不会说的想法呢？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我估计对方就是想睡你，见的人多了就知道了。”她朋友的语气里带着点教育般的指责。她感到极为羞耻，想不想睡的什么她不在乎也几乎没有心思去注意，她仅仅只是想得到一些同一维度的交流。她不敢提及那个词，纯粹？她居然连在她亲密的朋友面前也不敢提及这个词了。为了显得自己不那么落魄，她慌乱地从塑料袋中掏出酒来，打开，灌了一口，然后也递了一瓶酒给坐在电脑前听着她们对话的室友。她哭了，不停的捻鼻涕擦眼泪。

屈辱使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偶尔她竭力想为自己辩护几句，“难道真的没有……？”她的辩护以这样的反问开头，但似乎，所有的这些反问在她的朋友面前都显得孱弱不已，眼前的朋友几乎拥有那种“成年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上的权威，连年长几岁的室友都显得完全处在下风了。她的朋友越讲越激动，甚至称得上亢奋了，或者说她感到她的朋友在谈起这些时是有些得意的。这使她感到颇为不适。她想到了楼下住在她屋前的那个老太婆，仿佛在这样的时刻她朋友的存在感也得到了极大的提



升。她要求自己冷静，即便她的脑子还是哄闹作响乱得快要炸裂，至少她止住了眼泪。然后她真的不再说话了，听着她的朋友和室友却在放松的闲聊。关于她朋友家族里的生意还有一些经过的男人女人们的事情。有那么一瞬间，她怀疑自己真的得去死了，或者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可笑的事实，她最好别再去思考那些问题了，最好学着像她的朋友一样保持体面和光彩。

那种巨大的崩溃再次被她活生生吞咽了下来，她陪着她的朋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来。她想，她还是应该把她的朋友照顾好，她把仅有的一个枕头让给了她，然后把被子往她朋友的方向扯了一点。很快，她的朋友沉沉睡去了。她知道她的朋友是个好人，但和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人，只是折磨她的就是这个某种程度。经过这一夜后，她又在房间里躺了好几天。她仍然为她朋友那些靓丽的照片点赞，为那些明确所需的存在感，她觉得她的朋友（她还是需要加上这个某种程度）是想的比她通透的。楼上的室友也没有来打扰她，一切好像又恢复成了刚搬来时候的样子。

最终仍然是她的室友敲开了她的房门。“要不上楼一起看个电影吧。”他说。然后她就套上衣服默默跟了上去。他介绍了一部带有恋物元素的元电影，这部电影他已经看过了，但估计是出于他对这部电影有别样的感受，他决定再和她一起看上一遍。有时，他会按一下暂停键，向她分析起电影中的配乐，有时也讲点自己的想法和理解。听着他提供的那些理解，她竟有些感动起来，她想，这样的时候对他来说应该是不多的，但也不知道这一猜测是否是一种自作多情。然而，这电影对她来说还是无聊了，她感到有些困乏，几乎要昏睡过去。

他似乎察觉到了她的困乏，便让她到他的床上去躺一会儿休息一下，说是等她醒了再继续把剩下的部分看完，这期间他可以先忙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她的第一反应是有些忌惮，她觉得，自己和室友的关系还并未松弛到这个程度，更何况，从更实在的层面来讲，也还并未排除掉



有产生单纯情谊外的因素的可能。不过她还是决定信任这张床，而且没有人可以侵犯到她要是她真的不愿意遭到侵犯的话，她根本就有自卫和拒绝的能力。想什么呢，若对方单是出于好意，她觉得这样的心理活动似乎有些冒犯了对方的意思。她爬上了他的床，意外的，这张床竟十分柔软舒适，至少跟她自己的床相比是更有床的感觉的。猫从地板上蹿了上来，匍匐在她的胸口。她看到，他的床头有好几盒和她相同的治疗失眠的药物。不过很快的，她闭上了眼。闭上了眼之后，这个房间以外的声音突然变得响亮清晰起来，穿刺进她的耳中，在她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又是这样，她几乎快放弃对一种正常睡眠到来的期望了。还是说，她的身心都不够放松？始终有什么在警惕着。就这样过了一會兒，她听到了室友从椅子上起来的声音，然后他向床靠近过来。“往里面躺躺。我也有点累。”他说。她本能地往里面挪动了一点，故意没有睁开眼睛，一动不动的，身体的反应好像是更僵硬了。

时间似乎过去了半小时，也许没有半小时，也许只有十分钟，但对她说来着实足够漫长了。她的困乏不仅没有得到舒缓反而裹上了一层防御般的敏感。

“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突然把身子转向了她。

她仍然一动不动，但是睁开了眼睛看着天花板，她感到不知所措。

“我没有其他意思，就是能不能抱你一下。”他又轻轻说了一句。

这一回，她即便再有不确定也点了点头，说了句“可以。”

然后他的手臂搂了过来，迟疑了一会儿，她也尝试慢慢地把手环过去搭在他头发的部位，她几乎闻到了他身上的气息，是轻微的香气，但香气又能代表什么。她突然想到自己昨天晚上并未洗澡，这使她产生了一点难为情的想法，但很快又隐去了。只是抱一下，又有什么呢。

“有时候只是想抱一抱人，抱一抱猫也会好一点。”他在她耳边说。

她几乎又要流出泪来了，她明白他的意思，他们不去提那个词，但是显然他们都感受到了，那种感受那么深切，那么不可躲避，她几乎要



流出泪来了。于是她松动了一下身体，重新调整了一下姿态，这时候他们靠的更近了。

也许过去了十分钟，但也有可能是半小时，她觉得足够了，需要起身了，再延长这个动作似乎某种隐秘的连接就会减弱了。“我下楼拿个东西。”她说，然后她就起身离开他，下了楼。

不久后她就搬离了那个地方，主要的原因是夏季一楼的房间里闹了跳蚤，她的腿上被啃的到处是包，奇痒难耐，再者她实在有些忍受不了前屋老太婆对她无事生非的挑剔了。搬走的那天室友刚好在出差，她就没有和他告别。

如今距离那段日子她已经又经历了两次搬家了，中间也发生了许多的事。关于她的那些困惑可以说是大致解开了，这跟时间无关，或许也有关。但至少，后来她对照反思，在这样一段小单位的时间里就得到了质的突破是难得的，这时候她已经能够学着让自己活得向好了。

不久前她也收到过一次室友的消息，情况是他也搬离了那个地方搬进了新家，邀请她来他的新家吃饭，顺便有一批闲置的衣服想让她再帮忙卖一卖。收到消息时她是有些高兴的，高兴的是他还能记着她，至于衣服，她也不担心了。这期间，她开了一家服装实体店，收入也算不错，帮他卖掉那些闲置对她来说也不增添什么负担了。不过那次由于临时有事，她并没有去。

现在她在凌晨收到这条消息，第一反应是他是否在情感上失意了，急需陪伴？在这个城市他是否没有更亲密的朋友了？毕竟他们之间有过那样的情谊，就是那种隐秘的连接。家中还有一瓶白葡萄酒，她想着能拎上酒去和他喝上两口，顺便看看他的新家，就回了消息答应过去。

他的气色看起来比原来要好，他引她上楼，介绍他的新家。他的新家非常漂亮，房租也是之前的两倍，他一个人住着，非常宽敞。她在沙发坐了下来，把拎着的酒也放了下来。她还是有些疑惑在这个时间点叫她来是为了什么，但看样子倒真的不是由于什么情感问题。他们俩喝起



酒来，他开始谈起他有一段稳定的恋情，事业上辞掉了原来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团队和工作室，最近接了一个不错的项目想要向她介绍介绍，听听她的意见。

“我哪里懂你那些项目呢？”她大笑了起来，但不像原来那样紧张局促了，面对她不甚了解的事情，她感到自己也能够轻松地应对了。她对这个世界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不仅如此，她对自己本身也有了基本的认识。再然后，就是她和这个世界的连接。存在感，存在，她感到自己是明白的了。

“你看起来就像是会很会赚钱的样子，我看你的朋友圈也觉得你的状态不错。最近在做什么呢？”他拿起酒杯跟她碰了一碰。

“开了家服装店，还是在写作。”她回答道。

他没有再问那些关于怎样才是做艺术，写作又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了。她猜想他根本也不真正在乎那些的。也许那些问题只有她才是真正在乎的，但也不必再拿出来和人交流讨论了，只要深藏在心底就够了，其余的，学着和别人一样过下去就行。

“你那个好朋友呢？就是之前来过我们那儿的胸很大的女的？她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懂得很多很成熟。”他突然问。

是这样的，她的判断还是没错，“她准备出国了，她确实是在世俗层面上很成熟。”她回答了他，话一出口才意识到自己说的有些多余了，“世俗”这个词没必要提及的，事实上大家都一样，什么世不世俗的，每个人隐秘的那部分也许都在，只是她提前想要识破它罢了，难道有什么差别吗？

“那就够了，够用了。”他说。然后又谈到了他的团队最近组织的一些活动。“这周六，我们要去一个空间放歌，有空夜里来玩。”他向她指出了一个玩乐的场所，她突然记起这个场所他曾经向她提过，那时候她对这些场所都不甚了解，如今也已经相对熟悉了。她答应了他的邀约。再然后，他们坐着一起看了会儿电视。他的猫还在，蹿到了她的腿上。



她抚摸着那只猫，同时那瓶带来的葡萄酒慢慢也已经见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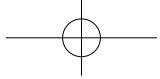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已经是凌晨五点，她感到该走了，没有其他值得聊的了，就起身跟他道别离开了。

在回去的路上她思索着，有一个词突然又在她的胸口浮现。纯粹？一段时间内她觉得一些人的思考，仅仅只停留在存在感上，这是她的猜测，比如她的那位好朋友，又或者她的室友如今也可以归在这一类中。而她呢，她思考的或许是存在。那是更高的维度吗？也不必这么说，倒不如说是不同的维度，这大概就是某种程度的清晰化分解。如果她的写作只为存在感，她大可以去做点别的。赚钱？这岂不是能获得存在感的更好方式吗？她相信她有能力去赚钱，那她为什么还要写作？这无外乎是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因为她绝望过，在空无中沉浸过，甚至和其融为一体过。而关于存在，我们不能穷尽它，不能没有“感”，不然（当我们只（存在））我们就会死去。写作，这炙热作为她的感植入进她的活，她仰赖这种感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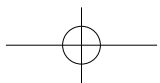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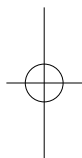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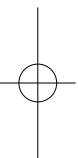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很快到了周末，她拾掇自己前往了室友邀请的那个空间。远远地，她看见他站在那里，手里端着一杯酒，身边围绕着一群朋友。她走了上去，和他打了招呼。他向他的朋友们介绍她，“这是我曾经的室友。”他说，又补上了一句“是一位编剧。”她为他的介绍感到有点吃惊，因为她根本不是。但很快的，她明白了过来，他只是出于好意在用有一个有属性的身份为她冠名，就像初次见面时他猜测她的工作，而她掩饰着回答“刚毕业还在找工作”那样。她心中有数，不在乎，也无意于多说，就自然地朝他们笑了一笑，然后转身去吧台买酒了。

喝酒之后她的状态很好，尽情地在舞池中扭动着身躯，比所有人都放得更开，看起来几乎是最快乐的一个。不过一阵子过后，酒精使她有些眩晕，舞池中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她也有些跳累了。她觉得今晚她享受的差不多已足够，就又准备独自离开了。

在人群中，她找到她的室友，他显然也是晕乎乎的样子了。她主动



给了他一个拥抱，并在他的耳边说“我喝多了，先走了。”说完，她感受到了一个吻，他的室友在他的脸颊处轻轻亲了一下。然后她就转身走了，从人群中穿过去，来到了外面的街道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抵消

蔡心格

我想我是彻底明白了一些事。在今晚，这是别样激动又别样伤感的一晚，首先是激动，然后这种感受熄灭了之后，我有些害怕起来，或者也不是害怕，没有害怕的必要，害怕被消解了。那么就是伤感，呈现为落泪，以及呼吸，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呼吸。最终，我的呼吸感受到了我。以及我的牙洞，那是在左边的那排牙齿的倒数第二个位置，我不断的用舌头去舔它。原来我的牙齿很健康，确实很健康，但在现在的舐舐之前，已经经历过一次填补，那是在老家的一间小牙医诊所。我讨厌牙医用的冰冷工具抵在我嘴上的感觉，尤其讨厌工具被操作时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使我神经衰弱或者说紧张，需要拼命用理智压制它，才不至于推开牙医直接站起身子甩动四肢癫狂起来。现在，我控制不住的用舌头去舔那个位置，用石膏糊上去的非本齿的部分已经被我舔的脱落了，那些细碎的粉末混在口水中，慢慢地被我咽下去，然后我继续去舔，触碰裸露出来的牙床，甚至舔得渗出血来，但我无法停止，很难控制，很难将其从我的注意力中移除出去。除此之外，我相信我的基因中是没有容易蛀牙这种性质的，那么这个唯一的蛀牙是怎么回事？我清楚地记得它的由来和发生。

那是在我复读的第二年，我在浙江金华一个叫东阳的地方，那个地方有许多的复读学校。我所在的学校在一片相对荒凉的厂房区中，由两栋楼房组成，一栋是宿舍楼和食堂，一栋是教室。我并不去上课，我



认为我没必要去上课我也不想上。我多半躲在宿舍的床上，拉上床帘然后阅读，又或者写日记，我靠这样的行为活着。偶尔，到了傍晚，我会逃出去，通过观察保安的举止，我插空在他同周围人闲聊时逃出去。穿过厂房区到了有商场的地方游荡，我会买一些酒，或者独自吃火锅。独自吃火锅使我可怜起自己，我不能点太多的菜，不仅吃不完我也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必须吃火锅，不然我觉得我仿佛让自己过的太惨。同时我已在策划一场相对大型的逃离。我的前女友已经去上大学了，在成都，但是她不再理我，那时候我并不明白她不理我的原因，也许是她承接不住我的感，那些感对她来说是无法消化的，她在自保，选择致我于不顾，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某种内驱力使我非要去寻找她，我并不考虑后果，事实上又有什么后果可言呢，我只是必须去找她，这是挡不住的。我还有一点钱，但没有很多，只能买一张火车无座票，我觉得可以，越是让过程显得艰难，我越能穿越过去，抵达终点，不可能有什么能够使我放弃。然后我去便利店买了一张塑料小板凳，等待着天色暗下来。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将我送到了车站，我看到一些民工躺在地上睡觉，有些坐在椅子上，也有和我一样带着板凳的。当我进入站台，已经是深夜。是什么使我站在了这里？我才想起现在正是查寝的时候，我可能会被发现在场，或者这种情况会被我的父母知晓。但那是一种空荡的感觉，有风从皮肤上吹过，我觉得这些跟我都没什么关系，这些对我不造成真正的干扰，反正不会死的，死了又如何呢。我只是必须踏上这趟行程了。我在火车过道上，找到一个位置放下板凳坐下来，我感到头痛，我还有一些酒，可以喝上几口，但最好不要喝多了。我应该睡一会儿，但是板凳太硬太凉了，我无法睡着。手机快要没电了，但我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去查看它呢？不断地去确认一些跟我无关的信息是为什么？终于我感到我必须买一只充电宝了，不然一切将很麻烦。我买了一只充电宝，我觉得这钱花得挺麻木的，我有许多钱花得都很麻木，我也被骗过很多钱，我觉得麻木本身使我不去计较许多。眼前穿过一些用开水煮



泡面的，还有一些啃馒头的人，他们看起来很辛苦，相对我来说我觉得他们陷入了仿佛一辈子辛苦的境况，但我的属于当下的境况，我相信是无论如何能脱离的，只要我想。

漫长的两天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然后我到达了目的地。事实上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前女友我的到来，对她来说这一定是荒谬的，她会被吓到，甚至有点恐怖。但我最终见到了她，她显得很陌生，她抗拒我的触碰，我也感觉不到我触碰了她。而我要求她能陪我一晚，她推脱，她无论如何不肯陪我一晚，我打了一辆车，我无法将她扯上车来，车门被关上了，我的衣服夹在了外面，我再打开车门，再关上，她的背影留在身后，就看不见了。第二天我仍坚持不懈要求她陪我一晚，她仍然推脱，但她似乎再没有力气抗拒我了，她似乎输了，我有一种强制，这种强制使她必须跟随我，她几乎是，我怀疑，掩护着她即将崩溃的内在。那是一张上下铺的床，她不肯同我睡觉，我便爬到上铺去，她在下铺。我能够感到她已经睡着了，而我没有，即便如此劳累，我仍然无法入睡，我的神经高度紧绷着。水龙头滴水的声音灌入耳朵，以及我认识到了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但我无法参与进任何除我之外的事中。天渐渐亮了，我爬下床，我企图靠近她。我在她的身边躺下，我想要吻她，她似乎醒了，睡眠似乎让她的状态变得通畅了一些，她看向了我。如果只为这样的瞬间，我觉得这些跋涉都是值得的。似乎是，她主动吻了我一下，我感受到了。后来直到我离开，我仍然是坐火车离开的，突然感到我的牙齿，左边那排的倒数第二颗牙齿仿佛空了一块，这使我有些震惊。我为这猝不及防的蛀牙感到震惊。我想到，我的前女友是易蛀牙的体质，难道是因为接吻的传递？我迅速打开手机查了查，接吻是否会传递蛀牙，当时查到的结果是会的，是有极大可能的。这让我有些难受，来自他者的某种性质侵入了我，而不是我自发导致的，即便是前女友，我觉得也并不应该，总之我有些难受，甚至非常难受。除了这颗牙，其他牙一直保持着健康的状态，这颗牙呈现了一种诡异，没办法了，外化



出来了。我曾深深地如此想要将一个人纳入“我”之中。以前我把这称之为爱，但如今我早怀疑这是否是爱了，但我当然也可以肯定地将其称之为爱，从我出发的爱，那么强烈以至连牙这坚固的质都能在一夜之间呈现这样的败坏。

或许这两天我真是有些疯了，我在一间狭窄的屋子中书写这些，这些语句从我的内部浮动出来，昼夜已经变得模糊。我不想见到光亮，但如此持续下去我必将发疯。我走出屋子，来到空间稍微大一点的地方坐下，从手边拿起一本书翻了翻。那是西蒙娜薇依的一本书，真不是时候。我很快陷入了其中，很快感到十分窒息，那是比我在狭小的屋子里舔舐牙洞更紧张的窒息，时空几乎凝聚成了一个点，在成为十字架凌驾于我，那是一种绝对，不是，绝对不能用一种来形容。我被压制，为了突破，甚至生出幻觉来，这种幻觉几乎使我以为自己成为了她，这是可能的吗，这是不可能的吧？这或许是可能的，我相信在我的机制中善占领了绝大部分基础，但我的活着使我需要摩擦力，就像我在冰面上无法走路那样，我需要善恶的依存来使我活下去，但那绝对对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我是如此想要突破它，这使我甚至可以送死，但我真的想死吗？或许说这种想要突破的欲望就是一种恶，它维系着我的活。我的语言还在逐渐丰满，我的语言使我逐渐认识到一些事物，我的语言使我逐渐能够解释些事件。我的语言先于我，然后我的行动在随后跟上，然后我真正领悟了些什么。我真正领悟了吗？我靠近真理了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能说出一些东西，走在路上，那是其他孩子不能办到的，走在路上，我将把路过的人叫个遍，我为他们背诵诗歌，那是怎么做到的，我的父母为我喝彩，然后奖励我一些零食，一瓶酸奶什么的。他们以为我理解了什么，我懂得了什么，只因我说出了什么，但事实上是并不的，我的理解在随后才能跟上，我发觉了这个。我给我的两位朋友发了连串的消息，一位朋友在我认识的人中智识领先于他人，另一位朋友是精神分析的好手。第一位朋友是个女孩，我觉得和她相比我更像男性，



我离中性更近。她很快回应了我，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帮助。有时候我会请教她一些问题，她在解答的时候我认为我只能大致地捕捉到，我认为我们对一些语词的定义和一些语言的使用有很大的不同，也许我们说的是一个意思，总之我们在对话，我们意识到了对方的思想，我敢说我也意识到了她的，但确实没法陈述。第二位朋友没有回应我，我发现他总是这样，他只有察觉到我恢复理智了才会回应我，或许是由于他很清楚我又陷入了什么，且我能自己走出来，他是很清楚的，对于他的清楚我也很清楚。所以当他没有回应我，我就闭上了嘴，然后把书扔了，冲出去，站在天空下抽烟。我再次想起我的前女友，最近我们在网络上又有了一些接触，我从她的语言中感知到她似乎也不同以往了，但很遗憾，她总是说不出来，或者说她始终在语言上被我压制，她无法表述清楚她的意思，这种错乱使我厌烦，从前我们时常因此进行争论，现在我们互相理解了对方，语言世界，她有诸多无奈，不必说，我们要走的路已分岔太远。为了真实表现这个世界，我想她必须遵从她的意志行动，而不被这作为介质的语言，或者生动点说，首先不被我所影响。

然后我又想到了一场革命，我把它称作一场革命，这或许有些夸张了，但自我出发无外乎是一场革命，最终以失败收场。失败是不错的，如今我认为没有成功的必要。那是在大学刚入学的时候，我经过三年复读终于草率上了一所大学。我认为无论如何，我都应该遵从些什么，按照那所大学的方式生活下来。但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一种自上而下的操作在当时使我尤其不解。学校要求我们每天早上和每天下午在规定的时间内在校园内的道路上扫落叶。那不是秋天，那是夏天，落叶是有，但也不多，且每日在学生们清扫之前已经有专门清扫落叶的车对道路进行了清理。也就是说我们无非是被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内做无用功罢了，当时我认为那是一种“无用功”，相对来说，因为它中断且干扰了我为自己安排的活动。多数时候我致力于阅读和电影，扫落叶的行为无疑在浪费我的时间。但起先，我保证，我是装作听从安排



的，甚至比其他学生做得都还要认真一些，我不表现我的心态，我让一切看起来是妥帖的，是我甘愿顺从的样子。但事情终究发生了。那是一个下午，我在扫落叶，突然感到有些饿了，一整天不知道由于什么我没吃什么饭，我于是遵从饥饿的本能放下扫把，去小吃店买了一块鸡排。那是一块鸡排，我边吃边继续操着扫把扫起来。然而嘴巴的嚼动受到了察觉，一个学姐，是一个学生干部，立马大声朝我呵斥，“扫落叶时怎么能吃东西？记过处分。”我听到了，抬头看了她一眼，这句话在瞬间就激怒了我本身的不情愿，我扔下扫把直接走了。在离开的途中我顺手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控诉的动态，我控诉这样的行为是形式主义的滥觞，不仅浪费时间简直无聊透顶，没有任何人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条动态引来了诸多学生的围观，他们纷纷留言点赞，那使我似乎看到了希望。首先出于自私我实在不想再扫落叶，借此机会最好推翻落实这个事情的体系。

我在校园路上游荡，平复情绪后来到了教室上晚自习。我坐在最后一排，我总让自己坐在最后一排，不必引起他人注意的同时能够自己看看书。那天我带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本有些厚重的书，阅读的样子看起来似乎需要些庄重。正当我陷入其中，是的我总是容易沉浸，前面传来了莫名的声音。“鸡排”两个字又灌入我的耳中。是下午那位学生干部学姐，她显然带着她自认为该有的威严，站在讲台上盯着我，她把下午我在扫落叶时吃鸡排的事向同学们陈述了一遍并要求我作出下不为例的保证。我从书中语境被硬抽离了出来，然后我冷笑，这是一个直接的反应。然后一种能量几乎如火山爆发般要从我的体内喷射出来，我拍案而起。我想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不愿意干扫落叶这样的破事吧？有谁同样也不愿意，站起来看看，一起推翻它就好，反正我是不会再扫了。我提高音量对着讲台上的学姐说。当下，这使我感觉很好，我认为这几乎是一次顺理成章的推翻。然而当我说完这句话，很快发现没有任何人搭理我，教室里格外安静。甚至，似乎有些碎语在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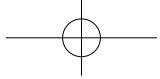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骂我是个不安分的傻逼。这使我有些难以置信，难道下午在朋友圈引发的众人的骚动是假的？还是说这帮人都虚伪的可以懦弱的可以？我又将自己置于不合群的一种孤绝之境了。辅导员从后门进来，靠近了我的位置，她喊我的名字出去谈话。我的脸涨的通红，由于愤怒没有出口，我抓起我的书走了出去。难道我会妥协？别以为谈话能使我妥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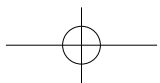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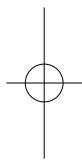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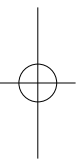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自觉有事可干，辅导员对我说。这个制度自办学以来已经延续了好多年，岂是你说推翻就能推翻的？下午发的那条朋友圈你自我感觉很良好吧？既来之则安之，能不能做到？我几乎想要破口大骂，同时我听到教室里传出了一些议论，类似不想读别读了啊，来这儿了装什么人上人啊。我觉得这帮人没救了，他们被规训得太好了，或者说他们只能安于这种规训，这是挣脱不了的。但我不允许自己如此，几乎想也没想，我就说我要退学，我放弃了这帮人，显然我是不适合这里的。之后就是一段来自校方的劝说和安抚，而我不可能听。

在我毅然决然离开之后，才开始面对一种绝对的“无用功”，面对我自己对自己的规训。我的形式主义的滥觞这才正式开始了。烟抽完了，抽烟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了。我意识到，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的，也许我真是个挺傻的人，在那个学校，我放弃的那帮人也放弃了我。除我拥有自讨苦吃的能量，其他我不知道，我甚至开始主动扫起落叶了，一边扫落叶一边念叨什么是爱，一边念叨什么是爱一边扫起落叶来。

我回到屋子坐下，重新写了起来，鉴于我的年轻，我还无法做到奉献我的生命，我仍难以归位，只能把能量集中到这里来，也许这是我的使命，我感到这仿佛是我的使命，写作，这始终是一个人的事，这世上有什么能够容得下我，除了我？屋子外有些年轻的醉鬼在尖叫，不知是对着大地还是对着某个对象，爱而不得也许使他痛苦，叫得那么大声，几乎进入了我的耳朵，进入了我的陷入，不过他还有酒，酒能带给他一些迷幻，这样他投注的爱的对象就溶化在了酒中，并不需要那个对象的



出现他就能获得满足。等到第二天醒来再重复同样的作业，直到他厌倦了这样的爱。但始终，他可以换一个对象，换一个可以溶化进酒里的对象，这同样也被称作爱。不过此时，我注意到他的尖叫和我的写，这是同步发生的事件。恍惚间，他的尖叫替换了我的写，我写出的似乎都被他叫了出来。我想我彻底明白了一些事，也许除我之外的人感知不到这种明白，又或者能够感知到。我激动得几乎要叫他闭嘴，同时我伤感万分，一切相互抵消。





你的左手

陈希我

1

我爱死了你！

你在我背上，我感觉到你的重量。但也并不重，就像老棉被盖在身上。现在觉得重了，都用丝棉的了。但我嫌丝棉被被子轻蓬蓬的，盖着跟没盖一样，人老是不踏实。人是需要压力的，小时候看电影《创业》，里面有句话：“并没有压力不出油，人没有压力轻飘飘。”还真是。如果不是行李重量限制，此次去东京，我会带一床八斤老棉被去。好在很快有了你。

“重信……”我哼你。

我的喊叫从我的发帘间隙发出。长长的头发蒙住了我的脸。我已不在乎它撩花我的脸了，只感觉它让我窒息。我也不在乎窒息，只在乎你的气息。你的气息在我耳边，从耳后到耳前，从耳轮到耳根。你舔我，你的舌头像蛇，让我害怕。但又渴望。你的舌尖湿湿的，把我的身体濡得湿漉漉。我是有洁癖的人，每天要洗澡，我刚洗完澡，又被你搞得脏兮兮的。又要去洗。想到要爬起来去洗，简直不可能。从这床到卫生间的距离，简直就是不可能抵达的距离。即使心想去，脚也不能走。我的腿没有力气。我的腿并没有被你压着，你又着腿，并没有压在我腿上。我的腿虚空着，我渴望被你压住。但难道被压住了，就会生出力气吗？



就像被扎上绑腿去行军一样。

我把腿移动，去钻你腿下。你好像明白我的意思，把腿虚抬起来一点，我的腿就钻进去了。两条腿都钻在你腿下，然后顶上去，招呼你用力压。你又明白了我的意思，把腿正正压在上面。你真是善解人意。

最善解人意的是你的手。你的手给我按，按摩是通透全身的。你坐在我臀部，我预感着你的手的出现，像上帝要降临一样。我身体迎接着。你的手总是首先降临在肩膀跟脖颈交接处，按下去，一抓，窒息。我要死了。上帝啊，带我走吧！我愿意把生命交给你，你拿去好了。我渴望你拿走我的命。

但你没拿走我，而是从上到下撕拉下来。解放军从北到南，摧枯拉朽，解放。我的脖颈与肩膀是渴望的，但接下来的部位未必，是被你攻陷了。你的手是铁骑，不，铁骑速度太快了，是坦克，强有力又缓慢地从我身上碾过。那缓慢简直就是为了产生更大的力量，宣扬暴力，像秀肌肉的阅兵，我就是这么强大，就是占领！不要！不要！我喊。但我喊不出来。但那手也停住了，好像听到了我的叫声。停顿，但压力仍在，只不过是停在一个点上，而这点不使我痛。我苟延残喘。我感觉你在瞅着我，看我的表情。我的表情一定一塌糊涂。你应该满意了，我能够想象你翘了翘嘴角。但我无能为力，我已经溃败了。我像一个蓦然看见神迹的孩子，张大着嘴，样子可笑。不，是面对着又消失的新天地，怀想。

原来并没有希望你解放我，但你来了，开辟了我一片新天地。这都不是诱惑，虽然有诱惑的一面，但主要是靠强攻。所以快感是不期而遇的，然后产生了奢望。渴望再来一次艳遇，再来一次。希望你的手再回到这个部位来。你的手游来游去，令人捉急。要熬到再回来。但你的手游到另外的地方又激起新一处的快感了。但这边还在等待着。人真是贪得无厌的动物。

不知贪了多久。一次次，没有个够，无休无止。你的手干涩了。奇



怪之前你的手虽然暴戾，但却很润滑。现在真的干了，倒像是你为我辛劳付出，被我榨干了。不只是我付出了疼痛的代价，你也付出了生命的牺牲。你为我做，为我做到手干，手疼。我的疼痛算什么？你是纯粹的疼痛。你完全可以不做，又疼，又累，又总是在睡醒的慵懒的时分，这时候我自己都不愿意动一下，却让你为我做。

“我去拿精油！”你说。跳起来。你竟然能跳起来，真是精力旺盛。螳螂一样的腿。我们专门备着精油，是你为我备的。

你跳下床，赤着脚，跳跳地跑向卫生间。你一丝不挂，是为我扒光了的。但你蹦蹦跳跳的，浑然不觉，是一种傻乎乎的可怜。胸上小赘肉使你显得更瘦骨嶙峋，而你却浑然无知。

你很快就回来了，跳上床，一下子就架在我身上。我的腰被一冲，好像要断了。但我没有说，我怕坏了你的兴致，也打断了我的享受。反正还好，你总是这样，要坐哪里就坐哪里，我也适应了。我理解你为什么必须坐我腰部，因为你要按我的脖颈，手才够得着。或者说，手才能够使得上力气。抹着精油的身体是很难使上力的，滑溜溜的，手在皮肤上，就好像在溜冰场上一样，不使劲煞住就轻飘飘溜过去了，甚至了无痕迹。精油凉凉的，难以聚集你的能量，你的情感，你的爱，所以你得加倍使劲。最使劲时必须翘起臀部，我就是在这种当口腰部压力缓解了，于是能够集中注意力在你手上了。又感觉到你不带劲。

你也对自己不满。你爱我，你能感受到我的感受。你也不满于自己无法施出爱意。你终于用全身力量压在我身上。这是一种全方位的碾压。有移动，但无论你身体上下还是左右滚动，我都在你压力之下。无一处可以逃遁，是一种无一处空虚的舒服。我被你碾得服服帖帖，像一片稿纸。这片稿纸眉页企图挣扎着抬起来，上面写着：“重信，房子，房子……”



2

你全名叫重信房子。但我总叫你重信，好像叫唤一个男人。这是延续最初我对你的称呼：重信さん。你是我访学学校的同事。我获得了一个国家课题，课题的题目是《日本“近代的超克”的现代变奏》。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有300万人民币课题基金。这使得我有能力申请去早稻田大学做访问学者。反正日本方面不给费用，由中方负责，很快就批了。国内很多学者就是这样到国外玩一阵的，或者发展一些人脉资源。但我是认真的，我真想做出成果来。我也相信人到日本，能够有很多收获，毕竟“超克”问题当初是在日本发生，这问题其实一直影响着日本政治，日本是研究前沿，研究语境在那里，至少吧，人到日本，能够搜集到国内所没有的资料。我懂日语，九十年代我曾经在日本留学，不像那些人，只是在国内考考外语，未必有阅读文献的能力。

最初见到你是在学部一个讨论会上。我只是客人，坐在角落。这使得我能够观察所有的人。即使发言者背对着我，日本人说话身体一般是不动的，但我仍然可以从肩胛骨的微动，判断其情绪。你就背对着我，而且是正背着。最初给我印象是你那个短发。这种年代还剪短发，而且毫无烫发迹象，我首先想到的是女学生。在街上见到那些高中生，她们都是原始的发质，单纯，但有时也觉得不够美。尤其是她们“耶——”地集体喊起来的时候，简直就是不加修饰的小丫头。有时我寻思，这些女孩到头来是怎么被调教成那些说话都捏着嗓子的妇人的？但你并没有捏着嗓子说话。当然，你是知识分子，不像日本普通人那样拘泥。知识分子天然叛逆，世俗世界里的日本人，把头发整理得一丝不苟，但他们很多就顶着一头蓬松的头发。男知识分子如此，女知识分子也不少如此。但日本知识分子说话仍然是外柔内刚的，除非有意要刺激公众，才去说些冒犯的话。在这种场合，说冒犯的话是不合时宜的，发言者都会竭尽暧昧，但又溢出着自己的意思。但你明显不是。你虽然身子也不怎



么动，但你的肩胛骨在剧烈抽动，并往上提。这时候，因是短发，发脚下露出的那两根筋就分外明显了。你的发言绝不暧昧，直截了当。但你发言完，还是照礼仪躬了一下腰，脸侧向两边分别致谢。我瞥见你的侧脸，竟然是很有点肉的脸，而且貌似还很柔媚，短发的前脚像杨柳一样一拂脸颊。

由于主持人最后也叫我发言，我就说了几句。你于是知道了我。“中国人？”会后你直接走向我。我面前的是一个跟我原来观感完全不同的女性，简直就是邻家女孩。当然，说女孩不对，已经三十多岁的样子了。后来我还知道你已经结婚了。但看上去就像还没有结婚一样，没有日本女人结了婚后的那个主妇样，妈妈样。

最初我确实没觉得你有母性。

“是。”我回答。这完全是应酬性的，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她的问话也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吧？不是在会上已经介绍过我了吗？日本人之间，很多时候问答都是寒暄的。当然精巧的他们渐渐地已经在这种无意义的寒暄中，把自己的用意棉里藏针地藏在了里面了。但你并不是这样，你单刀直入：

“你对‘近代的超克’感兴趣？”

我不敢说，这可是敏感的话题，特别我是中国人。当年日本侵华，一些日本知识分子为军国主义背书，提出了“近代的超克”理论。这绝对是“政治不正确”的。但扪心问，我就真的愿意用“政治不正确”一棍子把它打死吗？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来日本研究这个问题？要说警惕当今日本军国化，我也不信会成为事实，中国国力已经今非昔比。那么为什么我要对这问题感兴趣呢？再说，我的课题为什么那么得到国家课题基金的青睐呢？

但仍然可以把你的问话当作一种寒暄，只要回答“是”就行了。至于回答“不是”嘛，就有点自讨苦吃了，必须解释为什么不是。“是。”我回答。



“那你对‘五五年体制’怎么看？”没料到你竟然又问。这问题大了。“近代的超克”问题在战后重新被提出来。近代，是日本的划分，按中国的划分，“近代的超克”提出的一九四二年也已经是现代。一九五五年，“近代的超克”被重新提起，伴随着的是“五五年体制”。这里有个关键事件，就是朝鲜战争，在中国称为抗美援朝。朝鲜战争，作为战略物资后方，战后日本跟美国实现了旧金山媾合，从美国的占领对象变成了美国盟友，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而且因为提供战略物资掘到了第一桶金。中国在意的还有，日本一些“二战战犯”以日本正值用人理由被释放，右翼分子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某种意义上，这影响到了当今的中日关系。这问题太敏感，我不想去淌这浑水。我推说有急事要先走。

我走在前面，不料你跟了上来。你说也要去车站。我一时失去机灵，没有推说我要坐的不是JR线。但也没用，那坐的是哪条线？按你这做派，也许会这么问我。我一定说不出来。对早大附近的交通，我不是太熟悉。当年我在东京，活动区域是三田一带。不过我也不是对你多么逃避，你热情，对我这个外国人，一个中国人，你这么热情，我是受用的。你给我带路，让我想起我当年刚到日本时向日本人问路，他们往往会直接给你带到目的地。那是温暖的记忆。但现在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东京的时候了，甚至，我对东京太熟了。正想着向你说明我不用带路，被什么猛地拉了一下。原来我差点撞上一辆车了。当年在日本，十分注意交通规矩，但后来回国，呆久了，过马路又我行我素了。这不是斑马线。但你倒也没拦着我让我走斑马线，后来我知道你也是不走斑马线的。你只是比我注意看左右来车。是我们的错。但汽车也停住了，司机在向我们鞠躬，又让我们先走。我正不好意思，你拉着我的胳膊大大方方就走过去了，只抛出一声对方司机根本听不到的道谢，像随口呼出的气。

我倒真向那司机认真道谢，回着头。这边又被你拽着往前走。我才注意到自己被你抓着，是你救了我。我也向你道谢，你摇着手指表示不



用来这一套。

我才感觉到手疼了。你抓的部位有我的伤痕。三十年前，我在经过长安街时被车撞伤，留下了伤痕。只是平时小心不去触它，它好像不存在。我已经养成了不去碰它的自觉，但这下被你碰到了。痛。我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它仍然还会那么痛。但我没表现出来，免得把你给吓了。

后来我才知道，你就不是会被吓的人。你大大咧咧。从做派上说，我好像更像是日本人，更有女性的细腻，你则更像是粗放的男性。但我也承认，抓住我的那只是有着女性感觉的，这毕竟是一只女性的肉手。当然，正是因为是女性的，所以抓得我敏感，生疼，又在疼痛中产生一种酸楚。我起初以为这是常态，旧伤被唤醒，疼痛中就会带着酸楚，那是一种淡淡哀愁之下的回忆。回忆是抽象的，回忆的是过去的东西，但我没料到这不是回忆，而是现实，它是具体的，你的手感一直在我伤口上。

难道我是对你产生了性幻想？但我对性没有兴趣。五十多岁的人了，什么没经历过，还在乎经历活塞摩擦？那么难道仅仅兴趣于你的触摸？中国人对身体接触是敏感的，但我心里对触摸是拒绝的。这应该追溯到我的父母，我父亲对母亲有暴力行为。他也不是我的父亲，我父亲被他害死了，然后，他娶了我的母亲。这种传奇的事就发生在我的家庭里。但人家都说这不是真的，我的父亲就是我的亲生父亲，但我就是会这么想。我觉得母亲太可怜了。不仅可怜，她也不争气，她竟然不反抗，她乖乖地当父亲的妻子。也就是说，我的母亲是被父亲强奸的。小时候，每当看到父亲把母亲压在下面，我都恨母亲为什么不反抗。她完全可以把父亲掀翻的，按我有限的力学知识，她完全可以成功。她那么痛苦，她呻吟着，但她就是忍受着父亲的残暴。可笑的是，父亲欺负着母亲，还婴儿一样搂抱着母亲。是婴儿一样的，我自己就是这么抱母亲的，或者说，是想这么抱母亲，但父亲这么抱母亲，我就不想了。我不抱母亲，也不接受母亲的抱。我从来不提母亲，学校里写作文，同学们



把祖国比喻成母亲，我从来不。我也不接受母亲的抚摸。据说小时候没有得到母亲抚摸的孩子不够聪明，我就不够聪明。至少我性格上有缺陷，倒不是固执，而是懦弱。

我害怕被抚摸，长大了仍然如此。以至于我至今没有谈恋爱，更谈不上结婚了。我过着不切肤的生活。但其实我骨子里是渴望被抚摸的。但只是骨头，或者还有体内器官，心、肺、肝、胃、肾、膀胱、前列腺都渴望被抚摸。但它们被人体最大器官皮肤包裹着，控制着，藏娇，不到万不得已，它们不会被看到。只有皮肤被看到。当然还有外露的器官，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还有时而看到时而不被看到的生殖器。它们被皮肤包裹着，它们被看到的是表皮。表皮聚拢了我的骨肉，构建起我与世界的物理边界，以至于心理边界、文化边界。皮肤定义了我，就像香蕉皮定义了香蕉，还有，饺子皮定义了饺子。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懂得饺子，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都是香蕉的黄皮。我承认，我所以去日本，不仅因为我的课题，还因为去日本能够让我适应。我所以选择这个课题，难说没有中国与日本同为亚洲国家的原因。

日本电车站连着商场，常有食品推销员用牙签挑着一小块食物，请顾客试吃。那些食物被推销员用牙签插着，举在手上。我完全可以不去吃它，但会觉得是隔着牙签，没有关系。其实牙签是很短的，推销员的手离食物是很近的，而且食物伸向我嘴巴时牙签必须稍加放平，汁液会流，虽然是流向推销员的手指尖，但很容易感觉到会回流到食物上来，卫生与否倒是次要，这就成了我跟那手接触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会退出嘴来。我会更加食欲勃发。对方是男推销员，感觉并不会产生改变。所以这跟性无关，只跟皮肉有关。我跟皮肉保持距离，但我的皮肉其实是虚张声势的城堡，我的骨头是空虚的国王。我其实渴望被切肤，所以你的手切到我的身上，我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3

如果我没有来日本，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中国女人很难主动出击，日本女人会。但也许应该说，是你这种女人。但你是怎样的女人呢？外表上，典型的日本女人。再一次见到你时，你穿上了和服。那是在伊豆大岛，同事们约好五月“黄金周”出去度假。如果单是度假，我未必会去，但说是学术研讨。虽然不是正式研讨，但会还是开得很正式的。到了“二次会”，就自由了。又难免有点黄色内容，就你一个女的，你大概觉得无聊，又不好呛大家，毕竟在日本嘛，日本女人这种尴尬我是理解的，你就找我说话。不知怎么的，话题又转到“近代的超克”。也不奇怪，这不就是我的研究课题吗？只是中国学者出来，表现出的是到处抓人脉资源，我也不能说没有开拓人脉的企图，只是我生性慵懒，这让你觉得我是纯粹的人了。

我仍然不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你直接说中国就是“超克”的受害者，别听日本人说得好看，什么“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

“但也许早期有所不同……”我说，其实仍然是想化解你的尖锐性，因为此时问题已经谈起来，其他人也都注意过来了，我只能用化解问题的尖锐性，来达到逃避的目的。“早期不是有北一辉嘛，他应该确实就是想跟中国联合……”

“他是法西斯主义者！”你说。

“说是这么说，但其实最初也并非……”

“他后来在‘二二六’中被杀，是他该得的下场！并不荒诞。虽然他曾经提倡日本跟中国联合起来领导亚洲，最终却死于兵谏侵略中国的事件，但其中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宋教仁被刺杀，他对中国失望了，于是反过来连中国也要打。这就是右翼的法西斯主义的必然逻辑。我倒很想知道中国怎么看这问题？”

“这我不太清楚……”



“那么对‘近代的夸克’在中国语境呢？你们怎么看这问题？”

“我是搞学术的……”

“那么在中国学术语境中呢？”

你步步紧逼。

“客观吧，学术是客观的……”

“有客观学术吗？”

你的态度跟其他日本学者不一样，并不认为学术有客观性。而其他日本人，也许跟相对主义思维方式有关，再加上当今时代确实混沌不清，日本人说出的观点往往首鼠两端。

也许因为你是女性，其他日本人并不奇怪你的纠缠。他们反过来看，看着憋红了脸的我，打趣道：

“重信房子可不是好对付的哦！”

我才知道你叫重信房子。你怎么也叫重信房子？这名字，我三十年前来日本，一下成田机场就看到了。墙上贴着“日本赤军”的通缉令。那时候我处在逃避红色的精神状态中，对这没兴趣。只记得其中一个女的，叫重信房子，“日本赤军”领袖。照片模糊，日本已经有了世界上最精密的摄影器材，比如尼康、佳能，有富士胶卷，怎么还用这种照片？后来才知道，这是六、七十年代的照片。如此，被通缉人现在面貌已经大变样了吧？就是走到面前，也未必认得出。果然，二〇〇〇年，重信房子从香港转机北京，被认出，被跟踪，在日本居所被抓。我是在国内网上看到的，跟通缉照片里的简直是完全两个人。我于是感兴趣去搜索年轻时候的重信房子，没想到竟然是个清秀的女子。特别是那张穿着和服的照片，笑盈盈的，简直就是邻家女的样子，完全想象不出这是一个让全球震惊的制造多场恐怖袭击的女魔头。

“‘女皇’！”一个同事说，“‘女皇’哦！”

那个重信房子当年被称为“女皇”。

面前这个也叫重信房子的也不反击，一副女皇就女皇的样子。



不争论时，你也是满满女人味的。特别是穿上和服。再出现在我眼前，你就穿着和服，准确说是浴衣。“二次会”后，大家散去泡汤。我没有去，我不像日本人对泡汤那么迷恋。也许还因为尴尬，刚被她逼问，又被大家开玩笑，我就呆在自己房间里。我都想不定要不要去赴晚宴了。但不去，该怎么推辞？门就响了。其实纸门是没有多大响声的，主要是你的声音，你在门外喊我：

“吃饭时间了哦！”

大概因为下午大获全胜，你心情不错，声音明亮。你为什么要来叫我？也许是因为觉得自己下午确实有点过分了？我作为客人，也不好太计较。我甚至还心虚自己会让人家觉得不合群了，为此，我赶紧换上了浴衣，这样，就不会显得我不合群了。

我拉开拉门，看到穿浴衣的你。白的底，蓝色的花纹。虽然图案颇为繁复，但因为是偏灰的蓝色勾勒的，显得十分素雅。一时让我觉得她整个是黑白的，也许是那张赤军领袖重信房子的黑白照片给我太深印象的缘故。浴衣裹满全身，一身素，连胳膊和脸都没有什么色彩，才发现你的肤色近乎苍白。你像照片中重信房子那样笑着，心无旁骛，于是那苍白就像小姑娘一样令人心生怜悯了。这就是刚才把我逼得走投无路的女学者吗？

大家坐在一张长桌旁，你就挨着我坐。这倒不是你刻意，你是和我一起来的，我坐哪里，你就自然按顺序坐下。日本人不折腾，或者说，他们在入坐前早就明白自己该坐哪儿，所以一坐一个准。倒是我有点失礼，作为外国人，一个编外人，我应该坐最末位置的，是你把我顶到现在这中间位子上的。

动筷子，你胳膊跟我打架。才知道你是左撇子。大家都知道你是左撇子，只有我不知道。如果我坐末座，就不存在这问题。我冒失了。位置是我自己坐的，问题也是自己惹的。

好在其他日本人还算礼貌，他们当作没看到。倒是你，我怀疑你是



故意的，老是让我们碰胳膊。有一次我右手里的筷子竟差点掉了，赶紧拿左手去承接。然后，你又像普通日本人那样，尤其是日本女性那样，一副对不住我的样子，躬身致歉。我赶紧也回礼。对面一个同事不禁笑了起来。我知道我的样子很狼狈，你的致歉又很具有表演性。好在对面那个人马上意识到失礼，扶了扶眼镜，继续吃他的。

又有另一个人把眼镜摘下来擦。他竟然拿桌上的小毛巾擦，也许是因为穿着浴衣，没有带擦眼镜布。但他可以用纸巾擦啊。戴上眼镜，毛巾毕竟有水份，镜片是花的，于是他又脱下擦。他一边擦着，一边赶不及地眼睛眯着看我们。他的眼睛红红的，他已经喝醉了。这时候桌上好几个都已经有了醉意了。

再一次你碰我胳膊，你右侧那人故意抡动着左胳膊，显示出跟你的交界地带空间相当余裕。大家笑道：

“得了吧！你又不是左翼！”

原来你是“左派”。这倒是跟那个赤军领袖重信房子很契合。但到当今这时代，冷战都结束这么久了，资本主义一枝独秀，还有什么左派？或者说，左派何为？从这些人对你的揶揄，也不难看出在他们的眼里，你简直是个不可理喻的怪物。至少，不合时宜。

“但左翼是右翼生出来的哦！”又一个说。

“父亲是右翼，女儿是左翼，有问题吗？”你应。

难道你父亲也是右派？我知道那个赤军的重信房子的父亲重信末夫，当年是著名的右翼团体“血盟团”的成员。

“当然没问题。”一个说，“其实还不是一个样？暴力手段，国际革命……下午你说的什么？北一辉，你还那么忌讳他？法西斯？要不是荒木贞夫的阻止，‘二二六’那些军官就要跟‘血盟团’搞在一起了。”

他们分明谈的是历史上的事，跟眼前这个重信房子应该并没有什么关系，除了一样是左派。但这些醉言醉语也许是在借题发挥。或者，干脆就是调戏面前这个女性。女人激进，在男人看来有别样的感觉。



“还有那个什么？劳苦大众……”

“难道你要站在劳苦大众对立面？”你说。

“我可没这么说。”他们赶紧撇清。“再说，我自己也是劳苦大众之一，教书匠一个。”

“哦，还以为你可以突破阶层固化。”你讽刺道。

觉得无聊。虽然阶层固化这问题……是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至于什么劳苦大众，什么革命，什么政治，我毫不关心。即使你关心中国，老实说，我也未必关心中国。我借口疲劳，要先回房间休息。单是日本人那种马拉松式的喝酒，我就受不了。我不喜欢喝酒，但我喜欢什么呢？我受得了什么呢？一些实实在在的利息。我很理智，我来这里是要完成我的课题的，明确说，是要完成课题，得以把那课题费通过审计地花掉，再得到职称，能获得此领域学术地位则更佳。从这点上说，我也不宜在这种是非之地久呆。我起来告辞，并且学着日本人的作派，做出诚惶诚恐非常抱歉的样子。“实在抱歉！实在抱歉！”还拱起手来作揖，请求大家放过我。

我刚逃将出来，你又跟出来了。你怎么竟然像我的尾巴一样？

你说你也累了。你这种人也会累吗？

也罢，不过是一起往房间走而已。如果这都要不干，也显得我太刻意了。你回你的房间，我回我的房间。印象中你的房间是比我先到的，好像是拐角过去第三间。但到了那里，你却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倒是我停下来了，要跟你告别。看你没有停下脚，我故意站着，让走到前面的你回头看我，然后让你发觉自己房间已经到了。但你并没有回过头来。你径直往前走。你这是要去哪里？你要干什么？我还没理出头绪，你已在我房间门口停下了。

我不敢上前。

“开门啊！”你说，理所当然的样子，好像那是你的房间。

我只能跌撞几步，上去开门。日本人一般是不造访别人住处的，



除了非常熟悉的，难道你觉得跟我的关系到了非常熟悉的程度了？何况你是女的，我一个男的。当然你是重信房子。我已经很容易把你跟那个赤军重信房子放一块想了。我曾看过当时留在国内的赤军在浅间山庄的电影，性开放。革命嘛，不革命到身体就是假惺惺的革命。我所以想到这，是因为进房间后，你居然提出要为我按摩。当时我想支你走，嘴上不好说，就做动作，举起两臂，打了大大的哈欠，又觉得这哈欠打得有点夸张，于是补充式地振振肩膀。

“疲れた？”你就问。

“嗯！”我赶紧回答。

“我来！”你竟然说。不由分说，你就转到我身后了。

当时我们都坐着，虽然是和室，但有个稍微垫高的阳台一样的地方，放着两张轻便沙发，中间一个小茶几。我们隔着茶几坐着。你霍地站起来，我没有意识到你要做什么。你从我右侧绕到我身后，那个过程，我感觉你浴衣把我裹了一下，又轻柔地放开，我闻到了你身上的味道。什么味道？我说不清。其实不是沐浴露就是香水的味道，但你这样的女人也喷香水吗？我不知道。但你不是女人吗？跟其他女人有什么区别？但你也许是不喷香水的，你是邻家女孩，这种女孩有着本色。你的言行虽然不像日本女人，但难道那些所谓的日本女人不恰恰是失去了本色吗？倒是没有经过调教的样子是本色的。现在所谓的日本女人，只是人们所建构的日本女人。这样，倒是你是本色的，自由。

但你的自由令人不适，被文明建构起来的人类已经不能适应本真了。你的本真令我害怕，我承认我是个假人，要被你的手一戳而破了。

“不要不要……”我说，“别用手碰我……”

“怎么了？”你问。好像很关心人。

“我身体……”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要治疗嘛！”

“不是治疗……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不是任何病都能够治疗的嘛！”

这理由倒顺当。

“我这也不是治疗。”你又说，“只是揉揉。”

我知道，日本人疲劳时会揉揉自己的肩膀。由别人帮忙揉也是正常，我再坚持不让，反倒显得我心中有鬼了。就老老实实的。

你的手一触上我皮肤，我马上瘫软了。禁不住哼了一下。

“疼吧？”

“嗯。”

“说明这地方劳损了！”你说。

你也知道这些？虽然我从来没有推拿过，但我关注过这种事，纸上谈兵，意念模拟，以满足我的渴望。但推拿是中国的，你一个日本人也了解得这么专业？你一个大学教师。“你也知道……”我说。

“学的。”你说。

“谁教的？”

“丈夫。”你说。

你为什么要扯出你丈夫来？虽然我之前并没有觉得你是单身，但也没有去寻思你已经结婚，我压根儿就没去想这事。现在你把丈夫端在我们面前了。好在你不是用“しゅじん”，“しゅじん”，主人。也不是说“だんな”，这也略带主从关系。你说的是“おっと”，夫。

“哦……”我嘟哝。

“东邦。”你又说。

“谁？”

“おっと。”你说，“东邦大学。”

“医学的？”

“对。”

即使是医学，也是西医吧？我不了解。但无论如何总不会是搞推拿



的吧？“哦哦……”我说。但这分明是你丈夫的手在给我推拿，有点肉麻。想想我挺可笑的，你不就是给我推拿嘛，我想多了。于是我集起气力，正常跟你说话，也好抵消我的慌张。但我就是意念涣散，身体早已像一滩烂泥。

我硬是撑着没有垮倒下来。总算结束了。“谢谢！”我说。

“为人民服务！”你撮着嘴形，用瘪脚中文说。

4

那以后我竭力回避再见到你。不去惹事生非，特别不能去惹你这样的女人。但你给我推拿的手一直烙在我身上。我的皮肉痒得不行，要迎上去。但没有你的手。就是你手遗留的热量，也在一次次被确认已隔久远之后，渐渐冷却掉了。但那又成了曾经拥有的梦。不，那不是梦，是曾经的事实。我虽然没能看到你按在我脖颈的手，但我感觉到的比我看到的还清晰。况且我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到你的，我看到了你的皮肉。

那天你走时，我送你到门口。你套上拖鞋时低着头，我看到你的脖子。明确说，是浴衣领子被下拉后露出的脖子及上背。这种衣服本来领子就松松垮垮，我曾经在国内日本料理店看到中国女性穿和服，往往穿得像风尘女一样。日本女人倒穿出了风情，没有多少色情味道，也许是因为她们身姿与动作竭力严谨的缘故。但风情与色情只是一张拉门糊纸的间隔，而且我怀疑是日本人特意设计了这种脆弱与暧昧。一低下头，宽松的领子就哗啦下牵了，几乎半个背都裸露出来了。

这不是露正面，是露背面。西洋服装是正面拉下，那种袒胸露乳简直显得没脑而肉麻。

过后我禁不住脑补起当时看到的情景。背，延伸到下背，然后呢？腰吧，臀吧……一路下去。不过我可没有这么下流，我的思路走的是



肩膀到手臂到手掌的路线，落脚点是你的手指。你给我按时，在我后面，我是看不到你的手指及手掌的，但我可以回溯去看你的手臂。也看不到手臂，可以去看手臂发端的肩膀、脖子。尽管我即使能够看到你的肩膀，也不能看到你的脖子，特别是你的颈后，但要回望被按时情景的意念是如此固执，就好像被打之后，去现场确认自己被打的事实。就像，被打时总想回眼去望谁打的，让自己明白。甚至，有一种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吧。

我渴望再发生一次当时的情形。还真有了机会。一次在图书馆，我又遇到了你。我的心像刚杀的鱼腹一样猛地腥了起来。你在书架边一张简易桌子上，这是为查资料与做笔记的人准备的。我从书的空隙发现了你。书架把你的位置隔在安静区域，也就是隐秘区域。我向你走去。走到你面前，你才发现。我没有开口寒暄，只是笑眯着，抿着嘴，一副开玩笑地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样子。你也用一种被吓着的姿势回应我。“对不起……”我表示抱歉。“不不不，”你说，“什么也没有！”然后摇着脖子，说太累了。

按说话题应该沿着你这么累在做什么这个方向而去。我们是同事，关心是不必要的，但工作才是正题。但我却简直很不正经地去关心你的身体：

“脖颈疼？”

“还酸……”你说，显出痛苦又羸弱的样子，有撒娇的意味。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撒娇，她还会撒娇。

“是被我害的吧？”我说。

她愣。

“那天，让您受累了！对不起！”

“不不不！不累。”

“确实……”我说，“你们日本人采取这办法，互相缓解疲劳挺好。‘为人民服务’……”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也说出了这样的话。

“那么，我也‘为人民服务’一下？”她说。

“好啊！”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嘴。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手，鬼使神差地伸过去。本来，即使我想，我也应该矜持一下的，但我担心她作罢了。也许我可以再多说些什么，用说话来打掩护，推进到那一步。但我毕竟一个外国人，日语没有好到可以暧昧的地步。我也知道，没有语言的先遣与护航是非常危险的。你这么一个个性很强的女人，难说不会抽过来一耳光。抽倒算了，还会告我性骚扰。但在日本，性骚扰算什么啊？但我是中国人。但对方不是喜欢中国人吗？但那是居高临下的关怀，我没有昏庸到这点都意识不到的地步。但你不是也捏我吗？但那是你愿意。那我还不愿意呢！要这么较真起来，我是被强迫的。这么想着，我生出怨恨来。但都是我多想的。她并没有强烈反应。是我自己胡思乱想给自己制造紧张了，把行动上升到原则的问题上去。不就是捏捏肩颈吗？在日本人这里很正常，她也没觉得不正常。她闭着眼睛，享受着呢。她简直陶醉了。她本来捏在手上的笔掉在了地上，我要去替她捡，她制止：

“不用！别停，别停……”

蓦地想到她不是达到性高潮了吧？这令我慌张。我固然无法放弃，要继续按下去，但我竭力表现出我只是在按摩。我于是支支吾吾扯起了按摩知识。“我这是啊，推拿。”推拿，一个多么学术的名词。

“是吗？”你回。

你是在问呢，还是在敷衍？因为快感而顾不着谈论了，而敷衍。但不管怎样，我继续说下去。我是在说知识，我是正经的。

“按按会解除疲劳……推拿是讲究部位的，穴位……”

“穴位！对对，就这里，穴位！”

我应该按到你穴位了。但我害怕你接着问我这是什么穴位？我这三脚猫怎么说得出？甚至可能我在这方面还不如你专业。好在你没有问，



只是夸奖：

“好专业啊！”

为了谢我，你要请我吃饭。吃了饭，你要请我喝两杯。按日本人习惯，这也很正常，我又是单身在这里。从人情角度说，我也应该主动表示请你喝酒，由我来请。“你家里……没关系吧？”我只问你。

“他呀，还在外面呢！”

想想也是，日本男人很少有下班就回家的。但他不是在大学教书吗？

“有区别吗？”你反问，“男人做什么的，都不影响晚上喝酒。”

这倒是。主妇无论如何都在家当怨妇。只是这个家不同的是，你也在外面喝。

“带你去ゲリラ？”你说。

“什么？”我没听清。

“游击队。”你说。

怪不得，这个词我没接触过，现在谁还说游击队啊？

“是スナック吗？”

“バー。”

哦，应是酒吧。

“新宿西口。”她说。

以后我们经常打电话。“疲れた？”这是我们的寒暄语。这话与其是寒暄，勿宁更像我们的接头暗号。我们彼此心领神会，但表面上，又不过是在做推拿按摩。人活世上确实很辛苦，日本人活得更辛苦。但我这个中国人，也很辛苦，一个人在这里，异国他乡的，这本身就很清苦。还有科研压力呢。所以你帮我缓和辛苦，我也给你按，互相服务，这很正当。按着按着就不仅脖颈了，“这里这里！”“再过去一点！”“再往下！再下！”上手臂，转肩胛，脊柱，还有腰。这也很自然。只是外人看着有点怪异，这是在公共场所。我们不回避在任何店里按。但看的人



也并没有觉得这男女在动来动去的不正经，倒是我们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向对方道歉，失礼了！

于是寻找稍微避人眼睛的地方。但地方难找。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眼睛。但我们做的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啊！但就是不好当着别人面做。关乎礼貌。我们像找不到烟馆的鸦片鬼，孤魂野鬼。不如回去。身体需要家。但回到谁的家去？当然是我的。你第一次来我家，就是在这种身体不可遏制的被按摩渴望之下跟来的。一进屋就迫不及待互相按起来。不是拥抱，我们只是按摩，消除对方的疼痛。

只是坐着。“撑不住？”直到有一次，你问我。这话有点暧昧，但我们说的是身体太疲劳了嘛，所以坐不住。“要不，躺下吧。”你说，“可以放松全身，效果更佳。”

我理智还没做出决定，身体就已经倾斜了。好在我还有理智，趴着，而不是仰着。这毕竟是接受按摩的姿势。

接受你按摩时，我一度想起江户时代的一种说法：“一是颜，二是床，三是手。”这是男客对游女的要求。马上就打消了这想法，觉得自己齷齪，觉得是对你的亵渎。我们才不是那种关系。

我们始终没有行男女之事，只是按摩推拿。我只是享受着你的推拿，这也已经足够了，你对我馈赠已经太多了。其实性交只是生殖器的快感，在我，这部位没有快感诉求。还只是局部的，我要享受着全身的快感。要说生殖器快感，这时候我整个身体都是生殖器。

捏拿肩：一手放在对侧肩部，拇指在前，其余四指在后，反复揉捏、提拿肩部肌肉。两侧交替进行。

捶打腰：两手分别放在同侧腰部，由上而下反复搓揉。然后，变掌为拳，反复捶打腰部。

翻回身来。揉胸：向下，两边开花，回划。两手归一边，旋揉。然后再一边，旋揉。有一种我是女人的感觉。

揉腹部：两手重叠，放腹部上反复按揉，范围由小到大。先顺时



针，后逆时针。

捏小腿：一侧小腿放在对侧大腿上，两手拇指向内，四指向外，上下反复揉捏，两侧交替进行。

摇动踝：一侧小腿放在对侧大腿上，一只手放在跟腱上，反复揉捏；另一只手抓住足的前部，先顺时针，后逆时针，让踝关节转动。两侧交替进行。

揉捏足：一侧小腿放在对侧大腿上，一手托住足跟，另一手反复揉捏足底，两侧交替进行。

最爽的是光溜溜被你的手掌磨擦全身。我这么说，关键词首先是“光溜溜”。不知什么时候，我脱了上衣又脱了外裤；然后又不知怎么了，又脱了内裤；先是趴着，又仰着身也无妨。另一个关键词是“磨擦”。是磨擦，不是摩擦。我没想到你的手是那么粗糙，只磨部分时感受不强烈，大幅度磨，简直要掀起我的皮。这可是一个女人的手啊！你也是长得细皮嫩肉的。我缩，你叫我放松。你说我细皮嫩肉的，资产阶级。又是这话语。这词小时候经常用，还在作文里写，在中国，现在早就不用了，都什么年代了。也只有你这种人才会用。

但我承认现在你这么说时，我确切感受到了自己的皮肤，确实是拿不出来，以及我那个精致得像塑料纸一样的生活。我承认被你撕开了，你用粗糙的手，粗砺的语言，剥开了我的皮，探进我的肉，触动我的筋，直至我的骨。你的手扼住我的骨，我从来没有被人扼得这么到位，五脏六腑都被拎住了。抓。抓的明明是斜方肌，却觉得抓住了整条命。提，整个人被提起来了。我哼了一下。

“痛？”你问。

“嗯。”我说，又摇头。我是希望你快撒手吗？我不能肯定。我把握不住自己了。

但我的脑子还是清醒的，我竟然近乎可笑地想到小时候的那些句子：剥你的皮，抽你的筋，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按摩！按摩就是按摩！

嗯，按摩。完了，我们一起上街去。你带着我，当然，你是东京人，地方你熟悉。“你要带我去哪里？”我问，其实只是随口，你回不回答无所谓，回答什么也无所谓。

“你想去哪里？”你却真的回答我，侧过脸，前发扫到脸颊，发尾还微微上勾。

“随便。”

“那就去天涯海角！”

“好啊！”

“去中国海南！”

你竟然说，简直煞风景。对你来说，那里是远的，但我是中国人，那里连异域都不算。但即使对你，中国又有多遥远呢？我只能理解你因为怜悯中国，所以把中国神秘化了。或者，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向往了。或，世界主义？但这难道不是变相的“东方主义”？反向的“他者”想象，“native”对“the other”的想象。但也难说你就是把中国想象成理想社会，勿宁是当做一个可以探讨问题的场阈。你问过不少中国的事，但我岔开了。是我自己回避谈论。我也没跟你讲我父亲欺负母亲的事。或者，归根结底是我回避我的责任。我是中国人，只要人家翻看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知道我的国籍，我就要对中国问题负有责任，因为我毕竟是知识分子。即使是作为普通家庭一员，在我身边发生父亲暴力对待母亲的事，我也难逃干系。

在外面人看来，你是娇小的，我是强大的。其实应该说，我肥大，你瘦小。但无所谓，瘦不就是骨感吗？骨感不就是属于女人的吗？所以看上去，我们很般配。尤其在中国人眼里，我是找了个日本女人了。有一次我们去一家中华料理，老板是中国人，直呼你“奥さん”，太太。他就没想到日本女人终究是很难嫁给中国男人的吗？即使是现在中国有钱了。但你不加否认，竟应承了。我们一个相视，一笑。我于是知道你



没当真了，倒坦然用一种揶揄心态来面对那老板。

那老板又说娶日本女人好啊，中国有句话：吃中国菜，娶日本女人。他又夸耀起自己做的菜来了，说我现在就是在吃中国菜娶日本女人。他大概是遗憾自己没有娶上日本女人。他没有娶日本女人，所以对日本女人也只是想象。他不知道日本女人其实骨子里是很刚的，柔只是外表。就像你，外表温柔吧？但要刚硬起来，比男人还刚硬。谁知道我是被你压着蹂躏的角色呢？

但我分明是受用着这种蹂躏的。

作为学者，作为一路接受科学规训的现代人，作为理性主义信奉者，我总觉得自己对世界有着阐释力。如果不能，那只是因为我所掌握的知识还不够完备。但其实，我们对这世界了解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了解。但这并不妨碍我思考、说话。虽然我早听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话，但仍然在思考，至少，思考“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话。上帝在笑呢！你就是上帝，沉默不语，高深莫测。

对你，我实在有点自以为是。我虽然知道你有两面性，但你激烈的一面，似乎也不是应该激烈于是就激烈起来的。你很有原则，但很多方面也未必很有原则。比如在学校里的待遇，一直因为是女性而被歧视。你还只是讲师，按你的条件，应该是准教授了。那些学问做得很一般的都是准教授了，他们平庸，你，很“左”，虽然极端，但也有一定的锐利与深刻。我承认因为受国内影响，自以为是地对外国的“左派”抱有成见，或者，把你想象得过于具有危害性，其实日本是个总体“右”的国家，再极端也不会过于离谱。作为学者，你学问是做得不错的。但就是升不上去。谁都说你是个厉害角色，但都对你敬而远之。就是讲师还是刚升的。

我本来并不知道这些，你不可能对我说的，你从来不跟我发个人问题的牢骚，是一个同事对我说起你在两周前的升职请客宴上，喝醉了。那男人说后，五官抓在一起，缩着身子，手抱胸前，“吃吃吃”笑得好像



被人捏疼了一样，直不起腰。有这么好笑吗？我看到了日本女人在日本男人心目中的样子。但你是激进的啊，应该有女权意识的。你怎么也去请客？还喝醉了，让男人笑话。也许在日本，女权是张扬不出来的，不像西方，也不像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至少在知识领域，基本没人敢去否认这理念。

其实你不被看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变”，就是怪异。你不合群。但也不能说你不合群，只是你爱争论。日本人是避免争论的，就是不同意对方意见，也是说：“是这样啊！”这就是在日本像你这样激进的人、特别是激进的女人不多的原因。日本没什么“左派”，当然“右派”也没什么市场，那些开着铁甲车、在高音喇叭里鬼嚎鬼叫的，绝大多数日本人也不喜欢。当今时代，和平发展几十年了。那些“右翼分子”固然“变”，但他们叫喊民族主义那些东西，还是有点触及日本人民族情感的，比如，“北方四岛”当年被共产主义苏联抢走了，现在俄罗斯虽然不是共产主义国家了，但“北方四国”还不肯归还，应该骂。但你是“左派”，骂还是不骂？全球“左派”都不吃香了，那个和你同名同姓的“赤军”头目都在监狱里二十年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公然宣称自己是“左派”？难道就为了标新立异？日本人是很讨厌标新立异的。

所以你吃亏了。但你好像也无所谓，你也看不起周围人，你觉得“右派”平庸，甚至猥琐。你这么说时，我觉得也在在指我。我承认自己也很猥琐。中国常有“左”“右”之争，我也不知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搞得脑子生疼老得快。我连“骑墙派”都不是。我是“实用派”。对你，我是“利用派”，能利用你给我快感就行。所以我不敢去得罪你，自讨苦吃。

你怎么就没有看穿我？也许是我藏得深。但有一次你也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怕？”

“没有啊！”我仍装傻。

“不是我可怕，是世界可怕。”她说。



“嗯……”

“我知道你们中国当前知识界，”她说，“对‘左’，弃之惟恐不及。学术界讨厌‘白左’‘西左’，说美国大学教学被‘左’化了。其实你们不知道那讨论的才是人类当下处境的最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最前沿的问题。”

“也是……”我继续敷衍。

她也不理我，继续兜售她自己的。“哈，谈马克思色变。”

“我们哪里懂马克思……”我支吾。

“就是这样！”她说。

她这肯定，让我苦笑，她指的是我所说的吗？

“再忌讳也没有用。人类境况还远没有走出马克思，不是靠鸵鸟一样把脑袋钻在地里就能解决的。”

嗯……道理上是这样。我想，但你是日本，应该好得多吧？也许“左”是你的爱好。我也有过这样的年代，那是激情四溅的年代。那是狂热的迷途，我没有兴趣。我装作不懂，随她怎么说我就怎么听。

反正，我毫无深度，我平庸，是许许多多庸众中的一员。甚至，我都不是男人。但话说回来，你是因为我是男人才喜欢我的吧？甚至，难说不恰是我的平庸，才激发起你的激情。平庸的我能够让你怎样就怎样，就像揉面团，你要怎么揉就怎么揉。

我是你理想的改造对象，是你理想的拯救对象。

你给我推拿，像是解放人类一样。你异常努力，爬上爬下。渐渐动作越加深入了，或者明确说，是越进入私密区域。这里不单指身体上的，也是心灵感受上的，我们已经在幽冥之境了，我们已经成为一体了。但我们始终没做男女之事。但这已经比身体结合还要融为一体了。为什么一直没有身体交融？原因在于我的把控。明确说，是我太懒。发生了男女之事，从此就麻烦了。至少不纯粹了，现在我们很纯粹。就像 Tantra，密宗，我曾经研究过密宗，许多人误解男女双修就是性交媾，



其实这法门更注重的是身体接触。两个人赤裸相对，用丰富的身体触碰，达到比生殖器官汇合更沉醉的快乐。

也奇怪，我从来没有勃起过。酥麻而又不勃起，这是怎样的慵懒的舒服。但要停滞在这种状态，毕竟得花点心思，尽管这心思自己也没觉察到，以为是本能。比如用说话来挥发注意力。但说话又得小心翼翼不让你钻进牛角尖里去，那样你会产生激情的。革命激情很容易通往性激情的，浅间山庄事件中的那些男女就性淫乱。小心不去触碰那些敏感的话题，也因为那些话题在我看来不纯粹，不美。摸是美的，玩是美的，游山玩水是美的。但哪怕是去哪里玩，好像总逃避不了你的话题。我曾经想提议去大森海岸，但话到嘴边收住了，那里是容易引起你话题的地方，陈天华就在那里蹈海自杀的。有一次我提议去西马込文士村，到那里就后悔了，因为三岛由纪夫故居在那里。虽然是关着，只能在围墙外，但足以让你议论一番了。虽然三岛是“右翼”，但无论“左”“右”我都不想掺和，都是政治。我讨厌政治，但怎么凡事都关乎政治？唉，谁叫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呢？虽然我觉得自己只是知识人，但在你眼里，就是知识分子身份。

也因此，我会作出异常恋床的样子，来把你拖留在房间里。就在这床上，就干这事，哪里就都不用去了。

我不是住学校的寮，是自找住处。我住在我原来熟悉的三田一带，从田町坐山手线去高田马场站也很顺。你来我这里，远离学校范围。你丈夫学校又在大森西，你们的家则在世田谷区，都离这里挺远。至少这种距离让我们在心理上安心。但安心着安心着，就无顾忌了。

从秋入冬。暖气里脱光了，有一种被剥皮的感觉。横陈着，我是祭品。我没皮，你啧啧奚落着我。你的手，把我从肩膀到小腿拉下来，肉都剥没了，一身没有皮囊的爽。我哼着，你又从下到上拉回来。再回头拉。

我的呻吟就像是惨叫。其实有时候也是夸大感觉，甚至自我感动。



其实我脑子是清醒的。这清醒使得我能够感受到你的苦劳，哪怕你很有快感，也是辛苦的。你是辛苦的母亲，在孩子身边爬啊爬啊，无怨无悔奉献着爱。但重信房子是“女皇”，不是吗？这倒像是一种“异化”场景。不，其实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母亲，女皇，乃至妓女。你是欢快的小狗，在轮子上快速踩啊踩，抖着舌头，我小时候看马戏团表演有这节目。一直跑的狗是会猝死的，我回头抬望，看看她死了没有。

你视死如归。

如果我们在外面游玩，或者吃饭喝酒，虽然在一起，也可以被理解成是朋友关系。但她每天钻到我房间里来，一来就做这种事。房间里空气稀薄，她会时而跑到阳台上透气。有一次，她回来说被一个同事看到了。我看她衣冠不整。

“你就这样子？”

“嗯。”她说。

我知道完了。

5

即使事情传到你丈夫耳里，他也搞不定你。你比他强。有时我会不自觉寻思，你丈夫是怎样一个男人？一个搞医学的男人。有时会想象他拿着药给你下毒。治不住你就用药。但你一直没被毒，你们吵架了，他都没给你下毒。他够软弱的。

但其实我这种想象也是离谱的，你丈夫根本不是医生，是学者。学者是软弱的，大概也属于平庸的学者吧？所以他知道你外面有男人后，没有吵闹。反而连吵架都没有了，也许原来就没有指望什么，我才从你嘴里知道，你们是分床睡的。从你描述里，我知道你们家的卧室大概就是宾馆标间的样子，两个单人床，中间隔着一个床头柜。从一结婚起就



用这样的床。

你本来就不完全属于他。哪个男人能够完全占有你呢？你照来不误，而且，更无忌惮了。

入冬了。你一身风衣，裹着寒风冲进我的屋子。那件卡其色风衣飒爽极了，像军大衣。然后脱。然后再脱，直到脱光。我脱光，你也脱光。赤裸相见。我脱光是被剥光，而你的脱光是公示。

你的皮肤仍然是军服。你的胸威风凛凛，气势汹汹。乳侧蓦然回归骨骼，使得胳膊摆脱了乳房的干扰，分外洒脱，一甩而出，一泻千里，直到那一神秘莫测的手。你腹下没有赘物，这使你干脆与精练。我小时候就一直觉得女人身材适合战士形象。因为腹下倏然收紧，你的腿显得更加修长。这一双修长的腿横跨过我的身体。

我感受着被你的一条腿“红旗跨过汀江”一样地跨过，骑上。我让自己感觉自己是被你制服。我趴在榻榻米上，榻榻米很低，我能嗅到榻榻米上灰尘的味道。低到尘埃里。你在我身上滑翔。那是你在跪背。你用膝盖滑，全方位滑我的背、臂、臀、腿，然后，整个人趴在我背上。我嗅到你嘴上的味道，带着酒味，夹杂着残留的腥味，海胆，晚饭我们吃了海胆。那种排泄物的味道。酒也是经过肠胃发酵了排泄出来的气味。我接受这种味道，我大口吸入，我嘴张大。当然也是为了叫痛。我的腮帮被枕头制约着，但我努力张嘴叫。那叫成了哼哼，成了呻吟。我叫，是确认痛，确认我身体正在遭受的痛，同时也是享受着虐待。痛感或者说快感蚀到我骨子里了，我不能自拔。你在我背上统治着我，也是拥抱，我整个人被你抱得飞起来了，离开了褥子，离开了地，离开了这世界。危险！但我是你的，我随便你好了，把我带到天涯海角。我脑子里竟然浮现出大林宣彦导演的电影《SADA戏作·阿部定の生涯》里的画面：黑木瞳扮演的阿部定接即将入伍去中国的少年客人，她趴在他上面引导着：“我们一起去满洲里……”

简直很不政治正确，但我不管了，再说，我本来就不在乎正确不正



确么！去东洋！！SADA，去东洋……可这就是在东洋了啊！日本人把东亚称为“东洋”，那么，就在这种模糊混沌的概念中我们各取所需吧！东洋，你我的东洋，东洋的你，我的东洋女人你，你的东洋男人我……

再用手按。前面是用手攫住，现在是用手缓解。经过漫长苦难的我被解救出来了。我简直感激涕零。并不是所有的压迫都是压迫，并不是所有的虐待都是虐待。我渴望被虐待，我原来娇弱的生活趣味不足以让我得到痛从而快的体验。

你捶打着，像敲鼓。你的身体随着捶打一提一落。你的臀是大鼓点，你的手是小鼓点。大鼓点定总体态势，小鼓点造具体快感，精确到位，但还必须执着，一定要打在点上，小猫钓鱼不行，龟兔赛跑也不行。我发现，我品尝到左手比右手好。最初只是感觉好一点，但渐渐的，觉得它实在是太好了，好太多。也许因为你是左撇子的缘故？我的心理被暗示了，觉得左撇子使用起左手来顺当。我不是左撇子，我所谓左撇子的一切都是想象来的。我用我的右手经验来想象你的左手，感觉神奇，一种我本来没有预料到的神奇，就好像异国奇观。但异国奇观我又不是没看过，而且我知道异国奇观的底板是自国的现实场景。所谓异，不过是平淡无奇的土地上点缀的花，所以想改变自己，乃至颠覆自己，不，是发现自己。比如开车，我本来是右手主导方向盘的，时间久了，安全久了，就心生造次，想冒险一下，就让左手主导，竟发现左手比右手好用。当然我开的是左舵车，日本的车是右舵，但你是用左手单握方向盘吗？可惜你不开车。但我看别的日本人，也不是用左手单握方向盘。他们要用左手挂档。那就单说挂档这事，他们操作起来跟开右舵车的我用右手一样灵活。不至于他们都是左撇子。只要够熟悉，只要经常用，训练就能成。其实世界上本来并没有左右之分，是人为区分的。但这么说似乎也不太对。我的左手经常用吗？就算你作为左撇子，经常用左手，作为右撇子的我也很难想象你会用得多么顺当。我曾经看到左撇子拿剪刀剪东西，那左手的手指搭在剪刀的哪个部位都很别扭，一副



危险的凶相。凶手。但这是按摩，就是行凶，用力就行。

但我感受到的又不是盲目用力。这左手是有眼睛的。也许是因为长期被偏废了，于是倒生出特殊的能力来了，像盲人有特殊的视力。那些右手找不到的穴位，左手能找到。所以“左派”那么容易调动人们的激情，也许就因为“左派”容易触摸到世界深处的痛点，点到命穴。胡思乱想，回到你的手。也许你右手也准确，但毕竟有点聪明。它像狐狸，“狐狸多知，刺猬一大知。”——以赛亚·伯林。你右手也许也有力量，但不恒定。右手也会使柔，但那柔是拿捏出来的。倒是左手，像一个天生憨憨的女孩。不，是女神。是《自由引导人民》那幅画中的女神，赤裸，丰腴，有着伟大的乳房，引领着人民。噢，我不喜欢这个词，就说“人”吧，就说“男人”，我是男人，原来男人就是这样被女人所引领的。其实任何一个男人都比一个女人力气大，但那是女神，女神是崇高。现在不讲崇高了，讲实际。学界也是越来越理性。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不是美学，就差点直接说人文学科无关美，只关理性。欧仁·德拉克罗瓦这幅画是为“七月革命”而作，整个“法国大革命”都该被否定。也许应该把画面里非常显眼乃至刺眼的红色去掉？虽然它是法国国旗的一部分，但法国模式都应该被英美模式所取代了。但英美国旗里就没有红色吗？当然，可以说那只是颜色，不是血色，不是暴力。多么忌讳暴力啊！九十年代以降，告别革命，拒绝激进，抛弃乌托邦，已经成了……生存策略。我是自由主义者！把自己跟声名狼藉的“左派”切割开来。为了避免被骂“犬儒”，把“自由”分成“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这可不是吾辈说的，是以赛亚·伯林！又是那个伯林，像万用抹布，经常被中国知识分子们拿来擦嘴上沾的饭屑。但据我所阅读的，伯林并没有因为检讨“积极自由”而否定法国大革命，甚至他还批判柏克，把柏克列入反动派行列。吾辈多么爱柏克啊，多么爱保守主义，嗯，保守主义是安全的，反对多数人暴政，领导也是这么认为的。很机智。就选择可以维护自己的，伯林批柏克，就不讲了。我是心知肚明的，但我不敢说。我



不想得罪人，不能得罪“右翼”，得罪了，作为知识人，恐怕死无葬身之地。倒是可以对“左派”臭头鸡仔众鸡啄。但这啄，是不忌讳啄出血色来的。中国哪里有“右派”“左派”之分，都一个德性。

蛮虚妄的。虚妄的执意逃脱暴力，虚妄的无意仍掉进暴力。我承认我也掉进了暴力。我渴望你暴力的手。我，更渴望你更暴力的左手。对，就是那个左手。完全是喜欢，出于本能的，哪怕向死，但本能就是向死，本能的向死，都无法做利益考量了，更别说策略，完全落花流水了。如果我还存有一点理智，那就是害怕被你烦。所以我不好意思指定要你左手，怕被你觉得得寸进尺。再说你也只有一个左手，总不能都用左手吧？累坏了左手怎么办？我又很怜惜。勿宁是珍惜。珍惜是出于自私考量的，于是我的意志仍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就是要你左手。我把身体扭移，右边身子往左边挤啊挤，为的是对上你左手的位置，让你左手按我右背。但你坐在我身上，我难以动弹。于是我挪动上身，腰部在伺机，下身已在策动，五脏六腑都扭曲了。

“要拧成麻花了！”你说。

你不是说“揚げお菓子”，用的是中国音“まあふあ”。我一下子能想象得到自己的样子。

“怎么了？”你问。

我坦白我喜欢你左手按。

“就为这？”你大笑起来。为了显得你能轻易动用左手，你可以随便命令它，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特别的，你把左手翻来翻去地看，又展示给我看。“就为它？”

我点头。你又哈哈大笑。我就喜欢你大笑，没脑子的笑。在笑中你什么都能满足我。你爽快地答应我，干脆转过头来，这样就左边变右边、右边变左边了。但这样你必须坐在我脑袋位置，无妨，甚至我恰恰喜欢，这种被臀部坐着脑袋的感觉，整个脑子被坐住了，整个脑子没有了，外面的世界嗡嗡地没有了。要什么脑子要什么世界呢？你就是我的



世界。

但还是有什么声音？锐利地戳破了懵懂的安逸。是手机声。真是太煞风景了，简直就是做爱一半来捣乱，高潮路上来截断。但是你的手机在响。我不想让你接，于是故意叫：“就这里就这里！对！对！就这里，舒服，舒服……”

你好像也被我岔开了注意力。“哪里？哪里？”疼怜得像母亲。

“这里这里！”我随便说，“对，对！这里，就这里！又不是，过来点，再过来点……唉呀！舒服！好舒服！你真好！你真是太好了！我爱死你了！啊！啊！啊……”

“别这样！把我弄难受了！”你说。

我就是要你难受，就是要你沉溺。甚至，我们可以干性事。潮水不仅淹没了你，也淹没了我。我脑后有水在泛滥，泛滥到耳朵，在耳轮缓慢转动，漫延。

电话铃停了。

但又响了。我又发出呻吟，一副没有你我就会死掉的样子。你于是仍没去接。水已经泛滥到我的脸颊，分岔到鼻与嘴。妈妈，我溺亡了！

电话持续响。你想去接了，我猛然清醒过来。这下我需要明确叫号左肩痛。

“右边？”你问。你以为我单词用混了。

“左边，左边……”

你明白了，说自己只顾着按右边了。“稍等一下！”你说。你那样子仍然要去接电话。这状况下，你还真能接得下电话？

“不行了，不行了！”我叫起来。你犹豫了。但其实你去接电话的意念也不坚定，你愣在那里，与其是在犹豫，勿宁是在捱着，等铃声不再响。

铃声断了。你呼出一口气，我感觉你的手松懈了一下。“别停！”我叫。我要拉住你，要你继续按。“左边！好难受！”你愣着。我就是个



不懂事的孩子，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要天上的月亮，遥不可及的，这是左边与右边的距离。你无可奈何地闭了一下眼，叹了一口气。我就是不仅听得到你叹息，还看得见你闭了一下眼。然后，转回身，湿漉漉地坐在我腰上。左手按摩我的左肩胛。

电话又响了。现在这体位是能使你看到来电显示的吧？但你仍然没有接。你真是好，真是善解人意，真是乖。不要接！但你还是按了。电话放在榻榻米上，用免提，但你很快就意识到不好，拿起电话。

但离得这么近，我还是听到了对方声音。再听对话，是你丈夫。

我早猜到会是你丈夫打来的。不然我为什么执意不让你接？我知道对方是你的丈夫，但我更不能把你放走了。你是我的，不是你丈夫的。你跟他说话，手上就松懈了，成了敷衍床上的婴儿。虽然是右手拿电话，左手按，但左手降到了右手的水准。我动动身子提醒你。但你还在讲着。不是你丈夫在跟你讲，不，是你也在满足他。你怎么能去满足他？你满足他却不能满足我，你怠慢了我，你忽视了我，你爱他胜过爱我了，尽管你说过你不爱他，但你哪怕是一点点对他好，哪怕只是对他顺从，哪怕只是敷衍，就让我不能忍受。我用拱拱身子向你提出抗议。你于是又用心了。但你一边仍然跟他说着话，把心分到那边去。你在家也是这么为他做的吧？你的左手不仅按我，也按他。蓦然有一种跟他共用你的感觉。我翻身起来，你跌倒了，泄露出惊叫。那边问：

“怎么了？房子？怎么了？”

他叫你“房子”。只有我叫你“重信”。他把你当女人，我是把你当人而不是女人。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究竟是你姓重信，还是你夫家姓重信？你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也就是说，我一直把你当人，而不是女人，叫你“重信”，实际上“重信”是你夫家的姓。我让自己像女人一样被奴役，实际上是被重信家奴役了。当然也不是被奴役，我不是在利用你吗？但现在我深深感觉到自己被奴役了。如果我翻身只是因为不满，现在我要扳回尊严。我骑在你背上，为你按。



“不要……”你几乎叫出来。

“房子，怎么了？发生了什么？”

看你怎么说。果然，你不敢说。你也有胆怯的时候。但是我要你说，让对方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关系暴露了又有什么好处？其实我们已经暴露了，平安无事。那么我为什么要去刺激对方？难道就单是为了爽？按摩就是为了爽。按摩激发出恶与爽。这不仅是施虐者爽，被虐者也爽。这是被虐者自愿寻求的受虐，也是施虐者被绑架的施虐。我们都在劫难逃。你终于发出呻吟了。那边还在问。我忽然想到，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一边被我虐着，一边竭力平稳语气跟他说话，是多么的刺激。“回答他！”我要求你。你慌张抽左手要捂手机麦口，但你没捂到准确位置。是我一个用力，你体位一个错位，手也错位了。对方应该知道边上有人。“谁？”

“没……”你的回音被你的呻吟所驱逐。

“他对你怎么了？”

对方说“他”，可见已经知道是我了。“没……”你仍然说，竭力逃避。

我干脆把她摁住，按摩。你忍不住发出爽快的哼哼声。

“我要报警！”电话那边叫。

“别……”你叫。

“你报！”我直接回答他。

“你是谁？”那边叫。

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明知故问！”我说。

“我知道了！”他说，“我要报警！”

“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

我挑衅他。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也许他知道，他已经知道我跟他老婆有关系，也许他曾经打听过我住哪里，甚至是跟踪过。但我还是这么说。这是游戏，按摩是游戏，不伦也是游戏，我爱游戏而讨厌一本



正经的生活，所以我迷恋被按摩，所以也按你。我按着你就好像按我自己。我的心脏在蹦，我的手就是我心脏的延伸，是我心脏在突围。

“手机可以定位的。”他说。

手机？我还没明白过来，你已经挣起来去触手机屏，去解除定位。

6

警察没有来。但事情还是闹大了。你丈夫提出离婚。看你，倒是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你对没有激情的婚姻生活不满意，这下终于解放了。

但学校也因为丑闻把你提前解聘了。再找工作，没有大学或研究机构接纳你。原来觉得自己处境不好，所以激进，但还有大学教职，这下才真正到了困境。“这个体制，安稳得真想拿脚踹它一下！”以前你总这么说。我心暗想你这是吃饱了撑的。中国人还羡慕着日本这种安稳而富足呢。虽然这二三十年经济不景气，也不那么安稳了，但还是生存无忧的。至少婚姻是安稳的，在婚姻里，你还是主导者。或者说，在忽视男性社会性别本质之下，觉得自己是主导的。如果不能理解，可看谷崎润一郎《痴人之爱》里凌驾在让治之上的なおみ，那是在男人愿意让渡之下的女强人。其实所谓女革命者，也不过是这样的存在，那个“赤军”女领袖重信房子在男人那里，尤其是在那个她后来的阿拉伯丈夫那里，就是主导者？从出轨上也可以看出来，男人出轨，受社会谴责，而女人出轨，很可能就没有活路了。

好在没有处理我。我是访问学者，再加上我做了一番努力，仍然留在学校里。但在同事中也难以交流了。日本人就是这样，自己也会干这种事，但对于这种事的别人又做出我跟你不是同类的样子。也许还因为我是中国人吧。如果不是怕事情被国内知道，我可能会提前回去。只能赖下去。我于是彻底沦为国内出来的学者那样的混混。我确实本来也就



是混混，我混的是你。我所以不回国，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无法从你那里自拔，我离不开你，严格说，你的左手。甚至，想想我终将回国，终将离开你，我都会焦虑。

我曾经试图去找别的左手，但都替代不了你的。连右手都不让我满意。日本人对技术如此求精，服务如此到位，尚且如此，国内更不可想象了。这世界上有的是按摩的手，但我就是要你的左手。只有你的手尽职尽责。但你的手是应该为我按的吗？我没有付给你一分钱，你没有义务给我按。但正因为没有付钱，不讲价格，就不论是不是义务，你就是对我负有责任。我原来对按摩这种东西并没有感觉的，怎么会如此不可自拔？好像处女被开发了。既然你开发了我，你就得为我负责。

糟糕的还有，我也喜欢用左手了，好像是被你调动起来一样。我用左手拿东西，做事，摸你，除了拿笔，但很少用笔，敲键盘，也是左手反应快。或者说，只有用左手，才能跟你相匹配，不会跟你左右手打架。长此以往，我怎么跟别人相处？比如握手，接物？难道我也会以左撇子面目出现在大家面前，让人家觉得怪异？

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能够长此下去，会有好结果吗？尽管看到同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还是邀你住在一起了。

我去换租，租个“一户建て”，阔绰些，我们一起住。我是外国人，租房需要担保人。我不好再去麻烦眼下所租房子的担保人，主要是不好向他交代我为什么要换房子，他是我曾经在日本的老师，也许他也已经对我的事有所耳闻了。你是日本人，可以做担保人。担保人需要提供税收证明，你是刚被辞退，就拿之前的，看不出来的。如果不是为了使用我的研究经费，直接你租就可以了，由我付款给你。

我打电话给原来的担保人，知会我已经搬走了。对方态度冷淡，估计是知道我的事了。他确是原则性强的人，还是日共党员，当年因为体恤我这个中国来的学生，帮助我。老师跟学生一起吃饭，一般是老师付钱，但我常争着付。他知道中国人将争着付款视为尊敬对方，且好



面子，老不让我付也不好，于是有时就让我付一部分，就当“AA制”了。或者找个拉面店，几百元，也算是我请过他一餐了。即使点饺子和啤酒，两人也只两千日元不到。他那行事风格，倒一点也不“左派”。放下老师的电话，我忽生出好奇，你一个“左派”，是日共吗？不禁问了，你说不是，是社会党员。怪不得你关心“五五年体制”。这些年社会党路线有点混杂。

适逢年末，房子好找。最终定在三鹰市。就是远了点，但所谓远，是两点间的距离。我又不经常去学校，你也不需要通勤上班。

边上是井之头恩赐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周围长满樱花树的水池，每到花期，池里倒映着樱花。搬去的当天傍晚，为了换心境，我提议去走走。在七井桥上，说到等三月樱花开时的情形，你简直浪漫到晕眩，像樱花一样摇摇欲坠。你骨子里是百分百文人。你说你曾经写过诗，这让我在心里讪笑。在现在的中国，写诗爱文学都是些什么人了，不切实际，耽于幻想，花拳绣腿，毫无用处。我是学者，虽然也是无用书生，但是做理性事业的。而且也不能说无用，也可以得到一些实际好处。如果是理工类就更厉害了。从理性角度说，这公园真是个好地方，可以用来运动身体。我尽管迷恋早上在睡意沉沉中被你按摩的那种酥软，但我也惦记着户外运动。而你呢，比我早起，而且准时，简直像受过军事化训练一样，起来，做事，但就是不知锻炼身体。你那么赞美大自然，怎么就不知道利用它来强体健身？你会回到床上给我按摩。你已经起来那么久了，现在再回到床上给我按摩，这岂不成了专门为我服务？这岂不是工作？

其实，那种感觉也不好。起床就是起床，在床就是在床。感觉着穿戴整齐的女体躺在身边，蹭着我赤体，实在不自在。穿着外衣外裤来按摩，手腕上的衣袖随着手掌划在我身上。于是我不要你起床时去穿上衣服。我们是裸睡的，也因为都是按摩着就睡着了，有时候连精油都没擦，就这么沾在被子上睡了。当然也没什么被子，暖气很足。于是你起



来不再去穿衣服了，光着身子做事，于是也是光着身子回到床上来的。但为什么还是给我你穿着衣服的感觉？就因为你一起床，就已经切断了跟床上的联系，你的皮肉成了冰冷的服装。

那么，我真的就完全排斥这种情形吗？排斥你穿着外套？似乎也未必。似乎我还很迷恋，如果你穿上军装，我感觉会更好的吧？或者说，你的皮肤还是皮肤，但在我的不满与排斥其实是怀想与渴望中，成了硬邦邦的外套。

能够明白这种表里不一的欲望吗？就像来自你的疼痛、压榨，在我的感觉里那么混沌，那么纠缠。所谓醉生梦死，就是这样的吧？

有一天，我浑浑噩噩中向你提出穿和服的要求。你不常穿和服，那种拖泥带水的衣服你不会喜欢的。也不符合我心目中对你的期待，但我又分明记着那个“赤军”重信房子穿着和服的照片，想起她就想到这张照片，而不是其他的，端枪的、喝酒的、被捕戴手铐的，而且还吊诡的是，如果说我喜欢清纯，她有张戴圆帽的照片完全就是一个清纯少女，我也几乎没有想到它。当然有一张照片我也会想起来，就是抱着孩子May的。这是我躺在床上时会想起来的，这时候我也是孩子，被女人抱着。我是在这种孩子的任性脾气上向你提出穿和服要求的，说完又有点胆怯，怕被你斥责。或者说，怕被你发现我的什么阴暗意识。什么阴暗意识呢？要你显得很日本女人？日本与中国？我自己都不知道。

不料你爽快答应了，像母亲一样什么都会答应孩子。

你横叉开手臂，让我帮你穿。穿出来了，居然完全是一个传统日本女人。和服包裹着你，也包裹着我。但接着，你把和服下摆撩起来，露出腿。这是一种撕开。然后，下摆别在腰带上。这让我想起时代剧里黑道女人耍起泼来的情形。其实黑就是红，曾经看新闻，警方审问“山口组”一个成员，问他在当今日本不愁吃穿，为什么要参加黑社会？对方答：迷恋红色感觉。听到这话时，我顿觉心像刚杀的鸡的内脏一样，热了起来。



眼下也是。

我们就这么过了正月。我有经费，有生活来源，我完全可以养你。听着你发着社会主义言论，我饶有趣味地想，我这经费倒是资助到合适的地方了。唉，管什么主义呢，这种状态要保持下去。但不到一个月就是中国春节了，按原先计划，我要回国一段时间。国内只有父母。本来，回去只是出于伦理，但那样的家是伦理之家吗？在这里我虽然不伦，但至少快乐，有你，其实归根结底是你的手，左手？蛮讽刺的。

但我终究是要回去的。终究要失去你的左手，以后怎么办？

“你这是害了我啊！”你让我极度享受时，我发出悲叹。

“怎么说？”你没明白。

“没了你的手，我怎么办？”

“那就把我带去中国。”你说。

说笑。说笑归说笑。

这时候传来国内疫情的消息。我发现我有不回去过春节的借口了。

但我没料到，日本也有了疫情。好在日本不像中国那样绝对管控，用中文网络上的词：佛系抗疫。当然这也引起你的不满，政府不作为。我知道，你是无论如何要谴责政府的，其实大部分日本人也一样，政府就是拿来给民众骂的，只是日本人普遍温和，话说一半，你尖锐直接。当然，尽管政府管理上“佛”，日本人有自律的习惯，所以整个状况还是安定的。那边，政府也出台了一个又一个规定，日本人也顺从地进入政府规定的套子里。

但你暴躁。或者说，越来越暴躁。这点上，你跟普通日本人明显区别开来了。普通日本人顺从形势，你不能忍受。最具体的是你不能忍受被关在房间里。当然你一定要出去，经常出去，也不会被说什么，日本人不干涉别人的行为，只要你戴上口罩。但你不愿意戴口罩。这时候你似乎更像反对政府禁令、警惕“例外”的阿甘本，而之前你的观点和齐泽克是十分一致的，疫情最初，你还引用老齐的共产主义式合作抗疫



的言论。对你的思想倾向，我产生了迷乱。但其实归根结底并没有什么思想，就连说倾向都是很可疑的。重要的是你被关在房间里了，归根到底，是人性，人不能被限制。虽然你也不爱往外跑，我还喜欢做些有氧运动，你没兴趣。自搬到这里，你很少出去。但对你来说，自己出去不出去是一回事，让不让出去又是另一回事。这是关乎权利。但人怎么就不能被关了？在中国，不是都好好呆在家里吗？我打电话回去，就连我那个我行我素的父亲都乖乖呆在家里。但你就是要自由。对权利，对自由，我颇有点嗤之以鼻。虽然我以前也有权利意识，信仰自由民主，但到这时候了还讲这些？我才发现，我并非倾向自由主义，而是，功利实用者。认识到自己这样，我还是有点羞愧的。但没多久，美国出现了对自由主义的攻击，自由主义被当作“白左”，被贬为“政治正确”，倒是保守主义才是正确的。但那架式，不也是“政治正确”吗？或者说是“上帝正确”。我混乱了，于是我得以赦免，不再有道德上的自卑。那些道理上高高在上的人，也不过是捍卫自己，假扮上帝而已。人终归是人，归根结底是动物。我是动物，你也是动物，我们都是被关在囚笼里的野兽。你不满，你要发泄，我呢，恰要你的发泄，你按我吧，压我吧，打我吧！

我们从早到晚喝酒，然后按摩。对你，是要用按摩排遣郁闷，于我，是要用你的按，挤压我的郁闷。这么说我也郁闷了？多新鲜。我本来以为我是平和的人，或者，这三十年来变得平和了，讨厌那种激烈的东西。但凭心问，我难道就真平心静气于沉闷的人生？我其实也有着与你一样的憋屈。想想，你其实也并非“变”的人，你的愤怒是有道理的。这世界难道不需要改变？以知识分子来观照，“战后”体制难道不屈辱？当然这是我这个中国人搞不清楚的，虽然我在研究日本，但我羡慕的是日本在这种体制下取得经济实惠。但我就真的只是经济动物？但我，包括中国，确实是受着越加猖獗的日本右翼的排斥，这点上，你为我们抱不平，我总应该受用的。对所谓先进国日本，或者说是伪先进国日本，



无论是哪个，拿“左”“右”说事乃至污名化其实蛮无聊的。单是你作为一种反抗，哪怕只是搅乱，也是有价值的吧？或者不要说得如此激烈，只说作为制衡的力量。当然我是不想反抗了。到头来我又是颓倒了，我没有精力，也不想折磨自己脑子。有什么用？于事无补，反伤自身。我只要你给我按摩，排挤掉身体里的荷尔蒙。

这么说，我也有荷尔蒙了？那么为什么不进入实质性交媾？我没兴趣。顺便说一下，我下面的器官只有花生米那么小。而你，有一次我起夜，你掀翻被子睡着，叉着大腿，我不经意撞见你的阴处，阴蒂勃然凸出。是不是我们在性别上是错位的？也因此，我才对你提防，害怕把你的性激情惹出来。于是把你引到按摩上，通过按摩，消耗掉你的荷尔蒙。

但按摩毕竟是施压，施压还是会激发荷尔蒙，很多暴君都激情昂扬，而这昂扬最终往往会激发虐恋。于是我控制住自己的反弹，没有反弹，你就没有施压感了。但施压又必须建立在对方反弹的基础上。没有反弹的权力是踏空的权力。你压我，我一概顺服，我的身体是一片薄薄的没有弹性的纸，纸能榨出什么激情来？

更主要的是，你重复着一样的运动。姿势都一样，我要你的左手，你就一直用左手。我看到你的身姿都歪斜了，整个人向左边倾斜。如果我去摸你脊椎，一定是向左弯曲的。但我没去摸，我对你的身体没有兴趣，惟独有兴趣的是你的左手。我是个自私得只懂得索取的孩子，任性的孩子。你无法得到我的报偿，至少是安抚。我看着你脖子一次次往右边扭拉，调整，矫枉过正，好让身体平衡。你这么做时神情痛苦。但你可以不干啊。其实每次都是你要给我按，我怎么好意思主动开口要你按？而且你每次都那么投入，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不呻吟了。这么说，我也并不是太享受你的按摩？其实完全不反抗，完全享受，也让我失去了意志，渐渐地无聊了起来。但在这种时候，我们两个人，被关在房子里，我们能干什么？外面瘟疫肆虐，我怕死。



我们是一对假叫春假高潮的男女。

再继续下去也不行了。你说要出去。我不赞成。本来出去，可以开辟新天地的，但我害怕。哪怕只是一次，我都谨慎，我的国家就是这么严格才控制住疫情的。我珍惜生命，把生存当唯一法则，这是我的价值观。你要一个人出去。但你出去了，染上病毒，我岂非也要遭殃？但我搞不定你。我于是建议你还是戴口罩。日本人，就是在平时，很多也是戴口罩的。但你就是不肯戴。

“为什么要戴口罩？”

“预防万一嘛！”

“人生就在万一之中。”你说。

“理论上是如此……”

“实际上呢？”

“什么？”

“是怕我传染给你吧？”

“哪里啊……是怕你被别人传染……”

“然后再传染给你？”

“这我没想过……”

其实我是想到的。我们会接吻，她要是被传染了，接吻时就会通过唾液传染给我。

“要是我戴着口罩给你按摩呢？”你说。

“那又何必……”

“要是我把口罩套在手上给你按呢？”

“这都是跟哪哪嘛！”我说。但这倒未必就是怪主意，你的手会接触我身体。即使避免跟你接吻，你的身体也会自己淌出体液来的，如果用口罩罩住阴部……

“喂，喂，在想什么呢！”你问。

我恍然。“没……没想什么……”



我真的没想什么吗？当然是撒谎。但我真的是忌讳你接触我吗？也不是。想到夏天就要回国，我是很焦虑的。春节可以不回国，但访学期限到了必须回国。到时候就要离开你，失去你了。今年已经到来，这日子过一天少一天了。紧迫感让我又产生饕餮的欲望，明明饱得要吐出来，却还要吃，不停地吃，不顾一切地吃。

有时候会想，索性你染上病毒，传染给我，我们一起死了算了。但这只是瞬间的念头，我怕死。

你不怕死，你不知死，你要给我按，那好，我就让你按，把你按累按死，按到你死。

我们关在房里。你受够了这种生活，但你愈加要按了。我也受够了，但我又愈加享受你的按了。

有一天洗澡时，我发现我的身体好多地方脱皮了。是被揉搓的结果。但当时没觉得疼，也许是没有撕裂，只是皮跟肉松开的缘故，所以还继续搓。于是皮与肉分离了。在间歇的时间段里，比如晚上睡觉时，皮干了，变得硬了。再按时，你怎么没有觉得皮是硬的？也许是用精油的缘故。精油让皮又变得润滑，但实际上是使皮更加独立出来，就像在牛皮纸上抹上油。只不过，这纸是韧而硬的，见过光滑而坚硬的蛇皮吗？看着都疼人。我于是不让你按了。但不按，你又能干什么？你坚持要按。

我这样会死的。

7

于是我希望用说话来打发你。你骂日本政府做得太差，我也顾不着纯粹了，我也摇头，也骂。虽然我们讲的并不是一个东西，但好歹说着话。然后你又说中国抗疫上比日本做得好，我也不否认，我为什么要



去否认？让你对我背后的国家刮目相看岂不很好？然后就又说到日本的种种危机。日本人总是有危机，甚至多少有点夸大危机，这我知道。但在你嘴里是证据确凿的，特别是政治。我不懂，我可以装作不懂，我是中国人。但正因为我是中国人，你说着就要扯上我，诸如日本与中国的势态，现在是否产生了逆转？又说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我是研究“超克”的，我应该很了解。唉，谁叫我的课题是这个呢？我认识的你，怎么偏是学者而且还是难缠的学者呢？我不想讲这话题，我宁可继续按摩，虽然我的身体已经不希望被你按，我的肌肉硬梆梆的，已经没有了状态。但我愿意接受你。但你已经不满足于，或者说，不能被我哄骗到按摩中来了。我拉着你的手，你生气，叫：

“我们在说话！”

“不要说啦……”我又去拉你的左手。我想你的左手如此有意志，控制你的左手，就可以以武术的方法破解你的势态。但你把左手抖开。

“好好说话！”

“我不想说……”我说，“我想你给我按……”

又去拉。你的左手已经抖脱了我，在往你身体方向抽去。但因为我要去逮，那手又一个奋力摆脱，打到你的髌骨上，把你打疼了。无论是你的手还是髌，应该是都打疼了，你恼了。

“难道我们除了干这个，就没有别的可干吗？”

是啊，我们所以走到一起，难道就为了这？这至少是说不出口的原因，我们都是知识分子，至少是知识人嘛，我们应该有形而上的理由。但形而上的理由又阻碍我们干形而下的事情，所以我们竭力不在干形而下的事时扯形而上的问题。但完全抛弃形而上，又让我们完全成了苟且狗男女。我们努力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走钢丝，彼此心照不宣。但灾难把一切打破了。

于是吵架。

于是你觉得被我骗了。当然，我太恐惧了，恐惧死亡，恐惧政治，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论起来，最初是你来惹我的。我承认你所以离婚，是因为我。但难道你就安心于那婚姻？即使是你不想离婚，即使自我麻痹，即使不想闹出事情来，不错，我不该在你丈夫打电话给你时那样恣意于自己的快感，但即使那么恶作剧，你当时也可以走啊。坚决不再按，坚决走，我能阻拦得了你？为我按摩是你自愿的，是你需要的，我虽然也舒服，也迷恋，但我也是在配合你。再说，我供你吃，供你喝，供你住，怎么就对不住你了呢？吵起来，这种话，我都冒出来了。我承认我猥琐，我没有你那么高蹈。我是“真小人”，而你，难道不是“伪君子”吗？你平时豪情万丈，尖锐露骨，但你其实也是受不了真话的。或者，你脑子里还存着幻想？你一直没意识到你是被我包养的，你满脑子大问题大观念，使你幻想自己多么崇高，在干伟大事业，没有看到自己生存能力低下。这就是你这种人的可笑与可怜吧。你的幻想比我多，多得多，所以你特别受不了了。一被讲真相讲事实，你就受不了。

“啪！”一巴掌到我脸上。是到我脸上，没意识到是打到我脸上的。你不是普通女人，你不像她们那样会扑过来打我，甚至用牙齿咬我。你是知识分子，我们都是知识分子，这是语言一样抽象的打，到我脸上了。

是你的左手，理直气壮的左手。你是左撇子，抽人也习惯用左手。但我最初没看到是你的左手，只觉得被什么刷了一下，懵了。然后，酸酸的，要哭。没有争辩的念头。甚至这哭都不是因为被打而产生人格上的屈辱。甚至，都不是哭，只是蹭到我鼻梁了，我鼻子发酸。然后我才缓缓看到你用的是手，左手。但那左手已经在收回。手掌硕大，是平时加倍的大。才回忆起刚才疾风骤雨地过来。

我第一次正面看它，以往都只是感受着它，感受着它的力量。不，按摩过后我也曾经去寻它看，知道它并没有那么大，跟普通的手差不多，跟你的右手一样大。即使因为老是左手使劲，也并没有锻炼出特别的形态来。但你按我时总是身体左倾，左边像被坠上沉甸甸的铅。回到



平时姿势时，左边肩膀似乎也有点下沉，好像还在为我按摩。这手是专门为按我而生的，也因此，我感受着它的力量，它的魔力。它可以被感觉，而不能被看到。我有时会产生仰望领袖的感觉。它不是神，它是实体存在的。但它又是神奇的，会产生幻觉。我沉迷于那实在存在的幻觉中，也许正因此吧，它打在我脸上时，才产生那么大的力量。哪怕是已经抽身离去，都像伟人背影。

我追随而去，它是务实猥琐的我仅存的理想。当然，理想归根结底是必须有物质作为基础，基础有，就是你手掌的肥沃，那种土地的肥沃，母亲的肥沃。丰乳肥臀母亲的责罚，即使再狠，也是如同套着棉手套。虽然，这种隔着软物打人是一种更凶残的手法，但不能不承认，它造成的伤害少，带来的温柔多。当然会造成内伤，但外表看不出来。又有多少人在乎外表呢？让人选择外表伤害还是内部伤害，未必就会选择外表伤害。人就是这么不可救药。何况外表被伤害，就保证内部不会受伤了吗？既然不能保证，内伤暂时看不见，那么就先在乎外表呗！何况，柔软的伤害是伤害吗？难道不是一种触摸？我翻你手掌，我会翻你手掌玩，但我从来不会去翻你的左手掌，我不敢。我翻着你右手掌看，抚摸，玩弄，想象着左手掌，想象着左手也许更丰满，不，你是女人，应该用“丰腴”这个词。现在，我脑补着刚才你那手掌肉抖动，抽到我脸上。它是肉，相比我的脸颊却有颧骨。你打疼了吧？你的手掌在抖抖地远离而去，我蓦然发觉不对，我怎么可能看到你的手掌？你手掌抽了我，返回，我看到的是你的手背。但我看到的却分明是你的手掌。只有一种解释，你是反掌抽我。明确说，你是用手背抽我，然后顺势敞开去，我才会看到你的手掌。

我感觉到你手背的骨骼了，像嶙峋的山梁，一道一道。我感觉到自己的脸，被它们打击过，一道一道。或者说，我通过自己脸上的痛，推断出你手背上的骨，从而确认。它是如此生硬，如此残暴。酸楚感觉褪淡后，我完全明白了现状。梦破灭了。你竟然打我。左手原来是这么不



好玩，残酷无情。不仅是你的手，你整个人，都跟布着骨架的手背一样坚硬。你的脸也是被骨头架构的，蒙着皮肉。你的脸也并不像我熟悉的重信房子那样丰盈。但其实所谓重信房子的脸，只是我喜欢的那张重信房子照片上的脸，其实看其它照片，那脸也未必那么有肉，也不是穿和服的笑盈盈的女子。明白说，我愿意把她当做可爱的女孩。但实际上你并不可爱，也不是女孩，不是少女，你已经不再年轻，你更像被逮捕时候老年的重信房子，这才是你本相。

你不是女人，是老太婆。日本老太婆恶毒，大半辈子熬成仇怨，现在报在晚辈身上。但我并不是你的晚辈，我是男人。但奇怪，我这个男人怎么就直不起腰来呢？好像被你打折了脊梁骨。当时我分明不是趴着，没有在按摩，我是站着。虽然你抽过来，我本能歪了一下身子，躲闪吧，但却再也直不起腰来了。我就这么身子歪着。其实你很容易被我一扳倒的，跳起来，压上去。我才想起，我从来没有压在你身上过。难道就因为我是中国人？既然是中国人，中国人喜欢女人，不就是奔着她温柔的吗？我应该对你这种人没有兴趣。比日本人还没有兴趣，日本人还有拜女趣味，甚至，SM情结。我没有。我是中国人，中国人才没有那么多曲里拐弯的逻辑，中国人思维是直的，快乐就要，不快乐就不要。李泽厚先生从《论语》开篇三句发现中国人就是讲快乐，是“乐感文化”。不能，那“惹不起还躲不起”？我完全可以躲，在国内我已经深谙“躲”的哲学，怎么到日本却糊涂了呢？我本来对你这种人是最应该警惕的，最逃避的。历史教训记忆犹新。人是多么容易忘记历史教训啊！但难说那就是教训，它是历史，既然是历史，那就是经历过的，经历过的为什么要悔？甚至，痛苦的经历才是最令人难忘的，最诱惑人的，让人回到当年，就好像罪犯往往会回到当初的作案现场。

哪怕是现场警察密布，哪怕自己也恐惧那自己制造的血腥场景，但越是忌讳，就越要进入。甚至，不被抓住，这种欲望就没个完结。直到认罪。但这并不是认罪，而是自我完成。其实再没有比罪犯认罪时更有



正义感的了，这时候它勿宁是基督：我有罪！正因为是基督式的认罪，于是能够接受惩罚。耶稣被追捕，西门彼得拔刀救他，他阻止了。因为他心中自有天国。

但最初还没有达到这种境地。我还觉得冤枉：我这么爱你，你怎么这么对我？但对方不回答我。你只是打我，让我自己去体悟被打的原因。你义正词严，让我无法拒绝。如果你不打我，我还没有觉得自己不正义。现在，正义在你手上。我跪了下去，我要忏悔，请求你原谅我。

但我不知道我该忏悔什么。要论说话，讨论问题，即使不想讨论问题，我又有什么错？但我还是说着忏悔的话，不敢质问，我害怕一旦质问，甚至，一旦忏悔得不让你满意，你就会甩下我，离开我。

如果你离我而去，我只能死。我一天也不能没有你。

即使你只是生气跑走，我可以找到你，你也会回心转意，但浪费时间。我回国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一天没找到你，没把你拉回来，就浪费一天。我跪下，抱住你的腿，不让你须臾离开。我忏悔，勿宁就是为了稳住你的表演。我还有理智，我知道我要哄你。但再往深里想，又糊涂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利用你，还是真的掉进了你的坑里。你别走！
いかないで！玉置浩二，那歌声带着哭腔。完全就是哭。我的刘海划在脸上，粘在鼻子上。我把眼鼻上的头发胡乱抹开，为了方便嚎啕，为了传到你耳里更大声。

“你这是何苦来呢！”你说，你的声音里有无奈的叹息。

“我就是要你！”

“我都打了你了，你还要我？”

“我就是要你打！”

“真是贱啊！”

“对！就是贱！”我应。人有贱性。但在我价值取向里，“贱”并非是负价值的。无关道德，无关理性，无关人间价值，世人都掉进人间价值里了，而我是在平行世界的价值里。当然其实我是两种价值通吃。这



样我就没有任何障碍了。“我该死！我贱！现在我贱兮兮地求你不要离开我！”

你叹了口气，留下来了。

我绝对服从你。我一点想法也不敢有了，唯一的想法，就是让你答应给我按。只要能给我按摩，叫我怎样都行。你就愈加乖戾了，对我竭尽折磨。这是对我的惩罚。你的手，就好像牵着被惩罚了的我，让我痛哭流涕，镂骨忏悔。就像《绿化树》里那个章永璘。早年宿舍里有个爱文学的同学，我会看他推荐的东西，有一次看到一个叫张贤亮的写的小说《绿化树》，奇怪主人公章永璘被打成“右派”流放西北，怎么还读马克思？这是找惩罚自己的母亲的手来救赎自己。“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小说开头引用的这句话简直令我颤栗，我以为换成我绝对做不到。现在看来，其实那已经沉淀在我血液里了。就像这小说中那个海喜喜所说的“特克底勒尔”（真主的定夺）吧？用马克思主义说法叫“必然性”。不，或许是“依赫梯亚尔”？自我选择，自找的，必须接受惩罚。

但其实你也有不想按的时候，但我要挟你按。

偶尔清醒时，也会觉得受不了。我这究竟是在享受，还是在受罪？我是在珍惜每一天，还是在煎熬每一天？也许情况还更糟，你是有意把我往死里整，按时，你整齐的门牙上下顶得紧紧的。不知道哪天你会杀了我，我还没离开日本，人就没了。也许我应该离开你，为了活命也要离开你。但没有了你，这命又有什么意义？我不可自拔。明知通向地狱，通向就通向吧！地狱就在前方，吾往矣。

“你也给我按！”有一次你说。

“我？”

“对呀！”你说，“总不能老是我给你按嘛！你也要为人民服务嘛！”

我还是不敢相信，难道这是你设的陷阱？

其实之前也不是完全没有给你按过，只是现在情形不同。关乎



生死。

“来吧！”你带着娇嗔。这时候你确实是女人。你握我的手，牵往你的身。你还站着，于是你去让自己躺下去。被你松开的我的手僵在那里，不敢收回去。你把自己脱光。我第一次看到熠熠闪光的你的身体，以前没这么觉得。这身体如此陌生，因光辉而陌生。那是女神之身。这身体趴着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来啊！”你叫，声音娇软，好像不是从这身体里发出的。“来啊！快点……”

我不敢动。

“你到底来不来！”我听到一声怒喝。我被推了一下，伸手下去。但仍然是战战兢兢的，很快就又缩住了。“我不会……”

“这也不会！”你叫。

这，我知道你指的是按摩，或者干脆就是按按。但这对我来说不是简单的按按，不是按摩，是……

“随便按，总会吧？”

“怎么能随便按呢？”

“你就随便按！”

“你……”我找能说得出口的理由，“你给我按得那么好，我按不好……”

“无所谓！”

我仍迟疑着。

“动手啊！”

我又战战兢兢伸出手去，好像刚闪避开火，又被拉回火堆里。这身体就是火，至少是会引火烧身的火。我不敢下手。你反抄过你的手，逮住我的手，就往你身上拽。我“啧啧”叫着，抗拒着。你翻过身来，平躺，这能够让你的手更顺势也更有力量拽我。你越是这样，我越害怕了。我的手近乎恐怖地被你牵向你的身体，眼看着就要碰上了，我感觉已经触上了，我“啧啧啧啧”叫着……你猛地撒了手，我的手竟然反弹



回来，以至于连原来的装模作样的姿势都没有了。我顿时心虚，正要道歉，自我检讨，自我悔罪，但你已经火了。又是一巴掌摔过来。

又是左手。你是习惯用左手的。

我“呜呜”哭了起来。如果说之前我哭，是为了要留住你，只要留住你就行了，不择手段。现在我哭，我是真想给你拥入怀中，如果说有策略因素，就是索爱，我是真心的。

果然，你啐：“哭什么！真没出息！”

我就是没出息，没出息的孩子。

你又说：“好了，好了，不哭了！”

我骨头发酥。

“你来啊！”你又叫。是女人要男人进入她时才有的腔调，但我理解成是叫我按摩。或者说，我让自己理解成你只是叫我给她按摩。我还是不敢。你于是又生气了：

“不要哭了！你还是不是男人！”

你一个“左派”，竟然也说这种话，这种价值观，难道你也认为男人就了不起？难道你就没有女性意识？也是，你在日本社会，就并非一定要争女性权益，比如评职称上，比如针对人家对你的语言性骚扰上。也许那也是证明你作为女性还不失魅力，你毕竟是女人。关于男性体制下的女人地位，要追究到底是非常难的。一个女人，要一直刚强也是非常难的，所以你现在要做回女人了。

“来！”你喝。我才好像明白了你究竟要我做什么，或者说，被逼到死角，才不能不正视。

但我实在不能。

“那么就给我按！”你叫，“按！”

你让步了，我也得接受了。我骑到你身上，你还仰面躺着，不是趴着身子。但我是一个生手，我不知道仰着按和趴着按有什么区别。我毛手毛脚重手重脚地按了起来。你叫疼，但却快乐起来，左右甩着头，活



像被强奸一样。

能够让你这样，我从来没想到。我野性出来了。其实谁都有野性，只不过有的人没有被逼出来，像葱在油里逼一样。只不过，逼出后去向不一样，有的寄味于肉，有的寄味于菜。我就喜欢按你，但对和你性交没有兴趣。不是怕，是没有兴趣。也许是因为按摩的过程要绵长得多，没有终点，这是没有射精的性交。漫长的隧道，黑暗的隧道，混沌的隧道。起初，你还不满意，又打我。你骑到我背上示范。我努力学。还是不能令你满意，又打。我在被打中学，哭哭啼啼，吮着鼻涕，泪眼看见你脸色好起来。但还是不能完全满意，又打。这时候打简直是嘉奖。又含泪改进，改进再改进，精益求精。才知道你之前给我按，都是经过如此训练的。但你又骑我身上，虽然仍然骂骂咧咧，但明显已经不是矫正我了，而是在享受。你还打我，我让你打。打了一阵，我报复你，把你掀下来。带着屈辱，我也可以暴力，我也很暴力，我也有左手，我也有暴力的左手……

这样，你的位格下降了。

有时候还觉得你不能给我满足。作为人，我们都是人，但对我作为中国人的处境的理解总是不到位。你毕竟是正常环境里生活的人。当然我也有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在我不控诉的情形下，把握我的痛点。触到我曾经车祸的伤口，我喊痛，怎么了？你问。我说伤口。

“没有啊！”你瞧了半天，说。

我自己也看，确实没有，已无痕迹。只是我一直有感觉。不碰它，是一种隐隐痒感，碰它就会疼痛。

“内伤？”你问。

“是吧。”

“劳损了！”你说。

还是这话。总是劳损，按哪里会痛，就说劳损。我发现其实你也是平庸的，比如按摩，按摩就是按摩，深处痛就是内伤，内伤就是劳损。



你不过就是一个按摩师，也许是我自己因为苦难，状态到了高档，觉出你站位不够高。蓦然发现自己崇拜的神不过是平庸的凡人。这种感觉是破灭性的。

但即使是神，怎样的神才能舔我的伤呢？这世界上所有的怜悯，都不足以拥抱中国人的苦难。

但我已经不能没有你这尊神了。只能盲信，说服自己，让自己闭上眼睛，感受着你深刻的手。闭上眼睛，感觉打开，感觉是不需要实相作为基础的。听，你说：

“痛则不通，通则不痛。”

这难道是哲学吗？深刻得如同你的左手。不管了，你捏好了！对准这部位，狠狠捏。噢，我这受伤的手臂也是左臂。伤处在外侧，刚好，你就用你同一侧的左手捏好了。你也顺手。捏吧，重一点，再重一点，再狠一点，往死里捏，捏死我！有一种到死亡巅峰的痛快。死亡不是在地狱吗？怎么可能在巅峰？这就是深刻的哲学逻辑，下即是上，上即是下。我身体里的血开锅，满上去，满到最上面去。这是知识分子的激情。原来我的身体也是如此的不安分。人有求生本能，知识分子有求死本能。人有贵性，也有贱性，贵性与贱性就统一在神圣性上。为了这个神圣性，我们吃尽了苦头，虽九死犹未悔。我是知识分子，我不止是知识人，就像胡适。我的国家里知识人经常拿他为自己的冷漠辩护，其实胡适生命里一直是有激情的。从历史过来的人，我甚至比你还更有激情。这是内在的激情。你不过是纸上谈兵，让你跟我去中国去上井冈山，你也不会干的吧？在日本这样的社会，当个“左派”有什么了不起？

但也许是你有意识地收敛自己？你很知道不能把我整死，法制国家的人会把住基本阀门。我死了，你怎么办？我又怎么办？难道我真就想死？但不把我整死，我又不满你，说你平庸。我们都在悖论之中。我们都被对方绑架了。

电视每天播放樱花。樱花，向死之花。喜欢这个词：“樱前线”。樱



花一步步向北推进，撒下后方可，慷慨死去。三月，樱花已开到我们这里。恩赐公园可以赏樱了。但我们没有出去。我没出去，你也没出去。你只给我按摩，一天一天。

四月，花谢了。

花再往北去了。

如果靠海拔高度，还可以挽留几天。富士山上野山樱，海拔每上升一百米，花期就推迟三天。樱花挺进的路线暂且转移，从山脚向山顶走。

我被你按着，想象着富士山顶皑皑白雪中开出野山樱。

但大部队终究要北上。四月下，到青森了。今年花期略早。

根室清隆寺里那四十株的 Chishima，包尾大幡，也要更早开了吧？这是全日本最迟开的樱花，往年一般是五月底开。

五月。疫情之下，“黄金周”也没有以往的盛况。只有大自然一如既往。人类巴望着花走得慢一点。

其实再怎么拖延，Chishima 最迟开的历史记录也是五月三十日。那是一九八四年。

二〇二〇年，今天，六月中旬。我该着手办回国手续了。

六月底。

我真的该去办手续了！

这时候，日本疫情有所反弹。我有了理由继续呆下来。我去申请延长我的访问日期，反正用的是我的科研经费，中国方面没问题，日本这边也批准了。我一直呆到了十一月。如果不是国内单位有事，我还会呆下去。

我实在不能离开你，你的手，特别是你的左手。没有这只手，我的生命就会凝固。不，完全没有了重量。想起出来时，国内那些没重量的朋友们，那种轻飘飘的生存状态。但另一方面，我也已经被你训练出力量来了，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思考一些重量级的问题。



但其实，国内的思想界也已经变了。平等自由成了罪。中国知识分子一辈子学西方，但骨子里仍然是崇拜权力，对美国，也搞领袖崇拜。总之是骨子里贱。现在我也贱了。

当然他们有一列说辞，但我多少也读了一点书，而且还具备学者的严谨，那些引证，无论是对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宪政与基督教、民权运动、柏克、洛克、托克维尔、哈耶克、罗尔斯，他们都采取对我有利就强调、不利就忽略的言说策略。这也是文科论文的普遍做法。即使保守，作为反对激进主义是必要的，但他们是极端保守主义反对进步主义。思想界“极右化”至此，倒像是跟“极左”是孪生兄弟。我可以回国去跟你们瞎搞了。谁比谁正确！谁怕谁！我的左手常常会振奋，抡起来。这时候你会问：

“你怎么了？”

“我爱上了你！”我说。

“跟我去中国吗？”一天，我问你。

“为什么？”

“因为你的左手。”

你把左手伸上来，翻了翻，审视，做出怪讶神情。

“就这手。”我说。

“那把它砍了？”你说。

我心头一颤。

我拿我的掌侧铡你手腕。

你虚张声势地叫：“啊！我的手！我的手！”

我真砍了。

“疼！疼！”你叫。

那之后我的心思就直直往这去了。你手腕细长，骨感，好像掐都会断。没戴任何饰品，给我不受任何妨碍就能砍下的感觉。砍下左手，用薄膜袋装上，封好口子，收进行李。或者，干脆就揣在衣袋里。



唯一不能解决的问题是，这样这手会死的。

如果可以要死去的手，那还不如用硅胶做个手模。现代仿生技术可以做得很完美的，尤其在日本，硅胶人偶做得栩栩如生。

但没有情感。

所谓情感，不就是温度？可以注入温液，乃至血液。

但那不是你的。我要的是你的手。

是因为你的手有你的意志？科技也可以模拟。“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我曾经背着你，去找过一家AI技术公司，他们如此宣称。

但人工意志还是人的意志吗？而且是强暴而温柔的意志。

但被砍下的手，还有意志吗？

管它有没有，先占有它再说！

但我终究没有下手。因为我是学者，我能够参透人工智能的虚假。

8

成田机场。这只手从我手上抽走，脱掉了。

一副好合好散的样子。还可以再见的嘛。握手告别。这种姿势简直怪异，我们是革命同志吗？我们是学术同仁吗？

我还是有意识的，所以伸出的是左手，为了握你的左手。于是你伸出的是左手。我又拥有了这只手。

广播在喊我的名字。你的手从我的手指弯内咯地脱出了。你转身消失在茫茫人群里。

我还圈着手。但里面空空荡荡。我什么也没抓住。

从此再不能拥有你的手了。

好像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出关。安检。登机。起飞。落地。入境。回到中国了。



我的手还圈着，里面是空的。拇指跟食指对掐了一下，可这是迟误的铡刀。

感觉是搁浅在海滩的鱼。

蓦地往回溯，像鳗鱼。上楼。出发厅。我要去取你那左手。

“先生请您出示护照！”

“落下东西！”

“在哪？”

“东京！”

“请出示护照！”

丢过去。

“先生您有签证吗……”

“就过去一下！”

直接闯关得了。

一个男的过来，伸手制止。“先生请您配合……”

那手阻断我的生命里奔腾的血流。“我请您配合！”我说。

“先生……”

“请您……”

“先生……”

“你走开！”

“先生……”

“走开！”

“喂……”

“我砍了你！”

我抡起左手。



身体、空间与自我的三重奏

林舟

一

本期刊发的小说中，陈希我的《你的左手》令人不禁想到，在后现代语境中，身体的表现成为当代文学艺术中最为突出的景观，身体除了本身作为主题，还链接了最为丰富的题材和母题，身份认同、性与性别、死亡、爱欲、自我意识、媒介技术等主题，女性主义、新人文主义、后人类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无不在身体的场域中展开，身体成为符号的战场，供各种话语之间争夺和厮杀。

就身体景观而言，视觉艺术总是比文学叙事以更为直观的显现方式，释放出更强烈的冲击力和辐射性。譬如，巴勒斯坦艺术家莫纳·哈图姆曾经于一九九三年完成了一件别具一格的装置作品《异物》。她采用专业的医学超声波回声诊断记录其体内的各种声音，并借助内视镜和结肠镜制作了其身体外表面和内表面的可视扫描图，然后将这些特写图像以大型连续视频画面呈现出来，投射到白色围墙内部的地板上。观众可以听着事先录制的哈图姆的心跳声和呼吸声，追溯摄像机的镜头观看艺术家的身体，透过各种器官孔口进入胃部、直肠、阴道的内部。面对这一作品的感官冲击，解读有着多种可能性，但有两个基本的方面大概构成了其基调，一是它似乎向人们警示了医学借助技术而实施的凝视权力的扩张，二是它颠覆了男权主导下的窥阴癖、色情想象的观看模式。



当这种基于身体经验的加工和创造，进入文学写作领域，出之以语言文字的叙事时，其直接性、感官性和观念性都会削弱很多；相形之下，语言文字的叙事显得较为迂曲、暧昧和不确定。但是，文字叙事所构成的关联性、激发的想象性、意义的发散性则或会更强。在某种意义上《你的左手》是文字之外的任何媒介所难以表现的。其实，本期刊出的九篇小说都可视为身体主题的变奏。武松变成老虎是身体变异的极端（李黎《武松变形记》），从青楼到皇宫，不同的身体行为界定了不同的空间（何小竹《短制五篇》），不同境遇下的两个女孩对身体的感知、态度之间的差异（李柳杨《姐妹》），一场灾难的到来，起笔于身体的反应——“镇上的每一个人都变得需要减肥”（李柳杨《沙漠与羊群》），隔壁住着的陪酒女对“我”构成的诱惑（李橹《女邻居》），身体之间保持距离还是接触，决定着“某种隐秘的连接”是否消失（蔡心格《室友》），一段内心郁结的书写从舔舐齧齿造成的牙洞开始（蔡心格《抵消》），电视报道的犯罪团伙对被骗妓女身体极其残忍的处置，最终令赵老师自杀（曹寇《赵老师之死》）。

当然，最为集中、最为令人惊异的还是《你的左手》。到日本访学的中国学者“我”因为学术会议而认识了日本女子重信房子，一次酒会后房子为疲劳的“我”按摩肩膀，从这一看似偶然发生的身体接触开始，原本厌恶身体接触的“我”，逐步走向对一个日本女子的依赖（确切地说是对她的左手按压身体的依赖），先只是生活中的欢娱插曲，后来却成为两人生活的主调，女方因此而离婚、被解职。围绕手而展开的身体互动，不涉性器接触，所有快感只由手的按压摩挲而来，就这样到了如此疯狂的地步，以致“我”在即将不得不离开房子回国时产生了砍下她的左手的念想。如此的身体叙事，显然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它呈现为一种极端的实验，检视着身体主题释放的可能性。



二

如果说，身体是《你的左手》的绝对主题，那么，这一主题跨越的领域、裹挟的话语可以说是超量而又含义混杂的。这与小说设定的叙述者特征密切相关，叙述者“我”是一个学者，分析和阐释是其拿手好戏，所以通篇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他的自我分析。“我”带着对“近代的超克”的重大课题研究的任务到日本访学，这个学术上(当然也不止于学术)如此复杂敏感的政治问题、国际问题、历史问题，虽然只是作为背景和引子，却始终挥之不去，两个身体之间的相互征服、彼此依恋不仅没有遮盖它，反而使之缝合在各种话语中或隐或现。

他对童年创伤记忆的叙述，似乎是弗洛伊德主义的：“我父亲对母亲有暴力行为。我害怕被抚摸，长大了仍然如此。其实我骨子里是渴望被抚摸的。”针对女主的学术立场，他又表现出某种虚无主义：“当今这个时代，冷战都结束这么久了，资本主义一枝独秀，还有什么左派？或者说，左派何为？从这些人对你的揶揄，也不难看出在他们的眼里，你简直是个不可理喻的怪物。”小说有意识地将女主的名字设为重信房子，与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赤军领袖重信房子同名，“我已经很容易把你跟那个赤军重信房子放一块想了。革命嘛，不革命到身体就是假惺惺的革命。”身体解放、快感释放在革命话语中似乎获得合法性；在对按摩带来的身体快感的描述中，叙述者的联想涉及军队、坦克、暴君、强权、控制，等等，从中依稀可以辨识福柯的权力话语；“我只能理解你因为怜悯中国，所以把中国神秘化了。或者，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向往了。或，世界主义？但这难道不是变相的‘东方主义’？反向的‘他者’想象，‘native’对‘the other’的想象。”则又是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混杂……如此，身体仿佛在画布上勾勒的轮廓线，观念的色彩涂抹和光影切割则展开为这幅画的全部内容。

作为一个学者，“我”总觉得自己对世界有着阐释力，小说叙事中



“我”也确实总显得振振有词，然而却也经常陷入自我辩驳的不确定之中，这方面有着明显的语义标识——在很多段落，会出现连续的“但”或“但是”，在全篇中，“但(是)”高达322次之多。这或许表明，“我”与房子的身体接触的经验却超出了自己的阐释力，那些话语反而构成了身体的迷宫，或者用小说中的话来说，是“漫长的隧道，黑暗的隧道，混沌的隧道。”

值得注意的是，《你的左手》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组合来展开叙述，呈现为一种“我……，(我说)你……”的句法，这貌似一种对话，实质上是一种独白，因为没有同等的叙述性回应，即没有“你”对“我”的描述。这样的叙事句法包含着一系列的悖反：是依恋也是占据，是再现亦是想象，是亲切的又是疏离的，是凸显彼此的互动又是透露彼此的隔膜，是取消他者同时确证和隐匿他者……这一系列悖反或许喻示着一种悬置的、居于其间的精神状态和精神渴求。小说一开始写道：“我预感着你的手的出现，像上帝要降临一样”。在这样的比喻里，上帝所代表的精神性诉求作为先验的存在不可避免地泄漏出来，它在身体的描述之前就已经在那里，身体的动作指向它，连接它，借助它来获得可描述性。但是它的缺席，它留下的虚空，又异乎寻常地凸显出来。这空洞似乎只能由死亡来填充：“上帝啊，带我走吧！我愿意把生命交给你，你拿去好了。我渴望你拿走我的命。”伴随身体快感的是毁灭的冲动。

与《你的左手》的身体叙事中男性叙事声音占据整个文本空间相比，李柳杨的《姐妹》和蔡心格的《室友》中，女性叙事者的声音给文本带来了不同特质，它们没有太多的分析性话语，没有强烈的情绪表达，更没有超出日常感知的极端经验的描述，但依然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们的身体叙事所建立的想象，触及的社会现实，凸显了女性存在意义上的困境及其应对。

自我对身体的发现以一种更为扭曲而又不易觉察的方式，出现在《姐妹》的叙事之中。小说以清淡内敛简练的笔触勾画了姐妹俩的不同



命运，她们出生于一个家庭，姐姐静子过着普通人家女孩的寻常生活，妹妹小红却遭到遗弃，在养老院里长大。尽管姐妹俩交往密切，感情深厚，但在少女成长的最细微处，最敏感的阶段，裂痕悄然而生。小红在许多老男人的环境中，在性事方面显得早熟，小说对此虽然着墨非常克制，却足以让人想象到一种病态和暗黑在少女的世界如何形成，并且形成一道浓厚的阴影，笼罩了这对姐妹。在这一背景下，随着小红与静子关于身体以及快感的谈论，前者对后者私处的探寻，一种根本的伤害已然发生。这种伤害，小说以非常含蓄而又不无悲伤的笔触，通过静子的感知和意识传导出来：“静子顺着照在小红脸上的光，朝窗外看去，感到太阳从未有过的苍老和陌生。栀子花的香味儿溢满了整个院子，那肥硕的花朵洁白而美丽，但跟她好像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窗子外面还有几只鸟儿在叫，叽叽喳喳，悦耳动听，它们在说什么呢？”如此，小说虽没有陈希我的那种“冒犯”式书写，却也达致了别一种“黑暗”美学，忧伤的潜流在文本之中奔涌，流向更远的空间。

相比而言，《室友》中的“黑暗”不过是拂掠整个生活的一抹影子。绵密而从容的叙事勾画了女性自我的一段心路历程，女性面对身体的反应，成为自我意识表达的入口：“她关上门，坐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脸色灰黄暗沉，和朋友圈里那些鲜亮的少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她知道多数时候她展现出来的状态都是假的。”这个热爱写作的女孩，希望守护心中的纯粹，蛰居狭小的租居屋，为生计犯愁，更为心理困惑和自我怀疑而挣扎。在此过程中，始终伴随的孤独似乎无以排解。当同租一间屋子而住在楼上的男性室友对她说“有时候只是想抱一抱人，抱一抱猫也会好一点”时，小说写道：

她几乎又要流出泪来了，她明白他的意思，他们不去提那个词，但是显然他们都感受到了，那种感受那么深切，那么不可躲避，她几乎要流出泪来了。于是她松动了一下身体，重新调整了一下姿态，这时候他们靠得更近了。



但接下来，事情并非朝着两个孤独的身体更加靠近以至融为一体的方向发展。可以说，对身体的控制成为“我”确立自我的独立存在，跨越心理重重困境的一个隐秘的标志。当她下一次在另外的场合与曾经室友亲近地交谈时，已经放松许多，自信许多。她已经可以并不那么多虑而大方地应约参加室友举办的朋友聚会，在告别的时候还主动给室友一个拥抱，也接受了室友在她脸颊处的轻轻一吻。在这样的叙事中，身体接触的方式、处位、情感连接，不仅是女性自觉的自我意识的标志，而且也提示了都市社会中健康而明朗的交往准则。

三

我们不难看到，身体叙事中典型的物理空间为封闭的房间、卧室、床榻，但更重要的是，身体本身成为更具隐喻性的书写空间，这种空间书写以其多义性和异质性而近似于福柯所谓的“异托邦”。重读福柯那篇著名的演讲《另类空间》，我觉得福柯虽然没谈到小说，但是他关于异托邦的描述，给我们关注小说叙事的空间同样具有启示性。譬如他在谈异托邦的第三个特征时说：“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这权力可以说也是小说的权力，只是这“真实”不是物理的而是文本的。他还解释说：“正是这样，在长方形的舞台上，剧场将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地点连接起来。正是这样，电影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长方形场所，在大厅深处的二维屏幕上，人们看到的是三维空间投射在上面，但以矛盾场所的形式出现……”

我们可以接着说，正是这样，每一个小说叙事都会营造一个将一系列并不相干的场所连接、并置和矛盾的空间。李柳杨的《沙漠与羊群》里的A镇可谓这样的一个空间，它明显地带有强烈的寓言色彩，尽管也不乏一些细节的描绘，但是宏大的观念内容（譬如人与自然环境，人性



贪婪与科技的双面效应，等等)让这个空间的叙事反而有些苍白。与此刻构成对比的是何小竹那些近乎断简残篇的“短制”，却构成了展示叙事技巧的舞台。或许它们并非那么“小说”，但那又何妨。它们深得轻盈之美，优雅地讲述平凡生活中的神奇，个个都不拘一格，不落俗套。那些匪夷所思、异想天开的故事，加上幽默的因子，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但并非刻意地取悦大众，而是发自内心的情趣和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超拔的想象造就了这样的质地。小说叙事在营造空间的同时，也在检测着空间的转换催生的戏剧性和更多的可能性，尤其是因为各种行为——小到写一句诗，大到政权变更——而产生的不同空间之间的关系：相互覆盖、相互交叉、相互并行、相互嵌套、相互拆解……

这些空间描摹和行为叙事，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何小竹语言操演的空间。这些篇什的语言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精准，就像小提琴演奏者需要完成旋律的流动而又得保证每一个音符的音准，每一个音符的演奏都是弓与弦的接触，而触点又必须是唯一的。除了精准，简洁而多义，不动声色的幽默感，善用隐喻和转义，等等，使这些篇幅短小的东西让你愿意反复咂摸。在这里，何小竹的小说或许体现了某种现代主义的固置——语言艺术的自足和自律。另一方面，这些故事越读越觉得它们指向着故事之外的什么，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中某些隐而不显的所在。譬如，权力，恐慌，自由的向往、沟通的困难，等等，或许未必是作者的本来意图，而只是你读出来的结果，在此时此刻获得，充满偶然、意外和不确定性，取决于你专注的程度(或许也还有无聊的程度)，还有必要的知识储备或思想资源，以及你看问题的方式。

敏感于空间转化及其意义的生成机制，在李樯的《女邻居》中有很直接和突出的体现。一开始我就谈到过，《女邻居》里隔壁住着的陪酒女(用她们自己的说法是“酒水推销员”)对“我”构成了诱惑，那是身体的诱惑。这种诱惑既发生于“我”想象之中，也发生于行为的层面——“我”偷窥她们洗澡，看她们晾晒在阳台上的衣服，希望掀起那门上隔在她们



与“我”之间的布帘，深夜里倾听她们开锁开门声，留心到她们那里造访的各色男人，而因为机缘凑巧，“我”还叫来朋友与她们一起打牌喝酒聊天……这样去读取小说中各种行为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缘于空间的转换。相对于陪酒女的身份及其工作的酒店或夜店之类，她们租居于“我”的隔壁，进入日常化的居民空间，由此造成人物行为的边界模糊。当陪酒女有了某种邻家女孩的意味，它激发的“我”之想象，唤起的“我”的行为。小说的叙述极有层次地着墨于“我”与女邻居的互动，不仅有“我”的下流、猥琐从中流溢而出，而且在后来偶然相聚时有一种混杂的温暖与亲近，甚至“我”对她们在都市中生存的一丝同情。但是，那种心理空间的隔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似乎反而更加明晰而坚硬；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的一处细节将此生动地呈现出来：“猛一回头时，她拢了一下头发，并对我莞尔一笑。我急忙拧一下头，眼睛看向别处。”

如果说李樯利用物理空间的拉近形成叙事的戏剧性推动力，而最终回到心理空间的隔绝和冷漠，那么，曹寇的《赵老师之死》则借助空间距离的拉开造成的心理空间的崩溃。电视节目《法治在线》起到了关键作用：赵老师看到有关妓女先是被骗继而惨遭杀害的节目，赶快让人联系女儿。因为他曾在激愤之中对不争气的女儿说还不如去做妓女，女儿真的离开他而去，至于是不是做妓女，他并不确切知道。现在节目的刺激（必须提到的是，作者的描述细致生动，让读者也如看电视的老赵一般感同身受）如此强烈，他想方设法联系女儿未果，便不由地在心理上将他人的故事转换成了自己的故事，想象中女儿的遭遇彻底击垮了他，以致内心崩溃，自杀身亡。如此，赵老师之死成为一种观测窗，由物理空间的距离、媒介空间的虚拟与心理空间的压力交织而成。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卑微和柔软的情感结构在压力之下的解体，解体时的烟尘，以及烟尘中的哀伤。



四

前文已谈到过，对个体的存在来说，身体是自我的空间，关系着身份的辨识、确定和认同，因此，身体空间的变化总是投射于自我的意识，并构筑着自我的基础。这一基础在李黎让武松变成老虎的艺术假定性设置中，发生了动摇，同时也由此开启一段自我身份的确认之旅。

中外文学史上已有各种精彩纷呈的“变形记”，《武松变形记》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它对在中国家喻户晓、已经定型的武松形象，进行了颠覆性改写——让武松变成了一只老虎，而且是长了狗腿。打虎英雄武松变成一只老虎，乍一看无疑是一副恶搞的漫画，但是，当我们进入武松变成了老虎时的心理感知过程的时候，我们便被“我是谁”这样严肃的问题又一次占据。当然，小说将这个哲学问题转化成了生动的感性的叙事，充满喜剧性和幽默感。武松竭力地辨识自己是武松而又无法抹去老虎的身体形象，尤其是还要应对众人质询、向别人证明自己就是武松。这一过程让我们发现，一旦越过了共同体的某种标准，试图用过去的自己证明此刻的自己，是多么无力。

值得注意的是，武松从历史深处勾取的自我，并不是人们已经接受的那个武松。他对自己落草的不满，对曾经辉煌的身世的骄傲，让人感到，这变形的时刻似乎让他隐藏已久的压抑得到释放，让他更真实、更坦然，当然也更愤怒、更无所顾忌地宣示自己，哪怕得罪像杨志这样的人。也因此，武松作为主体必须迎着那些质疑、敌意和冷漠的他者眼光，“我是谁”在主体与这些眼光的搏杀中被界定，不仅显示出自我的脆弱，而且表明自我的易变和变异，因为比证明自己是武松更难，是说明自己怎么从武松变成了老虎。像鲁智深那样抱以肯定和关怀的实属极少数，并且到最后也只是某种并不可靠的善意慰藉，充其量只是暂时地缓解那压迫人的焦虑。

身体的“变形”作为一种自我裂变和解体的隐喻，实际上一直是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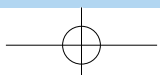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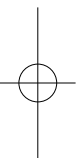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成小说叙事的一种内在驱力。如果说武松变成老虎是在象征模式下调用这种内驱力，那么蔡心格的《抵消》则将这种内驱力“还原”到语言的初始状态。我们看到，在蔡心格的这个短篇中，不同于《室友》的不仅是叙述者性别，而且是叙事语言的质地——《室友》是稳定、有序和内敛的，《抵消》则是跳跃、无序和宣泄的；《室友》是民谣风，《抵消》则是摇滚范。与此相应，《室友》以一段过往的叙事衔接当下的自我经验，而《抵消》则试图将所有的过往凝聚于书写的当下和此刻的自我。就像武松难以接受此刻变成老虎的自我，《抵消》中对当下经验的传达充满焦虑和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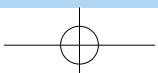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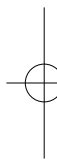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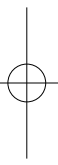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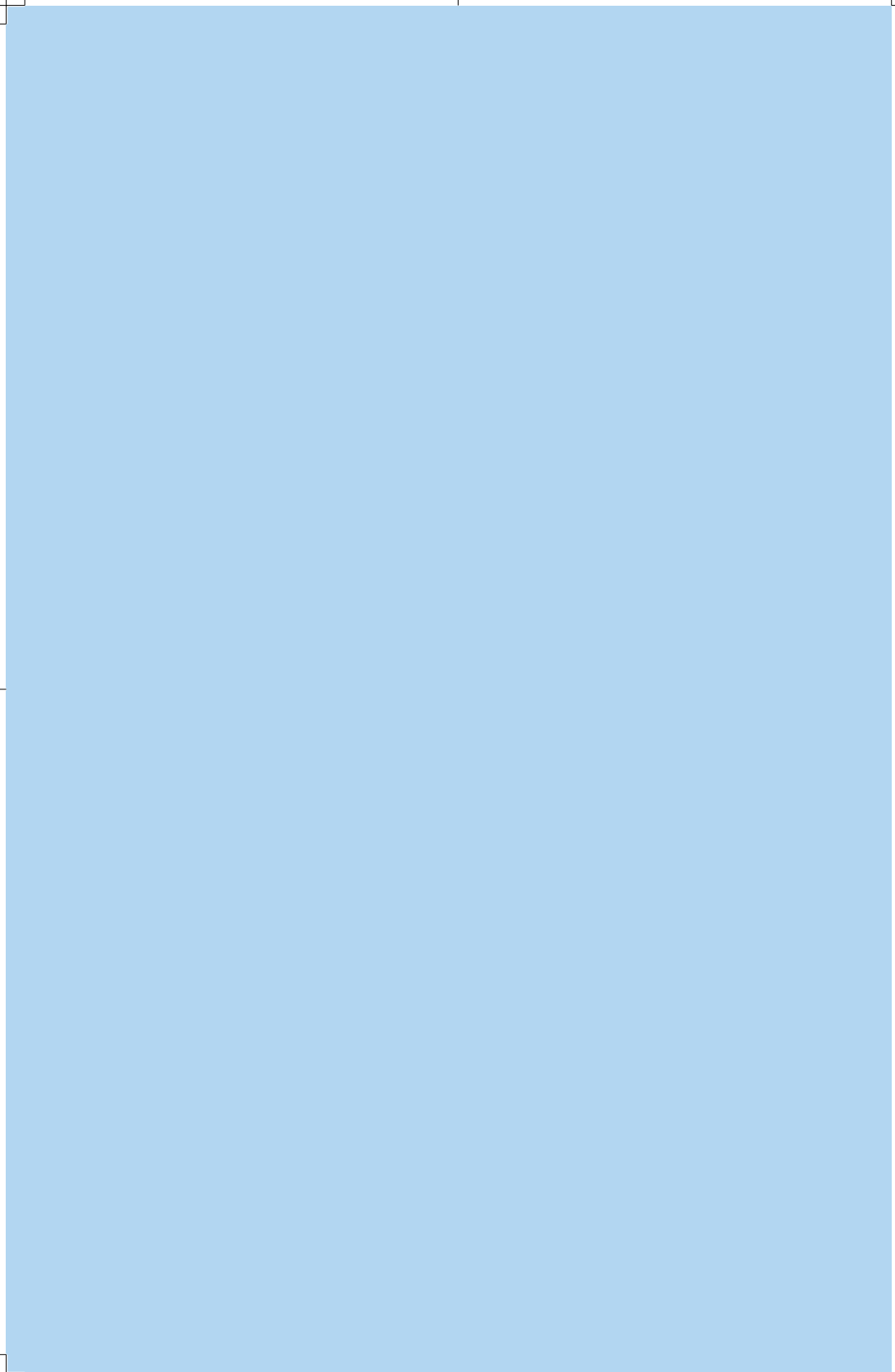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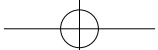
整个叙事实际上是围绕着当下的状态展开——“我”在写作，“我”将回忆纳入此刻，“我”从回忆返回当下。在这一过程中，语言与自我的关系充满了紧张。一方面，是“我”被语言的压迫，感到“我的语言先于我”，先于“我”身体的行动，尤其是“我”身体的知觉和感受；另一方面，是“我”在语言上的某种优越感，认为曾经的女友总是“在语言上被我压制”，而“为了真实表现这个世界，我想她必须遵从她的意志行动，而不被这作为介质的语言，或者生动点说，首先不被我所影响”。于是，自我在语言之中呈现而又不在场的焦虑与矛盾始终伴随，以至于“或许这两天我真是有些疯了，我在一间狭窄的屋子中书写这些，这些语句从我的内部浮动出来，昼夜已经变得模糊。”

正是对上述矛盾状况的直觉和敏感，导致“我”抗拒言说与当下、与自我的分离，希望摆脱语言只是“踪迹”而非真实自我的呈现，试图企及自我、语言和当下同在，如此造成“自我”的书写呈现出某种破碎、不连贯、缠绕不清。对自我以及对书写的怀疑也由此而来：“屋子外有些年轻的醉鬼在尖叫……我注意到他的尖叫和我的写，这是同步发生的事件。恍惚间，他的尖叫替换了我的写，我写出的似乎都被他叫了出来。”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不啻是自我的否定；它是如此令人绝望，或许，只有写出这种绝望才有新的可能。



艾略特·温伯格作品小辑







艾略特·温伯格作品小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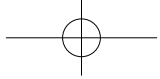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 1949-), 美国当代杰出作家、散文家、编辑和译者, 其作品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

温伯格最先以翻译墨西哥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作品而成名, 其译作有《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诗》《印度之光》和《太阳石》。其他译作还包括维多夫罗的《阿尔塔佐》、比利亚乌鲁塔的《死亡的怀念》、博尔赫斯的《七夜》。他编辑的博尔赫斯《非小说选集》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家评论奖。他深谙中国古典诗歌, 是《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的作者, 还是诗人北岛的英译者。他编辑的《新方向中国古典诗歌集萃》被《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选为“国际年度最佳图书”。

温伯格的政治杂文一针见血、犀利痛快, 收录在《9/12》《我所听闻的伊拉克》以及《那里发生了什么: 布什编年史》, 后者入围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家评论奖并被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选为“国际年度最佳图书”。他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纸上书》《局外事》《命运痕迹》《星星》《穆罕默德》以及《基本元素》等, 其散文包罗宇宙万象、先锋实验、堪称纪实散文诗, 开创了英语散文写作的新局面。

温伯格还是英国《伦敦书评》、德国《国际文学》和美国《纽约书评》资深评论员, 耶鲁大学玛格罗斯世界文学共同体、纽约墨西哥文化院以及新方向出版社顾问。

一九九二年, 鉴于他对西语文学在美国传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温



伯格成为第一位获得国际笔会克罗瓦库司大奖的作家。二〇〇〇年，他获得由墨西哥政府颁发给国际友人的最高荣誉——阿兹特克雄鹰勋章，他是获此殊荣的仅有的一位美国作家。

温伯格现居美国纽约市。

李栋

（本辑由李栋、北岛翻译）



大瀑布

“对我来说，黑色的、可怕的事物就是悲剧，而这些事物正在慢慢聚集。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切，我感到恶心至极。在漫长的岁月里，作为我们一代人的饰品，你和我都相信文明的发展，相信最糟糕的情况已变得不再可能，都希望我们的信仰不会崩塌。然而，伴随着我们前进的潮水一直在向宏伟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涌来，而我们却无从知晓，这是多大的福气。”

——《给罗达·布劳顿的信》亨利·詹姆斯，1914年8月

—

公元前两千年，巴勒斯坦的海岸被称为迦南(Kinahna)，因为那里的人用海滩上的贝壳制作一种紫红(Kinahhu)染料。公元前十二世纪，这片土地被从东边海上来的非利士人和从西边沙漠来的希伯来人(“那边的人”)所征服。迦南人和该地区所有其他被征服的包括亚摩利人、希维人、比利兹人、吉甲士人和耶布斯人在内的族群都被统一称为迦南人(Kinahnites)，即基那人。

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希伯来人开始将他们的起源故事编入后来的《创世纪》中。美丽的《彩虹之约》故事之后，紧接着的是一段离奇的轶事：诺亚躺在帐篷里，喝醉了，一丝不挂。他的儿子含走了进来，无意中看到了他的裸体。含告诉他在帐篷外的兄弟闪和雅弗。他们拿了一条毯子，倒退着走到诺亚跟前，不看他，然后给他盖上毯子。诺亚醒来时没有对含，而是对含的一个儿子迦南发出了诅咒。迦南将成为他兄弟的奴隶的奴隶。闪得到了祝福，迦南将成为他的奴隶。雅弗将住在闪的帐棚里，迦南将成为他的奴隶。



希伯来人认为他们是闪族人，是闪的后裔。迦南人，即所有被征服的土著人，是迦南的后裔。由于希伯来人看到自己显然无法打败非利士人，且必须与他们分享土地，因此非利士人成为雅弗的继承人，但住在闪的帐篷里。

迦南人是奴隶，但几个世纪以来，通过转信希伯来神、生下希伯来族长的孩子，或被主人释放并获得财富，他们变得与希伯来人没有区别了。因此，会根据战争和政治的需要从国外进口奴隶：叙利亚人、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库什人，或者在更晚一些的中世纪，高加索或巴尔干地区部落战争中的流离失所者。两千年来，在犹太人的黎凡特地区，所有人都在某个时候被称为迦南人，即含的后裔。

每个时代都有奴隶，除了罪犯或受灾贫困者之外，奴隶都来自其他的、被征服或蹂躏的民族。（只有在莫斯科，俄罗斯奴隶才是俄罗斯人。）因为这些人 是异族人，是奴隶，所以他们被称为奴性民族：愚蠢、懒惰、淫乱、天真、酗酒、不诚实。他们被当作动物对待，因此他们就像动物一样。他们衣衫褴褛，不允许洗浴，因此他们是一群衣衫褴褛、肮脏的人，身上散发臭味。奴隶制是弱势异族的命运，几乎总是成为一种世袭，沿用至历史奴役了另一个族群。

罗马人有红发的色雷斯奴隶，所以红发成为奴性的标志，鲁弗斯（红发的意思）成为典型的奴隶名字。罗马舞台上扮演奴隶的演员都戴着红色假发。在古典时期，高卢人和不列颠人等都是奴隶、奴性民族。随着不列颠人和高卢人变成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奴隶和奴性民族转来自高加索地区，高加索人成了下等人。在中世纪晚期，巴尔干半岛提供奴隶；在大多数西欧语言中，“奴隶”（slave）这个词来自“斯拉夫”（slav），阿拉伯文中的“太监”一词和西班牙文中的“锁链”一词也是如此。

《圣经》宣称人类属于同一家族，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并惩罚那些有种族歧视的人。当摩西的妹妹米利暗反对她与库什黑人西波拉结婚时，雅威让她得“麻风病，苍白如雪”；纯白是病态的标志。示巴女王因



其皮肤黝黑美丽而被赞美；耶稣的普世性通过黑人法师在他出生时带来礼物得到了验证。

第一批基督徒主要是从被解放的奴隶中招募而来的，基督教在其最初的一千年里与奴隶制的关系是模糊的。所有基督徒都是“基督的奴隶”。圣保罗说，做奴隶比拥有自由好，因为奴隶现世的苦难将在来世得到回报。圣奥古斯丁说，所有人都是可悲的罪人，因此应该被奴役。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说，奴役是对罪恶的公正惩罚。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奴隶都是白人。基督徒被允许拥有基督徒奴隶。

在中东，虽然早在埃及中世纪就有来自撒哈拉以南的奴隶，但他们仍然是少数。然而，由于只有黑人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奴隶，一种传统在公元三、四世纪慢慢得到传播，该传统认为黑人具有奴性，因此是含的后代。犹太人的神话被构建出来，把含的皮肤变成了黑色。其中一个神话说含像狗和乌鸦一样，在禁止交配的方舟上交配，结果变成了黑色。在另一个神话中，诺亚的诅咒是：“你的子孙丑陋、皮肤黝黑”。[一九九六年，赫尔曼·冯·德·哈特提出，“看到自己父亲的裸体”意味着与自己的母亲发生乱伦关系；迦南被诅咒，因为他是含和诺亚妻子的儿子。]

《古兰经》宣扬信徒之间普世的兄弟关系，排斥任何种族歧视。阿拉伯人认为自己是闪族人，因为他们将自己种族的起源追溯到伊斯梅尔，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和以撒的兄弟。（因此，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表兄弟。）在伊斯兰教的前几个世纪，阿拉伯语的“巴努含”（含的儿子）适用于埃及人、波斯人和柏柏尔人，直到他们改变信仰。根据伊斯兰教法，受穆斯林保护的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不能成为奴隶。阿拉伯人通往黑非洲贸易路线的兴起使撒哈拉以南地区成为在穆斯林霸权时期地中海地区奴隶的主要来源。黑非洲被分割成相互敌对的小团体，这些团体都争先恐后地和阿拉伯人合作，以此减少敌对团体的人口。

到了公元一千年，“巴努含”成为非洲黑人的代名词。波斯历史学家



塔巴里写道：“含的后代包括了所有黑人和头发卷卷的人；雅弗的后代包括了所有脸宽眼小的人[突厥人]；闪的后代包括了所有脸蛋、头发美丽的人。”波斯人曾经是含族人，现在已经成了闪族人。犹太人也如此定义含族人和黑人，但在几乎没有黑人奴隶的基督教欧洲，含的子孙仍然是白人：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他们只是当时被奴役的异族人。

到了公元一千一百年左右，封建秩序得以巩固、农奴制兴起，西欧和北欧的奴隶制作为一种宗教习俗开始慢慢消失，但基督教徒继续向穆斯林和犹太商人出售基督教奴隶，用于穆斯林市场。阉割过的奴隶特别抢手，但犹太人和穆斯林不愿意给奴隶做阉割，所以这得由基督徒自己来完成。

随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欧洲对糖的需求疯狂猛涨，因此在地中海东部建起了巨大的种植园。随着十字军被驱逐，制糖业向西转移到塞浦路斯、克里特岛、西西里岛、西班牙南部、马德拉岛、加那利群岛以及后来的美洲新大陆。种植园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起初，这些劳动力由斯拉夫奴隶和宗教战争的难民组成。但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伊凡大帝和俄罗斯国家政权崛起，这都有效地切断了来自黑海的奴隶供应。奴隶必须从南方进口。在十五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无权无势的农民受到两面围攻，东面是苏丹的伊斯兰酋长宣布对卡菲尔人（不信教者）进行圣战，后者被俘虏并被贩卖，西面是葡萄牙奴隶贩子袭击了沿海地区。

美洲：新的欧洲疾病肆虐，原住民作为奴隶质量低下。白人奴隶在热带地区的表现很差。黑人奴隶的寿命相对较长，是一种更好的投资。非洲的语言是如此多样，以至于船上的人很少能相互交流，从而防止了阴谋和叛乱的发生。一股贸易顺风从几内亚吹向新世界：中央航路。

一五〇〇年至一八七〇年，有一千二百万非洲人被俘，一百五十万人在航海过程中死亡，另有两百万人在抵达后一年内死亡。到了十八世纪，黑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迦南人、含的子孙、新的斯拉夫、奴性的



人，而诺亚的诅咒在西欧和新世界关于奴隶制的几个世纪的辩论中，成为他们被奴役的主要辩护观点。但在伊斯坦布尔和地中海东部其他地区，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黑奴和白奴仍同时在市场上被出售。

二

问题在于如何将新发现的美洲民族与《圣经》中的家谱相协调。在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游说下，教会在一五三七年承认美洲印第安人是真正的人 (*veri homines*)，并有能力接受真正的信仰。但这些真正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乔尔丹诺·布鲁诺说，人类有三个祖先，即埃诺克、利维坦和亚当，而亚当只是犹太人的族长。(克里斯托弗·马洛和托马斯·哈瑞特等人都同意此观点。) 马克·莱卡博特说诺亚本人曾航行到巴西并在那里繁衍生息。有人提出应把人类分为罗马人、希腊人、腓尼基人、中国人、埃及人、非洲人、埃塞俄比亚人、法国人、鞑靼人、柬埔寨人、库兰德人、弗里斯兰人、斯西特人和失落大陆的亚特兰蒂斯人。流亡在瑞典的雨果·格劳秀斯认为他们都是瑞典人。

一五九〇年在秘鲁，何塞·德·阿科斯塔提出，美洲印第安人属于以色列的十个失落部落，因此是闪的子孙，他们通过尚未发现的陆桥到达了美洲新大陆。这一点得到了被宗教裁判所驱散或被迫皈依的犹太人的热情认可，并靠强大的拉比马纳西·本·以色列在荷兰和英国传播。马纳西在他一六五〇年出版的《以色列的希望》一书中写道，他曾经在阿姆斯特丹遇到过一个叫蒙特齐努斯的犹太人，此人讲述了这个故事：在美国，他遇到了一群印第安人，当得知他是犹太人，就把他带到一个犹太人部落。他们在荒野中旅行了好几天，直到来到一条河边。在那里，有三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船上向他打招呼：“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的耶和华是你唯一的主。”他们念了十诫，但不允许蒙特齐努斯过河到他们



的村庄。

马纳西注意到犹太人和印第安人有许多共同的习俗：他们悲伤地撕开衣服；他们庆祝禧年；他们与不忠的妻子离婚；他们惩罚鸡奸者；他们娶兄弟的遗孀；他们记得大洪水。罗得岛的罗杰·威廉斯又加了一条：“在那几个月，他们会把妇女们严格分开、隔离在小间棚屋内。”

哈蒙·埃斯特兰奇爵士在一六五二年说印第安人确实是闪的后裔，但他们不是犹太人。犹太人不得与妓女结婚，而所有印度妇女都是妓女。犹太人不能吃不洁的肉，但印度人什么都吃。

三年后，在本世纪最具争议的书籍之一中，伊萨克·德·拉·培伊埃尔用常识来探讨《创世纪》，以反驳印第安人的闪族起源：“亚当只是犹太人的父亲；当时还有许多人已经被创造出来，并且已经生活在城市中，要不然该隐在哪里找到杀死亚伯的刀，又在哪里找到他的妻子？大洪水只覆盖了巴勒斯坦，鸽子怎么会带着橄榄枝回来，如果树木都已腐烂或被摧毁？鉴于大洪水已经过去了三千年，整个地球又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有了那么庞大的人口？诸如此类。

[安提阿的西奥菲勒斯在第二世纪首次计算出已知地球的年龄约为六千年，在一五八三年由约瑟夫·贾斯特斯·斯卡利热尔开始、在一六二七年由丹尼斯·佩托完善，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最终由爱尔兰阿玛郡大主教兼全爱尔兰天主教会首席主教的詹姆斯·乌舍尔确定了年表。天地是在公元前四〇〇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晚上创造出的；天使是在星期天早上创造出的，为的是向主歌唱赞美。大洪水发生在创世的一千六百五十六年后；诺亚和动物们在公元前二三四九年十二月七日上了方舟。五月六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他们终于可以离开方舟。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法国人开始提出创世的六天可能是寓言，地球可能要古老得多。然而，英国人反驳了这一观点，认为这是来自法国的另一个革命性的、破坏稳定的想法，并在下一个世纪继续坚持乌舍尔定下的年表，将所有地质现象归于大洪水的影响。]



在某些地方，美洲印第安人作为以色列的失落部落直到十九世纪仍被认为是一种启示；这个故事的核心主题是天使写的金页片，即后来的《摩门经》。但这一信仰显然对西进扩张过程中的转移和灭绝政策没有任何用处。此外，英国人有一个传统，即认为他们自己是闪的后人（与大多数将自己血统归于雅弗的欧洲人不同）。由毕德尊者提出、蒙茅斯的杰弗里和中世纪的抄写者继承、后来由弥尔顿、克伦威尔、布莱克和维多利亚女王等人认可，英国人把自己看成是以色列人的直系后裔：在古代，他们在岛上避过难，因此比现在的犹太人血统更纯正；或者鉴于对某些圣经段落的重新解释，他们取代了犹太人成为上帝新的选民。正如布莱克的诗和他之后的圣歌里所描绘的一样，英国是新的耶路撒冷。因此，英国人继续坚持认为英国不同于欧洲，不是欧洲的一部分。从历史上看，英国人对犹太人有更大的相对容忍度。还有就是传言说英国皇室的男性一直在接受割礼。

三

种族：一六六六年，乔治·霍尼乌斯说人类有三个种族：雅弗族（白色）、闪族（黄色）和含族（黑色）。

一六八四年，弗朗索瓦·贝尔尼埃说有四个种族：欧洲人，包括埃及人、印度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他们的肤色是偶然而成，仅仅是由于暴露在阳光下”）；非洲人（“他们黝黑的肤色最为重要”）；中国人和日本人（“扁平的脸，藏着的鼻子，小猪眼”）；以及拉普兰人（“这些是凶恶的动物”）。

布封伯爵在其一七四九年出版的《自然史》中宣称，非白种人只是白种人的退化，是由气候造成的。他建议，作为一项实验，将一群丹麦人送到塞内加尔，将一群塞内加尔人送到丹麦，这样隔离几代，看看他



们的身体特征是否发生变化。

一七七四年，爱德华·朗的《朗氏牙买加史》指出了三个种族：欧洲人和相关群体、黑人和猩猩。这本书极为流行，被引用了数十年，可能是因为推测后两者进行过交配。“我认为猩猩不会对霍屯督族女性带来任何不光彩。”

在十八世纪，美国印第安人和塔希提人一样，是高贵的野蛮人；非洲人只是野蛮人。白和红结合生成了麦士蒂索人，即混血儿；黑白结合生成了穆拉托人，即像骡子一样的人。人们普遍认为穆拉托人像骡子一样不育。

一七七六年，美国的诞生与高加索人种的诞生同时发生。哥廷根的一位教授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发明了生理学，这最终成为了体质人类学。布卢门巴赫将人类划分为五个种族，但除了审美外，没有对任一种族进行价值判断。白人拥有“通常被认为是最美丽的和最讨人喜欢的面孔”，他决定叫他们为高加索人，“因为正是在这个地区可以找到最优秀的人种，即格鲁吉亚人种”。布卢门巴赫的理论是，格鲁吉亚是人类的发源地，所有其他种族都源自拥有“漂亮头颅”的格鲁吉亚人。

[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一七八四年：“黑人有权利称野蛮的强盗为白化人或白色魔鬼，就像我们有权利认为黑人是邪恶的象征，是被他父亲的诅咒打下烙印的含的后裔。”]

种族：一七九三年，分类学家卡尔·林奈认为人类可以分为四种：欧洲人（“有思想、创造力、胆识……受法律约束”）；美洲人（“随遇而安、热爱自由、脾气暴躁……受习俗约束”）；亚洲人（“骄傲、贪婪、忧郁……受意见约束”）；非洲人（“狡猾、懒惰、粗心、冷漠……受主人的性情约束”）。

一八〇五年，认为黑人是白人和猿人杂交而生的约翰·克里斯蒂安·法布里丘斯发现了两种在颜色和形状上完全不同的虱子：人虱和黑人虱。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在一八〇六年将人类划分为“两大块”，其中“人的元素似乎只存在于其中一大块中”。“只有准备承受一切的种族的祖先，即雅典人、普罗米修斯人、高加索人的祖先，才能成为独特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闯入思想的世界。”

一八一一年，哲学家克里斯托夫·迈纳斯(他会被纳粹所歌颂)也认为，人类只有两个种族：一个是白皙和美丽的，另一个是黑暗和丑陋的。然而，在这两个种族下再细化又存在着从兽性到英雄文明等无数个分化。

以前人或种族是根据语言、地理、宗教或技术方面的成就进行分类定型的，而现在生理学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测量、描述和比较方法，而这种方法恰好强有力印证了现有的、之前未被科学验证的关于种族差异的看法。生理学在其诞生地德国得到了最热烈的支持。美国支持是因为有大量的奴隶人口。法国支持是因受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海地的奴隶起义和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杜尔的崛起而震动。圣西门在一八〇三年说：“革命者把平等原则应用于黑奴。如果咨询了生理学家，他们就会知道黑人在能够获得同等教育的情况下，从生理学的角度是无法达到与欧洲人相同智力水平的。”

起源就是命运：这一想法永远不会消亡。一八二四年，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奥古斯丁·蒂埃里写道：“最近的生理学研究表明各个民族的生理和道德形态取决于他们与某些原始祖先的血缘关系。”

然而，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理性和科学还没有取代上帝的话语和英属殖民地。相反，殖民地仍然相对太平。英国首席民族学家詹姆斯·考尔斯·普里查德成立了伦敦民族学会，致力于通过“比较语言来确定生理上不同群体之间的亲缘关系”，从而“把所有的人种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的民族学家谱”。按照雅各布·布莱恩特一七七四年在《古代地理分析》中提出的系统，他赞同依据诺亚的儿子对各民族进行分类，但布莱恩特认为气候导致一些含族后裔的皮肤变黑，而普里查德



则认为情况正好相反。他认为亚当和夏娃是黑人，是文明的影响导致肤色变浅。在法国、美国和德国，种族决定了文明；在英国，文明决定了种族。

四

一七七三年，受人景仰的东印度公司委托加尔各答市的十一名梵学家编纂印度教法典摘要。他们编成的著作《跨越诉讼海洋的桥梁》由扎因·阿尔丁·阿里·拉萨伊从梵文翻译成波斯文，然后由纳撒尼尔·布拉西·哈尔赫德从波斯文翻译成英文。哈尔赫德在一七七六年出版的英文译文《印度教法典》中涵盖了令人吃惊的内容，即“梵文是从波斯湾到中国海的几乎所有方言的母体”，而克里希纳加尔的土邦主拥有的古书中不仅介绍了印度和当时公认的最古老的先进文明埃及之间的交流，还将埃及人描述为印度人的弟子。

一七八三年，威廉·琼斯来到了加尔各答。他以神童和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翻译家的头衔而闻名，但作为贵族家庭的家庭教师却很穷困，他成功申请到了一个法官职位，希望能赚到足够的钱，退休后退隐乡间，过独立的学术生活。在印度，他成立了亚洲协会，由于琼斯的名气和兴起的印度热，该协会的杂志非常畅销，有无数授权和盗版的英文版本，以及法文和德文的翻译版本。

一七八六年，在给协会的三周年纪念演讲中，琼斯扩大了哈尔赫德所描述的梵语的范围和影响，并宣布他发现梵语是印欧语系的源头语言。他下面的这一段话引发了轰动：

梵语，不管有多古老，其结构异常奇妙，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比这两种语言都更精致，但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



上与这两种语言都非常接近，这说明了三种语言的相似性不是偶然产生的。其相似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没有一位语言学家把它们全部研究一遍后会不相信它们拥有某种共同的来源，即使这种来源已经不复存在。虽然不那么有力，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认为哥特语和凯尔特语虽然混合了非常不同的习语，但与梵语有共同的源头。如果这里还可以扯开话题讨论古代波斯的话，那么古老的波斯语也可以加入到同一个语系。

[琼斯的这一著名论断早在一七六七年就被爱尔兰学者詹姆斯·帕森斯在一本名为《雅弗的遗迹：欧洲语言亲缘关系和起源的历史调查》的书中隐晦地提出。]

在九篇论述中，琼斯试图将他的语言学发现与《创世记》中的故事相统一。作为诺亚三个儿子的后代，他将印度人、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哥特人、中国人、日本人、西藏人、东南亚人、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归于含的后代；阿拉伯人、犹太人、亚述人和阿比西尼亚人归于闪的后代；靺鞨人和亚洲及美洲的几乎所有游牧群体归于雅弗的后代。他指出，每一血统中不仅有语言上的相似之处，而且还有类似的宗教和艺术以及技术方面的成就。（然而，他承认，这三种血统里的语言比较表明，它们之间并没有共同的词汇。因此，不可能找回巴别塔之前亚当所说的原始语言。）至少有一位评论家对论述中莫名其妙地没有包括非洲黑人提出质疑，并想知道为什么受诅咒的含的后代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族长的男性口吻似乎与上帝所希望的截然相反”。这样的截然相反可能跟琼斯的平等理念有关：在英国，他曾写过一本有争议的小册子，呼吁普及教育；在亚洲协会的第一次讲话中，他还呼吁接纳印度学者。

印度现在已经加入了埃及、希腊和圣地（具体哪里各有说法）的行列，从而成为古代知识宝库，或是西方文明的基础，或是影响力网络中被遗忘的一部分。



约翰·泽法尼亚·霍尔韦尔声称印度曾传授过埃及人、希伯来人和希腊人，并展示了印度教经文的翻译（其原件从未被发现）。这些经文改写并解释了《圣经》中所有“让人困惑、难以理解的地方”。

很多作者将印度教宣传为希伯来语版本之前被揭示的一神论宗教，但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却退化为迷信偶像崇拜。

蒙博多勋爵与霍尔韦尔意见相左，他认为第一个文明是埃及文明，由奥西里斯本人传播到希腊和印度。希腊的语言最初是埃及语，但在数个世纪间出现了演变。然而，在印度，这种语言经由保守的婆罗门得以保存。因此，梵语是未掺杂任何杂质的古埃及语。

弗朗西斯·威尔福德上尉在他对《往世书》的翻译中发现，这些故事与《圣经》、希腊和埃及神话中的一样，甚至还包括了远在英国的地名。（几年后，他发现他所依据的文本是由他雇用的一位梵学家手抄的，其中包括约一万两千个额外的诗句，这些诗句是这位梵学家为了取悦他的雇主希望再次得到雇佣而编造的。）

爱尔兰爱国者查尔斯·瓦兰西认为爱尔兰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从阿尔冈昆语到日语中都能找到它的踪迹。在印度，他的理论得到了印证。一七八六年，他出版了《爱尔兰古代史的证明》。（威廉·琼斯评论说：“你想笑的话，就请浏览这本书。你想入睡的话，就请经常翻阅它。”）一七九七年，他将自己的论文扩展为《爱尔兰的古代史，在印度婆罗门的梵语经文中得以印证》。

五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当时欧洲仅有的两个对梵文有深入了解的人之一。一八〇二年，他在短暂的和平时期去了巴黎，并在战事重新开始时成为战俘。然而，这一次的囚禁很奇怪，因为他被允许住在喜欢的地



方、帮助国家图书馆的印度手稿编目、给一些学生上梵文课。学生中有一个叫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他是第一个将梵文直接翻译成德文的人，而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则是德国第一位梵文教授。（他的大哥卡尔·奥古斯特·冯·施莱格尔是三兄弟中唯一去了印度的人，他于一七八九年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死在马德拉斯。）

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认为，印度的神话和诗歌将成为德国“野蛮和沉闷”文化的灵感来源，这一观点或多或少得到了所有德国浪漫主义大人物的认同。此外，他还认为“一切，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印度”。文明诞生于喜马拉雅山脚下，但一些古老的罪行将温和的素食者人类变成了肉食者，并把他们散播到世界各地。印度人曾教导埃及人，而埃及人又在朱迪亚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在那里，印度人的智慧只被部分地传授给犹太人。（摩西拒绝告诉他们通灵术或灵魂的不朽，因为这些已经沦为粗暴的迷信了。）他们曾远赴欧洲北部寻找一座神奇的山峰，在他们的神话中，那座山峰就在北方的某个地方，印度当然对“北方的高尚和辉煌有一种超自然的想法”。

在一八〇八年出版的《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中，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写道，梵语，即“大洪水前的语言”，完美无缺。所有的语言都可以分为两类：屈折语言（词根内部修饰变化）和黏着语言（前后缀被附加到词上）。像梵语和德语这样的屈折语言就像植物一样自然，是神圣创造的、能激发智慧的活的有机体。像希伯来语和汉语这样的黏着语言只是“单纯的原子组合”。[然而，这些语言学的刻板观念并没有公开的政治议程。虽然经常被认为是现代反犹太主义之父，但施莱格尔娶了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的女儿，并倡导犹太权利。]

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的学生弗兰兹·葆朴在一八一六年出版了《论梵语动词变位体系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对比》，将梵语与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关系的发现变成了一门新的科学，即比较语言学。这又与生理学结合起来，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称为比



较语言学 and 民族学。这是一个先按语言、后按生理特点、再按社会特征对文化进行分类的系统。直到几十年后，这两个学科才又分隔开。

如何称呼这种新的源头语言？英国人托马斯·杨在一八一六年创造了“印欧语”一词。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于一八一九年改造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一个词 *Arioi*（埃瑞奥伊），该词曾被安凯尔·杜·佩伦用来指代波斯人和玛代人，因为佩伦听出了这个词的词根 *ari* 和德语的 *Ehre*（荣誉）碰巧重音。由此，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把“印欧语”称之为“*Aryan*（雅利安）”。朱利叶斯·冯·克拉普洛特反对杨，并于一八二三年用“印度-日耳曼语”来代替，大多数德国学者（除了葆朴，他更喜欢“印度-古典语”）都采用了这个词。一八五一年，伯蒂彻-拉加德称其为“雅弗氏”语言。

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于一八二三年出版的拉丁文版《薄伽梵歌》中的 *yoga*（瑜伽）这个词的翻译，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化可译性的国际论战，以及对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施莱格尔根据语境选用了不同的词来翻译 *yoga*：*destinatio*（命运），*exercitatio*（锻炼），*applicatio*（应用），*devotio*（虔诚），*disciplina activa*（积极的纪律），*facultas mystica*（神圣的力量），*maiestas*（幸福），*mysterium*（神秘），*contemplatio*（沉思）。对他批评最严厉的法国学者朗洛瓦坚持认为应该翻译成这个词：法语里的 *dévotion*（虔诚）。施莱格尔回答说，我们不能把“心灵深处对自身和永恒概念的诗意表达”当作代数符号的集合。（换一种说法：翻译不能划等号。）普鲁士的国务大臣、著名的梵语学家威廉·冯·洪堡宣称，这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但这个词本质上不能被翻译，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每种语言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声音和符号，更是一种不同的世界观。尽管洪堡无意，但这一理论与比较语言学 and 民族学的分类系统以及由此产生的种族特征完全吻合。

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一八〇四年：“如果人类的再生是从东方开始的，那么德国一定会被认为是欧洲的东方。”



一八〇五年，谢林：“欧洲到底是什么，难道不过是一个不育的躯干，它的一切都归功于东方的移植？”

一八一二年，奥特玛·弗兰克呼吁成立一个东方和德意志民族古老智慧协会。

一八二〇年，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描述了佛教军队向西穿越高加索的情况。

一八二七年，儒勒·米什莱：“印度是世界的子宫……从印度降临了一股光明的洪流，一条法律和理性的河流。”

一八二八年，威廉·冯·洪堡感谢上帝让他活得足够长，能读到《薄伽梵歌》。

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儿童开始学习梵文。

一八三二年，皮埃尔·勒鲁：“当我们被这道已经开始照遍地平线的光所照亮，现在为什么还要把自己限制在犹太万神殿中？”

一八三三年，巴尔扎克：“《圣经》中的人类起源史只是挂在喜马拉雅山和高加索山顶峰山坡上的人类蜂巢里走出来的一群人的谱系……在这些名字和地点之下，在这些我们无从抗拒又不知为何的故事背后，存在着一个伟大的历史。也许我们在这些故事里呼吸到了新人类的空气。”

一八四五年，克里斯蒂安·拉森写道，印度-日耳曼德国人是高加索人(包括了闪族人)中最优秀的：“是各民族中组织性最强、最有进取心、最有创造力的民族。”

一八四八年，雅各布·格林在一本畅销书中讲述了一个“被一种不可抗拒的本能从东方推向西方”的民族故事：“这些人的天职和勇气……欧洲的历史几乎完全由他们创造，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他没把这些人称为雅利安人或印度-日耳曼人，而把他们称为德意志人，他还把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伦巴第人也包括在其中。

一八五三年，拉马丁：“印度是一切的关键。”



六

汉密尔顿教了施莱格尔，施莱格尔教了葆朴；葆朴教了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缪勒。缪勒是十九世纪最著名的梵文学家，也是雅利安人种的不懈宣传者。缪勒于一八四六年来到牛津翻译《梨俱吠陀》（“雅利安民族的第一部书”），并一直呆到一九〇〇年去世。他从未去过印度。由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推荐，他受东印度公司委托翻译此书，翻译费高达一万英镑，但该公司从未支付过这笔费用。麦考莱在该公司的最高委员会任职时，曾呼吁在印度普及教育，以此来消除偶像崇拜。麦考莱认为，对《吠陀》的认真研究将揭示印度人的错误，加速他们皈依基督教。缪勒本人写道：“《吠陀》是他们宗教的根源。我觉得向他们展示这根源到底是什么一定是根除过去三千年以来从《吠陀》演化出的一切的唯一途径。”

此时，人们已经发现，次大陆上有三个语系：位于北方的所谓的印度-雅利安语系（梵语属于该语系），位于南方的达罗毗荼语系，主要位于东方的不同部落民族使用的蒙达语或南亚语系。有些人认为达罗毗荼语是一种闪族语言，因此说它的人属于闪族的子孙。梵语并不像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是最初的泛印度语。

在《梨俱吠陀》中，作为“寻求并被光明引导”的雅利安之子的诸神战胜了黑皮肤的恶魔即黑暗势力的达休或达萨，从而获得了火、黎明、太阳和白日。缪勒将这场宇宙大战按字面解读为入侵印度的历史，虽然这些几乎都是神话中的普遍现象。

已知最早的《梨俱吠陀》手稿来自于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缪勒有意将他自己解读的历史与乌舍尔主教的《圣经》年表相吻合，声称这次雅利安人的入侵发生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比大洪水晚了八百年），《梨俱吠陀》是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创作，由婆罗门完整地口头保存了一千年。由于印度-雅利安语言在北方使用，而《吠陀》又是用梵文书写



的，印度北部的战争在历史上也有记录，缪勒由此假定了梵文是这些入侵者的语言。

一八四七年，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在印度有两个种族：一个是古老的、讲达罗毗荼语的种族，他认为这是库什人或哈密特人或黑人；另一个是印度-日耳曼人或高加索人或雅利安人，他们征服了印度的一部分。北方的印度人是文明的高加索人，他们的皮肤只是因为日晒而变黑，他们不是黑皮肤的野蛮人，也没有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因为与深色的种族混杂而退化成野蛮人。“我们普遍认为，当黑人种族与雅弗族发生敌对接触时，他们的命运是要么被毁灭，要么被清除，要么陷入奴役和堕落的状态，可能的话，他们会通过缓慢的同化来颠覆这种状态。”在牛津，他宣称现在印度-日耳曼人即英国人的任务是“完成他们的雅利安人兄弟所未完成的光荣的文明事业”。

缪勒心潮澎湃地唤出了雅利安人理论，其中他写道：

就像六种罗曼语方言指向罗马七座山丘上的意大利牧羊人的家园一样，雅利安人的语言都指向一个更早的语言时期，当时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最初祖先都生活在同一围墙内，不，是在同一屋檐下。在印度人和波斯人的祖先开始南下之前，在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殖民地的领导者向欧洲海岸进军之前，已经有了雅利安人的小部族，他们可能定居在中亚的最高海拔地区，说一种既不是梵语也不是希腊语也不是德语的语言，但这种语言包含了所有方言的种子。这是一个已经发展到农业文明阶段的部族，他们承认血缘关系，并认可婚姻关系，而且还以同一个名字来召唤天堂里光明和生命的赐予者，你可能到今天还能在贝拿勒斯的寺庙里、罗马的大教堂和我们自己的教堂里听到这个名字。



他指出，这个部族“与闪族和都兰族[所有非闪族、非雅利安人和非非洲人]的祖先不相一致”：

他们一直是历史大戏中的杰出演员……他们完善了社会和道德……在与闪族和都兰族的不断斗争中，雅利安民族已成为历史的统治者，通过文明、商业和宗教的链条将世界各地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成了他们的使命。

美国梵语学家惠特尼嘲笑缪勒把雅利安人想象成“在某个高台上栖息了几千年，看着欧洲各部落相继离开他们的古老家园”，并怀疑缪勒是不是看了太多关于巴别塔毁灭后各民族分散的德国浪漫主义绘画。事实上，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缪勒就是浪漫主义诗人威廉·缪勒的儿子，这或许成就了他写下这样的段落：

雅利安人的祖先，我们种族的祖先，聚集在伟大的自然殿堂里，就像同一屋檐下的兄弟，仰望着天空，把它看作他们所渴望的父与子的象征。

七

一八五三年，在相信文明正在消亡的情况下，约瑟夫·阿瑟·戈宾诺以他所谓的“缓解对民主和革命仇恨的手段”发明了一种新的神话和一种新的科学来解释种族。根据他影响深远的《人类种族不平等论》，种族是由血液的精确混合而产生的，是可以测量的“历史化学”。（“古希腊人：雅利安人被黄色元素所改变，但白色元素占很大比重，并与一些闪族人有着亲缘关系；土著人：斯拉夫-凯尔特人黄色元素所浸泡”；诸如此



类。)种族之间的繁衍有一个自然的“排斥法则”。然而，战争和胜利生成了一种“吸引法则”，导致跨种族繁衍。《创世纪》中只有白人。含的子孙在大洪水之后从他们在亚洲北部某处的家园出发，率先开始征服世界，然后，他们因“浸泡在黑色的血液里”变得退化。(戈宾诺回避了这种黑色血液从何而来的问题。)接下来出发的是闪的儿孙即闪族人，他们的血液混合程度较低，因此退化程度较低。雅弗的儿孙即雅利安人，一直保持着纯正的血统直到基督时代，但现在他们也走上了一条将自己引向毁灭的道路：

白种人将从此从地球上消失。在经历了绝对纯净的神的时代、血液混合程度和数量都适中的英雄时代和人类能力仍然可观但已不能从干涸源头更新的贵族时代，人类随着环境的变化多多少少都在快速坠落，直到所有元素最终完全混乱……雅利安人的那部分血统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国家，更是唯一支撑着我们社会的脊梁，但这一部分已经被如此频繁地分裂开，以至于每天都在向最后的边界前进直到最终的完全消亡。如果结果如所预料的那样，这将是在所有方面都平庸的最后阶段，体力上平庸，相貌上平庸，智力上平庸，这一切几乎等同于湮灭。

从现在起大约三千年后将是“我们这个物种的最后痉挛，届时没有我们，毫无生命的地球将继续描述它在太空中冷漠的轨道”。

[一八五六年，埃赫奈斯特·勒南写信给戈宾诺：“你写了一本了不起的书，充满力量、思想独创，只不过根本不是为法国人能理解它而写，或者说为被误解而写。法国人的智慧并不容易适应民族学的考量。”]

梵语中arya(阿梨耶)这个词的意思是高尚。阿梨耶被作为像“先生”这样的敬语附加在专有名词之上。一名女子称她的丈夫为“阿梨耶之



子”。佛陀称他的教义为“阿梨耶达磨”。佛教里有一条“阿梨耶道”，即高尚之路，而《法句经》中指出：“毁灭生命的人永远不是阿梨耶，而停止夺取生命的人是阿梨耶。”在《罗摩衍那》中，罗摩神被描述为“关心所有人的平等并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阿梨耶人”。在《梨俱吠陀》中，阿梨耶出现了三十六次，几乎总是以形容词 *aryan* 出现：阿梨耶法律管理着整个宇宙；一棵美丽的树很阿梨耶。阿梨耶是一种人类或超人类的品质，一种行为标准，一种宇宙秩序的状态；文本中没有证据表明它指的是一个民族或种族群体。遵守法律的人是阿梨耶；不遵守法律的人（包括外国人、非吠陀的土著群体和邪恶的个人）是达休。然而，由于缪勒和戈宾诺的劝诱改宗，阿梨耶成了“雅利安”，指代一个种族并在西方广为传播，雅利安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雅弗”，成为不属于“闪族”的白人的类别。印度人成分以及必须解释的身体差异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到了一九〇三年，恩里科·德·米凯利斯宣布，印度不再是文明的摇篮，而是雅利安人的坟墓。

八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新发现基本推翻了当时流行的六千年《圣经》年表。（虽然在英国菲利普·亨利·戈斯声称，上帝用地质层和从未存在过的生物的化石创造了世界。）印度和埃及现在被认为不是人类历史的开端，而是相对较新的发展。种族比语系要古老得多，因此不同种族的人也可能说同一种语言；语言学不再提供关于人类起源的叙述。语言学和民族学这两个学科分裂开来，并发生争执。[争论的主要文本是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波特于一八五六年发表的《关于人类种族不平等的论文》，其副标题是《特别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副标题的副标题是：《基于对戈宾诺伯爵同标题作品的考量》。]



一八六〇年左右，民族学(人类学)成为制度化的学科，其主要目标是对人类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主要的依据是新的人体测量数据系统。这一系统的核心是使用皮埃尔·保尔·布罗卡发明的奇妙装置来测量“头指数”和其他标志性部位的数据。例如，布罗卡的学生保罗·托皮纳尔测量的“鼻指数”将人类的鼻子分为三类：狭长、宽扁、中等，对应于人类的三个种族：白人、黑人和黄种人。(托皮纳尔还称，非白种人没有能力计算超过2、3或5的数字。)詹姆斯·亨特证明，黑人的低等源于他们的颅缝比白人的闭合得更早，给他们的智力成长带来了骨质上的限制。“黑人儿童几乎和欧洲儿童一样聪明”，但在青春期之后，他们的智力发展就停滞了。头指数被用来证明欧洲妇女的智力低下(但“远远超过黑人妇女较之于黑人男子的智力”)，以及中国人无法理解形而上学。

几十年来，古斯塔夫·克莱姆的《文明通史》是这方面的标准德文文本。他描述了一种人类的阴阳，“男性”与“女性”文明，主动和被动，强势和弱势，智力和奴性。女性种族不仅包括黑人，还包括俄罗斯人和斯拉夫人。“农奴的颧骨丰满、眼睛小而上挑、鼻子平而厚实、肤色呈深色或铅色。这些都显示出他们被动的出身。”

一八六五年，马克思热情地向恩格斯推荐了法国旅行家皮埃尔·特雷莫的解释：“在实际和历史应用方面，特雷莫比达尔文要丰富得多，也重要得多。因此，在如国籍等某些问题上，他以自然为基础做了很好的阐释。”特雷莫的中心论点是土壤的地质性质决定了生活在土壤之上的人的种族和特征。如果非洲人搬到欧洲，他们会变成白人，反之亦然。对同意克莱姆关于俄罗斯人和斯拉夫人观点的马克思来说，这一论断说明了这两种种族的野蛮性。然而，恩格斯却不以为然：“那么这个人又如何解释我们这些生活在泥盆纪二等山脉上的莱茵人为什么还没有变成白痴或黑鬼呢？”

一八七一年，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发明了“文明”的科学分类(他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现在被普遍接受意义的人)：



分类的主要标准是：工业艺术的有或无、发展程度的高或低，科学知识的储备，道德原则的明确性，宗教信仰和仪式，社会和政治组织程度等等。因此，在比较事实的明确基础上，民族学家至少能够建立起一个粗略的文明尺度。很少有人会对以下种族按文明顺序排列提出异议：澳大利亚人、塔希提人、阿兹特克人、中国人、意大利人。

强调差异的民族学与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新理念相结合，成为对神学和政治上乌托邦式平等思想的反驳。此外，英国殖民地也出现了动荡：一八五七年的印度兵变迫使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八年后在牙买加，被解放奴隶的抗议活动被总督暴力镇压，数百人被处决。（总督的行为不仅得到了《黑奴问题偶谈》作者托马斯·卡莱尔意料之中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罗斯金、丁尼生以及让人不无惊讶的狄更斯的支持。）英国的帝国主义任务，即“白人的责任”，在进化论和生理学中找到了科学依据，但同时也需要古代历史的验证。普里查德的《凯尔特民族的东方起源》被艾萨克·泰勒的《雅利安人的起源：欧洲史前民族学和文明的叙述》取代。泰勒不仅是达尔文主义者，还警告说：一个来自西方的白皮肤民族征服了印度北部的黑皮肤野蛮人，给他们带来了文明，但他们与当地通婚，皮肤变黑，社会瓦解。

种族的融合：美国人类学家丹尼尔·加里森·布林顿曾将他翻译的玛雅《波波武经》命名为《美洲的梨俱吠陀》。一八九〇年，他宣称穆拉托人“身体缺乏活力”，“白人与波利尼西亚人、澳大利亚人或达罗毗荼人通婚后的第三代因生命短暂、体质虚弱或不育而灭绝”。白人妇女“最神圣的职责和使命莫过于完整地传递其种族通过数千代人的斗争而获得的种族天赋遗产”。

一八九六年，弗雷德里克·路德维希·霍夫曼测量了黑人、穆拉托人和白人的脚后跟，证明“当一个文明程度较低的种族与一个优越的种



族接触时”，其结果是劣等种族获得了优越种族的一些外部“装饰性”特征，比如穆拉托人的脚比黑人的小，但其“最重要的生命和道德特征”却变得更加低劣。

九

一八五一年，叔本华曾定义过这一使命：“我们希望欧洲有一天能从所有的犹太神话中被解放出来。也许这个世纪即将到来，起源于亚洲的雅弗后裔将找到他们家园的神圣遗迹，因为在误入歧途这么久之后，他们已经足够成熟了。”雅利安主义成为一种统一日耳曼人的力量，一种超越政治派别的“我们”的新意识。当统一在一八七一年最终实现时，亨利·萨姆奈·梅因爵士称“一个国家已经从梵文中诞生了”。

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期间，日耳曼-雅利安民族主义议程与法国所宣扬的其民族对古代智慧的继承发生了冲突，并引发了一场关于谁是真正的雅利安人的辩论，辩论还使用了颅骨测量仪作为科学依据。法国人类学学院院长阿尔芒·德·夸特福格在目睹了巴黎遭受的残酷轰炸后写道，德国人根本就不是雅利安人，而肯定是芬兰人，或是更糟糕的斯拉夫-芬兰人，这些野蛮人可以追溯到欧洲还有犀牛和大象的时代。这一理论在法国非常流行，德国人对此作出回应，启动了一个为期十年的项目，测量各国一千五百万名学童的头骨。这项调查研究证明欧洲有两个种族：一是被认为是土著人的深肤色、短头颅的种族；二是征服他们的金发、长头颅的雅利安人。为了得出最终结论，调查委员会前往芬兰，证明了与当时流行看法相反的观点，即芬兰人因为是金发，所以是雅利安人。

法国和意大利科学家表示反对，并得出了不同的调查结果和结论：肤色深、短头颅的才是真正的雅利安人，或者说法国人原本是金发、



长头颅的雅利安人，但被肤色深、短头颅的种族给稀释；或者说法国人把德国人雅利安化；或者说德国人是退化的印度和波斯雅利安人；诸如此类……

同时，由奥托·阿蒙提出的“阿蒙法则”指出，城市人口多为长头颅，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城市生活，对成功有更大的野心”。（在被要求提供一张“纯粹的阿尔卑斯山类型”的照片时，阿蒙回答说不能，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标本。）查尔斯·克洛森对这一法则进行了进一步发展，甚至细化到“长头颅人群的纳税能力更强”。

一八九九年，金发、长头颅的法国沙文主义者乔治·瓦切尔·德·拉普热伯爵的测量头颅的年轻助手是保尔·瓦雷里，也就是未来“测试先生”这个人物的创造者。伯爵科学论证了德国人像猴子一样生活的时候，法国人已在种植小麦。他还预言：

国家的冲突现在即将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公开展开……我相信，在下个世纪，人们将因为头指数一两度的差异而数以百万计地互相屠杀。正是这个指数识别了各个种族……最后的多愁善感者将能够见证最大规模的民族灭绝。

十

雅利安主义是德意志民族通过复兴民间舞蹈、服装和传说进行的自我赞美，它与印度的古代智慧相联系，超越了政治分歧，统一了国家。随着第二帝国的崛起、突然到来的工业化（比法国和英国晚了几十年）和大量移民（尤其是犹太人）涌入城市，雅利安主义变成了对森林、干净的生活和一小部分同族人口的浪漫主义怀旧。它创造了一种对身体的崇拜：裸体主义、素食主义（希特勒后来也会采用）和性解放（这将民族



主义者和波希米亚人联合起来)。犹太-基督教，即闪族子孙的宗教，成为雅弗、雅利安人宗教的敌人。仪式被恢复或发明：太阳崇拜(最早被缪勒誉为雅利安人的原始宗教)、旧时日耳曼神的祭坛、魔法符文的施放、可以与祖先对话的降神会，甚至还有伪吠陀马祭。印度文化的这些方面，最明显的是种姓制度，被选作古代雅利安人方式的证据。

于一八七八年移居印度的布拉瓦茨基夫人和尼采同时将目光投向了印度的贱民种姓旃陀罗。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她令人费解、复杂的世界循环史书《秘密教义》中揭示了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五个雅利安亚种的上升期，即日耳曼人时期，日耳曼人以其科学成就而闻名，并将很快获得精神上的进步。犹太人是“古印度被驱逐的旃陀罗”，他们流落到埃及，“在智力上严重退化”。“闪族语言是早期梵语长子第一次堕落而生的私生子。”尼采关于印度教《摩奴法典》的看法：

这些教义有足够的启发性。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血统纯正原始的雅利安人，我们认识到“纯正血统”的概念不无益处。另一方面，清楚的是哪些人继承了对旃陀罗的仇恨，对人性的仇恨，而这种仇恨则成为了一种宗教和天才……基督教，来自犹太的根，只能理解为来自这片土壤的植物，并代表了繁育、种族、特权道德的反面运动，是反对雅利安人的卓越宗教。基督教推翻了所有雅利安人的价值观，是旃陀罗价值观的胜利，换句话说，是穷人和底层人的福音，是所有落魄、可怜、在种族中表现欠佳而失败的人的集体反抗。不朽的旃陀罗复仇成了一种爱的宗教。

海因里希·施里曼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特洛伊的壮观挖掘中发现了数百件标有万字符号的文物。他认为特洛伊人与日耳曼人有亲缘关系，因为他注意到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其他雅利安文化中都有卍字(而忽略了它在几乎所有其他文化中的存在)，他宣布这是“我们祖先最重要



的宗教符号”。他雅典豪宅的外墙上装饰有一串卍字。他妻子在豪宅里戴着海伦所谓的皇冠来招待客人。施里曼依靠他的名声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卍字狂潮，大多没什么害处：卍是“最早的已知符号”（根据是史密森尼学会一八九六年出版的一本专著的标题），或是雅利安人最重要的标志，或仅仅是一种吉祥物。卍字作为吉祥的标识出现在广告、雪茄套环、体香剂、童子军徽章和美国高中年鉴上；作为连接印度和英国的桥梁，出现在吉卜林的书脊上；作为印度-凯尔特精神的标志，出现在叶芝的书上；还出现在布拉瓦茨基夫人的神学会和其他更阴险的神秘主义、军事主义和泛日耳曼团体的徽章上，直到德国纳粹党接手。

上世纪初，瓦格纳的女婿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出版了博学巨著《十九世纪的基础》，该书在德国和海外都是畅销书，受到威廉二世、萧伯纳和西奥多·罗斯福等人的赞扬。作为雅利安主义的知识手册，它详细描述了地球上仅存的两个纯正种族即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其余的是“混乱的民族”）之间的摩尼二元斗争史。一边是西方文明中一切美好事物的创造者；另一边是缺乏想象力和理想的破坏者，只有对权力的钢铁意志。即使是基督教，这个由耶稣（他“身上没有一滴真正的犹太人的血”）创立的、基于“雅利安人神圣的三位一体”的波斯宗教，也先后被犹太人圣保罗、非雅利安巴斯克人伊纳爵·罗耀拉歪曲为只崇尚一个上帝。[同样，布拉瓦茨基夫人也声称卡巴拉是被犹太人篡夺的雅利安人的神秘仪式。]浪漫主义者把古代德国人描绘成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学生、森林中的哲学家，而张伯伦说古典世界的所有辉煌都是德国影响的产物，甚至是德国领导人的产物。

在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之后，张伯伦对“犹太物理学”进行了讨伐，因为它“太过随心所欲”，与基于三维、逻辑宇宙的“雅利安物理学”形成鲜明对比。一九二七年，在张伯伦奄奄一息时，希特勒来亲吻他的手。

一九一二年左右，新的精神分析科学分裂为弗洛伊德-犹太和荣格-



雅利安两大分支。然而，荣格的目标不仅仅是帮助精神病人，他想象创造一种新的宗教，剥去千年的犹太-基督教，解放内心的雅利安人祖先。他的“集体无意识”成了一个博大的总纲，综合了过去五十年来学术、巫术、刻奇作家们归结为雅利安的神、仪式、符号和主题。

[在之后与博林根基金会和爱诺思研讨会有关的荣格圈子里，许多最好的学者都是雅利安主义者，他们会主动或被动地成为法西斯主义者，将雅利安人对犹太-基督教的拒绝、对民间文化的兴趣以及文化间古老联系的具体阐述结合起来。例如：米尔恰·伊利亚德，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团体“铁卫团”的宣传员；乔治·杜梅齐尔，战前的纳粹同情者和战后的极右翼分子；朱塞佩·图奇，上世纪最重要的藏学家，在战争期间，他在官方场合穿着法西斯制服，并编辑一本致力于促进意大利和日本之间文化联系的杂志；阿迦南达·巴拉提，密宗专家，原名利奥波德·费舍尔，纳粹分子；亨利·柯宾，巴列维宫廷的宠儿，普鲁士-波斯雅利安主义的推动者；铃木大拙，禅宗在西方的主要传播者和日本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尤金·赫里格尔，《箭术与禅心》的作者，纳粹分子。]

当荣格声称弗洛伊德的分析只适用于犹太人时，桑多尔·费伦齐正在给弗洛伊德写信：“让我吃惊的是，在苏黎世的精神病院里，痴呆症[精神分裂症]患者比匈牙利的精神病院里要多得多。这种疾病显然是北欧人的自然状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克服冰河时代的最后时期。”

一九一七年，美国对到来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黄色危险”感到震惊，通过了一项移民法，只允许“自由的白人”永久进入美国。一九二三年，一位来自旁遮普的婆罗门以他是雅利安人为由，起诉要求获得公民身份。此案被提交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他败诉，称通婚破坏了“雅利安血统的纯洁性”，而且“普通人都知道，在金发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棕色的印度人之间存在着明确无误的巨大差异”。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伟大城市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发现证明，早在雅利安人到来之前，次大陆上就存在着一



个先进的文明：大约从公元前五五〇〇年开始，公元前二六〇〇年到一九〇〇年蓬勃发展，覆盖面积是古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的两倍，有大约一千五百座城市和乡镇，其现今被认可的文物在欧洲大陆到处都可以找到。这一发现立即被置于现有的历史叙述中：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其城市被入侵的雅利安人洗劫而不得不放弃时崩溃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战败和《凡尔赛条约》带来了民族羞辱之后，雅利安族群越来越痴迷于净化：道德上的正直、戒烟戒酒、优生学、体育锻炼、反对卖淫和梅毒的运动，以及将犹太人从社会的各个层面清除出去。异教、色情、民俗、反资产阶级的内容逐渐被清除，并被军国主义所取代。雅利安人最大的团体之一，泛日耳曼协会，免费分发戈宾诺的作品；其三分之一的成员是学校教师，他们把这种痴迷带到了课堂上。

一九二五年，希特勒：

我们今天看到的人类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的所有成果几乎都是雅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只有雅利安人才是所有高等人类的创始者，因此，雅利安人代表了我们所理解的“人”这个词的所有原型。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明亮的额头上迸发出天才的火花，永远重新点燃了知识之火，照亮了寂静的神秘之夜，从而使人类走上了驾驭地球上其他生物的道路。排除了他的话，也许几千年后，黑暗将再次降临到地球上，人类文明将消失，世界会变成一片沙漠。

十一

在雅利安世界的另一端有平行的发展：萨瓦卡作为反英恐怖分子在监狱里呆了十三年，他写下了一九二三年发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宣



言《印度教特性》，以缪勒的新浪漫主义风格唤起了印度-雅利安人共同血脉和圣地的伟大，这种伟大不是被犹太人，而是被穆斯林所玷污。受《印度教特性》的影响，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得以成立。团员们统一身着军装，官员禁欲。通过体操、宗教学习、武器训练、精心策划的示威活动和骚扰穆斯林节日庆祝，国民志愿服务团宣扬印度教意识、道德正直、不容异说和体育能力，而这一切都是挂着以卍字、莲花和剑为特征的旗帜下展开的。

到了一九三〇年，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其他类似团体意识到他们与德国法西斯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

在印度，虔诚、理智的印度教徒都怀着欢欣鼓舞的希望欢迎德国复兴雅利安文化的庄严理念、对卍字的颂扬、对吠陀学说的支持以及对印度-日耳曼文明传统的热忱拥护。德国对雅利安文化敌人的讨伐将使世界上所有的雅利安民族清醒过来，并唤醒印度的印度教徒去重新恢复昔日的荣耀。

有些人甚至把希特勒神化为毗湿奴的化身。然而，德国纳粹党在支持印度独立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一个派别写道：

对我们来说，支持印度为摆脱英国统治和资本主义剥削而进行的斗争一直是而且现在更是必要的。对德国的解放政治来说，每一次削弱凡尔赛签约国的力量都是有利的；从情感上来说，我们应当支持被压迫的民族抵抗他们剥削者的每一场战斗，因为这是民族主义不可抗拒的结果，我们为自己实现种族身份的权利也适用于其他民族和国家。

希特勒对此不以为然：



受压迫民族的联盟是一种愚蠢的口号……今天的印度人生活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或是黑人生活在任何欧洲人的统治之下，这是以他们种族的劣等性为基础的。黑人、印度人等的自由斗争试图打破自然秩序……是一种种族变态行为。

而认为雅利安人是从亚特兰蒂斯先到印度的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解释道：

我们知道，在印度，印度人是由高等的雅利安人和肤色深黑的原住民混血而成的种族，这个种族今天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因为他们也是一个种族的奴隶，在我们看来，他们在许多方面几乎就像是第二种形式的犹太人。

随着战争的到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支持德国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一边是纳粹的种族主义；另一边是共同的敌人英国。一些人拟定了暂时支持英国的策略，认为应该实施到战后；另一些人建立了秘密的德国声援团体。孟加拉民族主义者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在德国难民营中招募印度战俘，成立了印度军团，他们身着印有纳粹鹰和万字符标志的制服，服务于德国最高统帅部并为即将入侵阿富汗和西北省份（也就是后来的巴基斯坦）做好准备。

一九四八年，圣雄甘地被印度教民族主义创始人萨瓦卡的一个亲信暗杀了。

十二

此刻，标准历史讲述了来自亚洲北部或西部的大规模移民，他们乘



坐双轮马车向西进入欧洲，并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年至一二〇〇年之间向东进入印度，摧毁了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并向恒河平原进发。在那里，他们征服了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强制使用他们的印欧语，并建立了种姓制度和新的吠陀宗教，其主要仪式是马祭。这段侵略的历史以及该宗教的信仰和习俗可在《梨俱吠陀》中找到。该书于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创作完成，以口头形式保存了一千年，直到被抄写下来。由于与纳粹主义有关，（在印度以外）“雅利安人”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被“印欧人”取代，成为这一种族的名称。

目前还没有任何考古学证据证明雅利安人的存在、任何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印度河流域城市遭到的暴力破坏、双轮马车的广泛使用（无论如何，双轮马车是无法穿越兴都库什山脉的）、马祭，或是《梨俱吠陀》中提到的任何东西，其地理特征在印度甚至无法确定。雅利安人入侵的历史事实和《吠陀》的口头表述完全是基于缪勒一八四七年提出的理论，其年表也是如此，缪勒曾将其与《圣经》创世纪的时间相统一。

现在有些人认为，印欧语系的传播发生在遥远的古代，也许是在印度河流域文明出现之前被征服或迁移，也许是在印度河流域通过贸易蓬勃发展期间发生；印度河流域说的语言后来演变成了梵语。有些人认为《梨俱吠陀》并不古老，它是在公元前五〇〇年左右创作而成，是当代宗教剧变的一部分，这种剧变创造了佛教、耆那教和现代印度教。吠陀教是一个致力于马祭和父权神制的教派，它是一个失败的教派，很快就消失了。

在此刻的印度，史前历史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话题。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坚持认为，从没有过雅利安人的入侵，《吠陀》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印度河流域的宗教是吠陀教，而正如德国浪漫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印欧语言起源于印度。因此，印度教这种从北方的吠陀宗教和南方的传统信仰的组合中自然演变而来的宗教和与梵文有关的语言都是印度的本土产物。那些反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人肯定了雅利安人入侵



历史的所有细节。和伊斯兰教一样，印度教是一种通过征服强加给印度人民的外来宗教，因此，印度在本质上并非更多的是穆斯林而不是印度教。印度由人民党统治，该党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延续，通过摧毁清真寺、煽动反穆斯林骚乱、改写法律和城市名称使其更符合“印度教”的特点而上台。摩亨佐-达罗的废墟几乎正好位于印度引爆原子弹的塔尔沙漠中的波卡兰和巴基斯坦引爆原子弹的查盖山的不知名地点的中间。

此刻在美国，不时有以雅利安主义为名的暴力行为发生。人们可以加入的公共团体和组织包括雅利安天使、雅利安军团、雅利安解放军、雅利安民族、雅利安国家社会主义党、雅利安保护党、雅利安起义、白人雅利安抵抗组织和雅利安妇女团结组织。在互联网上，人们可以浏览雅利安十字军图书馆、雅利安女性家园、雅利安通讯社、泛雅利安资源中心，以及无数的聊天室和公告栏。还有一个雅利安人相亲网站，这不是一个玩笑。雅利安民族主页的点击率现在已经达到一千两百万人次。

此刻在美国，某些州已经通过了法律，要么积极阻止在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要么要求将其与“创世主义”（其支持者称之为“创世科学”）一起教授。

创世主义遵循了《圣经》的叙述，但它在乌舍尔主教的年表上增加了（不清楚是如何增加的）四千年；世界现在是一万年，而不是六千年。在某些州，生物课本上必须贴上这样的标签：“进化论是一种有争议的理论，一些科学家将其作为对生物起源的一种科学解释。当生命首次出现在地球上时，没有人在场。因此，任何关于生命起源的说法都应该被视为理论，而不是事实。”

一七九五年，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曾指出：“在不同的民族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彻底调查这个问题后，你会发现所有的民族都相互融合，人类的一个种族是如此理智地融合进入另一个种族，以至于你无法分辨出他们之间的界限。”

一九一七年，普林斯顿大学讲师亨利·戈达德在《犯罪学》杂志上发



表了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文章说，根据智商测试，83%的犹太移民是“智力低下的白痴”。不过，犹太人比美国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黑鬼的智力略高。（戈达德创造了“白痴”这个词，玛格丽特·桑格用他的结果作为控制生育的论据。）

一九二一年，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耶克斯根据对一百七十五万美国士兵进行的智商测试证明，37%的白人和89%的黑人都是白痴。由于来自东欧和南欧的大量移民，白人中白痴所占的比例才高得令人震惊。例如，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智力年龄为11.01岁；波兰裔人则为10.74岁。

一九二三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布里格姆在畅销书《美国智力研究》中推广了耶克斯的发现。布里格姆将智商测试与瓦切尔·德·拉普热伯爵收集的颅骨测量数据结合起来，证明美国接收的是最差的欧洲人样本。更糟糕的是，“由于黑人的存在，美国人的智力下降速度将比欧洲各民族的更快”。他建议应该“唤起公众的关注……以确保种族持续不断地向更高级进化”，所以应限制移民，以防止“现有人口中的不良品系继续繁衍”。

一年后，美国通过了《限制法案》，卡尔文·柯立芝签署了该法案，称“美国人必须还是美国人”。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基本上被取消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使许多人在战争和犹太人大屠杀中丧生。

一九九四年，在畅销书《正态曲线》中，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查尔斯·默里根据智商测试证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人，而最不聪明的人被归类为“西班牙裔”和“黑人”。赫恩斯坦和默里把种族智力低下的现象称为“遗传障碍”。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闪族人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这会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犹太人大屠杀的发生和以色列国家的兴起，阿拉伯人的成分将萎缩或消失。]雅弗族人成了雅利安人，即所有非闪族白人种族，直到雅利安主义排除了非日耳曼群体。含族人的情况则更为复杂。

非洲奴隶制得以废除，而且没有被另一个种族的大规模奴役所取代，含和奴隶制的联系在三千年后告一段落。科学和理性指出了人类的多重起源，而大洪水也并不是普世皆有的。否则，如何解释所有那些领土已经被绘制出来、头颅已被测量的民族，如非洲黑人、澳大利亚原住民、东亚人、南印度人、波利尼西亚人、美洲印第安人？戈宾诺的科学神话占了上风：确实有黑色、黄色和红色的“元素”，它们在某些地方保持了纯洁性，而在其他地方则在不同程度上与最初的白人诺亚之子的后代混合在了一起。

含族人成为阿比西尼亚人(埃塞俄比亚人)，这要归功于一八六三年约翰·汉宁·斯皮克轰动一时的《发现尼罗河源头日志》。阿比西尼亚人不仅是含族人，而且还是“半闪人”，因为他们的王室血统可以追溯到大卫王。与大多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相比，他们的皮肤更白，身材更高，脸部也更有棱角，而且许多人很早就皈依了基督教。当斯皮克到达维克多里亚湖时，他发现了一个由瓦胡马人或瓦图西人(图西人)统治的大王国，那里的人与阿比西尼亚人长得有些相似。他由此想象出了一部半白含族人的历史。含族人征服了黑色皮肤的班图野蛮人并带给他们文明。由于书大受欢迎，斯皮克发明的历史成为了标准的非洲历史。

直到一八九四年德国人戈真伯爵成为第一个来到卢旺达王室的欧洲人，卢旺达还是非洲地图上最后的一处空白。这个王国被山地包围着，由一支臭名昭著的凶猛军队守卫着。戈真伯爵所发现的是一处地理上的天堂，土地肥沃、山势平缓、气候温和，没有在其自然边界之外到处泛滥的舌蝇和疟蚊。这片土地的国王是图西族人，叫鲁瓦布吉里，他的家



族已经统治了数代，并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国家机制。

王国里生活着三个民族：原始居民特瓦人，已经减少到极少数，是锅匠、宫廷里的奴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却是国王军队里最好的士兵；胡图人，占大多数，是班图人的一支，主要是农民；以及执政的图西人，主要是牧民。然而，这种划分方式对卢旺达人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的社会被划分为十四个“氏族”，这些氏族的政治性大于生理性，包括了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并建立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恩惠体系之上。虽然这两大族群体貌不尽相同，但他们一起生活，经常通婚，用同样的方式使用完全相同的语言，并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传说故事。在某些情况下，一家胡图人可以通过一个复杂的过程成为图西人。

随着第一批欧洲人的到来，牛瘟流行，在一些地方，90%的牛染病而亡；天花肆虐；第一次出现了沙蚤瘟疫，沙蚤钻入脚趾甲下，脚趾痛苦溃烂。国王鲁瓦布吉里于一八九五年去世，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而几个月后比利时军队的到来让不稳定更是变成了混局。到了一八九八年，这个国家已成为德国的殖民地；一九一六年又被比利时人夺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这个国家被永久地授予了比利时。

欧洲人无法理解氏族制度，只能从种族角度看待卢旺达人。根据一份比利时报告，特瓦人是“一个迅速消亡的种族的一支……像猴子一样有一张扁平的脸和一个大鼻子，与他在森林中追逐的猿猴差不多”。胡图人“显示出非常典型的班图特征……他们一般身材矮小粗壮、头大、面带微笑、鼻子宽大、嘴唇厚实。他们性格外向、喜欢笑、生活简单”。然而，图西人是一个“良好的种族，除了肤色之外，没有任何黑人的特征”，“五官精致”，妇女“苗条漂亮”。“图西人热情智慧，表现出原始人中少有的细腻情感，是天生的领袖，自我克制、深谋远虑。”另一份报告赞扬了他们“高加索人的头颅和美丽的希腊面容”。对欧洲人来说，这些含族人虽然不完全是“我们”，却是在非洲能找到的种族中最接近我们的了。



比利时人积极于殖民掠夺，他们侵占土地，修建公路和咖啡、茶叶、奎宁种植园，削弱或解除氏族制度，禁止当地作为家庭结构基础的一夫多妻制。图西人，作为他们的“天然”盟友，被授予行政和其他重要职位；他们的孩子被送进学校接受教育。胡图族首领和其他领导人被图西族人取代；他们的孩子一直是文盲。天主教传教士改变了图西人的信仰，编造了一个神话说他们是科普特基督徒的一个失落的部落。然而，身体特征并不是决定因素。一九三四年，比利时人为每一位公民颁发了身份证。任何拥有十头牛以上的人和他的后代都是图西人；牛少于十头的就是胡图人。图瓦人是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图瓦人”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比利时人转而和胡图人结盟。新教传教士一直在改变胡图人的信仰，这让天主教徒感到震惊，他们派出大量的弗拉芒牧师来扩大传教士队伍。弗拉芒人是一个分裂国家中无权无势的那一半，他们认同这个陷入困境的多数群体。此外，图西族领导人正在鼓动独立。经过复杂的政治斡旋、联盟和背叛，一九五九年爆发了暴力事件。在含族神话中长大的胡图族人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卢旺达人，并袭击了图西族“入侵者”。一万名图西人被杀，数万人逃到了边界之外。一九六二年独立后，情况变得与比利时统治下的生活截然相反：剩下的图西人被剥夺了权力并被拒绝接受教育。身份证制度被保留了下来，许多图西人想通过行贿手段变成胡图人。

腐败；对图西人的进一步屠杀和大规模流亡；西方国家因其反共和对基督教的虔诚而支持的镇压性独裁政权；暗杀；图西人游击队越境袭击，与胡图族民主异议人士和敌对的非洲邻国结盟；咖啡价格暴跌；普遍失业；货币崩溃；作物歉收；艾滋病；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和训练，由法国人提供经济支持和组织支援，以帮助亲法的胡图人对抗图西人，因为图西人流亡的一代中在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已经开始亲英；从中国进口了大批大砍刀；胡图人的极端主义广播电台和报纸重复着这样的信息：过去最大的错误是允许图西人离开卢旺达并在国外发展壮大；最后，



一九九四年四月六日，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去世，他的飞机在基加利机场被导弹击落。

第二天就开始了百天大屠杀。各个年龄段的胡图人，社会各阶层的男男女女，包括牧师和知识分子，拿起了分发的大砍刀朝图西人砍去。由于外貌并不说明问题，仍在使用的身份证决定了谁是图西人；邻居们谴责那些持有假身份证的人。学校教师杀死了他们的学生；跨族婚姻混血儿杀死了他们的图西族父母。至少有七十万图西人丧命，这是85%的图西人，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五月，约有两万五千具大多无头、残缺不全的尸体从卡盖拉河上漂了下来，随着美丽的鲁索莫瀑布坠落。尸体在下面的水池中晃动，狗过来舔。一个来自最近村庄卡森塞罗（艾滋病的发源地）的村民说，他看到了一个女人翻滚的尸体，她的胳膊和腿上绑着五个小孩。

卡盖拉河从卢旺达流入维多利亚湖西侧。在北岸，湖水越过里彭瀑布流入维多利亚尼罗河的急流，向北流入基奥加湖，接着向西流入艾伯特湖，然后再次向北，越过凶猛的默奇森瀑布，改名为艾伯特尼罗河，勉强穿过森林，进入苏丹，改名为山地尼罗河，河道变宽，流经福拉激流峡谷，进入冈多科罗山坡的沼泽地，流入水草丰茂的诺湖，与索巴特河汇合，向东，向北，改名为白尼罗河，穿越广阔的冲积平原，直到喀土穆，沿途一千六百英里，灰绿色的河水与从埃塞俄比亚高地流下来的青尼罗河的青色相接。胡图人认为河水是在送含的子孙回家。

（李栋译）



犀牛

—

节选自报纸《夏威夷之光》，拉海纳大岛，一八三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No Ka Lachaokela

[说犀牛]

1. O ka Elepani wale no ka mea i oi aku kona nui mamua o ka Lachaokela. Eono paha kapuai kona kiekie a he umikumamalua ka loihi, a he umikumamaha kekahi.

[大象是唯一比犀牛大的动物。犀牛的身高约为六英尺，身长为十二英尺。有些达到十四英尺。]

2. Ua loihi loa kona kino, a ua nui; ua pokole kona mau wawae; ua manoanoa hoi; a ua kaumaha; ua palahalaha kona pepeiao, a ku pono iluna; ua oi aku kona lehelehe luna mamua o ka lehelehe lalo; ua uuku kona mau maka ua mimino nui loa kona ili, e like me ka lole manoanoa, i hoalualuia; ua loihi kona nuku, a malaila kona pepeiaohao nui, ikaika loa; a ua pokole kona kapuai, a ekolu no manamana.

[它的身躯庞大；它的腿很短；它很粗壮；它的耳朵很平但能竖起



来；它的上唇突出于下唇；它的眼睛很小，它的皮肤非常皱，就像拉在一起的厚布；它的鼻子很长，再往上是极其结实的角；它的脚很短，每只脚上有三个脚趾头。]

3. O kona pepeiaohao hookahi, ma ka nuku, oia kona haokela; oia hoi kona mea kaua aku i ka Liona, a me ka Elepani, a me ka Tiga, a me na ilio e ae. No kona ikaika loa, e hiki no ia ia ke hou aku i ka laau nui a puka no i kela aoao, e like me ka hou ana o ke kui laau iloko o ka uwala.

[它鼻子上面大块的突出物就是它的大角；那是跟狮子、大象、老虎和其他四条腿的动物战斗的武器。它力大无比，可以轻松穿透一大块木头，就像一根钉子戳穿一只山芋一样。]

4. O ka mauu ka ai a ka Laehaokela, a e ai no hoi ia i ke kakalaioa a me ka lala laau, a me ke ko, a me ke kurina, a me na mea maka a pau e like me ka nahelehele.

[犀牛食草，不过也会吃荆棘、树枝、甘蔗、玉米和其他如灌木等绿色植物。]

5. Ua oi kona lehelehe luna, a e hiki no ia ia ke o aku ia mea, i hookahi kapuai paha, a me ia no ia i holiili ai kana ai.

[它的上嘴唇前突，可以伸出大概一英尺那么远，它以此来收集食物。]

6. Aole ia e kolohe mai ke kolohe ole iaku ia, aka, ina kii aku kekahi ilio ia ia, a o ke kanaka paha, alaila, hihiu loa la Laehaokela, aole hoi he mea i oi aku ka ikaika i ka hakaka ana. No kona ikaika, a no kona akamai i ka hou aku me kona haokela, aole hiki ka Elepani ke lanakila maluna



ona, a he hapa ka makau o ke Tiga i ka Elepani, he nui kona makau i ka Laehaokela.

[如果你不去烦它，它也不会来惹你，但如果有动物或人类接近它，它会变得异常凶恶，打的话，没有什么比一头犀牛更强大的了。它是如此强壮和善于用它的大角，就是大象也打不过它。老虎对大象的恐惧是对犀牛的一半。]

7. No ka manoanoa loa o kona ili, aole e komo nui ka maiuu o ka Liona a me ke Tiga.

[它的皮是如此之厚，狮子、老虎的爪子都能难抓破。]

8. Aia maloko o na ululaau o Asia a me Aferika kahi e holo nui ai ka Laehaokela; ma kahi haahaa ma kahi wai; no ka mea, makemake loa ia e haluku maloko o na kiolapo, e like me ka puua.

[犀牛主要在亚洲和非洲的森林游荡。它喜欢低湿的地方，因为可以在泥潭里打滚，跟猪差不多。]

9. E hiki no ke hoolaka iki i ka Laehaokela, a noho malie ia maloko o ka pa; e hiki no ke ao iki aku ia ia i ka hana. Aole nae ia i akamai, ua hemahema no, kokoke like me ka puua.

[可以驯服一头犀牛到它可以安安静静地在围栏划出的区域生活；可以教它做些事情。不过，它智力低下，笨头笨脑，跟猪差不多。]

10. E ai no na Inikini a me ko Aferika i kona io, a olelo lakou, ua ono.

[印度人和非洲人吃它的肉，据说味道鲜美。]



11. He mea maikai loa kona ili, no ka manoanoa a no ka oolea. O kona haokela, he laaulapaau ia, i ka poe naauo.

[它的皮厚实。据无知的人说，它的大角有药用价值。]

12. Makemake no ia, e hele wale me ka mehameha; no kona hupo loa, aole lealea ke hele pu me kekahi Laechaokela. O ka haluku maloko o ko lepo, o ka ai i ka ai, a me ka hiamoe, o kana mau mea lealea no ia.

[它喜欢独来独往，因为极度愚蠢，它不喜欢跟别的犀牛在一起。它最喜欢的是在泥潭里打滚、吃东西和睡觉。]

13. E kanalua paha kekahi me ka ninau mai, “Ua hanaia ke Laechaokela, i mea aha?”

[有人会纳闷：“那为什么会有犀牛这种动物呢？”]

二

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一千三百年，欧洲的第一头犀牛于一五一五年五月二十日抵达里斯本。这是古吉拉特苏丹穆扎法尔二世送给葡属印度总督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作为安慰的礼物，因为他拒绝让葡萄牙人在迪乌岛建造一座堡垒。阿尔布克尔克把犀牛送给了有“幸运国王”之称的葡萄牙国王多姆·曼努埃尔一世，一位异国情调的大鉴赏家。多姆·曼努埃尔马上就想检验普林尼的著名论断，即犀牛和大象是死敌，犀牛会躺到大象的肚子下面，用它的角撕开大象稚嫩的腹腔。六月三日，这头犀牛和一头大象都被放在同一个场地里。犀牛一动不动地站着，而大象则走开了。

尽管如此，这头犀牛还是引起了轰动。两个月后，佛罗伦萨的一位



医生发表了一篇二十一节的八行体颂歌。马克西米利安大帝在他的祈祷书边上画了一只犀牛；拉斐尔在梵蒂冈动物起源的壁画中也放了一只。有人（不知是谁）将该动物的草图寄给了纽伦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丢勒是一位盔甲设计师，他的重盔甲版犀牛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犀牛的标准形象，尽管丢勒从未见过犀牛。

一五一五年十二月，曼努埃尔为了显示自己的虔诚，将犀牛作为礼物送给教皇利奥十世。这头犀牛被打扮成新娘的样子，身上挂了一条镀金的链子和一副绿色的天鹅绒坐具，上面装饰着玫瑰和康乃馨，边上还有流苏。途中，船停在马赛附近的一个岛上，犀牛被呈现给了法国国王和王后看，以其作为一场精心策划的战斗庆典的一部分，这次庆典用橙子做炮弹。运送犀牛的船于一月在热那亚海岸的一场风暴中沉没。犀牛的尸体在海滩上被发现，剥制成标本后被带到了罗马。

欧洲的第二头犀牛于一五七九年来到里斯本，这是献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礼物，他当时统治着葡萄牙，并把王宫从马德里暂时搬到了这里。宫廷里的一个意大利人写了一封家书，说这头犀牛是“没有见过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并把它比作彼特拉克的劳拉。

一五八三年，菲利普回到马德里，犀牛也跟他回去，并经常在埃斯科里亚尔的花园里展示。一位游客说它“好奇、忧郁、悲伤”。在这头犀牛突然冲向一辆载着皇家客人的马车并将其掀翻后，它的角被砍掉，眼睛也被挖掉。

一六〇七年，从未见过犀牛的爱德华·托普塞尔牧师写道：“这种动物在各方面都令人钦佩；既有外在的体形、体魄和分量，又有内在的勇气、性格和温顺”。托普塞尔有点自相矛盾地重复了从独角兽那里得来的传说，即这种野兽只能由处女捕获，因为处女的气味能催眠它。曾在中国看到过被囚禁的犀牛的马可·波罗说这个传说是假的。

第三头犀牛于一六八四年来到欧洲，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王朝日落西山，而英帝国刚刚兴起，所以这头犀牛被送到了伦敦。在新的世界



秩序下，犀牛不是国王或教皇的饰品，而是一个商业产品，以每人十二便士的价格展示，如果你想骑它，则要交两个先令。这头犀牛在两年内就死了。

一七三九年，欧洲的第四头犀牛也出现在了伦敦，同样也是一个商业奇观。不过，七十年后的今天，价格已经涨到了看一看两先令六便士。詹姆斯·帕森斯向皇家学会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它的脾气似乎很平和，可以忍受身体的任何部位被人摆弄。但在被打或挨饿时会暴跳如雷，只有给它提供食物才能平息它的怒气。”帕森斯指出，它对“街上的任何噪音或谣言”都非常敏感；在十八世纪的伦敦，这些噪音或谣言肯定不少。“它在发怒的时候会跳来跳去，跳到不可思议的高度。尽管它看起来外表笨重，却可以用它的头快速、愤怒地撞墙。”

欧洲的第五头犀牛，也许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犀牛，是它引发了欧洲大陆的“犀牛热”。它在阿萨姆王国被捕获，赠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主管，并于一七四一年被送往荷兰。它在欧洲环游了十六年。

在柏林，腓特烈大帝在斯比特尔市场的一个鱼摊前观赏了这头犀牛，并留下了十八个达卡金币作为小费。他后来坚持让他的朋友伏尔泰删去《哲学词典》中的一句话，反对牛顿关于所有生物的“智能设计”理论。这句话是：“现代自然哲学家在犀牛的皮肤褶皱中发现了上帝。”伏尔泰按照他说的做了。

在维也纳，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从她乡间的美泉宫赶来观看犀牛，并给犀牛的主人——一位荷兰船长——封了男爵。在一幅微型画里有弗兰茨·卡尔·约瑟夫大公小时候的形象，他那时手里拿着的书上就有犀牛的画。在德累斯顿，在皮尔纳门附近的红鹿雕像前，波兰国王、萨克森选侯奥古斯都三世和他多病的选侯王子继承人前来观看犀牛。在莱比锡，颇受欢迎的受雇诗人克里斯蒂安·弗尔奇特·盖勒特为此写了一首诗，学者弗里德里希·戈蒂尔夫·弗莱塔格则用拉丁语写了一本小册子，还引用了古希腊文献。在曼海姆，选侯卡尔·西奥多与他的准继承人茨



维布吕肯的克里斯蒂安四世公爵、公爵的弟弟弗雷德里克·迈克尔王子以及他们的妻子一起来看犀牛。在斯特拉斯堡，铸造了三枚纪念章；在纽伦堡，铸造了一枚重达五千磅的纪念章。在维尔茨堡，它被冠以“克拉拉小姐”的绰号，这个绰号一直被沿用。在凡尔赛，犀牛的主人想把它以十万埃居的价格卖给路易十五世，但国王拒绝了。

镀金犀牛钟、犀牛硬币、犀牛丝带、皇家婚礼庆典上的犀牛假人、带羽毛角的犀牛发饰。卡萨诺瓦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他当时的情妇把看护犀牛的、黑皮肤、“非常阳刚”的随从误认为是犀牛。让·巴蒂斯特·乌德里为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的收藏画了犀牛。布封也把它加入自己的《自然史》。

在里昂，有传说它杀了五个人，然后死于“爱情之焰”；在那不勒斯，阿尔根松侯爵散布谣言说它在海岸边的一次海难中丧生。还有人说它出现在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威尼斯的狂欢节上。威尼斯画家皮特罗·隆吉和他的画院多次受委托来画它：被戴着面具的游客包围，或是站在爱尔兰巨人马格拉斯的旁边。在伦敦，犀牛克拉拉小姐被作为“不寻常的自然奇观”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两个小矮人、一个黑人柔术师和一条鳄鱼。然后是华沙、但泽、克拉科夫、哥本哈根。

巴黎哥白林厂制作的挂毯上有犀牛。维也纳上圣维特宫花园景厅的壁画上有犀牛。印有药师协会徽章的英国台夫特陶制药罐上有犀牛。在法国桑斯尼出产的彩釉桌面上有犀牛。在德国迈森的诺森伯兰瓷器套件上、切尔西椭圆形餐盘上、腓特烈大帝的日本套件中的大汤碗上、萨克森的搪瓷啤酒杯上、沙彭的玻璃包脚杯上、德莱斯顿半裸摩尔女孩的高脚杯上都有犀牛。青铜、大理石雕塑和贝壳拼贴画上有犀牛。镶木打牌桌上、威尼斯绿漆局柜上、布勒细工桌面上、玳瑁珍珠棋盘上、黄金和匹格鼻烟盒上、金木架上的反向彩绘镜面板上、书板和扉页上、寓言画上都有犀牛。萨克森-阿尔滕堡步兵团的标志是一头站在棕榈树旁的犀牛，上面写着“不胜不归”。



欧洲的第六头犀牛于一七九〇年抵达法国。之前的路途很是艰苦，犀牛皮经常用鱼油擦拭来保持湿润。这头犀牛在凡尔赛宫独自生活了二十三年，有自己的房子和水池，很少有人注意它，它也没有受到大革命和雅各布宾专政的影响。

欧洲的第七头犀牛是在一七九〇年为皮德科克在伦敦河岸街的埃克塞特交易所举办的野生动物展览会上购得。威廉·布莱克可能在这里看到了他唯一见过的一只老虎。这头犀牛和“三只巨型鸵鸟”一起展出，乔治三世在女王之家召见了它。它在两年后就死了。宾格力牧师写道：“它温顺得像一头可以驯服的猪。它非常喜欢喝甜酒，在几个小时内就能喝下三四瓶。它的声音和小牛的叫声没有什么区别。当看到有人手里拿着水果或它最喜欢的食物时，它就会发出叫声。在它死前的重病期间，经常可以听到这种叫声，但更加忧郁，这无疑是由于它所经历的痛苦造成的。”这头犀牛被剥制成标本，继续在英国各地展出多年。

皮德科克在一七九九年购得了欧洲的第八头犀牛，不过很快卖给了德国皇帝弗朗西斯二世。它等着被运往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大陆，很少有人见过它，几个月后，它死在了德鲁里巷的一个马厩里。

三

《皇家非洲协会杂志》编者按，一九二四年四月：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英国人民为非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并促使其他白人大国效仿。他们在将非洲内陆地区划入地图上发挥了主导作用，编写了《热带非洲植物群》这一杰作，并大大加深了我们对非洲人文历史、语言和动物学的了解。但在一个方面，他们将招致后人的严厉指责：他们肆意、残酷地灭绝了有趣的非洲哺乳动



物。最新的受害者是白犀牛或方唇犀牛。一百年前，这种非凡且无害的大型动物曾在南部非洲的奥兰治河和祖鲁兰、赞比西河河道和安哥拉南部之间成群活动。戴维·利文斯通在靠近刚果分水岭的赞比西河上游与之相遇。斯皮克和格兰特在乌干达的西部获得了犀牛角的标本。但在跨赞比西非洲，主要是英国猎手和布尔人不断地射杀它（尽管它几乎没有任何用途）。直到二十世纪初，它的数量在整个南非减少到二十头，这些犀牛在北祖鲁兰找到了避难所。

在赤道东非，白犀牛被认为已经灭绝。但大约在一九〇七年或一九〇八年，在乌干达北部的加扎勒河省南部又被重新发现。在这里，靠近尼罗河的拉多，罗斯福上校被允许为美国博物馆射杀两到三头以获取标本。

一九一九年，一位负责英吉利苏丹问题的英国官员计算出其数量还不到三千头。这之前，它还受到苏丹当局的严格保护。两三年后，这种保护被取消或不再执行。因其“被杀戮”的可能性极高，卡思伯特·克里斯蒂博士宣称现存犀牛不足一百头。南非的一个政府狩猎区指责纳塔尔政府有类似的疏忽、漠视，并宣称祖鲁兰保护区的白犀牛因英国猎手的射杀已经从二十头减少到不到十二头。据说，一名猎手就杀了四头。尤其令美国自然主义者感到愤怒的是，英国媒体对白犀牛被射杀始终保持沉默。

* * *

致《皇家非洲协会杂志》的编辑：

[……]

这是对苏丹猎物保护部和驻扎在此地的官员最不公平的攻击。所有官员与猎物保护部的特别合作使苏丹猎物法的执行受到了猎手和自然主



义者的赞扬、猎物屠夫们的反感。我们不需要美国或媒体的援助来保护白犀牛。事实上，自从苏丹政府管理拉多以来，犀牛的数量可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

因此，克里斯蒂博士需要为他所谓的“被杀戮”做出解释，以便让任何对这个问题有基本了解的人认真对待，我要求他摆出事实来支持他的说法。

此致敬礼

G.G.卡彭特 上尉

东非赤道营属东非萨福克军团

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于苏丹蒙加拉

* * *

致《皇家非洲协会杂志》的编辑：

我刚刚注意到驻扎在上苏丹蒙加拉的卡彭特上尉一九二四年八月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白犀牛令人遗憾地“被杀戮”，这封信发表在去年十月的杂志上。

由于我从六月到十一月一直在美国，所以没有马上注意到这封信。在此，我想及时否认任何攻击或批评苏丹狩猎保护部门的愿望。卡彭特上尉显然想把我与之联系起来。他没有提到“克里斯蒂博士草率的声明”在哪里可以找到，如果有发表的话。他也没有为白犀牛说一句好话，我们大多数了解事实的人都知道白犀牛是一个数量极度减少的物种，尽管这种动物在上尼罗河和法属赤道非洲之间的广大地区仍很常见。很少有人像我一样在这一特定区域上下游走，我可以告诉卡彭特上尉白犀牛的



确切情况。

各地的白犀牛数量都在减少，尼罗河-刚果河分界线西南方的当地人每年都要用矛刺死大量的白犀牛，以售卖犀牛角。在刚果的整个韦勒地区，每年的草地火灾肆虐，犀牛的白骨在烧焦发黑的环境中常见而显眼。[……]

如果卡彭特上尉想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可以参考我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出版的《大型猎物与俾格米人》中关于白犀牛的章节。[……]

在我看来，没有哪种大型动物比这种相对来说毫无防御能力、在灌木丛中行走的巨兽危害更小、对人威胁更小、更容易被射杀的了。

此致敬礼

卡思伯特·克里斯蒂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

四

一九〇〇年左右，非洲黑犀牛：两百到三百万头

一九七〇年左右，非洲黑犀牛：六万五千头

二〇〇〇年左右，非洲黑犀牛：三千六百人

一九七〇至一九八七年间，全球百分之八十五的犀牛被猎杀。

北白犀牛：仅剩二十五头，灭绝不可避免。

爪哇犀牛：仅剩六十头，灭绝不可避免。

苏门答腊犀牛：仅剩三百头，可能会灭绝。

印度犀牛：仅剩一千七百人，数量迅速减少。



南方白犀牛：仅剩下四千六百头，有可能保存下来。

五

在大英图书馆，有一盒两千年前埋藏在开伯尔山口以西贾拉拉巴德平原上的白桦树皮卷轴残片。这是已知最古老的佛教文本，以犍陀罗语写成。有些残片只包含一个字母，但学者们把残片拼凑起来，重建了一串箴言。

不对任何生物施暴，像犀牛一样独自游荡。

情谊来自陪伴，苦难来自情谊，像犀牛一样独自游荡。

老竹缠绵，嫩竹无依，像犀牛一样独自游荡。

鹿在想觅食的地方觅食，像犀牛一样独自游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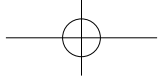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放弃你的孩子、妻子和金钱，像犀牛一样独自游荡。

每个人都想引起你的注意，像犀牛一样独自游荡。

两只明亮的手镯在手臂上作响，一只却无声无息，像犀牛一样独自游荡。

鸟儿撕开了网，像犀牛一样独自游荡。

烈火不会回到烧过的地方，像犀牛一样独自游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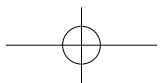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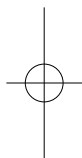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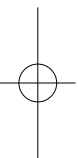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老虎不受惊于林中的声响，像犀牛一样独自游荡。

寒与热，饥与渴，像犀牛一样独自游荡。

垂目而视，像犀牛一样独自游荡。

四海为家，像犀牛一样独自游荡。

(李栋译)





漩涡

—

独木舟滑行在枯树林间。在阿兹特克年历的第四个月，也就是雨季来临之前，阿兹特克人会爬上星之山去找那棵最高大、笔直、美丽的树。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树枝绑好避免折断，把树砍倒却不让一片叶子碰到地面，然后又唱又跳地扛着树去城市的中心。在大神庙的庭院里，这棵树被扶正，系着的树枝被松开，面朝雨神特拉洛克的神像。小一些的树被放置在广场的四角，挂着鲜艳小旗子的绳子从四角的树拉到中间的树。中央的这棵树叫做我们的父亲，也叫做有心之人。围着树，他们创作了由灌木、鲜花和石头构成的昙花一现的花园。

祭司们抬着一顶垂帘的轿子走进了花园。轿子里坐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穿着蓝色的服饰。这蓝色是特诺奇蒂特兰城所在的湖的颜色。她戴着一顶赤冠，蓝色的羽毛从头冠上垂下。人们唱起了长歌向她致意。

接着，“我们的父亲”这棵树又被绑起来放在一艘独木舟上。女孩也被放在独木舟上。成百上千的人坐上自己或朴素或华丽的独木舟，弹奏着音乐，在湖上向着潘蒂特兰行驶而去。潘蒂特兰是由地下渗水而形成的一处神秘、危险的漩涡。

在漩涡旁，他们松开绑着的树“我们的父亲”，然后把它立起，用力插入湖中，而这条湖就叫我们的母亲。树立在湖里直到腐烂为止，每年都会进行这个仪式，而这一片湖也就成了枯树的森林。祭司们把女孩从



轿子里拉出，用宰杀鸭子的小刀割破女孩的喉咙，让她的血流入水中，然后把她连同赠送的珠宝、宝石、项链和手镯扔入漩涡。在一片寂静中，独木舟滑过枯树林，返回家园。

二

“意象不是一种理念。”埃兹拉·庞德说出了伦敦某些先锋派的倾向。“意象是一个光芒四射的节点或集群；它是我可以而且必须称之为漩涡的东西，思想从它开始，穿过它，进入它，不断涌现。正经地说，我们只能叫它漩涡。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取名漩涡主义。”

庞德六年前就在《普罗提诺》一诗里用到这个词：“穿过事物的节点，/回冲锥体的漩涡，/隐居徘徊于回忆间，独自/在混沌中……//我是造物宝座上的一颗原子。”

普罗提诺说（庞德引用的托马斯·泰勒的译文）开悟的灵魂回到原点，即漩涡。它在中间悬空，“轮回的源头”；它受到了福祉，因为“知性世界的生命由智性的力量构成”。

艾伦·阿普沃德在一九二二年说：“漩涡的物质基础是水，或是水和岩石。但仅是水和岩石的组合并不能生成漩涡，除非存在这两者之外的能量……一切事物都和能量有关。漩涡和水涡的区别就在一个‘漩’字上。”

三

庞德给《普罗提诺》一诗的草稿上写了一个注：“我以为‘锥体’指的就是‘运动’漩涡，即瑜伽修行者宇宙观里的漩涡圈。”这个想法是从“某个印度教大师那里得到，不过大师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这位印度教大师就是瑜伽修行者罗摩恰拉卡。年轻时的庞德曾把大师的书送给女友



希尔达·杜立特尔。在他早期的《当代习俗5》一诗里也提到过大师的《哈他瑜伽》。五十年后，关在圣伊丽莎白医院精神病区的庞德还在谈大师的书。希尔达·杜立特尔晚年还在包里放一本，以此纪念她与庞德年轻时的爱情。一百年后，这些书仍再版，用的还是蓝皮。

瑜伽修行者罗摩恰拉卡出版了《瑜伽哲学和东方神秘学高级课程》《瑜伽哲学十四讲》等十三本书，不过这位大师并不存在。真正的作者是美国人威廉·沃克·阿特金森。他于一八六二年在巴尔的摩出生，主要在芝加哥做律师，于一九三二年在加州去世。他是美国“新思想”运动（专为基督徒涉及的东方性灵学说）的主将，曾编辑《新思想》《高级思想》和《建议》杂志，还创立了心灵俱乐部、阿特金森精神科学学院以及在同一层楼的心灵研究公司。他写了一堆书，其中有一本叫做《实用精神影响：精神振动、心灵影响、个人魅力、兴趣、心灵的自我保护等课程，包括实用指导、练习、指示等，任何有一般智力水平的人都能够理解、掌握和演示》。

后来有别人而不是阿特金森自己说他以瑜伽修行者罗摩恰拉卡署名出的书是和一位名叫巴巴·巴哈塔的大师一起写的。这两人于一八九三年在芝加哥举办的哥伦比亚展会期间的世界宗教大会上认识。巴巴·巴哈塔是真的瑜伽修行者罗摩恰拉卡的徒弟。瑜伽修行者罗摩恰拉卡于一七九九年印度出生，步行游历各地喇嘛庙的藏经阁，在山林间戒斋，在他六十六岁的时候找到了要找的哲学。他招了个八岁的徒弟。这师徒俩一同追溯了罗摩恰拉卡的路程。师傅到了九十四岁就派徒弟到世界各地传播他的思想。巴哈塔到了芝加哥，他在宗教大会的演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尽管并没有任何关于巴哈塔或真的罗摩恰拉卡的记录。

在十九世纪初，除了一些诸如失落的大陆利莫里亚和亚特兰蒂斯等简短的题外话，第二位瑜伽修行者罗摩恰拉卡的书让人肃然起敬。阿特金森的名字没有在作品中出现。作品中所展示的是一位纯正的印度智者以简单易读的语言讲解完全现代又普世的印度教教义。作品里没有奇怪



的神灵和习俗，还通过最新的自然发现来印证，而不是否定教义。他的《纳尼瑜伽心得》一书主要涉及进化论、天文学、晶体学、微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他于一九〇六年出版的《王瑜伽》的很多段落读起来像是庞德于一九三四年出版的《阅读ABC》的前身。瑜伽修行者在《王瑜伽》中说：“正确使用意志的最大障碍于大多数人而言”（庞德会说写好诗的最大障碍于大多数诗人而言），是“没有能力集中精力”，两人的结论一致。罗摩恰拉卡给出了集中精力的练习来克服障碍。举最普通的例子，比如铅笔：“让大脑另辟任何可以联想到的蹊径……能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思考：1.事物本身；2.事物的来源；3.目的或用途；4.联系；5.可能的结局。”罗摩恰拉卡的铅笔幻化成庞德《诗章》里的万千事物，不过他们两人的方法一样。庞德的《阅读ABC》和罗摩恰拉卡的《王瑜伽》所倡导的正如自然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指导学生说的趣话一样：几个星期仔细看一条鱼直到鱼腐烂为止。

四

“漩涡！漩涡！”叶芝喊道。“思考得过长的事物不能再被思考，/……古老的轮廓被抹去。/……/恩培多克勒把所有事物扔来扔去。”恩培多克勒曾说过，所有的事物都是由爱和怨生成，在漩涡里爱怨交糅，有的事物多一点爱，有的事物多一点怨，爱怨无限组合。亚里士多德抱怨说，如果所有元素都由爱联系在一起，被怨所分离，那在漩涡里，它们怎么分离成自己？在漩涡中旋转又旋转，事物又怎能分崩瓦解呢？辛普利休斯说亚里士多德根本不理解恩培多克勒。

漩涡，漩涡，涡不是漩。恩培多克勒同时代的阿那克萨戈拉的漩涡，是向心的。在宇宙之初，一切都是一元，在无尽的时间里休憩，直到心灵（智性）让巨大的漩涡运转起来。在漩涡里旋转的事物成了它们自己，每一种事物都包含其他事物的一部分。之后，像笛卡尔的上帝一



样，心灵退出，让世界自我运转。苏格拉底抱怨说这太物质化太机械化。辛普利休斯说苏格拉底根本不理解阿那克萨戈拉。

古希腊的涡流创造理论在几百年后的卢克莱修那里得到了诗意表达。混沌存在于永恒的旋转运动中，直到那一刻“一种奇怪的涡流，一群/事物的初始”(罗尔夫·哈姆弗瑞斯的翻译)聚集起来又把元素分离成宇宙的形态。卢克莱修说一切纯属机缘巧合。

根据埃提乌斯的说法，当漩涡生成宇宙的时候，重一些的元素结合形成了大地，而轻一点的元素则上升形成天空，“钩状原子”在圆周上交错，形成皮肤，像胎儿的腹腔，围绕着一切。整个宇宙还在等待出生的降临。

五

瑜伽修行者罗摩恰拉卡写道：“在梵文里，心灵的物质叫 Chitta，心灵上的波浪(也就是心灵和能量的结合)叫做 Vritta，类似于我们所谓的‘思想’，即‘运动中的心灵’，而 Chitta 则是‘休憩的心灵’。Vritta 的直译意思是‘漩涡，或是心灵的波纹’，其实就是思想。”

帕坦伽利的《瑜伽经》是对瑜伽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哲学阐述，该书可能在二世纪写成。书中第二行有四个词：yogah citta vritti nirodhah。yogah 是瑜伽，nirodhah 的意思是停止。citta 是几世纪以来数以千计文章阐释的主题，其本质是非特定的、非个体化的、整体意义上的心灵：意识、洞察力、心理、知识、认知、智力等都被它吸收但不能定义它。vritti 就是波动，漩而没有涡，是个体心灵的运作。帕坦伽利说有五种 vritti：有效认知(通过直接洞察、推论，或是别人的见证，包括阅读)；不正确的知识、错误或无知；抽象力或想象力；睡眠(心灵空白的状态)；记忆。yogah citta vritti nirodhah：瑜伽阻断了心灵的涡流。



柯勒律治一辈子用于指代心灵的隐喻是他小时候在一位男爵府邸所看到的旋转楼梯：“一座壮观的楼梯，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处宽敞的平台，每个平台都装点着或挺拔或艳丽的植物，从下一个平台华贵的窗户能看到广阔的风景，旁边的玻璃透着鲜艳的蓝色和饱和的琥珀色、橙色；而从最后一个也是最高的一个平台，可以看到整个螺旋形的上升通道和大厅的大理石地板，楼梯似乎从那里涌出，好像它只是利用了所处的地面。”他用于想象力的隐喻是蛇，威廉·哈兹里特曾不无厌恶地这么描述这个隐喻：“像褶皱般扭动起伏，不断变化，不断扭向自己，迂回往返，没有开始也没有尽头。”柯勒律治曾写道：“所有叙述的终极目标就是把一个系列变成一个整体，而所有的诗歌更是如此：让实际或想象历史中的事件以直线展开，同时假设我们的理解呈迂回状态，就像蛇把自己的尾巴咬在嘴里。”

据说，帕坦伽利(Patanjali)就是世界大蛇舍沙的化身。他以小蛇之身落入梵语语法学家波你尼的掌中。Pata的意思是掉落，而anjali指的是手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晚年的时候做了个梦：他在一个空间里看见了一座巨型旋转楼梯，而他的父亲正缓缓向他走来。当他走到楼梯旁，他的父亲走过来直视他的双眼说：“你的这些诗，知道在写什么吗？都写得不好。”

六

梅尔维尔笔下的伊斯梅尔说到“像抽了鸦片般无精打采的空虚和无意识的遐想”，就像从桅杆顶端瞭望一般：“你身上没有生命的迹象，仅有的生命律动来自轻摇的船、海底借来的她，还有从上帝不可捉摸的波浪里借来的大海。在这种睡意和梦境间，动一下你的手脚，失去重心，此时你的真实身份在一阵惊恐中归来。你盘旋在笛卡尔的漩涡之上。或许在正午，在最美好的天气下，你随着一声快窒息的尖叫，穿过那透明



的空气，落入夏日的大海，永远不再游上来。”

哈特·克莱恩：“不要把地球的海岸留给我们，直到/在我们坟墓的漩涡中得到回应/海豹那朝向天堂翻起的宽广的波浪。”

笛卡尔的宇宙主要是物质，没有尽头，而整个宇宙变化莫测，好像存在于一种液体里。宇宙间，所有的星球围绕着太阳旋转，一个星球围着一个太阳。存在于星系间的是物质的无限漩涡，一个漩涡套着另一个，无限变小。爱默生曾写道，笛卡尔“让欧洲振奋于漩涡运动作为宇宙奥秘的最新思考”。晚年的牛顿苦苦地抱怨说，尽管自己证明了万有引力使世界运转，但人们还是相信笛卡尔说的，就因为这是笛卡尔说的。

这或许是因为笛卡尔的漩涡更美丽梦幻，而牛顿的万有引力说则不是这样。布莱克写道：“现在想象得到了证明。”同样，现在证明的也可以想象。顺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庞德的信头上印着“我爱故我在”。

七

在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丰特奈尔连着五天跟一位不知名的侯爵夫人在月下的花园散步，谈论星星。他把他们的对话记录(或虚构)在一本名为《发现新世界》的书里。在第五个晚上，他们又回到漩涡的话题。英文译者是著名的阿莱夫·贝恩，她用了笛卡尔的 *tourbillons* (回旋) 这个词来翻译“漩涡”。侯爵夫人说：“看到宇宙这么广渺，我感到自己迷失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宇宙就这样被分割成一个个回旋，然后随便放到一起？是不是每一颗固定的星星都是某一个回旋的中心呢？是不是每一颗星星都和我们的太阳一样大呢？是否有可能所有这些巨大的空间，包括我们的太阳和行星的旋转，都只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让我感到困惑、痛苦和恐惧。”



丰特奈尔回答道：“就个人而言，这让我欢欣鼓舞。我曾相信宇宙不过是这个巨大的天穹，星星像金钉子一样被钉在上面，这样的宇宙对我来说似乎太渺小了，我感到压抑和限制。而现在，我确信这个天穹有更大的深度和更宽的范围，它被分为成千上万个回旋，我感到能呼吸到更自由的空气，而宇宙在我看来也更加无限雄伟……没有什么能用来描述这些数量巨大的回旋，每一个的中心都是一个太阳，星球围着太阳旋转。在任何一个回旋里，所有星球上的居民都能从各个角度看到回旋发光的中心，这些居民位于回旋之中，却不能去探索别的回旋里的星球……”

侯爵夫人说：“你向我展示了如此广阔的前景，以至于我的视线无法到达它的尽头。我能清除地看到我们世界里的居民。你用理性跟我清楚地介绍了月球上的居民和我们会选中的其他星球。你又跟我介绍了其他回旋中的星球上的居民……在如此多的世界间，我们又何去何从呢？……我看到我们的地球如此渺小，以至于我今后都不屑于关心它的任何事。我很佩服人类为什么如此喜欢权力，如此热衷于追求宏伟的目标，在设计上做文章，规避、背叛、奉承和拙劣地撒谎，并且不遗余力地想去理解他们无从知晓的世界或是这些强大回旋的一部分。于我而言，我会懒懒地不屑于此……如果有人指责我……我会满是虚荣心地回答：‘啊呀，你都不知道被固定的星星是什么。’”

丰特奈尔说：“对我来说，我认识这些人。可惜我不能从这些知识中得到任何好处。这些知识能治疗野心 and 不安，不过这些都不困扰我。我承认为爱情所困，在精致、英俊的事物面前总感到很脆弱。这是我的病症，但这些都跟回旋没有任何关系。你可能对其他世界的无穷无尽不屑一顾，但这无损美丽的眼睛、漂亮的嘴巴，也不会使智慧的魅力失色。不管宇宙中的其他世界如何，这些仍然有其真正的价值和地位。”



八

艾伦·阿普沃德是一位博学的神秘主义者、纸浆小说作家、八卦专栏作家、尼日利亚的殖民法官、外交官、间谍，并最终自杀。他曾敦促庞德阅读中国古典诗歌，庞德宣称他是意象派，但他抱怨说自己不明白庞德的意思。在一九〇一年，阿普沃德花了两个星期写了一篇三百页长的《致斯德歌尔摩的瑞典学院的一封公开信—论“理想主义者”的含义》。院士们很可能没有回复。五年后，这封信成书发表，书名为《新词》。阿普沃德说书的结构是翻滚人类知识的漩涡，翻滚的过程有争议也常常乏味。（其中，此书远早于利基就提出了人类起源于非洲。）书写到一半，阿普沃德得到了启示：“在我之前的那些伟大的学者们代我探索了所有的事物。笛卡尔的回旋、天空中的旋转似乎都能联系到一起了……”

阿普沃德所看到的其实是水龙卷。他说这是“一棵短暂的生命之树。一片云正在向下旋转，像一张吮吸的嘴将其漩涡点推向大海。下面的海面向上旋转，把漩涡点推向云端。两端相遇，被海旋风卷起的水继续进入云旋风，并通过云旋风旋转向上……不仅水通过云漩涡向上旋转，而且云也通过海漩涡向下旋转……纯粹的力量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这是“第一拍，是所有其他节拍的源头，也是在所有衡量范围内的事物上、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的星空世界中感受到的节拍”。

英文文献中记载的水卷风第一次出现是在一六九七年出版的、威廉·丹彼尔所著的《新环球航海记》中。丹彼尔是一位穷苦的农民，他有着一颗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并很早就认为，去看看整个世界的方式是成为一名海盗。他三次环游地球，没有囤战利品，而是囤起了日记。他是第一个登陆澳大利亚并报告其原住民情况的英国人；他分别救过亚历山大·塞尔柯克和一个不知姓名的米斯基托印第安人，这两人分别是鲁滨逊和星期五的原型。达尔文参考了他的书；柯勒律治欣赏他的散文；他



把“烧烤”、“筷子”、“民防团”和作为形容词的“漫游”等词汇引入到英语里。他是英语世界里第一个描述鳄梨的人。

一六八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在西里伯斯海，他写道：“水卷云是一小块破损的云，从离云层最黑部分大约一码的地方垂下来。通常情况下，它是斜着挂下来的，或者有时在中间出现曲点或弯头。我从未见过任何垂直挂下的云。它的下端很小，似乎不比一个人的手臂大，但从下端往上看，还是比较饱满的。当海面开始波动，你会看到周长约一百步的水面上出现泡沫，并轻轻地移动，直到漩涡运动增速。然后它在底部呈柱状、圆周大约一百步向上冲，但逐渐向上缩小到水卷云本身的大小，直到水卷云下端，上升的海水似乎通过水卷云被输送到云层中。这明显地表现为云层的体积和黑色度的增加。然后你就会看到云在前进，尽管之前它似乎没有任何运动。水卷云与云层保持着相同的路线，并在前进的过程中继续吸水，这之间就产生了风。这样的情况持续半个小时左右，直到吸水结束。然后，水卷云断裂，所有端口下面的海水，或是下垂的云块，再次落入海中，随之发出巨大的噪音，在大海中产生撞击。”

九

《午夜，船头楼》是《白鲸》一书中最为奇怪、几乎不可理解的一章。这个章节里各种声音的交融似乎指向了美国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和庞德的《诗章》。一位南达科特水手说：“我听老亚哈船长跟他说，一直以来，他都得砍髓，也就是说用手枪暴打水卷云的时候把船径直开进去！”丹彼尔也提到这种常见的看法，不过驳了回来：“我从没听说这有什么用。”你不能射击漩涡。

阿普沃德的水卷云，即永动双漩涡，上旋成了下旋，下旋成了上旋。叶芝也从他的“老师”那里听说了同样的双锥体可以解释一切事物，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的话。然而，他(或他们)在《幻象》中提出的几页涡流图，以及“主观性”、“客观性”、“意志”、“创造性思维”、“面具”和“命运之体”的标签代表了一种有答案无问题的失语科学，或者是一种只有旋律的诗歌。

叶芝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写《幻象》的时候，阿普沃德又重新回到了漩涡的主题，并写了一篇名为《生命的星云状起源》的文章：“细胞的最大特点是其细胞能量。”这种能量来自于“其物质成分的化学能量”和一种“有机能源”或“生命物质”，即阿普沃德漩涡里的“漩”。在宇宙生成的时候，这些“漩”已产生，他把这些“漩”命名为“漩细胞”，即不断流动变化的能量漩涡，继而演化出了生命。

现在想象的得到了证实。叶芝的双锥体和阿普沃德的漩细胞在三十年后变成了沃森和克里克的DNA双螺旋结构。生命的主要基础其实就是水卷云、昆达利尼能量的缠蛇，或是标志着医学的双蛇杖。庞德在一九一四年名为《漩涡主义》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不想被叫做象征主义者，因为象征主义常和杂乱无章的技巧相关联。然而，在某种永久的隐喻中持有一种信念，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更深层意义上的象征主义。”

十

对当代的观察家而言，一八九三年举行的世界宗教大会是十年甚至是百年难遇的盛会。对印度学家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缪勒而言，这是“有史以来最让人难忘的盛事之一”，尽管他没有参加。这是世界宗教的最大集会，仅有的另一次类似的会议是十六世纪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大帝召集的。在一八九三年的这次大会上，亚洲人自己向西方人解说了亚洲的宗教，这样的解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影响深远。（超验主义者门靠德国浪漫主义来了解印度，之后主要靠皈依混合型神智学的美国人。）



不仅如此，这些亚洲人主要是改革派，展示了他们信仰的“现代”版本。斯瓦密·维渥堪纳达把印度教的要义描述为人类灵魂与普世之神的普遍意识的结合：“人要成为神，就要意识到神、宗教崇拜、寺庙、教堂或书籍只是在精神世界中对童年的支持和帮助，但人必须进取。”这次会议的梦想是在新的世纪，所有宗教大融合成为一种宗教，以此把东方和西方、科学和传统联系起来。僧伽罗佛教徒阿努伽里加·达摩波罗把佛教解释成一种“超验的形而上学并吸取了崇高的心理学”，而涅槃则是“进化漩涡中永远的安宁”。

会上的明星是来自孟加拉的斯瓦密·维渥堪纳达。他人长得好看、雄辩、英式口音、橘红色的长袍和头巾可以造成交通拥堵。通过创立的吠檀多协会和全球巡讲，他成了第一位印度明星大师。不过，他所传达的不只是在根本上去除了印度众神的普世印度教，而且（作为一个印度民族主义者）还反对英国，反对传教，对基督教更是颇有微词：“如果印度教狂热者在火堆上燃烧自己，他所点燃的永远不会是宗教裁判之火。”

更多的印度教大师们跟随了维渥堪纳达的脚步，但传教士们和新教徒组织对他们进行了反击，从而恶化了当时反对移民，特别是反对亚洲人的风气。一九一四年出版了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里德的畅销书《美国和欧洲的印度教》，书名显得尤为天真。里德从一名有声望的学者变成了一名十字军战士（这种变化模式屡见不鲜）：“斯瓦密·维渥堪纳达那些人在欧洲和美国的土地上不断鼓吹黑天派的教义。他们知道自己的官方任务其实是代表偷盗的小男孩、不光彩的战士、放荡的情人，以及所有与所谓的公共崇拜有关的难以言喻的淫秽行为。”传闻有妻子和母亲被大师们迷惑，陷入自杀、疯狂、堕落和虐待家人的境地，里德警告说：“让白人女子警惕东方的催眠影响力。”[一年后，在当时的敌对气候下，作为反证，庞德把一首安格鲁撒克逊人的诗《水手》收录到了他的中文古诗翻译集《神州集》，用英国佬的野蛮来反衬同时代中国唐朝的



优雅。]

里德的书是导致一九一七年移民法合唱中的一首单曲。该法案设立了亚洲人禁区，除信基督教的菲律宾人外，限制所有其他亚洲人移民美国。该法案一直行使到一九六五年，除了亚洲人之外，还禁止“所有的白痴、低能儿、弱智、癫痫患者、精神病患者；之前有一次或多次发作神经病的人；有宪法规定的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长期酗酒的人；贫民；职业乞丐；流浪汉；患有任何形式的肺结核或可恶、危险的传染病的人；被判定或承认犯有重罪或其他涉及道德败坏罪行的人；一夫多妻者，或实行、相信、主张一夫多妻制的人；无政府主义者”等等。“优秀的人们缺乏信念，而败类们/却满怀狂热的激情。”或者更确切地说，优秀的人们缺乏狂热的激情，而败类们却满怀信念。

十一

公元前二世纪，一本道家典籍《淮南子》上写道：“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濈濈，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霏，虚霏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也宣称轻的元素上升成了天，重的元素凝集成了地。不过《淮南子》参考的资料更久远。在古代中国，天地结合成了阴阳两级，不过阴阳的符号也很熟悉，是转轮或螺旋。

不过，在古代中国，开端并非完全是开端。《淮南子》重复了庄子，庄子重复了老子，老子重复了……这谁也不知道……只知道有一个开端，之前还有一个开端，之前的之前还有一个开端。有之前是无，无开始之前还有一个开端，之前的之前还有一个开端。

温德姆·路易斯：“漩涡的中心万籁俱寂，聚集了所有的能量。”苏菲派教徒，通常叫做旋转托钵僧，他们把宇宙的起源重塑为围绕太阳旋转的行星；他们举起的右手从上帝那里接受精神，放下的左手把精神变



成物质。每个人都相信，旋转的轴心是自己内心的克尔白，即麦加的黑石，其本身也必须旋转。温德姆·路易斯在漩涡主义杂志《爆炸》中绘制了漩涡：带垂直轴的圆锥体陀螺。庞德把儒学典籍《中庸》翻译成了《不摇摆的轴心》。每一个漩涡里都有一个轴、一棵树，或是在吠陀创世神话中的一座山，银河被搅动变成了宇宙。

瑜伽修行者罗摩恰拉卡在他的语录典籍《奥义书》中引用了《吠檀多不二论》(并非印度教本文，但这不重要)：“游水者把许多人安全地带到了溪流的另一边，自己却被卷入了漩涡中，无法自救。在另一边，那些感激他帮助的人同情他；其他人则无动于衷。智者被卷入文字和技术的漩涡中，那些已经到达所有文字和所有形式的另一端但感激他帮助的人则对他表示同情。”

十二

旋风，在旋风里雅威对约伯说话，旋风带着以利亚飞上天，在旋风里以西结得到启示而智天使也出现了。旋风本身是看不见的，通过它旋转的事物而变得可见；它是纯粹的力量。平原印第安人相信水牛在战斗前会用爪子拍打大地，掀起灰尘，作为对旋风力量的祈祷。旋风是茧，茧是旋风：在实际生活中，茧被戴在头饰上，装饰性的茧是用鹿皮和珠子做成的。在阿拉帕霍语中，旋风和毛虫是一个词。旋风是茧；茧是蜕变；旋风是刚死之人灵魂升天；巫师骑在旋风上；离开这个世界或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途径是漩涡。

布莱克：“这是无限的本质：所有的事物都有/自己的漩涡；当旅人穿过永恒/通过漩涡，他看到它在身后向后转动/他的道路，变成一个球体，像太阳，/或月亮，或是星光灿烂的宇宙……”

布莱克把约伯的天梯画成旋转楼梯，从月亮到天堂。但丁的地狱是一个漩涡，它的反面则是一条螺旋形的道路，沿着炼狱山到达天堂。班



扬的天路也是一条到天国的螺旋形道路。印度的英雄寂天祖师在《故事海洋》中向着黄金之城驶去，翻船时，他抓住了大海漩涡中神秘升起的榕树的树枝，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大脑皮层中的褶皱被称为回纹。庞德一组《诗章113》的最后一句是“心灵如伊克西翁，不平静，永远转动”。这不是一幅好奇心躁动而是生命毁灭的画面。伊克西翁被认为是第一个谋杀自己亲人的古希腊人。当他的岳父来收取聘礼时，他设置了一个燃煤坑陷阱。宙斯允许他到奥林匹斯山来净化自己的罪行，但他却试图勾引宙斯的妻子赫拉。品达说：“他的傲慢使他产生了极端的错觉。”宙斯把他绑在一个火轮上，让它永远在冥界转动。

十三

在日本海以东、赤道渔场以北的某个地方，很难知道确切的位置，因为亚哈船长打碎了象限仪，一场闪电风暴倒置了罗盘，皮廓德号遭遇了它的命运：“现在，同心圆波浪抓住了这艘孤船、所有船员、每只浮动的桨、每根长矛杆，所有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事物都在旋转，在一个漩涡里转动，连皮廓德号上最小的碎片都被打飞出视线。”最后倒下的当然是天堂树般的主桅杆，“几英寸的直立木条还清晰可见”，一起倒下的还有美国印第安人塔什特戈，以及他不可思议却充满象征意义地在无意中把一只海鹰钉在了木头上。

皮廓德号很可能是在北太平洋环流中或其边缘沉没的，北太平洋环流是由向南的加利福尼亚海流、向西然后向北的北赤道海流和向北然后向东的黑潮形成的一片广阔的海洋。大洋环流是地球上死亡之地之一，与撒哈拉和戈壁沙漠以及同样没有生命的马尾藻海处于同一纬度。商业渔民懒得去；商船很少穿过它，因为它通往无人之地。大洋环流中充满了从日本和美国西海岸漂来的垃圾。一个科学考察队在这里捞了几天垃



圾，捞上来一吨：塑料机库、化学废料桶、轮胎、电视机、篮球。在那里繁殖的透明水母中，有颜色鲜艳的塑料颗粒；每六磅塑料里有一磅浮游生物。在无人居住的筑巢岛屿上，腐烂的信天翁的胃里有大量的瓶盖、漂白剂瓶的碎片、动漫人物模型、塑料绳、发泡胶、花生、保鲜膜以及光盘盒的碎片。

埃德加·爱伦·坡的散文诗《我发现了》以此开篇：一名男子站在埃特纳火山山顶以最快的速度旋转，以便一下子看到全景的雄伟。坡提议他的书也要这样写，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为“物质和精神的宇宙”旋转。到最后，他在1848年发明了黑洞的概念。“宇宙的个别部分”都做漩涡运动，这一点他还用斜体做了强调：*非常明显*，正因为如此，宇宙中的一切最终将坍缩成一个整体，他跟恩培多克勒一样都把它想象成一个球体。所有的行星将是一个整体，所有人将是一个整体，一切都将与“神圣的精神”融为一体。漩涡就是时间的尽头。艾略特《东科克》诗中的句子：“在漩涡中旋转/把世界带入毁灭的火焰/在冰雪覆盖前燃烧。”

漩涡是时间的开端。在阿兹特克创世神话的一个版本中，羽蛇神作为风之神，用海螺壳的喇叭吹过一堆骨头创造了人类。海螺是你手中握着的漩涡。在纳瓦特尔语中，海螺的意思是“旋转”和“赋予生命”。他们相信有一些诗歌诞生在天堂的一棵花树上，然后旋转着落到大地上。

（李栋译）



匿名来源

——谈译者与翻译

几年前，比尔·莫耶斯在美国公共电视网做了一个关于诗歌的系列节目，该节目是在新泽西州的道奇诗歌节拍摄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和我在那里曾做过一次双语朗诵，我之前就知道我们会被列入第一个节目。播出的当天早上，我在《纽约时报》索引中注意到有一篇关于该节目的评论。这是我在全国电视上的首次亮相，所以自然想知道电视评论家有没有发现我表演中潜在的明星特质，于是我迅速翻到了那一页：“奥克塔维奥·帕斯由他的译者陪同”，当然没有透露译者的名字，译者“永远是一种有问题的必要性”。

“有问题的必要性”虽然不是关于翻译的老生常谈，却相当清晰地表达了主流的翻译观点。我想谈谈“有问题”和“必要性”这两个词，先来看对我来说表达准确的这个词：必要性。

毋庸置疑，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学会世界主要语言，更不用说所有的语言了。虽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这么认为，但如果我们相信能说别语言的人有我们不知道的事可讲，或是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那么翻译显然是有必要的。毫不偶然，许多民族文学的黄金时代都是积极翻译且多产的时期。梵文文学进入波斯文，而波斯文又进入阿拉伯文，这就变成了中世纪欧洲的宫廷爱情传统。印度民间故事嵌入《坎特伯雷故事》。莎士比亚用意大利文的形式，即十四行诗，或用萨里伯爵为他自己的《埃涅伊德》版本发明的无韵诗写作；在《暴风雨》中，他从亚瑟·戈尔德丁的奥维德译本中逐字摘抄了整段文字。德国小说以模仿西班牙的



流浪汉小说和鲁滨逊·克鲁索开始。日本诗歌最早是用汉语写成的；拉丁诗歌起先是对希腊诗歌的模仿；本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诗歌，离不开古典汉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中世纪的普罗旺斯语和现代法语的翻译和从中所学习到的一切；本世纪下半叶，美国诗歌离不开拉丁美洲和东欧的诗学，也离不开古典汉语，更离不开美国土著和其他土著群体的口头诗学。当然，这些例子可以无穷无尽地繁衍下去。反之，不翻译的文化就会停滞不前，陷入重复自我之中：中国古典诗词也许是最好的例子。中国古典诗词在唐朝这个国际主义的时代达到了顶峰，然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的隔绝，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变得越来越凋零。或者从更广泛的翻译文化意义上讲：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文明无法将衣衫褴褛的欧洲骑马人翻译成任何可称之为人类的事物。

但翻译不仅仅是在文学集市上提供的新的饰品。翻译解放了被译文的语言。正因为译文永远会被解读为翻译，即外来事物，因此它摆脱了当下国内文学界公认规范或惯例的许多限制。

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初，中国涌现了一批受被翻译过来的欧洲诗人影响的、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作品得不到发表，实际上也就是写作被禁止了。此时的中国新诗都必须推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形式：民间歌谣和对农业生产、锅炉工厂和革命英雄的颂歌。（具有讽刺或悲剧意义的是，这唯一的例外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古典诗词。）然而，这些诗人可以翻译政治背景正确的外国诗人（如艾吕雅、阿尔维蒂、洛尔迦、聂鲁达、阿拉贡），即使他们的作品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不同，甚至根本不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七十年代新一代诗人开始拒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他们的艺术灵感和先例不是来自那些被抹去或被遗忘的中国现代主义者，（这些人的诗他们不知道，也无从知晓），而是这些仍被允许翻译的外国诗人。

是翻译解放了被翻译的语言。翻译兴盛的时代往往是作家感到自己



的语言或社会需要解放的时候。翻译的一大推动力是文化自卑或民族自闭。十九世纪初德国的翻译热潮是对自认为德国文学贫乏所作的回应，翻译成了一个民族文化建设项目：用赫尔德的话说，“去外国的花园，为我的语言采花”。此外，颇为奇怪的是，当时人们认为，由于德语特别是较法语而言相对缺乏文学联想，反而使之成为理想的翻译语言，成为世界各国发现自己无法阅读的文学的地方。这些国家认为，德国能成为世界文学的中央车站，正是因为它没有文学。事实证明，这既对又错。德语确实成为了发现他国文学的渠道，尤其是梵文和波斯文文学，但不止于此。翻译的同时，并非偶然地，一个伟大的民族文学产生了，并最终成为西方在上世纪后半叶最具影响力的诗歌和批评。（也许还应该提到，与学术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东方主义的老生常谈相反，德国在印度和波斯都没有经济利益。有此利益的英国，在先驱威廉·琼斯爵士之后，在这些领域没有重要的学者。例如，在整个十九世纪，牛津大学教授梵文的全是德国人。）

就中国诗人而言，他们在革命期间一直无法学习外语（或其他很多东西），因此他们自己也无法翻译。但为了摆脱文化上的缺失感，他们转而学习前人的翻译，并开始发现新的汉语写作方式，结果是中国诗歌经历了上百年来第一次真正彻底的、永久性的蜕变。

就美国诗人而言，翻译曾出现过两次兴盛期。第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主要是那些急于克服自己无知的侨民所做的工作。他们通过自我教育中的发现来教育自己的民族文学：让美国像欧洲一样“有文化”。第二次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六十年代爆发，是美国知识分子深刻反美主义的结果：首先是对循规蹈矩的艾森豪威尔时代和冷战时含蓄的波希米亚式的反叛，之后是美国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期间更广泛的厌恶和绝望的表达。翻译，这通向他方的旅程，不仅仅是美国的出路：对他方的拥抱，在六十年代，以其微弱的力量，是对在国外谋杀亚洲人的政府和在国内压迫少数裔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抗。像美国印第



安人、东方宗教、幻觉状态一样，外国诗歌成为反文化的一部分：一种新的“看”的方式，一种从一切不曾是“我们”的事物中塑造出新的“我们”的方式。从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七〇年，很难想象没有哪个美国诗人至少翻译过一些诗歌。很多诗人翻译了大量的诗歌。这是作为一个诗人所做的事情之一，既是对自己作品的实践，也是对社会的服务。

当然，到了七十年代初，这个文化运动结束了，诗人也脱离了国家的思想文化生活，沿着职业道路消失在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中。现在的美国诗人和诗歌读者比以往所有时代的总和还要多，但几乎没有人翻译。少数继续这样做的人，除了两三个明显的例子外，都是六十年代翻译热潮的老前辈。

结果很清楚，我们根本得不到新讯息。在六十年代，仅以拉丁美洲为例，聂鲁达、帕斯、帕拉和其他许多人的作品都是在写作时或写作后不久就被翻译出来的。活着的诗人译者间展开了热烈的国际对话。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新生的几代诗人无人问津。我曾多次被邀请编辑拉美诗选集，但我意识到，我想收录的诗人中至少有一半从未被翻译过，而且根本没有足够的诗人翻译家来承担这项工作。

矛盾的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对翻译来说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最初多元文化主义对欧洲中心主义经典的批判等等并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使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得以形成。在这种新国际主义下，华兹华斯与王维、《希腊诗文选》与古印度学者维地阿拉卡编纂的梵文《名诗集》、日本女诗人小野小町与美国女诗人希尔达·杜丽特尔都将被一起阅读。与希望相反，多元文化主义导致了一种新形式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包容了以前被排斥的，在这方面是有益的，却仅限于美国人，尽管包括了少数裔。大一的文学课程开始教授华裔作家，但没有中国作家，有拉丁裔作家但没有拉美作家。在出版方面，如果你是来自格兰德河北边的墨西哥人，要想出版不困难；如果你来自河的南边，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恰逢奇卡诺研究专业、奇卡诺文学出版社、图书馆特殊馆藏、文



学组织等爆炸性增长，美国读者能读到的墨西哥当代文学作品却远远不如六十年代。

没有公开摇旗呐喊的民族主义，没有公开排外情绪的孤立主义，孤陋寡闻，这个自满的时期随着911事件、切尼-布什政府的崛起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而告一段落。美国人再一次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羞耻，对美国感到厌倦，开始把目光投向国外，只为听到别人的声音。二十一世纪头几年，出版翻译的新出版社、资助金和奖金、翻译课程、国际文学节、网站等蓬勃发展。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出版来说，美国的情况还是很可怜：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文学翻译书籍总数仍然只有几百本。但一种意识已经发生了改变，人们第一次对阿拉伯文学这个几乎完全未被开发的文学奇迹产生了一些兴趣。乔治·布什可能是发生在文学身上最好的事情。

翻译的必要性显而易见；那么，为什么它是一个问题，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那样，有问题呢？米兰·昆德拉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他自己作品的拙劣翻译是强奸，当然也只有男人才会这样写。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就把卡夫卡作品的拙劣翻译定性为背叛。所有关于翻译的讨论，就像十九世纪的流行小说一样，都沉迷于忠诚和背叛的问题。但对于昆德拉这样一个在秘密警察主导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而言，“背叛”的分量显得格外沉重。我们知道翻译应该是对什么的背叛，但是不是可以问翻译文本是对谁的背叛呢？

提到“翻译”这个词，就会有人机智地、就像是第一次提到那个乏味的意大利双关语 *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即背叛）。值得庆幸的是，意大利裔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最近（我希望是永远）了结这个双关语。

也许这个意大利语句子背叛了意大利文化无意识中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在该国的政治和教会生活中产生了共鸣。在那里，背



叛，就像一个阴影，是信任的反面。这是一种无意识，马基雅维利的教训深深地刻在其中。对于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来说，没有人会把翻译和叛国等同起来。

把翻译定性为背叛或叛国，是基于不可能的完全等同，这被视为失败。事实是：德国黑麦粗面包不是中国的馒头，而中国的馒头也不是法国的法棍，法棍也不是美国的神奇牌面包。假设有这样一句德语诗（我希望这句诗永远不会被写出来，不过，可能已有人这么写了）：“她的身体（或他的身体）就像一块新鲜的黑麦粗面包”。诗中的黑麦粗面包不仅仅是黑麦粗面包，它还意味着温暖、滋养、温馨的形象。文化相近的时候，可以翻译得更准确：德语和美国英语的黑麦粗面包（pumpernickel）这个词尽管看起来一样，但因各自所带的参照物世界而在意义上不同。如果把这句话翻译成中文，黑麦粗面包成了馒头，这又到底有多少损失呢？（暂且抛开音韵不谈。）“他的身体（或她的身体）就像一只新鲜的馒头”也有魅力，尤其是如果你喜欢肉嘟嘟的恋人。

的确，没有任何译文与原文完全相同。但是，即使是同一个人读一首诗，每一次阅读也都不尽相同。初次接触到诗意上的“黑麦粗面包”，我们可能会很高兴；第二次阅读时，甚至五分钟后，它很快就显得可笑了。或者想象一下，一个十四岁的德国男孩在阿尔卑斯山少年爱情的春天里读到这句话；然后在五十岁，在德国驻吉隆坡领事馆担任代办，远离年轻时的面包店；然后在八十岁，在黑森林的一处退休疗养院里怀念穿传统裙装的少女。对每一首诗的每一次阅读，无论是一种确认、矛盾，或是拓展，都是对我们自己经验和认知的翻译。没有这种翻译行为，诗就不存在。诗必须从读者到读者，从阅读到阅读，在永久的转换中变化。当诗无处可去的时候，诗也就死了。

翻译，首先意味着变化。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它的一种意思就是“死亡”：从这个世界翻译到另一个世界。在中世纪，翻译的意思是



指将圣物从一个修道院、教堂盗走或是转移到另一个修道院、教堂。例如，在一〇八七年，圣尼古拉的幻象出现在安提阿附近的迈拉修道院的修士们面前，并告知自己希望被翻译。当有商人从意大利的巴里城赶来，破开墓穴盗走遗体时，迈拉及其周围充满了美妙的香气，这是圣人快乐的标志。相反，当都灵主教的大执事想从默默无闻的莫里恩教堂偷取施洗者圣约翰的手指时，那根手指却将他击毙。（与死去的作者不同，死去的圣徒可以保持对其翻译的控制。）翻译是运动，是隐喻的孪生兄弟，隐喻的意思是“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隐喻使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翻译使陌生的事物变得熟悉。翻译就是变化。即使是最具体、最有限的翻译形式—货币兑换，也处于时时刻刻的变化之中。

唯一有记载的翻译是复制而不是变化的例子是一个不令人意外的奇迹。公元前二百五十年左右，七十二名译者被召集到亚历山大，在七十二天内准备了七十二个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版本。每个译者都以所有原作者的原文为指导，写出了相同的译本。七十二个译者写出七十二个相同的文本，这是作者或书评人的梦想，却是译者的噩梦。

艺术作品有一种特异性，即它在保持自身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变化，从一个译本到另一个译本，从一个读者到另一个读者。宣扬翻译无内在价值是把这种特异性错误地等同于它各式各样的不同表现形式。翻译就是翻译，而不是艺术作品，除非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它有了自己的特异性而成为艺术品。艺术作品是自己的主体，翻译的主体是艺术原作。在美国有一种陈词滥调，认为诗歌翻译的目的是创造一首优秀的英文新诗。从经验上讲，这是错误的：作为英文诗，甚至是以特定人物写的英文诗，几乎所有伟大的英语译文都是可笑的。尽管出于某种原因被认为有争议，我一直都认为诗歌翻译成英文的目的是创造优秀的英文译文。也就是说，译文将像诗一样，而不是作为一首诗来被阅读和评判。

然而，我们仍然按照完全等同的乌托邦想象来衡量翻译，而且常常因为一字之差而将其否定。这些人通常来自外语系，在业界被称为



“翻译警察”。举个例子，他们说某位特别多产的德语译者“根本不懂德语”，因为把托马斯·曼的巨著《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切斯特菲尔德”翻译成了“大衣”。任何翻译家都会告诉你，这样的例子是家常不是例外。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审查作家们。“第三百四十九页上使用的‘肉色’这个词证明了这本书平庸透顶。”

这就是求“信”的老毛病，把审稿人变成了电视传教士。很明显，一个充斥着语义错误的译本很可能是一个糟糕的译本，但“信”可能是最为高估的翻译品质。我曾经目睹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在纽约罗切斯特一所公立学校，年龄大概在九岁的学生们被要求用一本双语词典来翻译法国诗人兰波的一首诗。学生和老师们都不懂一句法语。他们译出的诗并不是什么杰作，但总体上与现有的任何学术版本一样准确，有时甚至比后者更诙谐。简而言之，到了一定程度，任何人都可以忠实地翻译任何东西。

翻不下去的时候才是翻译真正开始的时候。比如说，诗歌翻译的目的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在译文中找到外国诗人的声音，而是要让诗在译文中被听到，最好是尽量与原文相同的方式被听到。这意味着译文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它不是一系列与原文相匹配的诗行，也不应该被这样阅读。这意味着译者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把字典意思弄清楚，这是最简单的部分，而是要为译文发明一种新的音乐，一种由原文授权的音乐。这种音乐不是对原文的技术复制。（例如，没有什么比试图在译文中重新创造一种外文节奏或韵律更糟糕的了。这有点像玻利维亚的汉堡包的外观和味道。）应该是一种在英语中完全可行的音乐，因为是翻译，因为将被当作翻译来阅读，所以能够唤起另一种音乐，也许还能重现其中的一些效果。

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译文语言的文学有透彻的了解。在现代主义之前，诗歌，无论来自哪里，都被翻译成当时的风格和形式：英雄双韵体的假定完美同样可以服务于荷马、梵语诗人迦梨陀娑或中国民歌总



集《诗经》。现代主义的伟大教训，最先是由埃兹拉·庞德传授的，但即使是现在，也只有少数人领悟了，那就是原作的独特形式和风格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决定译作的形式和风格；不能把诗只是倒入熟悉的模子里。因此，在庞德的著名例子中，萨福的一个片段被变成了一个英文片段或是断章，而不是“还原”或“转化”为押韵的抑扬格。

这是基于一种有些矛盾的双重概念。第一，翻译应该保留死去的作者和他们文学作品里的异国情调，而不是将其驯化。第二，死去的作者和我们在一个时代，他们的诗如果值得一读的话，就应该像昨天写成的作品一样鲜活。一个未被修复的萨福之所以是“我们中的一员”，正是因为她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一个外国（在最宽泛意义上）诗人指出了一条我们今天还可以怎样写的道路。

至少在英语里，现代主义在翻译中创造了非凡的作品，因为这些译著是为现代主义而作的，是为了在现代主义诗歌的语境中被阅读而创作的。好的诗歌翻译家本身就是诗人，这种陈词滥调并不一定正确：唯一的翻译家是译文语言中当代诗歌的狂热读者。所有最糟糕的翻译都是由外语专家完成的，他们对译作语言的诗歌语境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外语学者主要关注的是语义的准确性，将准确语意串连成常常是平庸笨拙的翻译语言版本。他们的翻译让人觉得好像整个二十世纪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们极力推荐鲁塞尼亚地区最受欢迎的诗人，但从未意识到这位诗人在他们的英译中听起来像糟糕的丁尼生。诗人（或诗歌读者）有时可能会在用词上马虎一些，但他们关注的是外国作者身上有什么不同，在译文语言中作家还没有的东西，如何展示这种不同，如何扩大可能的边界。糟糕的翻译为历史调查提供了范例；好的翻译总是一种倡导性的批评：这是一个大家都应该读的作家，译文就是证明。

翻译是一种完全独特的体裁，但由于某种原因，人们常年倾向于用类比来诠释翻译。译者就像一个扮演角色的演员，一个演奏乐曲的音乐家，一个有时会把信息弄错的信使。但是，翻译几乎是任何文化中熟悉



的、固有的一部分，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必要诉诸类比：我们不会说烘焙就像拉小提琴。然而，有一个类比是准确的：译者是文学的极客。

译者是看不见的人。人们常常将他们与同声传译员们混为一谈，即使在双语诗歌朗诵会上也是如此。根据对我自己剪报的调查，任何译者都可以给你讲同样的故事：百分之九十的书评从不提及译者的名字，即使是在谈论作者所谓的风格。当他们被提到时，通常只有一个词来概括：优秀、平庸、活力满满、乏善可陈。如果对译文的评价超过一个字，那几乎都是对译文一两个字的抱怨。

译者有时会觉得自已分享了作者的荣耀，颇像好莱坞明星的发型师，但作者往往觉得他们毛骨悚然。正如美国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所说：

一位译者一定是伟大的编辑、心理学家、人类品味的评定人；如果不是，他的翻译将是一场噩梦。但是，为什么一个具有如此难得素质的人要成为翻译家呢？他为什么不能自己当作家，或者从事通过勤奋工作和高智商能得到高报酬的事业呢？一个好的翻译家一定既是圣人又是傻瓜。而这样奇怪的组合又从何而来？

“为什么他自己不能当作家呢？”这是悬在每一个译者头上的大而可怕的问题，也是每一个想起自己译者的作者的问题。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回避，而不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引发了近年来译者解释自己的出版潮。

现在有些译者声称自己是作者（或近乎于作者），这让我觉得是一种皮兰德娄式（或里根式）的演员和角色的混淆。这种说法始于大约三十年前的美国，是更大的社会潮流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译者们开始走出孤立和匿名的状态，成立了一些团体，如美国笔会中心的翻译委员会，



他们可以分享报酬低、完全不被承认、经常被剥削的职业不幸。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就此要求得到完全合理的物质上的让步：译者的名字在书上和书的相关材料中都要占有显著的位置，分享作者的版税和附属权利（而不是统一的翻译费，被人称为有辱人格的“雇佣工作”，即没有后续权利或收入），以及要求翻译费的“行业标准”。在这些要求被慢慢接受的同时，关于翻译作为一门艺术的会议和讲座也在激增。这又与大学中所谓理论的兴起相契合。也许，在文学中，没有任何主题比翻译更适合在其当前模式下进行理论上的思考：作者的权威、符号的转换、能指与所指的弱化、翻译什么或不翻译什么以及如何翻译的政治性、文本和作者的分离、跨越（或不可跨越）文化障碍、翻译作为话语的相对主义、译者作为政治/文化霸权的代理人，等等。所有这些有时本身很有趣，但在实际翻译时，一般来说是无益的。（正如博尔赫斯所说：“当我翻译福克纳时，我并不考虑翻译福克纳的问题。”）

随着对译者的关注以及不言自明的、而现在被过分阐释的推论，即一切都是翻译的一种形式，译者突然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物，而解释翻译则是成了一个小而舒适的学术生涯，也成了被邀请参加异域会议的资本。也难怪译者及解释翻译研究的先行者们现在宣称译者是作者，译文和原文基本无法区分（因为原文是译文而译文是原文），而最根本的是，译文的唯一作者是译者（因此，译者应该对书籍拥有百分之百的权利和版税）。

我觉得这种说法自以为是，甚至是狂妄自大的；现在很可能是时候举手再次强调译者基本而又可爱的匿名性了。在美国，我们已经不能再用“工艺”这个词了，它已经被所谓的创意写作班所占用，“工艺”是在“写作工作坊”中教授的。那让我们把翻译说成是一门手艺，就像橱柜制作或烘焙或泥瓦工一样。这是一门任何业余爱好者都可以做的行业，但专业人士做得更好。它是一个可以学习的行业，而且应该学习（虽然不一定在体制内），以便于实践。这是一个行业，其从业者除了少数天才



工人外，一般读者基本不知道。这个行业对于一个有文化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让我们再举起手说一声，这个行业的工人应该得到更高的报酬。

对我来说，译者的匿名性，或换句话说，译者所扮演的身临现场而没有个性的人的角色其实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但不是时代潮流的直接缔造者，而这或许是翻译的乐趣所在。在语言层面上缜密操作，试图创造类似的效果，抓本质而不受自大的小我时时干扰。正如许多诗人所了解的那样，这是对如何写作的最大教育。这是一个监狱，因为一切都已经说过了，现在必须重新说，包括作者所有的糟糕时刻，如跑题、重复、陈词滥调，同时又要严格避免去解释或改进的诱惑。这是一个监狱，或者说是一种噩梦，因为你是与另一个人对话，而你必须承认他永远是对的。但这也是一种自由。这是唯一一次一个人可以毫无尴尬地将文字写在纸上（而在我看来，尴尬是文学创作中被大大低估的力量）。内省的书虫很乐意成为杰克·伦敦或让·日奈的声音；翻译是一种幻想的生活。

译者经常被要求谈谈他们与所译作者的关系，他们往往会用不时很有趣的互文性轶事来回答。然而，作者们除了抱怨几句外，从来不谈他们的译者。这是因为作者和译者的关系没有故事。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故事只有一个真正的角色：作者。译者，作为译者，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译者，用我们熟悉的比喻，是一个扮演作者角色的演员。有时，我们这些观众会意识到演员“扮演”的角色很出色或很糟糕，有时我们会忘记这是一个演员（“隐身”往往仍被认为是翻译的理想，特别是对散文、小说而言）。但无论哪种情况，对该角色的反思都是片面的。劳伦斯·奥利弗可能会写一本关于他饰演的哈姆雷特的回忆录，但哈姆雷特，如果他存在的话，绝不会写奥利弗。

翻译是最默默无闻的职业，但却有人为此而死。鲜为人知的是，针对萨尔曼·鲁西迪的追杀令及随后的全球混乱、暴乱和死亡是错误翻译



的结果。鲁西迪的书是根据伊斯兰传统中关于《古兰经》成书的一个传说命名的，此书是由真主亲自通过天使吉卜利勒口述给穆罕默德的。根据这个故事，穆罕默德在试图消灭麦加所有地方神而支持唯一的真主时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他背诵了一些经文，承认三个受人欢迎的女神是真主的象征性女儿。后来他声称这些经文是撒旦用吉卜利勒的声音口述给他的，于是这些经文被删除。十九世纪的英国东方学家们称这些诗句为“撒旦诗篇”，但在阿拉伯语（及其同源语言）中，这些诗句被称为“飞鸟”，因为在被删除的关于麦加女神的诗句中有这么两句：“那里有高尚的飞鸟/他们的代祷确实令人神往。”在阿拉伯语中（在同类语言中也是如此），鲁西迪的书名被直译为《撒旦的古兰经诗篇》。由于“撒旦诗篇”这一短语在穆斯林世界完全不为人知，而鲁西迪显然也不知道这一点，阿拉伯语书名就此暗示了最终的亵渎：整个《古兰经》是由撒旦创作的。该书的实际内容却变得并不重要了。

译者为这一错误付出了代价：一九九一年七月，《撒旦诗篇》的意大利译者卡普里奥罗在米兰的公寓里遇刺，但幸免于难。几天后，日本翻译家、伊斯兰教学者五十岚一在东京筑波大学的办公室里被刺死。

据我所知，鲁西迪从未对五十岚一做过任何长一点的评论。或许我们需要另一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的小说家来解开这两人之间在心理、道德和精神意义上的影响：鲁西迪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作家，代价是几乎多年终身监禁，而这个匿名的人，因为忠实地翻译了一个旧的、错误的译文而死亡，为作家的错误付出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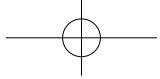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翻译是最默默无闻的职业，然而套用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关于诗歌的说法，人们却因缺翻译而死亡。一九九三年的第一次世贸中心爆炸案可以避免，如果联邦调查局费心去翻译在各种调查过程中已经查获的几箱信件、文件和磁带。但这些材料都是阿拉伯外文的，谁又会操这个心呢？



然而，911事件之后，有人开始操心了，现在有一个叫做美国陆军第三零零军事情报团的组织，囊括一千五百名语言专家，其中大部分是为在异教地区传教而受过培训的摩门教徒，他们被安置在犹他州的六个城市，正在疯狂地尝试翻译各机构收集的大量文件。他们的指挥官迪·斯诺博上校用这些话来振奋部队：“你们不会获得战斗人员所获得的荣耀，但你们将在保卫国家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所有译者感受的军事版本。

翻译的必要性很明显，但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从来没有关于“翻译的乐趣”的会议。）然而，这个问题只有在人们正儿八经地提及一些翻译的文学作品时才会出现：《圣经》、荷马、卡夫卡、普鲁斯特……难道说，翻译基本上没有问题？翻译只有成功或失败？没有不能翻译的文本；只有还没有找到它译者的文本。译文并不逊于原文；它只逊于其他已写出的或尚未出现的译文。没有权威译本，因为译本总是在其当代文学的背景中出现，而任何当代文学的可能性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当代文学经常被进入其中的译本所改变。所有值得翻译的东西都应该尽可能多地被翻译，甚至由同一个译者多次翻译，因为你永远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部原作。诗歌是值得翻译的东西，而翻译是保持文学活力的东西。翻译是变化和运动；当文学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也就是说当文学没有地方可去时，它就死了。

（李栋译）



发明中国

就像澳大利亚的笑翠鸟拍拍翅膀就在美国堪萨斯州掀起了一场龙卷风，诗歌也有其自身的混沌理论：遥远的、暂时被遗忘的事物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四世纪笈多王朝时代的印度诗人迦梨陀娑成为德国浪漫主义的奠基人；佛教《本生经》语言故事出现在英国作家乔叟的作品中；一部芬兰的伪民间史诗为美国一部名为《海华沙之歌》的伪民间史诗定下了基调；十一世纪的“天幕制造者”波斯莪默·伽亚谟让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神魂颠倒……而在二十世纪，美国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和汉语本身密不可分。

一九〇九年之前的一百五十年间只有十几本中国诗歌的英译本，主要是由外交官和传教士翻译且对大众而言晦涩难懂，比如像李白这样的诗人听起来是这样的（译者是克莱默·宾）：

今昔春翠手儿招
自然风物满目胜
油桃喷喷直扑面
好友悠悠随意处

里顿·斯特拉奇一年前解释了中国诗歌的智慧：

中国诗歌就像气味一样无形，具有强烈的暗示回忆和浪漫的意



味。无论什么主题，中国诗都显得很空灵……也许在西方作家当中，和这种表现力最接近的是法国诗人保罗·魏尔伦。

这其实并不奇怪，在一九〇九年，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诗人埃兹拉·庞德的诗是这样的：

秋天的休憩晚霞的烈火照着牧群
基列山上的羊儿散发着橘色的光
在给密特拉的贡品下神慢慢离去
天空中现出一千层黄金般的羊毛
每层都是对这位消逝之神的敬献

一九一五年，也就是六年后，庞德的诗是这样的：

那一刻，她靠在我身旁
像一只燕子半吹到墙上

庞德翻译的李白是这样的：

城堡荒凉天空沙漠广阔
这个村子里已经没有了围墙
皑皑白骨在千层霜冻之下
一堆堆尸首盖着树或是草
是谁带来了所有这一切？

在此期间，庞德发明了“意象主义”，并在一九一三年三月那期的《诗刊》杂志上正式推出，对当时主流的抽象主义和以常规韵律为主的过



度修辞进行了批判。它的纲领是“直接处理‘事物’”，不道德说教或附加评论，也就是这种诗歌的每一个字都是至关重要的，每一句都是根据短语的音乐性构成的。庞德在一九一〇年得到“所有时代都是同一时代”的启示之后就在世界诗歌中寻找符合意象派原则的例子，比如法国的游吟诗和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作品，甚至具体到《巴勒登丘文集》（即《希腊诗选》的一部分）中残留的还未被重构的抒情诗文。在一九一三年他找到了中国古典汉语。

那一年，庞德狂热地翻阅了《中国瓶中的芳叶》，这是艾伦·阿普沃德（1863-1926）发明的“中国”散文诗。阿普沃德是一位外交官、政治家、尼日利亚的殖民法官、间谍、博学的神秘主义者、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八卦专栏作家、纸浆小说作家、还给瑞典文学院写了一封三百页长的信来解释“理想主义者”这个词，并最终自杀。庞德宣布阿普沃德也是意象派（阿普沃德：“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并把他的诗寄给了《诗刊》。

阿普沃德的“芳叶”是受了汉学家翟理斯一九〇一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的启发，（阿普沃德：“我意识到我们西方人确实是蛮夷、是魔鬼，我们对诗歌几乎一无所知。”）还敦促庞德也去看那本书。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优秀学术专著，但其中的译文却很蹩脚。值得注意的是，庞德鉴于当时对中国诗歌的了解从翟理斯的译诗中提取了四首短诗。庞德把这四首和另外两首诗一起收入他编选的《意象派诗选》，此书于次年出版。

翟理斯翻译的公元前一世纪女诗人班婕妤的一首著名诗作：

哦，美丽的白绸，从织布机里新织而出，
如冰霜般清澈，像冬雪一样明亮—
看吧！友谊在你身上造出把团扇，
圆圆的，像天上发光的明月，
家国内外，你都是亲密的伙伴，



举手投足都会荡漾起感激的风。
然而，我担心，我啊我！秋天的寒意，
冷却垂死夏天的暴怒，
之后一片残迹散落在架子上，
所有往日的怀念也不过如此。

庞德把这首诗变成了俳句：

给皇帝陛下的团扇

哦，白绸团扇，
清澈如草尖薄霜，
你也撇一旁。

这首中文古典结合狄奥尼亚式的十行诗《仿屈原》（“我要到树林里去 / 那里神明戴着紫藤花环漫步”）的译文不知何故变成了冗长的五段散文，其中第一段如下：

我想象有一个丘陵才子，他身披紫藤，腰系常春藤，嘴角带笑，风度翩翩，骑在红帕上，有野猫跟着奔跑，躺在战车里，打着桂花的旗帜，披着兰花的斗篷，系着杜鹃花的腰带，采摘甜美的花香，在心中留下记忆。而我居住的小树林阴森黑暗。白天的光从来没有照到它。去那里的路很危险，也很难攀援。我独自站在山丘之上，云彩在我脚下漂浮，周围一切都被阴暗所笼罩。

还有最著名的意象派诗歌之一《刘彻》：



丝绸的窸窣声停了，
灰尘飘落庭院，
没有了脚步声，树叶
吹成一堆，静躺着，
她心中的欢喜就在下面：

[1#]

一片贴在门槛上的湿叶。

庞德上面这首是从翟理斯的英语中“翻译”出来的：

窸窣的声音静止了，
大理石的院子布满了灰尘；
没有脚步声在地板上回响，
成堆的落叶挡住了门……
我的骄傲，我可爱的人，她已不在，
而我还在，在无望的愤怒中徘徊。

庞德译文第一行最后一个词原来是“精致”，但理查德·奥尔丁顿一直笑他过度使用这个词。庞德把它改成了“精心”，他未来的妻子多萝西·莎士比亚觉得这个词“老式而沉重”。她建议使用“停”，从而造就了庞德最为著名的一句诗。诗的最后一句是庞德的意象派发明，或是干预。

[庞德一直在寻找开明的统治者，他于一九一四年根据翟理斯英译的几首诗就宣称，汉武帝刘彻和希腊诗人伊比库斯是典型的意象派，在一九一五年更是说，刘彻和其他一些人的诗对二十一世纪的启发就像希腊诗人对文艺复兴一样大。]



当庞德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收到美国现代主义的罗塞塔石碑即费诺罗萨的手稿时，中国古典文学早已提到了意象派的议程之上。当时正值日本向西方开放，恩内斯特·费诺罗萨(1853-1908)从哈佛大学来到东京大学教授哲学和经济学。在那里，他搜集了大量的艺术收藏品，卖给了波士顿博物馆，并成为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馆馆长。他只会一点儿日文，根本不懂中文。与其说他是作者，不如说他是笔记的保管者。他的两卷研究报告《中日艺术源流》在他死后由他的妻子玛丽编纂而成。虽然这个研究更多是印象式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但它仍然是几十年来的标准文本。

从一八九六年到一九〇一年，费诺罗萨在一系列日本教授的指导和翻译陪同下对日本能剧和中国诗歌进行了研究。他们逐字逐句地研究了一百五十首中国诗，费诺罗萨一丝不苟地写下了每首诗的日文发音和直译，然后是诗句的翻译和偶尔的评论。庞德的《河商的妻子：一封信》（即李白《长干行》的改译）的第一行（“我的头发在额头上一刀剪得笔直”）的笔记：

Sho hatsu sho fuku gaku

妾 发 初 覆 眉

中国女子的“我”或我的开始

我的头发起先盖住我的眉毛

（中国人的发式）

费诺罗萨相信“诗歌翻译的目的是诗歌，而不是字典中的定义”，玛丽·费诺罗萨像得了超自然的灵感，选择了她几乎不认识的庞德来处理这些笔记本，并给了他四十英镑。几周后，庞德去了苏塞克斯郡的石屋，这是他第一个和叶芝一起过的三个冬天。庞德表面上是叶芝的秘书，其实就是在《小熊维尼》中描写的树下做自己的研究。



庞德首先转向能剧，他的热情促使叶芝发明了一种爱尔兰能剧（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鹰之井》），他后来在庞德一九一七年的《能剧，日本古典戏剧研究》的导言中详细描述了这种能剧。一九一四年，庞德开始研究中国古典诗歌（许多诗都有展示不同完成阶段的草稿，但这些草稿从未被收集）。一九一五年，他选择了其中的十四首（后来扩充到十八首），主要是唐诗，还加上他翻译的和唐朝同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古英语诗歌《航海者》。在很大程度上，他是想证明当英国诗歌刚刚形成时，中国诗歌正处于鼎盛时期。庞德将选的这些诗做成了小册子《神州集》出版。

美国的诗歌已经习惯了《神州集》，所以庞德的诗显得“平常”，还略微有点老套。我们很难确定《神州集》的影响力。艾略特有一句经常被重复的话，说庞德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中国诗歌的发明者”，不过这句话有点笼统。（把“中国”用“匈牙利”或“斯瓦希里”替换看看。）更一针见血的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对这些诗的评论《诗歌应该是什么，诗歌是什么》：

伟大的诗歌不需要评论，是自然的流露。它向你展示了激起你情感的画面，所以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你被软化，心灵变得更加柔软，对你的同行者的变化和 demand 更加开放。你读完《河商的妻子》后，就会有所收获，你成了一个比你的过去更好的男人或女人。

《神州集》是英语世界里第一本伟大的诗集。这本自由体诗集崭新、平实、简洁、以意象为主：

宝石台阶的哀怨

宝石台阶已经白得像露水，
天色已晚，露水浸透了我的纱袜，



我放下水晶帘子
透过清秋看明月。

这首诗如此新颖，庞德需要加以解释：

我还没发现有哪个西方人在阅读这首诗一遍之后能“看出什么”。然而，仔细研究以后，我们发现诗应有的一切都在，不仅通过“暗示”，更是通过某种数学意义上的演绎过程。让我们考虑一下，需要在什么情况下才能产生这首诗。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扮演柯南·道尔。

首先，“宝石台阶”意味着场景设在宫殿。

第二，“纱袜”说明说话人是一位宫廷女子，而不是一个碰巧入宫的仆人或普通人。

第三，“露水浸透”，说明这位女子一直在等待，而不是刚刚来。

第四，“清秋明月”，所以没来的男子人不能以晚上不适合幽会为由而不来。

第五，你问我们怎么知道她在等的是一名男子？标题里有“哀怨”，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怎么知道她在等什么？

更令人吃惊的是，最现代的事物竟来自一千多年前的诗歌。新诗曾被揭示为永恒的真理。相对地，庞德的诗证明了所有时代的时代性，以及古代的即为最直接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神州集》是一本关于士兵、边防军、城市废墟、被遗弃的妻子和朋友离别的书。庞德的朋友、雕塑家亨利·戈迪耶—布尔泽斯卡在去世前不久从战壕里来信说，他向其他士兵大声朗读这本书，给他们以勇气。

然而，《神州集》仍然是一本汉学家们爱恨交加的书。毕竟，它是由



一个不懂中文的美国人写的，而这个美国人又是根据另一个不懂中文的美国人听写日本译员同传日本教授评论而做的笔记写的，费诺罗萨(或他的对谈者)犯了错误；庞德在阅读费诺罗萨的笔记时也犯了错误，有时还被诗歌的排列所迷惑(臭名昭著的是有一次把两首诗看成了一首)。在书里，专有名词奇怪地以日语发音出现：例如，在诗人中，李白是 Rihaku，王维是 Omakitsu，陶潜是 To-Em Mei。(庞德认识这些人的中文名字，但保留了日文版本，也许是为了向费诺罗萨的合作者致敬，也许是为了强调从语言到语言、从一个世纪到下一个世纪的传播理念。)不过，像叶维廉这样的学者已经证明庞德是如何凭直觉纠正笔记中的错误的。

出人意料的是，新时代所关注的不仅是中国诗歌，更是西方人所认为的汉语的特质。一九一四年，在研究费诺罗萨的早期，庞德仍然认为诗歌是一连串清晰而坚实的形象。在一篇文章中，他引用了一首俳句(奇怪的是，作者是一位日本海军军官)：

猫在雪地上的脚印：
(像)梅花。

他评论说，为了清楚起见，他加上了“像”字。(这令人惊讶，因为他已经创作了《在地铁站》，其中的“像”被冒号代替了。)后来，庞德读到了费诺罗萨的文稿《作为诗媒的汉字》，那个字面和隐喻意义上的关联词将从美国现代主义中消失，而意象序列将成为一个情结。

费诺罗萨描述了汉字是由象形元素组成的“表意文字”，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词或概念。因此，在树枝间升起的太阳变成了“东方”。(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汉字是这样的，大部分汉字是形声字，但这个错误却富有成效。)词和意不仅是元素并置的静物写生，还可以通



过各元素之间的动态关系而产生。此外，中文不区分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这也不是完全正确），这意味着每个表意文字都是一个能量节点，即事物、行动及其描述，元素重新配置而演化成的新元素没有西方修辞学的粘合剂，汉字一字排开就构成一句诗。费诺罗萨把这看作是一种“移动的意象”。（谢尔盖·爱森斯坦也独立地看到了这一点，受中国汉字研究的启发，他创立了蒙太奇理论并于一九二九发表文章《电影原理和表意文字》。）庞德将其视为一种同时性，现代主义就是立体主义、拼贴和组合，或是阿波利奈尔的《城中村》，在一种古老语言的每一个字中得到了重新演绎。这里还有更深的东西：根据费诺罗萨的爱默生超验主义观点，中文是“自然本身运作的生动速记图”，没有纯粹的动词或名词，没有孤立的事物或行动，一切都处于积极的互动关系之中。（亨利·米修写道：“像自然一样，中文不给自己下结论，而是让自己被解读。”）中文是最为自然的语言，因此也是最适合作诗的语言。

对庞德而言，这种感知世界和创造艺术的表意方式最终会从汉字本身伸发出来（他一生都在关注中文的词源，同时还受到罗伯特·马礼逊十九世纪初编纂的字典的启发）；直到《诗章》的创作，即由不同元素组成的“光芒四射的要点”演变成一个硕大的、未完成的表意文字；再到庞德的整个生活和工作，一个由无数相互作用、和谐又矛盾的事物、写作、人物和思想组成的大都市或宇宙。

此后的美国诗歌可以分为线性阵营（弗罗斯特、史蒂文斯、晚期的艾略特、毕晓普、洛威尔等）和表意阵营（早期的艾略特、朱科夫斯基、奥本、奥尔森、邓肯等）。那个年代的故事还有一个要讲：一九一三年，康奈尔大学的一个年轻的中国学生胡适读了庞德的《一个意象派作者的几个不》，将其应用于中国诗歌的现状（当时仍以一种式微的文学语言写作），并于一九一七年发表了一份宣言《文学改良刍议》后来被称为“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



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语俗字。)第二年，他在一系列更加庞德式的表述中挥舞着新的旗帜。（“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胡适对白话文的写作和新中国新文学的强烈呼吁注入了一九一九年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封建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中。胡适在美国找到了庞德在中国找到的。

《神州集》出版后的几年，庞德翻译了更多费诺罗萨的诗作，但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孔子定义的经典选》（即《儒家诗经》）问世之前，他没有再发表其他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学习汉语，但庞德研究中文表意这一块的精神力却主要放在了翻译孔子上，一九二八年出版《大学》，一九三七年出版《论语》，并于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分别出版了意大利语版本，一九四七年出版《大学》和《中庸》合集。一九四〇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诗章 52-71》，这一本书浓缩了十二卷传教士冯秉正以法语写成的十八世纪《中国通史》。庞德把冯秉正的巨著与约翰·亚当斯的美国历史放在同样的高度。

然而，《神州集》掀起了中国诗歌翻译的小高潮。这是自亚当斯和冯秉正时代以来的第十五本英文书；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至少还有五十本。这是一个诗歌书籍不多、诗歌翻译更少的时代，尽管大多数译著都毫无价值。最值得一提的是阿瑟·韦利的书。韦利是第一个有能力用英文写诗的汉学家，但他的翻译常受自己对杰拉尔·德·曼·霍普金斯的喜爱和英语诗句中的重音数必须与中文诗字数相一致的理论限制。（最终，韦利最伟大的作品很可能是散文和英译《源氏物语》。）还有艾米·洛威尔，她虽对意象主义抱有敌意，却也接纳了该理论，（此时的庞德已转向了漩涡主义），并在一九二一年与汉学家弗洛伦斯·艾思柯合作英译汉诗发表了《松花笺》（其中收录了李白的《长干行》）。威特·宾纳和江亢虎于一九二九年出版了《群玉山头》即《唐诗三百首》的第一本重要的



全译英译本。这本书也给王红公和巴顿·华兹生给予了灵感的来源，不过，该书以空灵的中国风模式写成，许多诗句以省略号开始或结束：

玉梯上的叹息

她那白玉楼梯被露水打得冰凉；
那丝绸鞋底湿漉漉的，她徘徊良久……
紧闭的窗台后，她为什么还在等待，
透过水晶玻璃，盯着秋月的光？

战后，中文翻译迎来了第二次兴盛，于一九四六年又一次从庞德开始。当时庞德因战时通过广播发表法西斯言论被关在华盛顿特区圣伊丽莎白医院的精神病房（他称之为“地狱之洞”），等待叛国罪的审判和被处决的危险。他没有什么特权，也不常有访客，就专心致志地翻译中国最早的文集《诗经》，其境遇像极了翻译的这句：“古代的智慧/人痛苦的慰藉”。正如孔子所说（美籍华人方志彤的翻译）：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诗经》呢？《诗经》会给你启发，给你思考的动力，教你如何交友，告诉你怨恨的方式，使你对父母和君主更有用，并帮助你记住许多鸟类、动物、植物和树木的名字。

庞德写的初稿主要就依据了汉学家理雅各于一八七六年出版的双语版《诗经》和《麦式汉英大辞典》。（方志彤说：“你会用《韦伯斯特大学词典》来翻译乔叟吗？”）后来，庞德被转到医院稍好一些的病区，有了一些中国访客，与方志彤通信，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接触到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著作，尤其是后者于一九五〇年翻译出版的《诗经》。高本汉的版本包含了中文文本、音译（包括古韵词的发音）和散文翻译。在经



历了三次完全不同的译稿后，庞德的译本终于在一九五四年得以出版。

《儒家诗经》与《神州集》非常不一样。前者全选了所有的三百零五首诗，而不是选集，这就是说有些部分的翻译对庞德来说比较沉闷。这是一个“表意”的译本，庞德试图在诗中综合字面意思加入某些字的词源和象形元素。同样在表意上，他将这些诗放置于所有时代的同时性中，还经常起一些古怪的、在文史层面上非常具体的标题，如《波洛涅斯的炫耀》《比萨之塔万岁！》《脱衣舞？》和《老人河》。

让我们来看看理雅各、高本汉和韦利的《诗经》译文（尽管庞德从未提到韦利），以此窥探庞德的翻译方法。

庞德：

松船在动
漂流于潮水间，
耳内生火，睡意驱赶，
向前；黑暗中心灵裂缝
无酒可清除，
我亦不愿游戏。

理雅各：

那艘柏木船飘来飘去，
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像被水流冲走。
我心烦意乱，无休无眠；
我忍耐着痛苦撕扯
萎缩的身体。我孤零零一个人，
漫无目的地思索着，满心忧愁。
我可以用酒来提振颓废的精神；
我可以出去漫步，试图冷却



心中的狂热；然而悲痛使我沉闷不已。

高本汉：

漂流着的是那艘柏木船，漂流着浮起在水面[所以我无助地漂流着，没有办法找到方向]；我[亮着=]醒着，睡不着，好像有一种痛苦的悲伤；但这并不是说我没有酒来消遣和麻痹自己。

在第三行，庞德将“耿”字中的“耳”和“火”拿了出来，在《麦式英汉大辞典》里看到“耿”也有“不安”的意思，于是有了“耳内生火，睡意驱赶”。第四行(字面意思是“像有隐藏的悲伤”)，他在最后两个字中看到了偏旁“心”，于是写出了：“向前；黑暗中心灵裂缝”。至于第六行，他可能参考了韦利的译本：

那艘柏船被抛来抛去，
漂浮在翻滚的波浪中。
我心骚动，无法入眠。
我的悲痛不能示人。
我有杜康，所需一切
去游戏，去锻炼。

最重要的是，庞德已经对中国诗歌的音乐性产生了兴趣。当《作为诗媒的汉字》于一九三六年首次成书出版时，庞德已经远离了费诺罗萨的纯视觉性阅读。在一些新的文本注释中，他强调了中文的“语言音韵”（“现在我怀疑它是不是不比希腊语差”），还有就是这些诗必须被吟诵。在精神病院里，庞德仔细抄录了《诗经》每一行的声韵，结合了现代用法和高本汉重建的古韵音练习了吟诵。（最初的版本应该包含中文文本和这些音译，但哈佛大学出版社因反对这项额外开支而没有加入。）整本



书的构想是一本歌曲集。庞德广阔的折衷主义理念囊括了多种模式，从法国游吟诗人到伊丽莎白式，从乡间民歌到低音连奏的布基伍基。除了理查德·西伯斯以外（他认为这部著作是庞德最伟大的翻译），研究庞德的学者很少讨论此书，此书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汉学家否定。就像贝克特的墨西哥诗选和朱科夫斯基的卡图卢斯，庞德的《儒家诗经》是个性翻译的杰作之一：对精神的激进召唤，而不总是文字上的准确传递。

一九四七年，罗伯特·白英出版的《白驹集》成了诗歌畅销书，这是第一本涵盖整个中国诗歌史的选集，从《诗经》到当时仍然叛逆的毛泽东。一九五六年，王红公的《中国诗百首》再次成为畅销书。在这一百首诗中，有三十五首是杜甫的作品（“毫无疑问，对我自己的诗歌有着主要影响”），当时杜甫的英译作品还没有像庞德翻译的李白和韦利翻译的白居易那么受推崇。余下的译诗则是在唐诗风潮下被忽略的宋代诗人的重要译本。王红公在他不太可靠的自传体小说中声称，他从小就学习中文，在一九二四年，十九岁的他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陶斯县遇到了威特·宾纳，后者激发了他对杜甫的兴趣。根据他《中国诗百首》的序言，这些诗来自中文文本以及法文、德文和学术性的英文翻译，但来源并不重要。王红公将这些诗重新想象成环太平洋另一端另一个人的作品，使用一种平实、呼吸自然、中性的美国英语。虽然中文的诗句几乎总是一个完整的句法单位，但王红公无视这些，而是按自己的方式断句，有时句号出现在中间，给人一种自然言语的错觉，就像杜甫的这首《旅夜抒怀》：

微微的清风吹拂着
河岸边的芦苇。我
孤舟的桅杆腾空而起
进入夜色。星星绽放
在浩瀚的江河湖海的



沙漠之上。月光流淌
在汹涌的河面上。我的诗
帮我成名，而我
又老又病又累，被吹得东倒
西歪；像一只沙鸥
迷失在天地间。

继《中国诗百首》后，王红公于一九七〇年又出版了《爱与流年：中国诗百首续》。他从中国两千年的诗歌中选取了自己最喜欢的，此书很可能是他最好的译文。

与其他任何一位中文翻译家相比，我们几乎不可能将王红公的翻译与他自己的诗歌分开；这两者往往是一个整体。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的中文（和日文）翻译成为他年老时的一个奇怪的工程，即把自己重塑为一位女诗人。王红公创造了一位年轻的日本女诗人摩利支子和她的情色诗以及一卷日本女性诗歌文集。他还和学者钟玲合作编写并于一九七二年出版了《兰舟：中国女诗人》。两年后，他们还出版了伟大的宋代女诗人李清照诗歌全集的英译本。和惠特曼一样，王红公也是海纳百川，不过他的百川都是东亚女性。

一九五七年，七十四岁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开始翻译中国诗歌，他虽年长庞德几岁，但似乎总是扮演着爱跟庞德争锋的哥哥的角色，他甚至还接手翻译了庞德译为《河商的妻子：一封信》的李白的诗《长干行》。（顺便说一句，翻译家戴维·辛顿曾指出：“没有理由认为丈夫是个河商。”）威廉斯学术上的合作者是极其怪异的大卫·拉斐尔·王（1931-1977），中文名是王燊甫，他出生于中国，声称是王维的直系后裔，革命后逃到了美国，并成为唯一一名既是新纳粹白人至上主义者（也是圣伊丽莎白医院庞德周围更龌龊一点的圈子的成员）又是六十年代加州奥



克兰的黑豹党的一员。他还是一个呆板的教授，活跃在学术界的官僚体系中；一个双性恋拳击手和武术爱好者，曾与拳王阿里就诗歌进行过长谈；一个希腊-中国-武士-非洲传统的诗人，是许多垮掉诗人和黑山诗人的朋友；一位夏威夷和萨摩亚口头诗歌的翻译者，并被收录在罗滕伯格的《神圣的技术员》文集中；一位可能的自杀者（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年会上），一些人认为他是被谋杀的。然而，威廉斯显然跟他只谈中国诗歌，他们合作四年，在威廉斯死后，于一九六六年《决明子树》得以出版，该书包含了一组三十七首诗。

通过《神州集》，威廉斯阅读了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并早在一九一八年出版的《柯拉在地狱中》就已提及中国和中国诗歌。他的书房里大部分是诗歌和散文译本，他一九一七年开始写的越来越瘦的诗很可能是受到了他有的一本名为《轻松学中文》的书的启发。这本书包括了《三字经》读本的翻译。中国诗歌严格的诗体也会对美国诗歌产生影响，这一点出人意料，但却是事实。朱科夫斯基就明确效仿中国诗歌，他所创作的(A)是用字数而不是音节或重音作为衡量单位来作诗的。

中国诗歌中直接吸引王红公和加里·斯奈德（以及后来的戴维·亨顿、美国诗人萨姆·哈米尔和赤松等译者）的是对荒野的赞美，而这一点曾被庞德和韦利、洛威尔和宾纳所忽视。无论是在流亡中还是在道教或佛教的闭关中，许多中国诗人都曾栖居于像美国西部那样充满戏剧性和野性的风景中，而他们写的诗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因为大部分文学往往把自然描绘成被驯化的或是可怕的。鉴于其广泛的野外经验以及佛学修行，斯奈德和王红公对中国诗歌中自然细节的观察力是很多案头译者无法达到的。斯奈德写道：

在进入寒山诗的过程中……我面对了一些不曾怀疑的东西……在我身上发生了以前在翻译工作中没有经历过的，那就是



我发现自己忘记了中文，进入了对诗歌内容深刻的内部想象……我刚刚在内华达山脉的高地上度过了四个月……因此，我回来的时候，我身上仍然是那种感觉；当我进入寒山的诗歌时，当他谈到鹅卵石小溪，或是谈到松风时，我不只是在想中文的“松风”和英文的“松风”，而是在听，在听风。在翻译“云雾”或“缥缈的山”或“云雾山”或“云雾中的山”这类短语的时候……我最终的策略是这样的：你认识原文中的这些词……所以你要忘掉它们，要回忆看云雾山是怎样的感觉，并在你的脑海中想象它们的形象，也就是说，深入你的头脑，看看发生了什么：对诗的内部可视化，而这当然就意味着你必须借助于你的感官以及你的感官回忆。

斯奈德的《寒山诗》于一九五八年首次发表在《万年青评论》杂志上。这部口语化的经典之作立即大受欢迎，并成功地将一个传奇式的佛教徒、云游四海的僧人变成了美国垮掉一代的一员：

人们看到寒山的时候
他们都说他是疯子
还说没有什么可看的——
他披着破旧的衣服和兽皮。
他们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因为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
我只能对我遇到的人说：
“试着到寒山去。”

除了这些诗人以外，战后时期也出现了译笔出色的汉学家，其中包括英国的葛瑞汉和戴维·霍克思，美国的西顿和齐皎翰。这些人是鲜有的外语专家，因为他们阅读当代英语诗歌，不仅知道诗从哪里来，也知



道诗要到哪里去。毫无疑问，其中最伟大的一位是伯顿·沃森。他一长串翻译过的诗集（还有哲学、历史和佛教经典，以及他自己的批评研究）都是用谦虚、平实的英语写成的，几乎和中文一样简洁，很少有多余的词，比如宋代诗人苏东坡的这首短诗《吉祥寺赏牡丹》：

我这个年纪在头上插朵花没什么害羞的。
这花倒是尴尬，顶在一个老人的头上。
大家笑了，我喝醉了回家去，一路靠在朋友身上——
十里优雅的窗子拉起一半，所有人都在看。

戴维·亨顿是这一传统新一代的代表。亨顿是一位多产的学者、翻译家、诗人，是沃森的继承者，他的诗歌翻译开启了翻译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篇章。与王红公、斯奈德和沃森所开创并由萨姆·哈米尔、赤松和施家彰所延续的主流风格（即假定中国人对现实世界的直接理解必须以直接的、对话式的语言来呈现）相反，亨顿试图通过语言上的打磨来重塑古典汉语的密度，而不是像其他一些人，诉诸于洋泾浜英语。他是除王红公外唯一一个经常给整句诗断行的译者，不过他所要达到的效果和王红公相反：复杂，而不是流畅，例如唐代诗人孟郊《寒溪》里的这一段：

男人撑着船，把玉星堆放一旁，
拖出散落的萤火虫。而寒冷的

北方坠冰哀深，捕鱼人
饥渴交加，对着躲藏的鱼儿吟唱。

冻僵的牙齿相互咬着、磨着。
风铃在涩风中哗哗作响。一切



无暇的悲痛—无法逃避。它
把听觉冲刷得没有一点声音。

碧波荡漾的溪水消逝不见了，
五颜六色的绒毛乱飞着落下。

地面冰刺眼，树枝被劈开，
无法行走无法栖息。伤痕累累，

它们唧唧喳喳地叫着，喊着嚎着，
指责着上天：到底会不会静下来？

中国古典诗歌是如何进入美国诗歌的故事很简单，但它的影响可能永远无法完全被解开，因为我们往往无法确定美国人在中国诗歌中发现的是不是一种启示，或者这仅仅是对他们已经发现的东西的一种确认。

在过去九十年主导美国诗歌的意象派美学中，中国诗歌或许是不加概括性评论而直接表述和“观念无不在事物之中”最好的例子。诸如查尔斯·列兹尼科夫和斯坦利·库尼茨等风格迥异的诗人都公开引用了宋代诗人魏泰的这两句（摘自汉学家葛瑞汉编译的《晚唐诗》的序言）：“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

现代主义要求诗歌涉及一切，对任何事物都呈现开放性，甚至是（或特别是）最普通不过的经验。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杜甫可以以国家崩溃开始一首诗，最后以抱怨自己谢顶作结。这是一种对什么主题适合写诗不以区分的诗歌，也是一种已经被认为承载于红色手推车的诗歌。

当战后的诗人进入美国的荒野时，他们发现了在一个类似的广阔风景里创造出的中国诗歌，这满足了（用斯奈德的话说）“现代人对自然、世俗的清晰渴求”，因为



似乎已经在人的两极，即精神和自然之间，找到了最好的中心点。它用语简单明了、低调含蓄的策略使我们能从对历史的敬畏转换到自然面前的深呼吸，再到面对神灵的大笑。

对于那些像庞德一样相信明智的政府会咨询诗人的人来说，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由具有不同程度政治权力的公务员所写，有时是由皇帝自己而写。对于那些像斯奈德和王红公这样经历冷战、相信诗歌反对国家的人来说，中国诗人所承载的被流放或自我流放的荒野隐士的形象则是一个典范，而且正如斯奈德所指出的那样，并不像西方反对派人物那样通常依赖于另一种神学或政治意识形态。

在日常恶意或空洞的语言攻击中，中国诗歌宣扬了儒家的“正名”，也就是词语应该表达应有的意思；诗人的任务是恢复词语的本意；像开明的统治者一样，诗人是坚守自己诺言的人。在新道德下，对中国诗歌的情色主义不加掩饰，呈现多种形态，而且就是单纯的性感。在电影蒙太奇的时代，中国诗歌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从一句诗到另一句诗，让读者自己提供诗词间的过渡。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阅读原文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具象诗，而此时的美国诗人正关注着诗歌在诗页上的外观。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崇高还是平凡，我们在这种诗歌里可以找到人类持久情感和体验的全景图：战争和天气、孤独和政治、醉酒和小病小痛、友谊、园艺、观鸟、失败、河上游、宗教和性的狂喜、衰老、贫穷和富有、嫔妃和将军、王子和儿童、街头小贩和僧侣。整体而言，中国诗歌是巴尔扎克式的人间喜剧，它来自一个遥远的时空，但最终看起来却并不那么遥远。

（李栋译）



星星

星星：是什么？它们是反射太阳的巨大冰块；是透明穹顶后水上漂浮的光线；是钉住天空的钉子；是我们与光海之间巨幕上的洞；是地狱外保护我们的硬壳上的洞；它们是太阳的女儿；是神的使者；它们形似轮子，是带火咆哮于辐条间空气的浓缩；它们坐小椅子；洒遍天空；它们为情人们跑腿；它们由化为泡影互相纠缠的原子构成；它们是化作空中之花那死婴的灵魂；是羽毛燃烧的鸟；它们让伟人的母亲怀孕；它们是精神呼吸闪光的浓缩，由创造日月剩下的残渣做成；它们预示战争、死亡、饥荒、瘟疫、收成好坏、国王诞生；它们控制盐与鱼的价格；它们是大地万物的种子；是月亮的羊群，如草地放牧散布于空中，由她领向牧场；它们是水晶球，其运行创造空中音乐；它们固定我们移动；我们固定它们移动；它们是迷路的猎海豹的人；它们是守护神维施努（Vishnu）跨越天空的脚印；它们是灵魂居住的宫殿之光；它们大小不同；是葬礼蜡烛，梦见它们就梦见死亡；它们如万物由四种东西组成：质子、中子、电子、微中子；它们大小相同，而有的离我们更近；它们通过四种力量互相影响：引力、电磁、强与弱的核力；它们是唯一的神，太阳是其首领；它们是整夜猎鸵鸟的人，黎明时分挤在日边取暖，所以你看不见它们；霜露从星星落下；冷风暖风来自星星；星星从天落在少女膝上；它们是创造之火的余烬；它们从未改变；它们是星际人居住的白色帐篷，是宇宙大王发罗那（Varuna）数不清的眼睛，他骑半鸟半鳄，或半羚半鱼的玛卡拉（Makara）穿过天空；它们在一个流量不变的国



度；必供奉祭品才有雨水；它们是永存，靠吞食绿鹰湖岛上长生树的果子；闪光、闪耀、闪亮、闪现；它们令人愉悦；是魔鬼的预兆；它们是被雷神托尔(Thor) 投向天空的泽佳西(Thjasse)的眼睛；它们是在森林深处打坐入定的德哈瓦(Dhurva)周围蚁丘中的白蚁；它们是搅入光芒的天上干酪；它们，仅仅如此；星星是个巨大的花园，我们活不到见证萌芽开花结果枯败，如此花样繁多变化无穷；我们和我们所看见的星星只是无限整体中的一个原子：宇宙群岛；天空如磨盘转动，蚂蚁般的星星反方向运行；天空如马车华盖，用星星珠子串成；天空是坚硬球体，而星星是其火山永久的照明；天空是带黄铁矿斑点星星的坚硬的天青石；每颗星星有个名字和一个秘密的名字；我们听到的唯一的词是它们的光；人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整个星系；在晴朗之夜的星空下，对隐形权力的认知说着无名语言；女神和爱情降落；如果我们不在银河中定位就根本看不见星星；若引力太弱星星就太小，若太小就燃烧不了多久，若燃烧不了多久我们就不在这里；它们没有偶然性或随机元素，没有飘忽不定的运行；邪恶与灾祸从天而降；它们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其无限让我们去数它们；它们奇妙的规律难以置信，是居于其中的神的智慧的证明；那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是可怖的；宇宙越大似乎易于理解，越大也似乎毫无意义；所有星星移动闪耀为了充分展现——借光是其天性；懂得星星才会从根本上理解诗人；如果星星不放光就会爆炸；死后灵魂居住在星星中——一颗新星之辉可能预示一个伟人的灵魂抵达目的地；“灾难”意味着“星形的不幸”；为什么有很多星星我们看不见，唯一解释是上帝为更远的物类近距离赞美而创造的；我们是物界的中心，却在灵界的周边，我们注定从远方遥望天上舞蹈的奇观；与其它动物不同，人天生站立可直视星星；亚瑟王(King Arthur)在上，等着返回重新统治英格兰；魁(K'uei)在那儿，相貌丑陋的天才学者；上有马槽星团(Manger)、迷雾星团(Mist)、小云星团(Little Cloud)和蜂巢星团(Beehive)；看：巴别塔和帐篷中的费利西蒂(Felicity)；上有公路强盗和鸽子，把美味佳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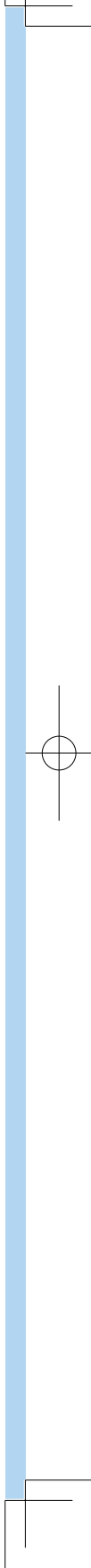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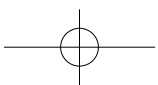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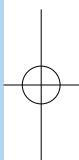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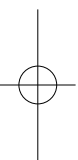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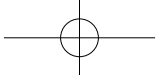


带给众神和黎明的孪生骑手；上有风的女儿，为海上失去的丈夫哀悼；壮河在那儿，还有五王宫、吠犬窝、稻草路、鸟道、闪尘蛇河；上有宁芙(Nymph)哀悼被野猪杀死的兄弟海阿斯(Hyas)，泪洒流星；有七葡萄牙人塔、沸海、鞠躬殿；看：鸵鸟离鸵鸟归两只鸵鸟是好朋友；那儿有仙后座(Cassiopeia)，自以为比涅瑞伊得斯(Nereids)更美的埃塞而比亚女王，和她不幸的女儿仙女座(Andromeda)，珀尔修斯(Perseus，英仙座)用缠在他腰间的女妖麦杜萨(Medusa)的头颅拯救了她，他杀死了妖怪鲸鱼座(Cetus)，还有他骑过的天马星座(Pegasus)；那儿有公牛翻耕天沟；有指甲花染手、满湖、空桥，埃及文X；有个姑娘与熊结婚，她的父兄惊恐中杀死了熊，而她自己变成熊，杀死父母，兄弟们被迫得翻山过河爬上一棵树，小弟用魔弓把一个个抓住箭的兄弟射向天空变成星星；在上方；那儿有肉铺、安乐椅、破盘、烂瓜、天光；汉斯，御夫座(Wagoner)让基督搭乘，在那儿，狮子从月亮掉进流星中；天上，每年一次，千鹊架桥织女过银河见牛郎；那儿有伯瑞尼丝(Berenice)女王的辫子，她奉献头发确保丈夫的安全；那儿有一只永远抵达不了安全港的船，大城的低语者、哭者和发光者，看：风将军；穆王和驾战车的造父寻找西天的桃子；美丽的木卫四(Callisto)，注定被朱诺(Juno，婚神星)妒忌，而玛瑞琪(Marichi)女王驾野猪战车穿过天空；那儿有海山羊、丹麦象、食蓝长云鲨和白骨精；其上塞多西乌斯(Theodosius)变成星星，施洗者约翰的头颅变成星星，还有李白的呼吸，他诗中一颗星变得更明亮；那儿有双重门，过一重门灵魂下降准备附体，过另一重门上黄泉；那里一只美洲狮扑向猎物，一条黄龙爬上天梯；其上文学妇女，冷少女，湿女儿，囚禁女人头；那儿有挣扎着到达牧场而自由放牧的渴骆驼；有荆冠，或酒神巴可斯(Bacchus)给阿里阿德涅(Ariadne)订婚礼物的王冠；看：马脐、狮肝、熊卵；有如此美丽的红鹿罗尼(Rohni)，月亮尽管有二十七个妻子，却唯独爱她；上有烽火台、水孩子、砖趺、尸体堆、极微时间、枯湖、煤袋、三继承监护人、奇塔、翻椅；上有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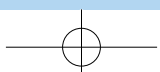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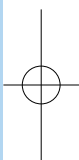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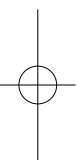
牛踢出的尘云，在环绕陆地的水中大象那热气腾腾的呼吸，水被一只游过天空的乌龟搅浑；上有破碎圆周是残缺的盘子，或飞去来器，或巨熊睡觉那敞开的洞穴；上有两头驴，高入云霄的嘶叫，吓走巨人得到空间；上有千色星、正义手、平原和坦途；上有双双；有客栈；有国伞；有牧羊人小棚，有秃鹰；看：扬谷风扇；有小到大；有上帝法庭；有鹳火；有圣彼得之舟和海之星；那儿：看：上有：星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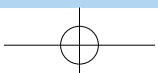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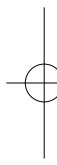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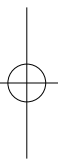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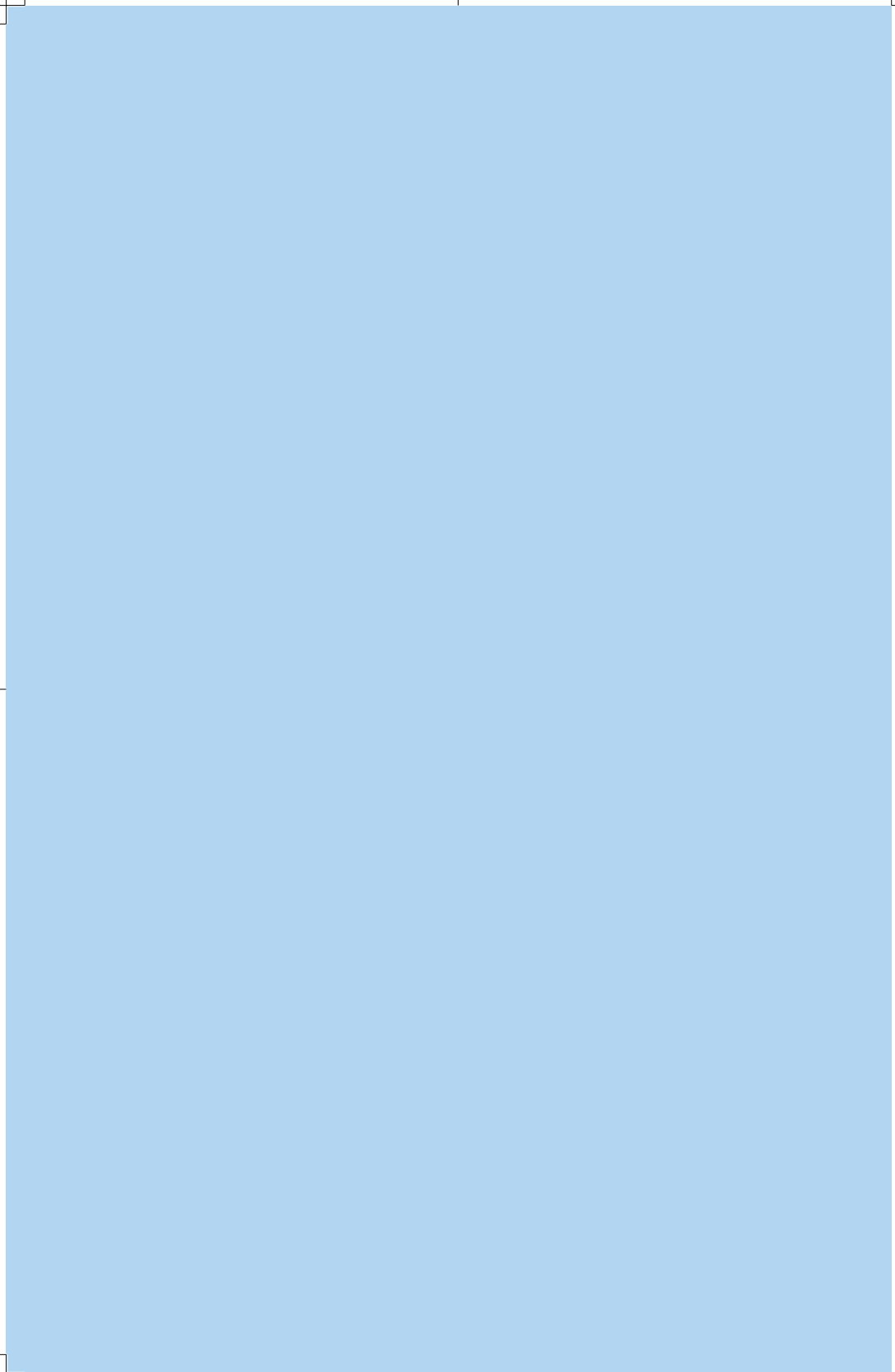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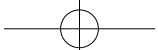
（北岛译）





评论







日本现代诗的起源、变迁与翻译

田原

一

日本现代诗起源于何时，在一百数十年的现代诗歌史中，不同时期都有哪些诗人被广泛阅读，成为时代和当时诗坛关注的焦点，在日本现代诗的草创时期，都有过哪些外国诗歌译本的介入，又有哪些人译介了哪些外国诗人的作品，是本次讲座要重点梳理和澄清的问题。今天借此机会将跟在座的各位一起深入探讨和思考这些问题。

谈论日本现代诗，很少有人会联想到江户俳人与谢芜村(1716-1784)的存在，今天就从他讲起。实际上与谢芜村是常常被忽略的“日本现代诗歌源头”。芜村是俳人，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山水画家。关西大阪人，原名谷口信章。俳号芜村据说取自陶渊明的诗《归去来兮辞》，主要活跃于江户中期。与松尾芭蕉、小林一茶被称为江户俳坛三大巨匠。芜村二十岁前后单枪匹马前往江户(现在的关东地区)，在俳人早野巴人(1676-1742)的门下研学俳句。不惑之年返回京都，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俳句和绘画作品，是“俳画风”的树立者，受松尾芭蕉的俳句影响很大，也是芭蕉俳句“蕉风”的继承者。

今朝，你成了不归之人
今夕我心纷乱，缅怀着你



你去的地方是多么遥远啊
我缅怀着你，沿着山冈彷徨徘徊
山冈附近不知为何，如此悲伤
路旁蒲公英开着黄花，芥菜也开着小白花
但会欣赏这些的你已经不在
远方似乎有只野鸡一直在哀哀啼叫

它一定是在如此倾诉：

“我曾有一位亲密的朋友

就住在河对岸

有一天，诡异的浓烟腾起，忽又刮起西风

小笹原和真菅原都被风吹乱，连足以逃难的地方都没有

我曾有一位亲密的朋友。住在河对岸

但今天它已不再鸣叫。”

今朝，你成了不归之人

今夕，我心异常纷乱，缅怀着你

你去的地方是多么遥远啊

我茅庵中的阿弥陀佛像不曾点灯，不曾供上鲜花，孤零零地立在那儿，独自缅怀

着你

用以缅怀你的今夜又是多么神圣

——与谢芜村《悼北寿老仙》(1777年)(刘沐咏译)

这首诗是芜村在二百四十多年前写下的一首自由诗，它比创造了诗歌自由体的惠特曼(1819-1892)的《草叶集》(1855年)还要早近八十年，更是比现代意义上的现代诗要早得多。日本古代尽管只有这么一首新体诗，但它的存在意义不容小觑，完全可以视为日本现代诗的源头。这首现代诗是否为日后明治时代现代诗的诞生产生了影响值得探究。



进入明治时代，日本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江户时代之前的“和魂汉才”过渡到“和魂洋才”，也是朝向“轻汉重洋”的转变。在明治时代，衡量一位作家、诗人和批评家的伟大与否，甚至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和汉洋”这三种才能。夏目漱石、森鸥外等都是拥有这三种才能的标志性人物。精通日本古典，通晓汉学，不仅写一手漂亮的汉诗，又自由自在地使用一门西洋语言。这些扎实的文化功底确实造就了一批文化精英。

日本新体诗诞生之前，几艘航来的黑船打破了江户幕府的闭关锁国。这就是改变日本国家命运的黑船闯入事件（1853年）。江户末期美国海军的东印度舰队的四艘舰船停泊在江户湾入口的浦贺（现在的横须贺市），翌年的一八五四年三月，两国签署（其实是日本被迫签署）“日美和亲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日方的全权代表为儒家学者、外交官林复齐（1801-1859），美方是海军军官马修·卡尔布雷瑟·佩里（1794-1858）。该条约的签署，使江户的锁国制度落下了帷幕。这一点是否与日后的日本新体诗存在某种关联性，有待思考。

《新体诗抄》（1882年8月）是日本近代出版的第一本翻译诗集，共收入译诗十四首，和三位作者矢田部良吉、外山正一、井上哲次郎的五首原创作品，并附加有三篇序言（每人各撰写一篇）。这本诗选出版时，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鲁迅（1881年9月出生）还未满一岁。《新体诗抄》也是脱亚入欧“明治维新之后鼓吹欧化主义时代，在借鉴西洋诗，用日语创作诗歌革新的明确意识下，首次在日本实现了‘诗集’这一西洋形式”。这本薄薄的诗集一般被视为日本新体诗的开始，它为日后的日本现代诗歌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之后陆续出版的另外两本翻译诗集《於母影》（森鸥外译，1889年）（又译《面影》）、《海潮音》（上田敏译，1905年）更是为日本新体诗的发展推波助澜（诗人戴望舒在这一年出生）。和歌调《新体诗抄》和汉诗调的《於母影》各有千秋，可以说都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日本现代诗的血肉。在《新体诗抄》出版之前，日本的诗



歌主要有三种形式，即“歌（和歌）、句（俳句）、诗（唐诗）”，就是说在新体诗诞生之前，日语里出现的诗歌概念一般是指中国古诗。

这三本诗集影响了启蒙时期的一大批日本诗人，如北村透谷、岛崎藤村等。北村透谷著有诗剧《蓬莱集》（1891年出版），而中国现代诗的祖师爷胡适（1891-1962）则出生于《蓬莱集》出版的这一年；受北村透谷的影响，六年后出版日本第一本新体（现代）诗集的岛崎藤村（1872-1943）可以说是日本现代诗的真正鼻祖，他的抒情诗集《若菜集》（1897年出版）出版后在当时的日本诗坛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本诗集成为那个时代的畅销书和文化符号，是划时代性的，为现代诗的普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趣的是我们的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1897-1931）在这一年出生。《若菜集》被称为“日本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从这两部诗集的出版年份和中国两位诗人的出生年份来看，不难发现在发生学上，日本的现代诗起源和对西洋诗的接纳早于中国现代诗这一事实。

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接下来介绍在日本诗歌史上具有实质性影响的译著，它就是上田敏翻译的《海潮音》，这本外国诗选主要转译了许多欧洲诗歌，其中包括浪漫派、象征派、高蹈派等，是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个外国诗人选本。莎士比亚、但丁、海涅、苏利·普吕多姆、法兰索瓦·科佩、维尔哈伦、勒贡特·德·李勒、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雨果、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加布里埃尔·邓南遮、罗伯特·勃朗宁等等。也可以说是欧洲诗人在日语中的华丽登场。其中法国诗人马拉美、波德莱尔对日本诗歌影响最大。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需要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加以配合，否则很难读懂和领会诗歌的精髓。明治时期有一本划时代的杂志《明星》（1900-1908），共出版了一百期。是明治时代的诗人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这本杂志是日本新诗初期的中心存在。以《明星》为核心形成的“明星派”在日本文学史上一般指的是短歌。活跃在那时的重要作家、诗人（歌人）森鸥外、与谢野晶子、石川啄木、上田敏、薄田泣菫、蒲原有明、北原白秋等都在《明星》发表了大量作品（包



括译作),《海潮音》里的不少译作都发表在《明星》杂志。

接下来登场的是一位不被中国读者所熟悉的重要诗人:萩原朔太郎(1886-1942)。他被誉为“日本现代诗之父”“象征主义诗歌之父”,是日本现代诗口语写作的奠基人,追求诗歌的纯粹性,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徘徊的同时,把象征主义表现到极致。他强调诗歌语言内在的节奏性,为日本现代诗奠定了新的美学和诗学基础。萩原朔太郎于一九一七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吠月》(这一年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刚刚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文新体诗),以其白话自由诗体和率直地吐露诗情和爱情的风格,在当时的社会上引发巨大的关注,风靡了日本现代诗坛。萩原朔太郎毫无疑问是日本现代诗歌史绕不过去的存在。我以后也打算翻译他的诗作,相信他的诗歌会为中国现代诗带来有益的启示。

在乡村泛白的路旁
疲惫的马
盯着向阳的枯草
盯着歪斜、萎靡、纤弱
颤抖孤独的草

站在乡村寂寥的阳光下
你注视着什么呢
颤抖的、我孤独的灵魂啊

这张仿佛沾上灰尘的风景的面孔上
流淌着淡淡的泪

——萩原朔太郎《孤独》(《吠月》1917年)(田原、刘沐旸译)

偷东西的混账狗



对着腐烂的防波堤上的月亮狂吠
灵魂竖起耳朵
听见喑哑的声音
黄色的姑娘们在合唱
在合唱
在防波堤晦暗的石墙上

为什么
我总是这样
狗啊
苍白不幸的狗啊

——萩原朔太郎《悲伤的月夜》(《吠月》1917年)(田原、刘沐畅译)

此外，还有另外几位诗人的名字和诗集必须出现在这里：宫泽贤治(1896-1933)(《银河铁道之夜》)、安西冬卫(1898-1965)(《春》)、北川冬彦(1900-1990)(《马》《体温表》)，这两位诗人还在大连共同创办了《亚》(1924-1926)同仁杂志，这本杂志被称为是日本现代主义的源头之一。接下来我简单谈谈他们俩的三首短诗：

一只蝴蝶渡过了鞆鞆海峡
——安西冬卫《春》(田原译)

这首诗把日本的定型诗——俳句进行了现代化处理，也可以把它当作一首自由俳句来阅读。俳句因为受到字数和季语的限制，很难做到这首诗的舒展性。“蝴蝶”在日语原诗里的表记文字，是古语，初稿发表时使用的是“间宫海峡”，之后在出版诗集时，诗人把以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探险家间宫林藏(1780-1844)的名字命名的“间宫海峡”改为“鞆鞆



海峡”，为这首短诗增添了无限的“陌生化”效果和想象的力度。

蕴藏着军港

——北川冬彦《马》(田原译)

流着鼻血

——北川冬彦《体温表》(田原译)

安西冬卫和北川冬彦提倡短诗与散文诗写作，这两首诗都采用了无主语的手法，运用比喻的修辞，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和思考空间。但是，这种短诗的尝试，并没有给以后的日本现代诗带来实际性的影响，是否因为缺乏语言的连带感有待细究。

在梳理日本明治与昭和时期的一些主要诗人及其代表作时，我发现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这是诗人和作家辈出的两个时代。如诗人中原中也(1907-1937)的《山羊之歌》(1934年)，抒发了诗人活着的虚无感和对生活的倦怠感，在日本国内影响颇大，其文本具有一定的歌谣性，但我个人认为中原中也的诗歌欠缺世界性和广阔性，其诗歌语言的背后缺少一定的思想支撑，尽管很难界定为只是单纯停留在感伤的层面，但各种外语不接纳他的诗歌的事实，其实就已证明他的诗经不起外语的检阅。中原中也诗歌语言的不确定性有欠饱满，文本缺乏深度和广度以及思想性，个人的感伤情绪过于浓烈。由于他的诗歌缺乏与宇宙、外部世界和社会的关联性，用外语检阅时，闭塞感和封闭性十分明显。在此我想跟大家一起回想两首中国现代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戴望舒的《雨巷》，我们得承认这两首诗都是汉语语境内脍炙人口的作品，广为人知。但是遭遇非母语语言的排斥——原文诗情渲染的情绪很难被外语所接纳，只能说明这些诗歌缺乏语言背后的东西支撑。明治时期的重要诗人如土井晚翠(1871-1952)，受中国古诗影响很大，没有将自己的诗歌



语言转换成“和语调”，因而作品与当下的现实有些距离，不够为大众所接受。与此相反，蒲原有明(1875-1952)的诗集《独弦哀歌》(1903年)，这部作品一直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蒲原有明受《於母影》的影响很大。

短短十四年的大正时代(1912-1926)，童谣诗人金子美铃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她二十六岁自杀后，沉默、埋没、销声匿迹半个多世纪被重新发掘，仍然为百年后的读者和时代带来感动和震撼，这当然取决于美铃天才般的创造力。真正的天才不会被时间压垮，他们只会随着时光的推移，散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在日本近一百四十年的现代诗歌史中，金子美铃的存在如同神话，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独一无二的存在。她的诗已经不断地被日语之外的很多语种所吸引和接纳，即使被移植到其他语言，她的诗同样为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读者带来慰藉和惊喜。

海里的鱼真可怜

稻米被人种植

牛被饲养在牧场

鲤鱼也在池塘被喂着麦麸

可是海里的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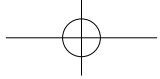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从来没人照管

也从不调皮捣蛋

却这样被我吃掉

鱼真是太可怜了

——金子美铃《鱼》(田原译)



小孩儿
捉住了
小麻雀

小孩儿的
妈妈
笑了

麻雀的
妈妈
看到了

屋顶上
麻雀妈妈一声不吭地
都看到了

——金子美铃《麻雀妈妈》(田原译)

二

如同在战败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的日本经济，日本现代诗在战后进入突飞猛进的时代。一些昭和初期的诗人如长谷川龙生(1928-2019)、木岛始(1928-2004)等，他们都属于“列岛”派诗人。还有“荒地”的田村隆一(1923-1998)、鲇川信夫(1920-1986)等诗人，因为都参加过战争，特殊的战地经验使得他们的诗歌更多地表现了社会题材。带有强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列岛”派诗人，诗歌中常常呈现出“主题的积极性”和“政治的优越性”等特点。



为便于大家理解，我想介绍三家诗歌杂志和三家出版社。首先是现代诗·诗论同仁杂志《荒地》(1947-1948)。主要成员：田村隆一、鲇川信夫、北村太郎、加岛祥造、北园克卫、黑田三郎、西胁顺三郎、木原孝一、吉本隆明、中桐雅夫、三好丰一郎等。该杂志的命名来自于 1922 年 T·S·艾略特的同名诗《荒地》(荒原)。经历过战争的诗人将现代主义集结在这本杂志上，成为日本战后现代诗的主流。这一群战中派诗人坚信通过诗人与诗人的联合来对抗现代诗的“荒凉”，追求带有战争经验的纯诗写作。

其次是现代诗·诗论同仁杂志《列岛》(1952-1955，共出版 12 期)。主要成员：关根弘、木岛始、野间宏、长谷泉龙生等。主要对抗《荒地》派。在日美安保条约的背景下，力求社会主义思想与前卫诗相融合的同时，推动与全国各个地区、学校等社团的诗歌运动的联合。一边探讨二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诗歌)和超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对讽刺诗、社会题材诗、诗歌团体提出了很多问题。大部分诗人的作品带有一定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

还有同仁杂志《權》(1953年由茨木则子、川崎洋创刊)。主要成员：茨木则子、川崎洋、谷川俊太郎、吉野弘、大冈信、岸田衿子、水尾比吕志、友竹辰、中江俊夫等。被称为“感受性的祝祭”。

诗学社：一九四七年由侦探小说家·诗人城左门(1904-1976)创办于东京，同年八月创刊商业月刊杂志《诗学》，主要发表诗歌原创作品和诗歌批评。《诗学》不仅仅限于现代诗这一领域，借用创办人城左门的话：“它是一本广泛的文学综合杂志”，被称为“诗坛公器”，不受诗歌风格和流派的限制，发表各类诗人的诗作和评论。与数年后创刊的《现代诗手帖》杂志共同引领和主导了日本战后现代诗的发展。该社出版过大量的诗集和诗论集。并设立“诗学新人奖”。伴随着日本战后诗歌的日新月异，《诗学》成为无数诗人活跃的重要场地。诗坛宿将黑田三郎、鲇川信夫、田村隆一、吉本隆明、谷川俊太郎、大冈信等都是《诗学》



的常客。诗人木原孝一(1922-1979)、嵯峨信之(1902-1997)、冈田幸文(1950-2019)、筱原宪二、寺西干仁(1960-2007)先后担任过历届主编。二〇〇七年九月因持续严峻的经营状况而停刊,令人惋惜的六十年历史落下帷幕。

思潮社(由诗人小田久朗创立于1956年,株式会社)是专门出版诗歌原创作品、研究论文、诗歌评论、诗人对话、翻译作品的出版社。社内拥有月刊商业杂志《现代诗手帖》,定期出版系列重要诗人的“现代诗文库”诗选集,这套出版了二百多册的“现代诗文库”在日本现代诗坛具有权威性。一九六〇年设立《现代诗手帖》(以自愿投稿作品为准)新人奖,每年一届。半个多世纪以来,思潮社如同诞生诗人的摇篮,一直牵引着日本现代诗向前发展,并逐渐形成日本现代诗的核心。《现代诗手帖》也是唯一一家被全国各个图书馆收藏和陈列的诗歌杂志。

土曜美术出版社(创立于1985年,株式会社)是日本唯一的第二家专门出版诗集的出版社,主要出版生活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地方诗人作品,也出版有系列的“现代诗文库”。社内拥有的月刊商业杂志《诗与思想》最初是一家同仁杂志,创刊于一和七二年,后纳入土曜美术出版社,据说是为了对抗《现代诗手帖》而创刊。《诗与思想》也设立有“新人奖”,为崭露头角的年轻诗人免费出版诗集。《诗与思想》的编辑工作由诗人们轮换负责,旨在为全国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建立共同的诗歌广场,被国会图书馆认定为文章索引收录杂志。

三

曾在罗丹门下留学学习雕刻的诗人高村光太郎(1883-1956),著有美术评论《造型美论》、爱情诗集《智惠子抄》(1941年)等;跟T·S·艾略特有一定交情的诗人西胁顺三郎(1894-1982)也是一位出色的诗歌理论家,著有《超现实主义论》(1929年),他的诗歌语言呈现出英语式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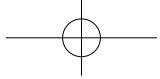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感；北园克卫(1902-1978)据说跟诗人庞德有过书信来往，著有《昏暗的室内》等，他拒绝一切灰色的词汇，具有超现实主义特点；左派诗人小野十三郎(1903-1996)，艾青的第一位日语译者，诗作与诗论双管齐下，著作颇丰；曾留学广东中山大学、后又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任职的草野心平(1903-1988)，创造了很多拟声词，尤其专注于“青蛙的叫声”；白石嘉寿子(1931-)，受到五十年代末期美国爵士音乐的影响，因为采用音乐调式进行诗歌写作，写作多是建立在诗人的情绪波动和运笔的气势上，随意性很强，其诗歌作品的总体印象上貌似缺乏逻辑，其实每一首的结构又非常完整，气势磅礴。同时，白石嘉寿子还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公开反叛对黑人的歧视。

椅子
那针尖上的
彩虹

湿漉漉的公牛
体内的
床铺

五月
因忧伤的眼神
撕裂绿

风
云
树叶



它的影子
它的旋转
它的膨胀和优柔

有着
百叶门条纹的
坚硬圆锥体

抑或溶化的躯干雕像
底部的
滚烫的线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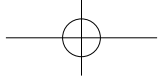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或死亡
刺入的
朽木

火柴的
乙炔的
为阴毛而颤抖的墙壁

象征黑暗的
十点钟
或滴滴答答三点钟的
破碎的面包

——北园克卫《昏暗的室内》(1951年)(田原译)

神，既不在又存在



并且，他很幽默，所以
像是某一类人

这次
他携着巨大的阴茎，来到我梦的地平线
上
野餐
有时
我因没能在澄子生日那天送她些什么
而懊悔
起码，想把神带来的阴茎的种子
送进
电话线那头澄子
纤弱、细小、令人怜爱的声音里
澄子啊，原谅我吧
阴茎一天天茁壮成长
现在插在波斯菊的正中央
像是出了故障的巴士一样纹丝不动
在那时
带着火辣的女人开车闯过繁星遍布的美丽夜空或是
高速公路
想看看
别处男人的时候
非得
好好地从那巴士的窗口探出身子
窥探才行
阴茎



开始移动，波斯菊边缘的位置
风景正好。这种时候
星空光照的寂寞
正午异样的冰凉都
浸透了肠子
深深地。看得见的东西此刻都看得见，这些都容不得人
不疯狂
阴茎没有名字也没有个性
并且，也没有日期
像是庙会的神轿
人们抬着他走过时
从那喧闹的样子，偶尔
能知道这些，以及他的所在
在那片喧嚣中
能听见
还未被神所支配的种子们未开化的
暴动或污言秽语的空虚冷漠。有时

所谓神，总之就是不在
取而代之地，只留下欠债和阴茎
不知出门去了哪儿。看上去
现在
被神忘记留下的阴茎
走来，走向我们
他年轻开朗精力充沛
充满不加雕琢的自信，因此
反而与老练的微笑阴翳类似



无数根阴茎长出
无数地走向我们
但其实他是单数、是孤零零地走过来的
无论从哪个地平线去看
他都同样地没有脸也没有语言
我想把这样的东西，澄子
在你的生日我想把他送给你
刚刚好地，套在你这个存在上，于是
你便会看不见你自己
有时，你会变成
阴茎这一意志本身
无止境地彷徨时
我想要漫漫地拥住你

——白石嘉寿子《阴茎——为澄子生日而作》(1965年)

(刘沐暘译)

昭和时代的现代诗坛如雨后春笋，一大批诗人的名字被时代镌刻在记忆里。除前文提及的诗人之外，还有石原吉郎、谷川雁、石垣凌、饭岛耕一、永濑清子、入泽康夫、新川和江、高桥睦郎、吉原幸子、吉增刚造、多田智满子、藤井贞和、平田俊子、伊藤比吕美等。

日本现代诗人中，谷川俊太郎(1931-)似乎独霸天下，日本的各个书店，陈列最多的就是他的诗集。他名头颇多，被称为“宇宙诗人”“教科书诗人”和“国民诗人”。《活着》和《春的临终》这两首诗被译成汉语后，入选过很多版本的诗选，《春的临终》还被谱成了曲。我个人觉得，伟大的诗歌作品或者说诗人是否伟大，在于其作品是否持久地被广泛阅读，尤其是经典名篇，持久地对一般读者产生影响，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诗人的小圈子。谷川俊太郎就是这样一位在大众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力



的诗人。在诗歌日趋边缘化的今天，他的诗为诗人赢得了尊严。

六月的百合花让我活着
死去的鱼让我活着
被雨淋湿的狗崽
和那天的晚霞让我活着
活着
无法忘却的记忆让我活着
死神让我活着
活着
猛然回首的一张脸让我活着
爱是盲目的蛇
是扭结的脐带
是生锈的锁
是狗崽的脚脖

——谷川俊太郎《活着》(1956年)(田原译)

我把活着喜欢过了
先去睡吧小鸟们
我把活着喜欢过了

因为远处有呼唤我的东西
我把悲伤喜欢过了
可以睡觉了喔孩子们
我把悲伤喜欢过了

我把笑喜欢过了



像穿破的旧鞋子
我把等待也喜欢过了
像过去的偶人

给我打开窗！然后
让我听听是谁在怒吼
是的
因为我把恼怒喜欢过了

晚安小鸟儿们
我把活着喜欢过了
早晨我把洗脸也喜欢过了我

——谷川俊太郎《春的临终》(1972年)(田原译)

我的肝脏啊，再见了
与肾脏和胰脏也要告别
我现在就要死去
没人在身边
只好跟你们告别

你们为我劳累了一生
以后你们就自由了
要去哪儿都可以
与你们分别我也变得轻松
只有灵魂的素颜

心脏啊，有时让你怦怦惊跳真的很抱歉



髓啊，让你思考了那么多无聊的东西
眼睛、耳朵、嘴和小鸡鸡你们也辛苦了
我对于你们觉得抱歉
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我

尽管如此没有你们的未来还是明亮的
我对我已不再留恋
毫不犹豫地忘掉自己
像融入泥土一样消失在天空吧
与无语言者们成为伙伴吧

——谷川俊太郎《再见》(2007年)(田原译)

四

一般而言，我们对不同语言的诗歌产生共鸣和信赖，得力于成功的翻译。离开翻译，无论是对日本现代诗还是中国现代诗，都是无法想象的。没有翻译，何来现代诗？现代诗作为西洋文化的舶来品，是借鉴这种形式用我们的母语构筑的文学载体，它取而代之了汉语和日语中延续千百年之久的唐诗、宋词、短歌和俳句，成为中日现代文学的主流。日中两种语言尽管都使用着汉字，但在语法上却大相径庭。日语中的汉字始终扮演着被借用的角色，被日语语法支配着。如果把中日两种语言比作两扇门，汉语之门是半掩着的，需要用力推一下才能进去；而日语之门则是完全敞开的，面向任何语种的外国人。

在谈论诗歌翻译之前，我先谈谈日语作为一种语言的特点和属性。其实，我在用日语写作之前，一直无力跳出自己的母语框架，无法客观地站在日语的语言立场来看待和审视自己母语的长处和不足。大家都知道，日语是一种“杂交语言”（“杂交文化”这一概念始由已故日本一代



大儒批评家加藤周一提出)。日语中使用着大量的汉字和日本人发明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也包括日本人发明的汉字,日语中称为“国字”),以及占有相当比例的外来语(有时直接用表记罗马字来表记)。一句普通的日语句子中,四种表记文字同时登场,这在世界其他语种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在以前的文章里,我曾把日语称为浪漫语言。也曾在自己的第二本日语诗集《石头的记忆》后记中探讨过汉语和日语的语言性格和差异:“汉语硬中有软:抽象、具体、含蓄、直接、孤立……;日语柔中有刚:暧昧、弹性、开放、婉约、胶着……。”一般而言,日语无论是在文学作品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被指责的语言的暧昧性其实跟英语中的ambiguity(多义性)非常接近,日语的暧昧性完全可以用这个“多义性”或“不确定性”来理解和诠释。

尽管日语是一种敞开型的开放性语言,但翻译日语诗歌仍会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最主要的还在于这种语言自身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即大家常挂嘴边的暧昧性,当然也包括日语自身浓重的情绪化。根据相关资料,中国第一次把俳句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很可能是周作人。无论是俳人松尾芭蕉还是小林一茶,甚或是歌人石川啄木,他们的日语诗句基本上都被周作人正确地置换到了汉语中,但俳句仅仅停留在正确的翻译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俳句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为读者留下的思考和回味空间太大了,而且俳人会常常把想要表达的重要意义省略在有限的十七个音节(文字)之外。怎样的翻译才能更接近俳人所想表达的思想 and 意义内涵,怎样的翻译才能较为正确地解读出俳人设下的语言密码,是需要译者下一番功夫的。

我在《金子美铃全集》的译序里,谈到过以下日语的语言特点。

“现代日语作为胶着性的二重复线型语言,它的很多语言特点为翻译带来难度。其特点大致为:

1、杂交的语言性格,由和(日)语、俗语、汉语和翻译语构成。

- 2、表记文字的多样性：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罗马字。
- 3、主语省略，词形变化，尤其是动词时态变化的丰富性。
- 4、靠助词和助动词的粘着支配单词在句子中的角色和意义。
- 5、暧昧性、情绪化、开放性维系在主(补语)—宾语—谓语的语法秩序上。”

我也曾在日语文章里，把日语作为一种语言的无法押韵性界定为日语的缺陷。日本战前和战后仅有几位诗人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挑战过这种语言缺陷，但形成一定的作品规模和引起普遍关注、也是最卓有成就的毫无疑问就是谷川俊太郎。他总共出版了六本只注重外在韵律不注重内在意义的押韵诗集《语言游戏之歌》。可是，我在翻译这类诗歌的时候吃尽了苦头。这种类似于其实又不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打油诗，似乎把日语的多义性发展到极致，既带有一定的现代性，又具有强烈的不可译性。这类诗歌写作虽然对诗歌本身的意义不大，但它拓宽了日语的表现空间，这一点应该给予积极的肯定评价。

例如谷川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河童(かつば)》一诗，是数百首这类作品中的其中一首，已被编入了各种版本的供外国人学习的日语教材，和幼稚园孩子们学习日语发音的各种教材。

かつばかつぱらった
 かつぱらつぱかつぱらった
 とってちってた

かつばなつぱかつた
 かつばなつぱいつぱかつた
 かつてきってくつた

——谷川俊太郎「かつば」(1972年)



河童乘隙速行窃 ka ppa ka ppa ra tta

偷走河童的喇叭 ka ppa ra ppa ka ppa ra tta

吹着喇叭嘀嗒嗒 to tte ti tte ta

河童买回青菜叶 ka ppa na ppa ka ta

河童只买了一把 ka ppa na ppa i ppa ka tta

买回切切全吃下 ka tta ki tte ku tta

——谷川俊太郎《河童》(田原译)

翻译每个语种的现代诗，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境，更多的不在语言本身，而是现代诗的不确定性。翻译日语诗歌时，会常常遇到以下问题：

(1) 我们的母语中有不少修辞和意义在日语中都不是相对应的。比如汉语的“洞房”一词日语中就不存在。洞房背后的引申意义和隐喻性在日语中很难找到相对应或与之接近的词语。中国人读到洞房所联想到的新婚燕尔肉体 and 精神的欢愉，甚至负面的悲伤与无奈也很难在日语词语中实现。日语和中文通用的汉字部分看似相同，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而言，却往往又是巨大的陷阱。因为汉字被遣唐使带回日本后，一部分词语的意思要么被扩大要么被缩小，而另一部分则原封不动地沿袭了汉字原来的意思。例如“饱满”这个词，在汉语中除了修饰一般名词外，还有修饰抽象名词“精神”这一功能，而到了日语之中，同样的表记文字“饱满(ほうまん)”，却只承担着吃饱、饱食、满足这层意思。

(2) 语法上，日语的动词时态变化变幻无穷，丰富多样。例如“吃”这一动词，在汉语有：吃了、吃过、吃吧、(正)在吃、请吃、让(人称代名词、名词)吃、吃吃看等；但在日语中却有近二十种说法：食べる、食べている、食べているところ、食べた、食べたところ、食べました、食べていた、食べてみる、食べてください、食べてごらん、食

べてくれる、食べなさい、食べ、食べてくれ。食べさせる、食べさせてください、食べさしてください、食べさせてくれる、食べさせられる、食べられる等。另外还有作为男性用语的：喰う。

(3)日语作为情绪性较强的语言，在翻译的时候，如何不打折扣地把日语的情绪化呈现在母语中，也是翻译日语诗歌的障碍之一。

(4)日语的主语省略现象十分普遍，主语的不在场使日语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更加强烈，在一首诗中，前一句究竟修饰着后几句的哪一句、不明确或者说隐形的主语究竟修饰着哪些成分是对译者解读能力和理解力的考验。

从中日两种语言的词汇进化和语言的发展史来看，日语的变化速度远远大于汉语。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与日俱增和文化信息的全球化，汉语和汉文化的变化速度也日益加快，一些新的词汇源源不断地涌现和被创造出来。比如“T恤”、“卡拉OK”等与罗马字的混合词语。作为语言中的新鲜血液，这些词语与翻译息息相关。在翻译日语诗歌时，在不添油加醋(增译)和盲目削减(减译)的情况下，原汁原味地把原诗良好的品性和艺术气氛置换成母语，对每一位译者肯定都是挑战。

在诗歌翻译过程中，该如何处理碰到的无法置换和对应的日语词语，作为译者必须找到一个自行处理的合理方法。比如在译谷川写于六十年代《水的轮回》这首超现实主义诗歌的时候，遭遇了“死水(しにみず)”这一词语。死水在汉语中的概念不外乎不流动的水，如湖水、池水、一潭死水等。而在日语中，“死水”却是日本传统习俗中几近灭绝的一种仪式，其意思是用手指沾着盛在碗里的水润湿临终者(家族成员)的嘴唇。这种水在日语中叫“死水”。这个词在日语里并没有汉语中死水的意思。相反，日语中也不存在对应汉语“死水”的词语。现代日语中，对于不流动的水没有现成的词语表现。遭遇这样的词语，仅仅靠查阅辞典等工具书，无法改变不被接纳的现实。现代日语中的“雨男”“雨女”等词语，勉强可以翻译成“招雨的男人”或“招雨的女人”，但这些词语



背后所隐含的语境却难以体现出来。

日语翻译界，似乎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两种说法：“素っぴん訳”和“厚化粧訳”。日本的翻译家几乎都遵循着前者不加修饰、原汁原味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在日本学术界，偶尔会听到不少人对村上春树的译者林少华的无情批判。有时，我对他们的批判不以为然，理由在于这些学者只是片面地站在自己的日语立场对林的翻译指手画脚，并没有客观地跳出自己的母语（日语）站在汉语（汉译文本）的语言立场来检阅林少华的翻译和看待问题。这样说并不是为林那些难以避免的误译和那些值得商榷的添油加醋的翻译进行辩护。这其实是一个指责翻译的态度和方法问题。村上春树的小说语言基本上是现代的都市化语言、和现代日语口语构成的。跟日语相比，现代汉语还是相对较为年轻的一种语言，尤其是现代汉语口语修辞的匮乏可能很难承受现代日语口语的丰富性。但这一点是否能成为林少华对村上唯美化的翻译理由我不得而知，或许跟他的翻译理念有关。无论如何，林的翻译某种意义上迎合了大陆大部分读者的阅读趣味；而同为汉语译者的赖明珠却选择了对应村上日语文体、以台湾式的现代汉语口语的形式翻译而成。我觉得在读者人数的接受度上不如林。台湾的现代汉语是被日语殖民过的语言，混入了很多日语词汇。大陆人读台湾年轻作家的作品时，偶尔会被陌生的词语绊住脚就是其中原因之一。比如“写真”、“空港”和日常台湾现代口语中的日语词汇等等。其实，翻译大家鲁迅也用他的拿来主义直译过不少日语词汇，如“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中“直面”就是鲁迅移植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

注重一首诗在翻译过程中的完整性也非常重要。翻译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或者说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新的活力和生命云云都毋庸置疑。但这个“创造”和“寻找”是必须要遵循一定的翻译伦理的。比如谷川俊太郎写于七十年代的《海》一诗，“雲のつむじの下//波立つ星の皮膚”（在翻卷的云下//浪花翻涌着星星的皮肤）。这首诗的首



句直译就是“星星的头旋儿下”，当时为什么没有直译成“头旋儿”，是出于对全文内容的考量。我不赞成僵化的、教条式死板硬套的翻译。当然也反对轻易僭越原文，进行节外生枝式的翻译。为了内容和诗情的协调性，有时有必要做一些技术上和文脉流畅上的修订，并在译文里加上译注。当然，这也与译者的价值判断和取舍倾向有关。

我始终认为严复“信达雅”的翻译观念并没有过时，国内的很多学者和译者把“雅”理解为优雅、古雅、得体和美，这样理解是否过于简单化有待于商榷。我觉得“雅”承载着翻译中最为核心的“文学性”，尤其是诗歌。林语堂曾为译者提出过三种责任：1. 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2. 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3. 译者对艺术的责任。我想再补充一条：译者自身的责任。要承担对读者的“责任”，而最好的读者，就是时间。

日语相对于汉语的规范性和论理化以及孤立性，更加浪漫与诗性，日语中的很多细微之处有时是用别的语言难以表现的。比如大江健三郎早期作品中的性描写，原文寥寥几笔就能描写得入木三分，如身临其境。而在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却难以把控到位。

由于中日之间的地缘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历史恩怨，使我们有时无法客观地看待日本文学。例如三岛由纪夫最初被翻译成汉语是作为反面教材的军国主义作家译介过来的。他的作品在中国出版不久，在我们还没有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足够能说明他是军国主义作家的理由时，他的作品几乎在一夜之间征服了很多中国作家和读者。这是他的作品魅力和他小说世界的文学性所致的结果。作为译者，有时候我们的视野、我们的观念和思想要越过政治，或者说要凌驾于政治。

在战后，以谷川俊太郎为代表的不少诗人，在创作时都秉承一个文字工作者的信念，以匠人的精神勤勤恳恳，不骄不躁。日本的出版社和报刊编辑的严谨和敬业精神也是日本文学高质量的保证；反观国内，诗歌繁荣的背后会时常暴露出过多的浮躁和功利之心，但整体上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在朝着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递进，这一点非常期待。



日本传统的定型诗如短歌间接起源于中国古诗，数百年后又派生出俳句和川柳。短歌俳句的五七五句式就是从中国古诗的五言七律脱胎而来，俳句虽然不足四百年，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认知度和影响力，很多在国际文坛影响深远的诗人都在用自己的母语创作着俳句，如庞德、博尔赫斯、帕斯、特朗斯特罗姆、盖瑞·施耐德等等。中国在八十年代初也诞生了汉俳，据说国内的汉俳队伍还十分庞大。为什么很少听说外国诗人用他们的母语写中国古诗？这应该包含多种原因，有语言上的，如汉语的孤立性；应该也存在内在意义上的因素，如押韵、平仄、对仗和字数相等的严格限制。日本俳句很少有中国古诗的过度夸张和天马行空的想象，“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确实能把我们带往一个博大无比的想象世界和宇宙空间，但总感觉这些诗句离我们真实的现实生活和肉体生命有一定的距离感。小林一茶曾写过一首俳句：“万籁俱寂啊 / 倒映湖底的云峰 / 来去又匆匆”。日本的俳句和中国古诗肯定都无形中会对自己语言中的现代诗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许是中日现代诗之间的差异之一。

在译诗时，无论是日译汉，还是汉译日，常常会遇到被公认的所谓“一流诗人”无法有效地置换别的语言的情况，如日本诗人中原中中的诗，语言不错，但诗情和诗意更多是停留在感伤的层面上。我曾总结过一些诗人不被外语接纳的原因：1. 文本的封闭性。2. 缺乏普遍性。3. 内在的“小我”与个人情绪表现得无可挑剔，但缺乏与外部广阔世界和宇宙的关联性。4. 空洞的抽象性。5. 仅仅停留在感伤的层面。真正优质的诗歌都是可译的，被译成其他语言后其原作良好的普遍精神和艺术气氛并不会逊色太多，恰恰是那些二三流作品承受不住翻译的检验。可以这样说，经不住时间和翻译检验的诗歌肯定称不上一流文本。

诗歌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文本性，更在于它的精神性。音乐、诗歌和绘画是离灵魂最近的三种文艺形式，而且都具有解释灵魂的力量。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富有，如果没有一位值得我们仰视的伟大诗人，我们肯定不会向这些民族和国家脱帽致敬。因为诗歌跟一个民族的精神紧密相连。跟小说比，诗歌几乎没有太多的商业价值。或许恰恰正是基于这一点，诗歌始终保持着她的纯粹性和神圣性。一首诗的精神高度和语言无懈可击的完成度仍是衡量诗歌优劣的标准之一。

五

平成时代(1989-2019)“〇年代诗人的诞生”。

在日本“〇年代”这一批诗人中，有几位八〇后和九〇后的年轻诗人颇为活跃，比如说文月悠光，我第一次见她是跟她一起去韩国参加中日韩诗歌节，后来听她讲那是她第一次拿护照，第一次走出日本去国外。在这一批年轻诗人中，文月悠光是一位颇受媒体关注和突出的存在。出过几本诗集和随笔集，多次获得过重要的诗歌奖。她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在校期间开始诗歌写作，二〇〇六年陆续给权威的《现代诗手帖》和《诗学》等杂志投稿，二〇〇七年获得《诗学》杂志优秀新人奖，二〇〇八年获得《现代诗手帖》新人奖。之后还获得中原中也奖、丸山丰诗歌纪念奖等。多年前，我曾在《现代诗手帖》杂志跟她和东京大学教授阿部公彦做过一场对话，她的诗歌视线确实不同于当下的许多诗人。毕业后她也不找工作，就靠职业写作鬻文为生，很不简单。她出生在北海道札幌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一位开业的牙科医生。一般而言，靠诗歌写作在日本是填不饱肚子的，也是无法养活自己的。还有一些活跃在“〇年代”的诗人，如：三角水纪、岸田将幸、大谷良太、水无田气流、中尾太一、小笠原鸟类、晓方未生、大崎清夏、平田诗织、野崎有以、河野聪子、最果夕日、玛萨中村等诗人都在这个时代留下自己坚实的声音。



问与答

问：这个问题也许略显无趣但是十分重要，你觉得为什么这么多年至今，谷川俊太郎的诗歌始终家喻户晓？

答：首先取决于他超人的语言感觉和想象力，他的大部分作品力争达到诗学表现上的平衡。诗歌与世界、与生活、与生命、与他者的关系，爱情、活着、幽默、死亡、沉默也是他诗歌的一贯主题。感性、理性、想象、比喻、隐喻、思想等等都不动声色地隐藏在他的诗句之中。谷川俊太郎自始至终保持着多元的写作手法，儿童诗、语言游戏、专业诗歌、散文、绘本、翻译、歌词等各种体裁。他的诗歌中，易读与耐读并存，简约与复杂交织，开阔与细腻兼顾，深而不涩，易而不浅。带着朝向宇宙的想象去揭示人类灵魂深处普遍的悲喜与孤独，这些可能是很多读者热爱他诗歌的主要理由。谷川俊太郎之所以成为国民诗人，也在于他的诗歌几十年如一日，一直被一代又一代人广泛阅读。或许跟谷川俊太郎作为诗人的态度也有关吧。他从不认为写诗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诗人也非高高在上的存在。与其野心勃勃立志做一位令人仰慕的大诗人，莫如通过自己脚踏实地的写作，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和养家糊口才他最真实的写作动机。诗人虽然是借助灵感和想象的表现者，但从写作本身来看，跟其他体裁的写作者同样都是语言工作者，而且使用的语言大部分都是别人使用过的。

靠写诗养活自己这一朴素的愿望，是谷川俊太郎一直保持着旺盛写作热情的主要因素，也是他惜时如金对阅读和写作永葆高度自觉性的主要动力。另外，谷川还是一位集大成的歌词家，他为几百所大学、中学和小学、甚至老人院创作校歌的歌词，他的许多诗被作曲家武满彻、久石让、坂本龙一、小室等、服部公一等谱成曲传唱在日本人和日语之外的人之间。汉语读者最熟悉的例子莫过于《铁臂阿童木》和《哈尔的移动城堡》，这两部风靡世界的动漫片主题曲歌词都出自他手。



问：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总会对他所属的民族语言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普希金之于俄罗斯民族，乔叟之于英国，歌德之于德国……你觉得影响了日语语言的日本诗人是谁？

答：加藤周一有这样一句话：“诗人是语言秩序的创建者。”说到日语诗人的话，在我看来应该是岛崎藤村。他于一八九七年出版的《若菜集》，是日本第一部现代诗集。如果包括俳句的话，松尾芭蕉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影响源。

问：您对于自己翻译的或者创作的诗歌里，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答：这个问题我和北岛的答案一致，就是我的下一首。

附录：讨论环节（施千帆）

在讲座的最后，与会的嘉宾对田原的讲座内容做出了回应，并进一步探讨了关于诗歌翻译与文学翻译的问题。

施小炜表示，由于自己在进行日本古典诗歌的翻译工作，所以对诗歌的韵脚翻译很看重，并就这个问题与田原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诗歌不能翻译，正如“诗歌是在翻译中消逝的”，很多古典短歌的翻译，由于语境的改变以及意义的改变，已经丢失了原本的意义。但是作为翻译家，却不得不进行这样的工作。因为对于一般人而言，受到外语能力的限制，只能凭借译者的桥梁，去感受其他国别的文学，哪怕是一个懂得一百种语言的天才，在他遭遇第一百零一种外语的时候，也不得不借助翻译。

田原认为，小说翻译和诗歌翻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在自己的翻译工作中始终秉持着“原滋原味”的翻译，避免“添油加醋”和“盲目削减”。同时，田原也表示，可能由于自己平日也在进行诗歌创作，所以在语言感受力方面的障碍不是很大，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关注诗歌的内在节奏和流畅性问题，内在节奏就像诗人血液在体内流淌一样，这大概就是诗人与诗人心意相通之所在吧。译者的工作不是一个结果，



而是一个过程，他们的职责是把读者引入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如果读者有兴趣，能够自己主动向前探索，是再好不过的。田原也寄希望于年轻人，希望大家掌握多种外语，具有识别好译作的能力。

邹波也认为，诗歌的翻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有翻译诗歌，而是选择了小说。同时，他提到钱钟书的一个说法，即诗歌具有“免译力”，在讲林纾的文章中，也提到了翻译的几种功能。邹波分享了自己读诗歌的偏好，他更注重诗歌的音韵和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就好像我们看一个美食节目，厨师做给我们看，嘉宾尝给我们吃，可是作为观众的我们连味道都闻不到。可能翻译诗歌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诱”，好的诗歌翻译会诱使我们去接触原文。就好比处于对日本料理的好奇，我们会主动去品尝一样，这不是一种所谓的信息传递，而是一种能够直达身体，能被身体所感受到的一种东西。

除此之外，几位嘉宾还就太宰治的小说《人间失格》，以及太宰治的生平、“无赖派”写作的情况等进行了交流。

注：此文为2019年11月5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演讲记录。由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施千帆、复旦大学硕士毕业生杨亦舒根据录音整理。